

第三十九章

邵真耸了下肩，道：“这说来话长……”

于是，邵真便把自己和明毓秀在洛阳酒馆分手之后的情形——当然，他和“女煞星”刁艳红的几度春风是隐埋了下来——到自己坠崖，失明，失去记忆，被侯大再和侯爱凤救起，到如何复原起来，重新扶持“龙虎会”而当了会主，大略的讲述了一下……

“真，是我害了你吃这么多苦……”明毓秀听完，忍不住泪眼汪汪的凝视着他道。

邵真连忙笑道：“毓，那不是都过去了么？我现在不是好端端的？”

胖伊玲帮明毓秀的腔道：“是啊，他也不是害得你差点发了疯？两不相欠。”

这话说得明毓秀破涕为笑，邵真也忍不住一阵轻笑邵真忽然想起来道：“哦，对了，玲姑娘，你怎知道在下要来？”

玲姑娘道：“我猜准你的拜兄大牛把实情告诉你之后，你一定会来的，我不相信你是铁石心肠。”

邵真道：“说不定我不来呢？”

胖伊玲开玩笑道：“那我‘百艳帮’马上向你‘龙虎会’挑战！”

吐了一下舌尖，邵真道：“那我命休矣！”

邵真的怪样，引得明毓秀和胖伊玲一阵娇笑……

“百艳帮”的正厅上，灯火通明，觥筹交错，倩影缤纷，轻歌曼舞，热闹非凡……

“百艳帮”是以帮中大礼为邵真设宴的，这会使邵真感到受宠若惊。

在这以前，邵真在“百艳帮”主胖伊玲和总护法“黄蔷薇”柯月霜以及“百艳帮”各级护法等的陪同下，当然“艳屠煞”明毓秀也在内，曾参观“百艳帮”的设施与建树。

只觉“百艳帮”机关林立，宛如铜墙铁壁，龙潭虎穴，不愧能在江湖上傲然屹立，使邵真心中十分艳羨。

席间，邵真道：“玲姑娘，您这般隆重的接待在下，诚不敢当。”

胖伊玲乔扮男装，俊秀而美雅，如今还彼女儿身，更是千娇百媚，艳容照人，只见她拈袖掩嘴，银玲格笑，宛似冰珠滚盘，荡人心弦，她瞟眸娇道：“邵公子，您如今也是一帮之主了，这撇开不说，就凭您‘鬼见愁’这块金字招牌，也够响叮当的了！今公子不远千里而来，使本帮蓬筚生辉，我们高兴都还来不及，你还装谦虚哪？”

说着，美眸滴滴溜一转，瞥向邵真身旁的明毓秀——但觉得此刻她好似换了个人，原先的憔悴痴迷已一扫而空，继之的是掩不住的满脸喜悦，正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明啊，更何况她还刻意的打扮了一番，只见她秀发如云，脸儿含俏，十发美丽，说有多漂亮就有多漂亮——接着娇道：“再说，今儿个是公子您和明姐姐的大好日子，又怎么不庆祝一番呀，对不对？”

娇羞的瞪了她一眼，明毓秀嗔怒道：“小玲，你再胡扯，别怪我这做姐姐的在诸位护法面前不给你面子喽！”

胖伊玲哎唷了一声，娇声道：“怎么？你想打人哪？老实说，你一个‘艳屠煞’也没啥了不得，怕只怕‘鬼见愁’给你撑腰壮胆哪！”

这话说得“黄蔷薇”和众护法娇声轻笑，却使得明毓秀羞红了脸，娇啐连连，即连邵真也感到窘迫不好意思，本来邵真算是女人中的老手了，但像这样放眼一片尽是娇滴滴、滴滴娇仿佛进入了女人国似的，再且万“红”丛中一点“绿”——只他一个男人，着实使他感到有些儿别扭，怪不舒服的。

所谓三个小女人，可以吃掉一个大男人，尤其是“黄蔷薇”柯月霜，更是毫不留情的朝邵真和明毓秀猛攻。

另外在座的护法，也皆是上过刀山，下过火海，也在刀尖上讨生活的江湖闺秀，文静静的，硬是“群起而攻之”……

这简直使邵真和明毓秀不知如何招架，但明毓秀脸儿虽红，心儿可就乐死了，她巴不得她们的“攻”呢！

邵真可就如坐针毡般的难耐，幸好他还算经验老到，急中生智，连忙岔开话题道：“‘海煞星’这厮可真大胆，竟

敢下毒手暗害‘璇玑神尼’，他明明是不把贵帮给放在眼里嘛！”

这果然很有效，大家都把话题转开了，“黄蔷薇”首先道：“邵公子，您这话可就说远了，‘璇玑神尼’和我个人是很熟没错，但和本帮拉不上一点关系，怎么说‘海煞星’不把本帮放在眼里呢？”

明毓秀很开窍，她知道邵真不过是想转开大家的话题，她慧黠道：“这就是了，‘海煞星’上回想强闯‘万重寺’之时，便已知道你‘黄蔷薇’和‘璇玑神尼’的关系了，这回他竟暗害‘璇玑神尼’消愤，显然是不把你‘黄蔷薇’给放在眼里……”

邵真笑着接道：“柯姑娘，你乃堂堂的‘百艳帮’总护法，‘海煞星’敢不把你瞧在眼里，也就等于不把你们‘百艳帮’给瞧在眼中啦！”

气煞粉脸，“黄蔷薇”一挫银牙，道：“‘海煞星’，姑奶奶非把你挫骨扬灰不可！”

俯首沉思了一会，胖伊玲忽道：“‘海煞星’这般人是跑单帮的，像他们这种人，讲的是八面玲珑，做的是四面讨好，决不轻易与人结怨，更不敢随随便便得罪人家，‘百艳帮’虽算不了什么三头六臂，如何了不得，但是也决非是他们这种字号的惹得起……”

一眨眼，“黄蔷薇”拦阻道：“莫非有人替他撑腰？要不然就是‘海煞星’吃了些猪心狗胆啦！”

俏脸含凝，胖伊玲轻启樱唇道：“这里头有蹊跷，总护法，赶明儿你带班姐妹去处理这件事。”

撇下嘴唇儿，“黄蔷薇”道：“帮主，这种事儿，我亲自去已够赏‘海煞星’的脸了，哪须再带姐妹去？未免太抬重了‘海煞星’的骨头了。”

胖伊玲笑道：“你看着办就是了，不过‘海煞星’既然胆敢这么做，所谓善者不来，来者不善，他显然是有恃无恐，你不能太过于掉以轻心才是。”

“黄蔷薇”恭谨道：“属下知道。”

忽然，她若有所悟的哦了一声，转向邵真，说道：“邵公子，您记不记得那夜在‘万重寺’，‘海煞星’那般人扛着十几只箱子？”

邵真颌首道：“不错。”

转了下乌溜溜的眸子，“黄蔷薇”望着胖伊玲道：“帮主，说不定他们就是劫‘龙虎镖局’的镖的人呢！”

娇躯轻轻一震，胖伊玲道：“你怎会想到他们呢？”

“黄蔷薇”道：“那晚他们一行人扛着十几只——可能就是二十只箱子，

我一直没记起来，看他们当时的样子，好像经过了一场大厮杀，也许就是他们干的哪！”

微摇了下螭首，胖伊玲道：“‘海煞星’在江湖虽还算得上挂有字号，但认真论起来，他实在算不了什么，就凭他敢劫‘龙虎镖局’的镖？旁的不说，单就‘虎形剑’林老前辈，就足够他龇牙咧嘴的了！”

“黄蔷薇”一窒，似是无话可说，她懊恼的低声自语道：“那怎这般凑巧？他们离失镖的地方这么近……”

邵真忽道：“这么一说，倒使我想起来了……”

“黄蔷薇”连忙掉头问道：“邵公子，你想起什么来啦？”

眨眨眼，邵真道：“柯姑娘，当时你正和‘海煞星’过招的时候，可曾听得其外喽罗在说些什么吗？”

蹙了下眉心儿，“黄蔷薇”道：“当时我听不大清楚，我只听到他们说硬闯入寺里去。”

邵真道：“我那时在寺院后的墙角上，我倒听不大清楚，他们其中有一人说什么的姓段的那票人周旋了老半天这句话。”

神情一震，胖伊玲道：“邵公子，此话当真？”

邵真若笑了一下，说道：“玲姑娘，我想大概是的，不过不敢十分确定就是了。”

“黄蔷薇”微感失望的道：“要能确定就好办啦！既然邵公子不能确定，我们也不能随便加罪于人”。

明毓秀对江湖中这几个月来所发生的事茫然无所知，她好奇的问：“小玲，怎么，洛阳‘龙虎镖局’丢镖了？”

胖伊玲道：“何止如此，二当家的‘虎形剑’也折了呢！”

明毓秀低声娇呼起来：“谁恁地大胆啊？”

胖伊玲略微的，把事情讲述一遍给她听。

邵真也凝神细听，忽然心中一动道：“玲姑娘，你说‘龙虎镖局’丢的镖货是纯净翡翠？”

胖伊玲微微一颌螭首，说了声：“是啊。”

从怀里取出一个小皮囊，邵真把它送过去给胖伊玲，口中问道：“会不会是这个？”

解开囊口，胖伊玲一看，微惊道：“这是纯翡翠啊！”

邵真道：“前两天，‘海煞星’以五百两银子卖给我的。”

明毓秀接过来，端详了一下道：“这种上等货色，少说也要一千两以上！”

“黄蔷薇”凝眸道：“帮主，这会不会就是‘龙虎镖局’所丢的镖货呢？”

胖伊玲眨眨眼睫道：“明儿个，你带着这块翡翠去问问‘龙形剑’便知道了。”

说着，转首向邵真含笑道：“邵公子，翡翠可否暂借一下？”

邵真连忙笑着说道：“这还用得说么？”

“黄蔷薇”道：“这么看来，‘海煞星’是有很大的嫌疑啦！”

胖伊玲柳眉微扬，道：“难说，我总认为‘海煞星’没这个能耐。”

“黄蔷薇”撩眸道：“帮主，‘海煞星’既然有本事坑了‘璇玑神尼’，我们就不能以平常的眼光来衡量他了。”

胖伊玲点头道：“当然，事情往往会出乎我们的意料的，但是就算我们假设是‘海煞星’干的，第一，我们首先必须怀疑决不是他那班人单独搞的，

必定有着我们不知道的帮手在支持着他，甚至我们可以说，他有强硬的靠山，或是强有力的幕后指使人。”

邵真很佩服她这精密的思维，和大胆的假设，他颌首道：“玲姑娘，在下支持你的看法，”

朝他嫣然一笑，胖伊玲道：“其次，‘海煞星’如真劫了这些翡翠，那表示他不是个傻瓜，他怎会把它零卖，而且贱价脱手呢？”

邵真深以为然道：“假如是我，我当等事情平淡之后，然后把翡翠加工，或雕刻或琢磨，这样脱手，人家就不会怀疑了。”

美眸望着他，胖伊玲娇道：“邵公子，我正是这样想。”

眨眨眼，黄蔷薇道：“这么说来，‘海煞星’不是啦？”

胖伊玲道：“目前‘龙形剑’一点线索也没有，咱也不必放弃这难得的蛛丝马迹，不管是不是，总护法，你就多跑段路，把翡翠给‘龙形剑’瞧，是的话最好不过，假使不是，也算我们替他老人家尽了份心意。”

“黄蔷薇”恭声道：“是的，帮主。”

谈话就此告一段落，接着他们又漫谈江湖大事，以及拉拉杂杂的锁事儿，直至深夜，才宾主尽情，各自散去……

邵真自然在那“女人国”里宿了一宿。

第二天一大早，邵真偕明毓秀便告别了胖伊玲。

但见“百艳帮”城门大开，号角齐鸣，旗帜蔽天，两旁列队十余里长，隆重欢送。

胖伊玲更是亲自送出三十里外，一路上，她和明毓秀并肩缓行，难离难舍，离情别绪笼罩在她俩的脸上……

“姐姐，您要时常来看我哪。”胖伊玲紧握着明毓秀的手，红着眼圈道。

明毓秀更是依依不舍，她哽咽道：“小玲，我会的，一定会……”

话尾已是模糊不清，明毓秀显然是难忍心中愁绪，倏地一振缰索，弹泪驰去。“姐姐！”胖伊玲伤心欲绝，泪眼模糊的叫了一声。

邵真见她俩情深似海，心头一阵波动，他策马上前，向胖伊玲施礼道：“玲姑娘，盛情招待，在下铭感心怀……”

不等他说完，胖伊玲突然拭泪道：“‘鬼见愁’，我郑重的警告你，假使你对明姐姐做出任何不仁不义的事来，我‘百艳帮’就与你誓不两立！”

说毕，一策马，绝尘而去……

留下邵真瞠目兀立当地，呆若木鸡……

冷风飕飕！朔气凛凛！

雪停了，但，地上却积了一层厚厚的雪。

放眼一片尽是雪白、乳白、银白。

崎岖的山道上，正飞奔着一男一女。

那两人的轻功好俊，好帅，像猫儿般的轻灵，似狡兔样的捷快。

男的玉面朱唇，一个“帅”字招牌，身着贴身银白劲装，外罩乳白大袍，更显超脱不俗，风流倜傥。女的双十年华，貌赛嫦娥，高耸如云的秀发扎着一条浅红色蓝花边的围巾，身上也穿着同样颜色的紧身轻装，外加粉红夹织淡绿色的披风，显得纤纤楚楚，娇柔可人，也是一个“美”字招牌。

不是谁，正是“鬼见愁”邵真和“艳屠煞”明毓秀是也！

只见他两朝着一座不算高的小山丘驰去，不消一会，已到了山头。

这小山丘说也怪，从山下望去是一片白，但上来一看，却又是一片绿——

——一片片的松林、柏树、竹丛历然映目。

这松柏竹杂植一处，好大一片的；在这凛冽寒风中，它们依然孤傲耸立，愈发青绿！只觉盎然绿意给了这百冻俱寒的大地添了无限的生气和诗意，这使人想起了“岁寒三友”这句话儿来。

明毓秀看了一阵发呆，呵气道：“真，你瞧，这好美哦，一片绿意，令人赏心悦目。”

搓了一下手，邵真望着她含笑道：“毓，现在你可以猜猜是谁住这儿了。”

白了他一眼，明毓秀风情万种道：“不用猜了，‘岁寒三义’对不？”

打了个哈哈，邵真道：“真有你丫头的，一猜就中。”

美眸溜转，明毓秀道：“原来你是想请他们下山，干嘛还给我卖了这么大的关子，害得人家纳闷了好大半天，真是！”

说着，话锋一转，又道：“真，人家说‘岁寒三义’虽武功高强，但淡泊名利，爱好风雅，老早就绝足江湖啦，今番真有把握请得动他们嘛？”

邵真笑道：“别人我不敢说，但少爷亲自来请他们，他们的架子万万不敢再端啦！”

皱了下眉头，明毓秀嗤道：“得啦，我的大少爷，别把牛给吹跑啦！”

瞪了她一眼，邵真道：“我说了，你丫头就不敢说我是吹牛的啦，‘岁寒三义’虽早就退出武林，但三年多以前，也就是少爷刚出道的时候，我曾帮了他们一个很大的忙哪！”

明毓秀诧异道：“真的？”

邵真朝她龇了龇牙，道：“不是蒸的，是用煮的。”

一个粉拳揍了过去，明毓秀瞪眼道：“谁给你不正经来的？我以前压根儿没听你提过这事，姑奶奶我当然要怀疑啦！”

邵真挨了一拳，愁眉苦脸的哼哟了两声，道：“笑话，谁记得这么多的事来写文章给你报告？就说你丫头和玲姑娘的事儿，你也不曾向我提过啊！何况你没听过圣人有言‘受恩不忘，施惠不记’这话儿吗？我‘鬼见愁’乃堂堂正人君子，所以努力的忘记啦，自然就没向你提起了他！”

咧嘴轻笑，明毓秀白了他一眼，娇笑道：“尽往自个脸上贴金，真不要鼻子！”

一顿，接道：“好啦，你就吹给姑奶奶听听吧！”

邵真哼了一声，翻着眼道：“话说来就长啦，屁放出来就臭喽……”

不等他说完，明毓秀一脚踢了过去，佯嗔道：“去你的，再没正经，看姑奶奶撕烂你的舌头不！”

轻巧的往旁一闪，邵真学乖了，可没再挨上她的一脚，他道：“好，好，别凶，我说就是。”

一顿，这才正经道：“其实也没什么，正当‘岁寒三义’脍炙人口，赫赫有名之时，在江湖坪埔顶遭了人家暗算，差点儿弄得尸骨无存，正被一伙人逼得走头无路之时，幸好被我碰上啦，我把他们三人隐藏起来，骗走追杀而来的人，挽救了他们这回大难。”

明毓秀凝目瞧着他道：“虽然如此，但人家们既已隐退武林，你又何苦硬把人家给拉出来呢？”

耸了下肩，邵真道：“这也是不得已的事，不过我这次请他们出来帮忙，并不是要他们抛头卖命，只是麻烦他们为‘龙虎会’总理各种营利买卖，一俟业务稳定走上正道，他们随时可以离去。”

掀动着睫毛，明毓秀道：“哦？他们擅长这方面么？”邵真笑道：“简直是鬼才，他们三人未得‘岁寒三义’这雅号以前，也是帮派中人，昔日的‘金雕盟’的各种买卖，营利业务，便是他们掌管的，曾有一度，‘金雕盟’帮务蒸蒸日上，强盛一时，可惜他们与门主‘金刀无敌’纪乃元合不来，三人逐脱离‘金雕盟’，自闯江湖。他们这一走，‘金雕盟’不善用人，接管他们职务的人搞得一团糟，没多久，‘金雕盟’，便关门大吉了矣！”

明毓秀惊叹道：“他们这种司文职的人有这么重要么？”

邵真揶揄她道：“问这种话，实在显得丫头你太没见识啦！”

鼓起粉腮，明毓秀气嗔道：“你行，你有见识！真不要鼻子！”

邵真被她这么娇嗔的模样儿，引得一阵出神，他涎脸嘻道：“哟，你怎么搞得老骂人家不要鼻子？是不是炫耀你丫头的鼻子很美？”

明毓秀气得直骂道：“不要鼻子，不要鼻子！”

摸了一下鼻子，邵真装了个鬼脸，嘻道：“其实我少爷的鼻子也不差，我干嘛不要？”

说着自己笑了起来，明毓秀也跟着一阵娇笑。

邵真这才又正经道：“一个帮就等于一个国，虽然一定要有强兵猛将，但文职人材更为重要，尤其是一个帮务，其所赖以生存的，必须靠以经营各种的牟利事业，诸如钱庄、商业，甚至烟赌酒娼馆，乃至于营运私货等等，这和国的靠人民税收不同。因之牟利经营就是一个帮派的根本命脉，假使牟利事业搞得不好，赚了钱，才能谈到强盛。但是这种人材并不是俯拾即可得之，老话常说，猛将好找，生意子难生，就是这个原因啊！”

明毓秀美眸顾盼，既诧异又惊羨道：“真瞧不出你，你以前根本不是帮中人，怎懂得这么多呢？”

嗤了一声，邵真得意洋洋道：“当然啦，少爷不像你丫头猪脑袋一个，人家说没吃过猪蹄子，也该看到它走路，在江湖上混了这么久，连这也不懂，真该去买条麻绳上吊哪！”

明毓秀气煞道：“哪，又不要鼻子啦，只不过轻轻捧了你一下，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啦！”

白了他一眼，接着道：“既然你说这种人材难找，那以后‘岁寒三义’离开的话，你又该怎么办才是呢？”

邵真龇牙道：“碟子里头儿洗脸，太浅了，少爷自然会找个人跟他们学习，然后接替他们。”

明毓秀含笑道：“我知道你要找谁。”

邵真讶道：“你丫头知道？”

明毓秀瞟了他一眼，娇声道：“‘商侠’死要钱，对不？”

邵真笑道：“好丫头真给你猜对啦！”

两人正说得紧，忽见林中激射出三条人影来！

眯了下眼，邵真老远便看清了来人——乍看之下，令人太不容易分出是谁来！仿佛是同庚兄弟似的。

邵真转首向明毓秀道：“哪，他们就是‘岁寒三义’啦。”

话声甫落，正巧他们三人也来到了跟前，他们显然是才看清了邵真，三人不约而同的惊异道：“咦！小真，是你？”

邵真上前含笑施礼，道：“三位仁兄别来可好！”

“岁寒三义”还了一礼，齐声道：“小真，真想不到你会来哩！”

三个瞥了一眼明毓秀，其中一人向邵真问道：“小真，这位姑娘是……？”

邵真连忙道：“哦，她就是江湖上人称‘艳屠煞’的便是。”

明毓秀施礼道：“久闻三位前辈美名，奴家明毓秀这厢有礼了。”

发话的人忙不迭还礼道：“不敢当，在下胡一球，幸见明姑娘丰颜美姿。”

次一人也抱拳道：“在下胥锋。”

最后一人弯腰道：“在下苗如龙。”

众人叙礼完毕，胡一球上前轻执邵真双手，兴奋异常道：“小真，我真想不到你会来哪。”

胥锋也拍着他的肩道：“小真，江湖上盛传的‘鬼见愁’是不是就是你？瞧你混得不赖嘛！”

苗如龙自然也围着他道：“我说小真，我还以为你忘了我们这些老朋友呢。”

“岁寒三义”东一句西一句的问个没完，显然他们非常欢迎邵真这位不速之客，邵真遇见昔日故人，自然兴高采烈，他笑道：“怎么？我这位大客人也不请到贵草庐里去叙叙旧么？”

胡一球笑声道：“老朋友一来，瞧我们都乐昏了头。”

说着，朝明毓秀礼貌的摆手道：“明姑娘，请！”

于是邵真和明毓秀便随“岁寒三义”进入松、竹、柏的杂林里去……

这片杂林很广，曲径小道，倒蛮有番风味，当中有座美雅精致的大茅草屋。

茅屋的左侧有口小池，不过都已结了一层薄薄的冰。

林中还有羊肠鸟道的扶栏小路乱通，路中座落有石桌藤椅和弈石，如果说现在是夏夜，春晨或者秋昏的话，绿草如茵，百花竞放，争奇斗艳，鸟虫齐鸣，清风送爽，那该是一个多美的世外桃源啊！

但在这万物尽杀的隆冬里，它也不逊色多少，单这片盎然绿意，和那数不尽的松涛、柏啸、竹鸣，便够醉人心神的了！

借这，就令人可以知道“岁寒三义”是如何的文雅脱逸了。

进入了茅草屋里头，赫！别瞧它外表不太起眼，里头可就够人眼花缭乱的！只见大厅里的桌椅器皿，且不说它如何昂贵，就单那份精致而美雅，便叫人心中一阵舒服。

竹壁上绿而不暗涩，赏心而又悦目，壁上挂着三副钓具和大斗笠，书几上也摆满了线装书。最令人注目的是一张美轮美奂的八仙桌靠壁摆着，桌上放着一只古香古色的三脚狮头铜鼎，那张牙舞爪的狮口中，正袅袅的升起一道若有若无的飘香轻烟，浅香拂鼻，顿觉身心轻爽，说虚一点，就像那句什么的“我欲乘‘香’归去”哪！

八仙桌上头的壁面挂着几幅潇洒脱逸的山水墨画，和几幅三人联笔的书法，什么“淡泊以明志”啦，“宁静以致远”啦，又什么“大块文章皆我生”等等，一时也看不完，其笔劲苍迈雄傲，龙飞凤舞，就连目不识丁的山野村夫也要叹为观止！

好啦！到此为止，就文得不能再文，雅得不能再雅啦，否则邵真和明毓秀的五体投地就要加倍到“十体投地”，甚至于没“地”可“投”啦。

邵真和明毓秀大略浏览完毕之时，“岁寒三义”的手脚俐快非常，一人抱酒瓮，一人摆杯箸，一人端菜肴，一桌酒席就这样的摆上啦！

邵真佩服万分道：“我说你们好生会享受哩！”

胡一球笑道：“算啦，咱在你小真面前，可一块招牌也挂不上，这破砖烂瓦哪进得了你的眼里哪。”

邵真望着他笑道：“你那张嘴和以前一样，连讽带刺，外带一个挖字。”

苗如龙为众人斟上酒，举起酒杯，朝明毓秀含笑：“明姑娘，咱这荒山僻野没啥招呼，请别见怪。”

胡一球和胥锋也举杯同向明毓秀敬酒，胥锋道：“明姑娘，蒙你降趾，辱临寒舍，使得敝寓蓬筦生辉，在下先干为敬。”

胡一球却笑嘻嘻道：“明姑娘，我等虽深居山里，却早闻姑娘大名，在下这一杯为姑娘的慧眼识英雄，能交上我们的小老弟小真而干。”

“岁寒三义”轻声笑着干了杯，明毓秀先是一窘，酡红了玉腮，旋而落落大方的嫣然一笑，轻声道：“奴家也为三位前辈有幸向在下敬酒而干。”

说着，从容的一饮而尽。

“岁寒三义”齐是一怔，胡一球讶异的望着她道：“好！明姑娘，就是这，在下就说你是武林中难得一见的女豪杰。”

说着，转向邵真道：“小真，物以类聚，像你这样不简单的家伙就有不简单的伴儿，不简单，不简单。”

邵真豪爽一笑，道：“得了，废话少说，难道你们不向少爷敬酒么？”

苗如龙哈哈一笑，道：“笑话，把你留着在后头，所谓是好戏在后头哪！”

胥锋也笑道：“小真，三年前我兄弟三人醉你不倒，今番可得注意啦！”

于是“岁寒三义”便一连串的向邵真猛轰……

酒过三巡，胡一球已有几分醉意，他望着邵真咧嘴道：“小真，大神降临小庙，可说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番你来，为的啥子事儿呀？”

邵真也喝得全身发热啦，他笑道：“说你鬼灵精，还得加上个太字。”

胥锋笑咪咪道：“先警告你，假使是开口借钱，就请先滚吧！”

这话引得明毓秀掩唇轻笑，只觉“岁寒三义”不仅雅逸，而且幽默得紧，邵真佯瞪了他一眼，笑着道：“你真门缝里看扁人了，别这么势利眼好不好？”

一顿，眯眼道：“其实正好相反，少爷正想让你们发财哪。”

苗如龙睁大眼道：“好哇，有这等好事，鸟为食亡，人为财死，小真你说说看，如何让我兄弟为财而死呀？”

邵真轻声笑起来，说道：“少爷我现在是‘龙虎会’的会主啦……”

话没完，胡一球忽然惊呼道：“啥？你成了肥猪啦？哎呀，该杀！”

明毓秀忍不住一阵轻笑。

邵真瞪了他一眼，道：“你才肥猪，我是说会主——”

正说着，苗如龙又煞有介事道：“哎哟，小真你阔啦，小的给你叩头。”

胥锋也连忙道：“哼唷，不得了，肥猪，请喝酒，小的给你夹菜，努力巴结啦！”

说着，作状就要夹菜送到邵真面前，但忽又塞到自己口中。

害得明毓秀连连发笑。

邵真可真被气扁了，正欲搭话，胡一球已抢先他：“假使你小子不是向我们炫耀一番，八成准是也想拖我们弟兄下水，对不？”

邵真望着他傻笑道：“子真碰到你都要上吊自杀算了，他阁下是闻一知百哪！你说对啦！”

“岁寒三义”忽面面相觑。

邵真道：“别这样不够朋友，只不过请你们帮点小忙而已，怎么个个像

个喝了砒霜似的？要死啦？”

一顿，接着道：“其实少爷也知道你们封剑退出武林，少爷决不会要你们拿刀舞剑……”

龇了下牙，苗如龙道：“莫非我们要弟兄帮你洗毛坑？”

瞪了他一眼，邵真接着道：“少爷只要你们哥们帮我们龙虎会筹办各项馆务，待一切就绪后，我们会让‘商侠’接替你们，然后你们尽管一走了之，再回来这自鸣清高一番。”

诧异的望着他，胥锋道：“小真，想不到你居然会当上劳什子的肥猪胖狗的……”

邵真苦笑道：“其实我也是赶鸭子上架，硬被逼上梁山的……”接着，他把情形概略的说给“岁寒三义”听……

说完，邵真加上一句，道：“所谓万事起头难，只要你们哥们把路铺好，咱就好办事，哟，别这样拉着长脸，太难看啦！”

“岁寒三义”面面相觑，脸有难色，半晌不说一句话……

邵真大感失望，朝明毓秀摊了下两手，苦笑道：“毓，你这乌鸦嘴说对啦，我把牛给吹跑啦！”

邵真连忙插嘴道：“就是嘛，太不够意思啦！”

这时胡一球忽然正色道：“小真，咱非泛泛之交，要说这点忙咱帮不上为未太不够意思了……”

邵真连忙插嘴道：“就是嘛，太不够意思啦！”

胡一球沉声道：“有一件事，我们本来不想告诉你的邵真这时见他们三人一脸正经，似有难言苦衷，不禁诧异道：“啥子事儿来着？”

胡一球凝声道：“小真，你可记得我以前那个‘金雕盟’盟主‘金刀无敌’纪乃元？”

点了一下头，邵真道：“记得他，怎么了？不是早就树倒猢猻散了么？”

苗如龙接道：“三天前他突然找上门来，要我们帮他重搞‘金雕盟’。”

心中一震，邵真道：“你们答应他了？”

摇了下头，胥锋道：“笑话，当初我们还没有退出武林，就不替他干啦，何况我们现在封剑退隐？”

松了一口气，邵真道：“怎么，那家伙硬逼你们么？”

点了下头，胡一球道：“不错，他限我们三天答复他，如果不答应……”

哼了一声，邵真插嘴道：“不答应要吃了你们不成？”

胥锋笑着道：“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我们不知道。”

邵真眨眼道：“笑话，姓纪的又不是两个娘生的，他怎敌你们三人联手？”

苗如龙呷了口酒，道：“那撇开不谈，武林中人讲的是一诺千金，我们既然宣布退隐，怎能与人再动干戈？”

旁边的明毓秀忍不住插口道：“假使他要动手杀你们呢？”

胡一球淡淡道：“我们希望他不会这样做，万一真这么说的话……”

邵真睁眼道：“难道你们乖乖受死不成？”

苗如龙望着他沉声道：“死有重于泰山，轻于鹅毛之分，‘岁寒三义’素来一诺千金，决不食言，为守诺而死有何……”

不等他说完，邵真勃然大怒道：“放屁！天下哪有这等任人宰割的事？”

气咻咻的，又道：“好吧，就算你们为保全不动干戈的诺言，难道你们不会跑他妈的开溜吗？”

胥锋平静道：“但他一定会杀我们啊，反正到时候我们答应他不就是了。”

邵真怒道：“这等事你们为啥不让我知道呢？”

胡一球道：“我们既退出武林，就决不把恩怨加诸于第三者身上。”

邵真怒道：“那你现在为什么告诉我？”

胡一球先淡淡道：“我们告诉你的原因，是说假使被‘金刀无敌’杀死，便不能帮你忙，所以不敢答应你的要求。”

猛地敲了下桌子，吓得明毓秀心一大跳，邵真咬牙道：“好！这事既然让我少爷知道，天塌下来我也管！”

苗如龙连忙道：“小真，你……”

不等他说完，邵真朝他咆哮似的大吼道：“不要说了！就算玉皇大帝下凡来，少爷照样管到他家去！”

一顿，哼几声道：“现在第几天了？”

胥锋回道：“最后一天，方才你和明姑娘在林外的時候，我们以为是‘金刀无敌’他来了，所以我们才跑出去的。”

把酒杯中的酒一口仰尽，邵真怒气未消，哼声道：“太好了，偏偏让我少爷撞着，这不是老天有眼么？‘金刀无敌’要是来的话，他如果不逼你们，那最好不过了，少爷便让他走路，要是用强的话，少爷就和他比比谁的拳头硬，谁吃谁？”

话声刚一落，林外突传来一阵声音：“喂，我来啦！”

“岁寒三义”脸色微微一变，胡一球道：“是‘金刀无敌’！说鬼鬼到……”

邵真挫牙道：“我瞧瞧他是否长了两个鼻子？啥地方不得了？”

说着，人已激射而出！

邵真动身之时，“岁寒三义”与明毓秀也尾随飘去……

众人出了杂林，只见一人昂然而立。

那人年纪看来约莫三十开外的样子，身形高大而显得雄壮，浓眉大眼，一股剽悍之气往外冲，身披紫色大袍，内着白色劲装，头顶银冠，肩后露出一把金光闪闪，夺人眼目的金色刀柄。

似乎，眼前之人便是昔日“金雕盟”的盟主“金刀无敌”纪乃元！

只见他双臂环胸，傲然而立，他初见邵真和明毓秀似感到有些惊奇，但也只是瞥了一眼，看也不看的……

邵真与明毓秀站到一旁，冷眼旁观，不发一语……

“岁寒三义”趋步向前，在“金刀无敌”面前站定，三人微微拱了拱手，胡一球发话道：“‘金刀无敌’，我等候大驾多时啦。”

倏然睁目，“金刀无敌”粗声道：“胡一球，你不称我盟主，直呼我名号，显然你们不答应我的请求啦？”

苗如龙淡然一笑，缓缓道：“‘金刀无敌’，你这番好意，咱兄弟们心领了。”

这——

就是无情无义的下场啊！

第四十章

在一番僵持而冷漠之中，苗如龙的脸上勃然之色顿起，但“金刀无敌”像是强制克抑自己，他吐了口气，不悦道：“为什么？我已经承认以前错了，误信馋言才远离你们，那天向你们道歉啦，难道你们不能原谅我么？”

胥锋凝声道：“‘金刀无敌’，阁下言重了，咱们之间说不上谁要谁原谅。”

扫视了三人一眼，“金刀无敌”软下语声道：“说的是，咱相处也不少时候了，好歹嘛，也有个感情，今番我诚意来乞求你们帮我东山再起，重振我‘金雕盟’昔日声威，让我们共享荣华富贵，你们真忍心拒人于千里之外么？”

“岁寒三义”静静的听他说完，半晌，胡一球才说道：“‘金刀无敌’，那日我们兄弟三人，已经把话说得明明白白，我们早已封剑退出武林，无心逐鹿江湖，问鼎富贵，我们愿意再说一遍，恕不能答应阁下的要求！”

脸上那股被压制的愤怒，渐渐的又泛上来了，“金刀无敌”哼声道：“没有商量的余地？”

胥锋斩钉截铁道：“没有，一点也没有！”

眯了下虎目，透出了一股煞气，“金刀无敌”忽然沉下脸色，怨声道：“胡一球，胥锋，还有你苗如龙，未免太过矫情做作了，敬酒不吃吃罚酒，赏你个脸不要脸，你们真太不识抬举了！”

说着，缓缓踏步向前……

苗如龙凝声道：“‘金刀无敌’，你想怎么样？”

停下脚步，“金刀无敌”切齿道：“既然我的‘金雕盟’你们瞧不在眼里，大爷便请你们进入地狱门里如何？”

胡一球瞪着他道：“‘金刀无敌’，我们已不是武林中人了，我们不和你厮杀。”

一怔，随即磔磔笑了两声，“金刀无敌”道：“那更好，你们就引颈就戮，任大爷宰割好啦！”

胥锋睁眼叱道：“姓纪的，你懂得江湖上的规矩么？你我无冤无仇，既然我等封剑退隐，你就不能对我们动手！”

蓦地仰天长笑，“金刀无敌”道：“啐！别来这套了，反正我纪某人恼羞成怒定了！吃不到葡萄就捏碎它，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不管你们封剑不封剑的，反正我要杀你们就是了，除非你们答应跟我下山，要不然跟我拼个死活，来吧！”

苗如龙怒道：“我们决不动手，我不相信你下得了手！”

“金刀无敌”冷声道：“话我已摆在头了，动不动手是你们自个儿的事，横竖我要杀你们就是了！”

说着，双拳一握，脚下虎步一架，已明摆了架势，“金刀无敌”陡地大喝一声：“来吧！”

这时候，原本满肚子火气的邵真，已是忍无可忍，只见他双肩一晃，掠入场中，睨着“金刀无敌”，冷声道：“好！好！今番少爷可大大的开了个眼界啦，总算没白活，‘金刀无敌’，你未免太聪明了，天底下便宜的事叫你一人检去了？啧啧！”

猛地怔了怔，“金刀无敌”朝邵真瞪眼上下打量，半晌，哼声道：“小

子，你是谁？”

朝他古怪的笑了笑，邵真道：“我是个自送上门来的便宜货，想锦上添花一番，请您大爷一块儿吃下算啦！”

脸色突地一变，“金刀无敌”诧声道：“小子，你想插上一手？”

龇了下牙，邵真笑道：“何止一手，整个身子都给你大爷啦！”

倏地仰首大笑，“金刀无敌”扫了他一眼，嗤声道：“好！后生小子，你真有他妈的种！”

拱了拱手，邵真傻笑道：“夸奖，夸奖！”

“金刀无敌”当然知道邵真在戏弄他，当下勃然大怒，暴喝道：“这是你小子自找死路，怪不得大爷心黑手辣！”

暴喝声中，他已如大鹏般的扑向邵真！

“金刀无敌”似乎已被邵真完全激怒，要不他原本就是个心黑手辣的人，只见他一上手便搬出了他的绝活儿——“劈风斩日”，五五二十五式的掌法！

骤然只见漫天手影有如天罗地网般的，夹着排山倒海的呼呼声响，凌厉已极的劈向邵真周身！

这，邵真显然是没料到对方说打便打，而且一出手也没“礼貌”一番，竟然毒招辣式一古脑儿的通通来！只见他顿时显然一窒，微微慌乱，虽然他及时拿出了“大龙手”，但终究先机被占，邵真刹时被逼得直往后退，险象环生，惊险万状！

邵真真给气得一佛升天，二佛出世，三佛差点没干他娘的翘辫子！

但气归气，“金刀无敌”压根儿不管他妈的三七二十一，一加一等于一，硬是逼得邵真连换手变招的余地也没有！

这情景，使得一旁的“岁寒三义”脸色连连瞬变，明毓秀她更不用提啦，要不是她双手紧按心房，否则那颗芳心真要跳出喉咙来哪。

但邵真终究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尽管他手忙脚乱，总算还是勉勉强强的捱过了“金刀无敌”的五五二十五式“劈风斩日”掌法，正当“金刀无敌”把整套掌法使完之时，正待重头施出，说时迟，那时快，邵真抓准了这个空档，一刹那把他的“大龙手”换成了“大幻手”！

“大幻手”？是的，那乍看之下平淡无奇，稀稀松松的，一点儿也不带劲似的，就像跳舞般的令人发噱生笑，但它的威力何止于“大龙手”十倍百倍，它是佛门失传已久的诡奥掌法，相当当今武当派的“软掌”一般……

废话少说，臭屁少放，就说邵真他阁下的那招“大幻手”甫一施出，情况就真他妈的大大不同啦，顿见“金刀无敌”雷霆万钧，如千军万马奔腾的“劈风斩日”掌法再也踢腾不起来啦，二十五式中用不到十式，俱被邵真的“大幻手”封死堵住，再也施展不出来！

“金刀无敌”委实大骇，倏地抽身暴退，跃出了五丈开外，大为吃惊的瞪着邵真道：“好小子，真有两手！”

暗地调息体内翻滚的气息，邵真朝他龇牙咧嘴道：“你他娘的不是废话么？难道少爷有三只手吗？”

这嘲弄，使“金刀无敌”感到十分不是滋味，气得暴跳如雷，只见他锉牙大吼道：“龟儿子，爷不宰你誓不为人！”

人字方不过滑出他的舌尖，只见他偌大身躯，已如饿虎扑羊般的向邵真来了矣！

扑身当中，倏闻一声轻脆的兵器出鞘声，一道寒光激起，“金刀无敌”

已亮出了肩后金刀，但闻虎虎声响，一片刀芒乱窜，如毒蛇吐信般的激飞向邵真脑门！

这回邵真可学乖啦，方才他耍老大，差点没把小命给耍了去，再也不敢轻敌大意而见对方使出兵器，心知对方手上功夫就这般厉害，刀上功夫则更不用说啦，邵真更加凝神应敌——只见他不等“金刀无敌”扑身来到，陡地张口大喝一声，身子倏地弹簧般的猛缩猛跳，一连躲过了“金刀无敌”十三刀！

“金刀无敌”人剽悍，尤其是他的心狠手辣更叫人心寒，只见他招招式式尽是毒招辣式，专挑邵真的要害下手，仿佛和邵真有奸妻杀母的不共戴天的大仇，巴不得把邵真碎尸万段似的！更叫人胆裂的是：他的刀法怪异非常，厉害不用说啦，而且一连串的猛攻猛杀，压根儿不让人有喘息的机会！

嗯，如果说他阁下是拼命三郎，顶头上还得添个“毒”字！

不过眨眼工夫，他又连续的劈出了廿一刀！

幸好邵真提防在先，只见他身轻如絮，左飘右晃，至为轻松的过了“金刀无敌”一串子的急攻猛打，但邵真心里头的那股怒气也被激成了一股子杀气——他原本没有杀死对方的念头，但他这念头已随着“金刀无敌”的刀锋飞斩而渐渐萌生……

挪身猛闪，邵真干净利落的让过“金刀无敌”疾翻飞劈的森森刀锋，单拳倏扬！一抡掌，已匪夷所思的斜斩向“金刀无敌”的胸脏八卦，翻掌当中，单腿蓦地怪异一弓，一个踢腿，辣辣的激起一道呼声，既狠毒又电快的扫向对方下盘！

这招上下双管齐下，难分先后，仿佛是同个时候攻出，快得令人难以置信，只逼得“金刀无敌”哼哼怒吼，斜劈而退……

得理不饶人，邵真英挺的眉宇间已抹上一层浓深的黏涩得可怕的煞气，足尖一顿，人整个地像阴魂鬼魅般的贴上“金刀无敌”！

“哼哼哟，小畜牲啊！”

微微淌着汗，而又凶悍残暴的那张脸，蓦地如抽了筋般的抽搐着，“金刀无敌”他猛闪暴退，金刀猛抖疾抡，却劈不开他心房满满的，满满的惊悸！

惊悸当中，他急挫交错的双足似乎有点乱了章法，以致于那地狱幽魂般的身影刹时擦身而过！

“噢，他奶的！”

一股殷红刺目的鲜血，如箭般的自他大张的口中喷出，“金刀无敌”怒骂当中，人已踉跄的歪斜出去……

他愤怒，更骇惊！他捂着胸前，嗯，那地方——在一刹时前已结结实实的挨了邵真两拳一掌，胸中的逆血，仍以滔天大浪般直往口腔冲！挫牙，咬唇，“金刀无敌”硬是倔强的，傲悍的咽了回去！

诡奥而又显得漂亮的猝然一转身，就像只噬鹰般的，邵真双脚略一沾地，但也仅止那么一沾地而已，他那颀瘦的身子已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激射前去！

不过正想稳住踉跄的身形，“金刀无敌”别说是躲闪或是反击了，即连念头也没有，真的，一丁点儿的闪避念头也没有，就这样——眼睁睁的，让那只能让他看到，而使他无法躲避或招架的一双斗大的拳头，挟着雷霆万钧之势，一点也不差的在他胸中八卦上连续轰了九次之多！

“哇！”

一声厉号，自“金刀无敌”大张口中吐出！他连晃一下也没有，叭然一

声，笔直的仰栽了过去！

手中的金刀也自然脱手而去了，他不知道是痛苦，还是倔强的不让满口腔的逆血蹿出——他磨着牙，切着齿，忽地，熊腰一弓，他硬是强站了起来！但他这一出力，显然使他再也制止不住胸中的热血夺口而出……

那滩血，很多，染红了银白的雪地，自然也溅红了他胸前的紫色袍衣……

缓缓的飘落于两丈开外，邵真双手垂立，纹丝不动的站着，他看来有点冷漠的紧盯着“金刀无敌”，不发一语……

冻人发颤的朔风呼呼吹着……

打了个寒噤，“金刀无敌”壮硕的身子一阵剧烈的摇颤，他忽地打了个血呃，又是一大滩的鲜血溢涌而出。

他痛苦的扭曲着嘴脸，腑脏的破裂离位使他几乎要倾仆下去，但他依然是那么傲岸、倔强的稳住身子！

双手捂着胸口，“金刀无敌”呸的一声，吐出了一口血水，两眼瞪得如铜铃大，朝邵真咬牙道：“小子，小子，你是谁？”

双手抚了下面颊，邵真面无表情的道了声：“鬼见愁”。

“鬼见愁？”

眸中痛苦的神色，倏地掺进了一丝被蛇咬的惊骇，“金刀无敌”脱口说了一声，整个身躯忽又猛的摇晃了一下，他像是支持不住的垂下了头，但立刻又剽悍的猛抬起来，抽搐得非常厉害的唇角，忽然泛起一丝令人费解的微笑，他艰难的翕动血口，断续的道：“好小子……死……死在你的……手，手下，不，不不冤……枉！”

枉字由他颤抖的舌尖滑出之时，他整个人也一个咕咚的栽了下去！

“岁寒三义”面无表情的走近前来，俯身观察，苗如龙拾起金刀，插回“金刀无敌”的空鞘里，淡淡道：“他断气了。”

胥锋注视了“金刀无敌”好一阵子，转首向邵真道：“小真，你为什么不留他一条生路？”

邵真望着“金刀无敌”的尸体，缓缓的透了口气，道：“这种人，让我碰到十个，我会毫不考虑的杀十个。”

胡一球抱起“金刀无敌”的尸首，说道：“他要不是这么心狠手辣，霸道蛮横，怎么会落得今天众叛亲离，而死于非命？”

说着，深深的吸了口冰寒的空气，脸上漾起一抹淡淡的惆怅，微微一叹，好歹曾相处一场，感情没有，情份多少有点吧，不让他暴尸荒郊，也算应该。

于是“岁寒三义”便在山腰处，挖了个坑，“金刀无敌”便从此长埋山野，他将被人渐渐淡忘淡忘……

埋葬完毕，邵真和明毓秀随“岁寒三义”回茅屋里，继续把盏欢叙……

良久之后，邵真和明毓秀，方辞别离去……

翌日，“岁寒三义”也打点完毕，向武安出发……

这姑且按下不谈，却说邵真和明毓秀俩——

两人冒着雪，顶着风，连日奔驰，也不过两天多一点的工夫，便到了洛阳的近郊。

邵真和明毓秀勒马停缰，在马上略事休息，此时天色已晚，城里华灯初上，火光迷人，邵真凝眸远眺，颇有感触的道：“哦，洛阳，一别又是半载了啊。”

轻轻抚着马首鬃毛，明毓秀语重心长道：“洛阳，它曾使我的心碎了，

我想不到还会再来。”

转头凝视着她，邵真低声道：“毓，想到过去，你还怪我么？”

美眸含着一缕深情，明毓秀凝睇着他道：“会的，打从我们认识没多久，我一直怪你，深深的。”

心中轻轻一震，邵真愣了半晌，舌尖润了润干燥的嘴唇，嗓门微显沙哑的道：“我给你的折磨太多了……”

一直睇着眸子，明毓秀轻轻打断他的话，细声道：“真，我怪你深，但爱你更深。”

睫毛扇动了两下，邵真眯了下眼，撇下了一股子浓浓的爱意，他侧过脸去，轻轻的，细腻的，姿意不舍的吻了一下明毓秀吹弹得破的粉腮，嗯声道：“毓，你使我迷惘芳心儿轻轻的颤动着，明毓秀像喝了酒般的，红了脸，她闭下美眸，任由邵真一亲芳泽，半晌，才侧首闪开，她掩饰的掠了下发丝，娇羞道：“该适可而止了。”一副神魂飘然似的喷了两声，邵真怪腔怪气道：“不错，是该适可而止，否则我的魂儿可要离‘窍’出来啦！”

踢了他一脚，明毓秀美眸含嗔，啐道：“当心赏你两个耳光。”

吊儿郎当的，邵真龇牙咧嘴道：“十个也值得。”

瞪了他一眼，明毓秀有意岔开话题，娇声问道：“真，这儿离你家不远了，是否先回去一趟？”

脸上那股嘻皮笑脸味儿倏地消失一空，邵真很明显的震了下身躯，俊脸上泛起错综复杂，令人费解的神情，他望着远处的眼神一片呆滞，和一股迷茫，出神了良久，他才沙着嗓子喃喃自语似的道：“毓，你为什么要提它呢？我一直以为我忘记它了呢……”

紧紧的注视着他，明毓秀的那张俏脸上也漾着一撮怪异的神色，她缓缓说道：“真，你放心的，我不会逼你的。”

猛然一愣，邵真转首诧异道：“毓，我不懂你说什么？”

掉过目光，明毓秀含着一缕微笑，但那丝微笑却含着无数的苦和涩，她显得很平静地道：“原谅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当我受伤在你家疗伤的时候，令尊曾告诉我一些事情 797

急急的，邵真截口道：“家父向你说了些什么？”

微眯着眸子，明毓秀道：“只是说了些你从来没告诉过我的琐碎事情而已——你的家事。”

倏地啊一声，邵真似乎受了很大的惊骇，张着嘴，片刻说不上话来……

撩目凝睇着他，明毓秀从容道：“我不知道，这只是我的猜想，我可能明白你为什么一直不敢当面对我说——爱我的原因了。”

缓缓的透了口气，邵真垂首低声道：“想不到家父全都告诉你了，他老人家为什么这样做呢？”

迷茫的望着远处，明毓秀轻声道：“我想，或许他老人家是为我好，给我一个明智的选择机会，也可以说，避免我俩有个他老人家不愿意看到悲剧结果。”

一顿，转首逼视着他，明毓秀淡漠道：“为什么你一直不敢告诉我？”

脸上的表情又换过了，连邵真自己也不知道是啥味儿，他显得有些束手无策，他咕咕噜噜的道：“我，我说过，我没勇气……”

淡淡的打断他的话，明毓秀道：“不，你是太孝顺了“毓，别再说了！”

陡地，邵真发了狂似的狂吼一声，掩首的叫道：“不要说！不要说！”

一点惊异也没有，明毓秀只是紧紧的，不，是灼灼的凝视着他，那凝视里，令人很清晰的可以知道它包容有太多的了解，和太多的热爱……

忽然，邵真抬首道：“毓，我去找‘商侠’，你到洛阳酒楼等我。”

说着，也不等明毓秀回话，蓦地大喝一声，双腿猛夹马腹，一声希聿聿嘶声，已飞也似的急驰而去……

望着他逐渐消失在黑暗里的背影，明毓秀呆呆的出神了一会，但细细的看清楚点，她并不是在发呆出神，那紧抿的唇角正洋溢着一种坚毅和决心，那双如杏的美眸也漾起了一股子朦朦胧胧的憧憬……

忽然，她微笑起来，像是喃喃呓语道：“真，不管怎么样，我爱你，我不会使你痛苦，我将会给你满满的，满满的幸福和快乐……”

邵真入了洛阳城，拐了两个街角，到了一条灯光耀眼的街道。

这条街长是算得上长，宽可就够不上了，但却热闹非凡，在这样大寒天里，人影交织，往来如梭，再看两旁屋宇，高阁重楼，富丽堂皇。

奇怪的是每家门户大开，任人穿梭进出，其实招子放亮点，看清了每家屋檐下吊着的灯笼，或是门楣上，写着什么“艳姬楼”的啦，“月香阁”的啦，“春景园”的啦，“美花丛”的啦，以及什么他娘的啦，看也看不完的啦——嘿，不错，它乃是素有“寡人之疾”的窑，男人的最佳乐园：窑子馆是也！

尽管天冻地寒，但到此来“热身运动”一番的人，多如过江之鲫，数也数不清，放眼一看，衣冠楚楚的王孙公子也有，走卒贩夫的自然也有，三教九流，到了此地成了四海一家啦，但是每人的脸上几乎都有个共同的特征——色而迷也。

邵真只得下马，牵马而行，钻了钻，好不容易在一家啥的“舒心楼”门前停了下来。

由于邵真是“有马阶级”，里头早飞也似的跳出一名跑堂的，那名仁兄既猛摆笑脸，又猛躬腰的接过了邵真的缰绳，嘴中连道：“公子爷，请里面坐。”

邵真抛了锭银子给他，害得他差点没跪了下去，也许他这一手露得太阔，引得里头又窜出了个差点没把嘴巴用力笑裂的跑堂来，他毕恭毕敬的道：“公子爷，小的给你带路。”

于是邵真跟着他进去。

一入眼是满天飞的莺莺燕燕，环肥燕瘦，浓妆淡抹，肥臀高乳……不胜杖举，撩人眼乱，尤其那盈耳充斥的娇嗲卖骚声，嗲得叫人不得不努力的心猿意马一番，隆重的打自脚跟底儿麻到脑瓜子上来。

所谓姐儿爱俏，老鸨爱钞。

邵真这标准的小白脸儿甫一进入，立刻使得那青楼艳妓，勾栏娇娘频频向他搔首弄姿，媚眼乱飞，嗲声猛哼，极尽卖弄风骚之能事，以祈邵真之青睐……

带路的跑堂朝邵真眼笑眉开问道：“公子爷，你要哪一位姐儿？”

邵真懒懒的说了声：“楼上。”

跑堂的对邵真眼生，自作聪明道：“啊，公子爷，小的怕你是外地来，可能不知道咱这儿楼上是卖脸不卖身，卖歌不卖笑……”

不等他说完，邵真不耐道：“我知道！”

讨了个没趣，跑堂的连忙陪笑道：“是是，公子爷，你请这边走，这边

走。”

邵真跟着他到了楼上。

嗯，楼上楼下虽相差不远，但可就大大不同了，单按布置来说，楼上可就要讲究而华丽得多，另外气氛也美雅得多，宁谧非常，不像楼下吵闹得令人耳膜发疼，而且楼上的问津者，大都衣冠华美，不是王孙公子，便是富贾巨商，再不便是风流书生。

上得楼来，除了隐隐可听到猜拳酒令声，以及动人悦耳的琴声，和发人幽思的吟诗作赋声外，决没有那嗔得叫人发麻的骚声。

这时，另外有个跑堂来接待邵真，邵真给了点带路的跑堂赏钱，只见他笑逐颜开而去，楼上这个跑堂似乎也高级得多，嘴脸上没有令人恶心的谄媚巴结相，他只是温文有礼的朝邵真问道：“公子，包厢还有两席，包房只有一间，公子是要……”

邵真谈谈道：“包房。”

跑堂的摆手，说了声请，便带邵真到一个华丽的房间。

但见房里入目光光闪闪，琳琅满目，其所布置不仅豪华，而且雅逸不流于俗，此虽说厢房，却无睛床，只有看来古香古色精美非常的卧榻而已，邵真一进去，仰头便躺，那名跑堂端了杯香茗，放在邵真身旁的小几上，紧接着，走入四五名跑堂，动作利落而熟稔的摆上了酒席，跑堂的等一切就绪，便向邵真轻声问道：“公子，不知道你要哪位姐儿陪你？”

双手垫在脑勺下，邵真合着眼皮，简短的应了声：“小苑姑娘。”

轻哦一声，跑堂的连忙笑道：“哦，公子真对不起，小苑姑娘不巧正好有客在，公子是否愿意再另外挑……”

不等他说完，邵真截口道：“你只消向她说声小邵来看她就行了。”

拱了下手，说了声是，跑堂的便退出房外……

第四十一章

没一会工夫，门帘启处，掠进一个倩影来。

但只见她不过双十年华，长得虽不算国色天香，倾城倾国，但却十分秀丽，尤其轻妆淡抹，不带滴点的风尘味儿，倒让人有股我见犹怜的风韵。

拂着罗裙，轻踩莲步，她娉婷婀娜的走到了邵真身旁，面带浅笑，语调充满喜欢和惊异道：“哎，小邵，是不是这阵子的大风把你刮来了？瞧，一去又近半年没来看我小苑了。”

邵真坐起身来，望着她含笑道：“小苑，我有件事找你。”

小苑眨眨眼，哦声道：“什么大事来着？你说说看。”

想了一下，邵真轻声道：“小苑，我现在心绪不太好，而你又有客在，再说这事情不是三言两语可说完，我看还是先让自己平静下来，你回去陪你的客人，咱呆会再谈好了。”

轻摇了下螭首，小苑凝睇着他微笑道：“小邵，你又不是不知道，只要你来，天大的客人我也把他们赶走了。”

邵真歉然一笑，道：“真不好意思，又让你装肚子痛了？”

小苑掩唇轻笑道：“不，这回我向他们说头痛，其实那些都是老主顾，也没啥关系。”

微微一停，小苑走到放置着七弦琴的几旁坐下来，柔声道：“小邵，既然你心情不好，让我弹一曲帮你散散心，消消气，如何？”

躺回卧榻上，邵真合眼说道：“太好了，小苑，你就弹那曲……”

语没完，小苑已娇声笑道：“放心，我不会忘记你爱听的那曲‘孔雀东南飞’，小邵，你听完以后，一定会说，我弹得比以前更好了。”

说着，轻撩罗裳丝袖，纤纤玉指，轻轻的在琴弦上一拨，但闻铮然一响，清脆至极……

但只见小苑如削笋般的十指，一忽儿快，一忽儿慢，灵活而又显得娴熟的拨动着琴弦。

于是，一曲《孔雀东南飞》便悠悠扬扬，有如行云流水般的响起来……

赫，果真弹得好，但听缕缕琴声，如泣如诉，哀婉动人，一手垫头，一手随合节奏拍大腿，邵真忍熬不住似的，忽地开口轻唱起来……

飞来双孔雀，乃从东南飞，十十将五五，罗列行不齐。

忽然卒疲病，不能飞相随，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

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吾将负汝去，羽毛日摧颓。

乐哉新相知，忧来生别离，

踌蹰顾群侣，泪落纵横垂。

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

低沉的唱及此，邵真忽似呛了嗓门似的，一阵喑哑……

小苑正弹得入神，也就轻启红唇，珠圆玉润也似的喉音接下去——

关关幽相远，哀哀鸣相啼，殷心伤泣血，泪目与诀别。

见汝西北堕，吾何东南去……

小苑显然是这里名妓，单这手琴艺和美妙歌喉，便叫人回肠荡气，愁肠百结，但一曲未完，邵真忽地挥手叱道：“小苑，不要唱了！”

琴声与歌声戛然停住，小苑那张秀丽姣美的脸庞儿，涌上一团惊愣，她拂裙起身，疑步走到邵真身旁，诧异道：“小邵，你怎么啦？”

忽地，一个翻身坐了起来，邵真咬了下牙，说道：“没啥！小苑，我想谈正事了。”

深沉的注视着他，小苑道：“别骗我，你的眼角还留着一滴泪光呢。”

连忙别过头去，邵真快步的走到桌旁，斟了杯酒，一饮而尽，一刹时，他脸上的表情很快正常下来，微舒了口气，道：“我是被你的歌喉打动了，小苑，你真愈来愈不简单啦，连我这铁心石肠的都要被你赚去眼泪哪。”

默默的注视了他一会，小苑转身在一张扶手雕有花纹的太师椅上坐了下来，伸出两只雪白如脂的玉手，在地上的灰色火盆里取暖，美眸怔怔的望着火星，一语不发……

纳闷地在她身旁的另外一张太师椅坐了下来，邵真迷茫的望了她好一会，问道：“小苑，你生我气了？”

一动也不动，小苑道：“没有，我只是在回忆一件事情。”

微一愣，邵真道：“愿意说给我听听么？”

用铁夹拨动了一下火盆，扬起一撮轻微的青烟，小苑启唇娇道：“我在想，三年以前我初下海沦为风尘女之时，有个客人硬逼我陪宿卖身，幸好你挺身相助，使得我保存清白之身……”

轻咳了一声，邵真打断了她的话道：“小苑，你忽然提这作啥？”

两眸依然盯着火光，小苑继续道：“三年多了，哦，好快，不，我应当说三年来度日如年，像三万年那般的长，但不管怎么说，我总算熬过了这些日子，快了，就要替爷还清债务……”

望着她，邵真忍不住似的又插口道：“到现在，我还不明白，当初，我替你赎身，你为什么不同意，偏要受着这种活罪。”

淡淡的笑了笑，小苑道：“也许，我生来就是这般的贱骨头。”

摇了摇头，邵真轻叹道：“啊呀，别再说了，否则我又要咬牙切齿了，天底下像你这种硬骨头，死也不接受人家帮助，可能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来，真是莫名奇妙！”

闭上眼帘，再睁开眼，小苑缓缓说道：“人就是要有骨气，你不是常常这样说的么？”

没好气的，邵真道：“骨也不是这般骨法，唉，别说了，再说，我就要中风啦！”

扬了下柳眉儿，小苑道：“最迟也不过个把年头，我把债还清之后，便脱离这魔窟……”

邵真哼着声打断她的话，又道：“算了吧，何不再干下去？这种事儿既轻松又不费事，银子一把一把的滚滚而来，我只恨自己生错了男人，现在……哼！”

抬脸凝视，小苑抿嘴道：“小邵，不要挖苦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关心我？三年多来，不，自我出生以来，除了我爹娘，我再也没有发现第二人像你这样凭白的，没有企图的来帮助我，为什么？”

避开她的眸光，邵真走到桌前，用手检了块肉，一把塞入嘴里嚼着，唔声道：“今儿个你是怎么啦？莫名其妙。”

倏地走到他面前，小苑辣辣的逼视着他，道：“你才莫名其妙，小邵，我今天一定要你说，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好？”

摊了下手，邵真走开去，仰首望着壁间上的诗画，淡淡道：“我说过，我是个武林中人，我杀的人太多啦，怕死了，以后在阴间受罪，所以趁着没

死以前，多行些好事，这也不过是为了我自己打算啊，小苑，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穷嚷嚷啥！”

站到他身边去，小苑如蛆附骨似的瞪眼道：“十八年前，当我是三岁孩童时，你可以对我这样说，现在我过了年就二十一岁了，小邵，请你对我说二十一岁的话！”

转身望着她，见她一脸正正经经之色，邵真无可奈何的张了下双手，道：“好吧，我就实说了，小苑，你是天生贱骨头的不愿人家帮助，而我和你正好相反，天生的贱骨头喜欢做些自以为是善行好事。这样，可以了吧？”

瞪着他，小苑道：“你是把我当成可怜虫，所以才同情我，帮助我？”

显然感到不太对劲，邵真连忙道：“小苑，你说哪去了，你说得好，你又不是三岁小孩，你看不出我一直拿你当我的好朋友看待么？噢，老天！”

“朋友？说得好。”

两眸一直跟着邵真，小苑咬了咬银牙，气怒非常似的说道：“小邵，你既然认为我是你的好朋友，那么，你为什么骗我？”

一愣，邵真拍了下额角，苦笑道：“小苑，你今天没喝醉了酒吧？你简直扯到九霄云天外太白金星老头儿的毛坑里去啦，我骗你啥来啦？”

望着鞋尖，小苑委屈似的道：“方才，你那举动，你那神情，以及你那样子，明明告诉了我——你有不愉快的心事，你硬说没有，这，这不是骗我么？”

恍然的张了下眼，邵真道：“说了这么老半天，兜了这么大拐弯，原来指的是那回事呀？”

仰脸凝眸，小苑道：“小邵，你这样对待我，未免太不够朋友了。”

邵真忙道：“我这人，话好说，最怕人家拿这顶帽子打我了，小苑，我几乎要很不高兴的说你含血愤人了。”

凝着神情，小苑道：“朋友相交，贵在坦诚，你有心事，不愿告诉我，这怎么算得上够朋友？”

微微一停，接着道：“也许，你认为向我说了，我这孤弱女人家也帮不上忙，无济于事，是么？”

在桌席上坐了下来，邵真斟了杯酒，轻呷浅饮着，他没有阻止小苑继续说下去：“许久以来，你一直这般关心照顾我，我欠你太多了，说这种话，你听来或许觉得俗了点，但假若你换了我，你就会知道我心中对你的感激，我无时无刻的在想：我应当如何回报你？但只恨我自身处处有着你帮忙的地方，而你却从来没有。现在，我好不容易发现有了，你却不愿意对我说，难道说我们之间的友谊是建立在一头轻，一头重——只许你来关心我，不容我去照拂你的不平衡，也可说是不平等的情形之下么？”

一口气说完，小苑有些激动了，续道：“我知道，我刚才也说过，我一个孤弱女人家没啥大力量，或许帮不了你什么忙，但你决不能连我这最起码的回报权利，也一并抹杀了啊！”

静寂了半晌，邵真放下杯箸，喟然道：“小苑，你是善良的，美好的，我以前这样说过，现在依然这么说，将来，或许我还愿意这么说，我总认为善良的人是应该受到帮助的，这也是我所以愿意帮助你的原因，尤其你为了替令尊偿债，不惜葬身污泥，这种孝心，天都可感，何况我是一个人？而且你在这种纸醉金迷，秽声蚀影之下，难能可贵的出污泥而不染，始终保持住你圣洁的灵魂，这，认真讲起来，或许也算不了啥，但无可否认的，如今的

世界已被势力，现实，贪婪，邪恶，暴力，乖戾所充斥，你这一点点的圣灵，也就相形更显弥足珍贵了！谁曾经说过：自助，而后人助，而后天助。我愿意帮助你，也不过是因为你自己愿意帮助你自己罢了。”

说着，走到她跟前，定定的望着她，邵真道：“小苑，谢谢你关怀，虽然我并不希望你回报我什么，但你坚定了也证明了某种人是可以帮助的。小苑，我诚心的，非常愿意接受你的关注，只是有些时候，有些人虽有困难，但这种困难却不是第三者可以协助解决的话，那他是不是应该隐而不言？”

摇了下螭首，小苑盯着他道：“我不同意你的说法。天下没有解不开的结，问题是个人愿不愿意专心凝志的，持之有恒的去解决它罢了，我不相信世上有不能解决的问题。”

笑笑，邵真道：“这很难说，或许那人本身没有勇气，或是根本不愿意，或是不敢去解决问题的话，你也用这话去衡量么？”

姣美白皙的脸蛋儿涌上了一滩迷惑，小苑微眯了下澄清的眸子，低声道：“哦，小邵，我一直认为你是豪迈、爽朗和乐观的人，你居然也有这种烦恼么？”

脸上的表情变幻了一下，邵真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谁没有？”

沉吟了一会，小苑抬眸道：“小邵，你不妨说给我听，就算我帮不上忙，好歹我也能替你分点儿忧，你说么？”

感激的望着她笑笑，邵真撇了下唇角——撇下了一股子浓深的苦涩，他撇了下唇皮儿，沙哑道：“小苑，当我有勇气提它的时候，我第一个便说给你听。”

微睁的眸子洋溢着一撮惊异，小苑道：“小邵，你连提它的勇气也没有？”

坐了下来，一连又饮了两杯酒，邵真朝她招了招手，道：“小苑，我还没吃晚饭哪，瞧，我们只顾说话，菜都要凉了啦。”

小苑提着酒壶，在火盆里烘暖，便也坐了下来，小心翼翼的为邵真斟酒，另外也为他夹了一大箸菜，然后静静的，美眸一瞬也不瞬的望着他……

奔波了一整天，邵真似乎饿坏了，埋着头，努力的与自己的五脏庙拼个你死我活，正吃得紧，邵真忽然抬起脸来，愣愣的望着小苑道：“小苑，你干嘛这样看我？”

掩唇轻笑，小苑娇道：“我最喜欢看你这种吃相了。”

笑了声，邵真说道：“好丫头，该打。”

说毕，又低下头猛吃，瞧他别的行，吃饭似是更行，只见三下没两下，呼呼噜噜的，不消一会，便已功德圆满，大功告成啦！

用银匙把鱼翅汤舀进邵真的碗中，小苑吐了下舌尖，娇俏道：“吓死人，我三天也吃不下你这么多。”

喝着汤，邵真笑道：“所以说嘛，你才这般瘦瘪瘪的。”

小苑努嘴佯嗔，道：“人家才不是瘦呢……”

恍然似的哦了一声，邵真忙道：“哦，我忘了，不是瘦，是苗条，苗条……”

羞红着脸，小苑啐声道：“你又讨人便宜来了，不依你了。”

美眸流盼，小苑娇道：“小邵，你不是说有什么大事情和我商量的么？”

点点头，邵真道：“我差点儿忘了呢……”

撇起红喷如火的樱唇，小苑拦嘴道：“我就知道你决不会是啥大事和我商量的，否则怎会恁地不记心呢，而且你从来也没和我商量过大事的，就连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别说商量，即使告诉我也不会！小邵，我早知道你拿我

开心啦！”

笑着，邵真道：“小苑，这回你猜错啦，我是有事要和你商量。”

蛾眉微蹙，小苑半信半疑的望着他，道：“哦，除非你说出什么事来，我才相信。”

邵真好笑道：“小苑，你这般地不信任我，未免有点那个了哪。”

眨了下眼睛，小苑问道：“有点哪个来着？”

邵真道：“有点以你们女人之心，度我男人之腹之嫌。”

忍笑含嗔，小苑道：“去！骗受得多，当上得繁，我当然要防着你啦，谁叫你讲话老爱捉弄人？哼，其实我也不过是以君子之心防小人之腹罢了。”

邵真朗笑道：“也不过半载不见，你小苑聪明多啦。”

白了他一眼，小苑娇道：“人不可能永远是傻瓜，小邵，我警告你，以后少拿我开心啦！”

揉了揉眼，邵真瞪大了眼睛，往小苑身上从头到脚细细打量……

愣了愣，小苑以为自己身上什么地方不对了，也忙着在自己身上瞧了一阵，满脸疑惑道：“小邵，你这是干啥子的？”

重重咳了声，邵真道：“我只是在向你表示刮目相看罢了。”

“去你的！”娇啐了一声，小苑喷笑道：“狗嘴离不了屎口，你又来啦！”

邵真道：“别说得恁难听，小苑，我是真的有事……”

不待他说完，小苑含笑道：“小邵，你不说我也知道是啥个事儿。”

微一愣，邵真笑道：“请说。”

睨了他一眼，小邵道：“是不是要找小史？”

邵真展笑道：“好丫头，你怎知道的？”

纤纤玉指略理了下发丝，小苑浅笑娇道：“小邵，要说我一点长进都没有，那这些年来来的风尘饭我岂不都白吃了么？”

注视着她，邵真搓手道：“好，要得！小苑，我以前常说你慧而不灵，灵而不精，嗯，现在似乎不同了，你丫头不仅看来慧黠无比，且又精灵，对不？”

轻挑蛾眉，小苑轻笑道：“小邵，你何不干脆说我又妖又精？”

徐徐一笑，邵真道：“好吧，小妖精，你……”

忽地睁眸，小苑噘嘴截口嗔道：“小邵，我不过是说着玩的，你再这样称呼我，我就不理你啦！”

爽朗一笑，邵真道：“总算你没被我捧昏了头，不过瞎说了你两句精灵，你丫头却飘飘欲仙的想当起小妖精来啦，真是。”

一张秀丽的妙美脸庞儿，倏地像一朵夕阳晨曦似的——红的迷人。

小苑羞涩似的啐道：“小邵，你知道我现在要挑哪句话儿来骂你吗？”

望着她红都都的俏脸儿，邵真好笑道：“我知道，还不是那句象嘴里长不出狗牙来。”

正欲张口，小苑忽地哦了声，连忙喷笑道：“好啊，差点又被你糊了过去啦，真真狗嘴里长不出象牙来！”

望着她恍然大悟的神情，邵真也一阵喷笑道：“管他的狗长象牙，象长狗牙，那才真成了妖精哪，不都一样吗？”

停住笑，邵真转口道：“小苑，你怎料到我要找小史呢？”

小苑也收住笑声，她娇声道：“这还不简单，以往你都和他结伴同来，这回你却一个人，我料想你大概是找他了。”

邵真道：“你这么肯定我没有其他的事儿么？”

摇了下头，小苑道：“不会的，我不说过吗？你连芝麻绿豆大小事儿都不和我讲，除了找小史，我不敢想还有其他大事，有么？”

轻舒眉心，邵真道：“就只这么一次问你事儿，不想没开口，你丫头便知道啦，我以前太低估你了，说你妖精也不过份……”

不等他说完，小苑忽地叱了声：“小邵，瞧你！”

搔了下耳根，邵真陪笑道：“哦，小苑，我又说你那个啦，我不知道你那么讨厌那两个字，其实，那也不过说着玩的，你丫头又何必认真？”

正襟危坐，小苑正色道：“小邵，你知道我一吃这行饭时，我便叮咛自己决不能成了个‘妖精’，别人开我玩笑，我倒无所谓，但小邵你是我的朋友，这等玩笑给我，我觉得自己要坐不住了。”

连忙敛起嬉态，邵真起身施礼，正色道：“小苑，小邵出言不慎，请你海涵大量……”

小苑忙不迭含笑娇道：“得了，小邵，你还真的给我来这套哟？”

落话间，门外忽地响起一阵敲门声，小苑忙去应门，只见一名跑堂向她低声说了些话，忽地小苑大喜似的道：“快请他进来。”

微一皱眉，邵真探首问：“小苑，谁要来了？”

小苑转首轻应道：“你以为是谁会来呢？”

双眉一扬，邵真笑声道：“其实不说我也知道，小史，是么？”

小苑伸出头去望了一下，又回过头来道：“小邵，小史已经有好些时候没来过了，这正巧，你来他也来……”

哦了声，邵真截口道：“莫非他和他那个老相好叫……小，哦，对了，叫小夜花的对不？他俩闹翻了不成？”

小苑漫应道：“我也不太清楚，我听说他……”

话不过说了一句多而已，便见门口已立着一条人影儿——一个公子哥儿模样的年轻人，他看来和邵真一样，二十出头一点吧，一张挺帅而显得有些儿过份苍白的面庞上，两道剑眉，一双星也似的眸子，外加一个挺直不苟的熊胆鼻儿，就这样构成了一张并不逊于邵真多少的帅劲。

唯他身材看来似乎稍嫌矮了些，以至于他那袭披在身上的华丽绵袍，虽使他显得气派不凡，但也颇使他看上去令人有点臃肿的感觉……

这个时候，小苑已微笑着和他打招呼：“小史，恁久没来了，咱妹子小夜花可想死你了哟。”

那叫小史的跨进门槛，回笑说道：“小苑，你何不说自个儿想死了小邵？”

像被促鬼似的，小苑羞涩的红着脸儿，啐声道：“去，一进门便惹人恼！”

邵真早已离座迎上前来，猛力的拍着小史的肩胛子，笑着说：“死要钱的，少爷正奇怪怎找不着你呢。”

用力的握住邵真的手，小史在他身上浑身瞧了瞧，啧啧道：“我说兄弟啊，您阁下现在可是佛加金身，不得了了不得啦！”

小苑赶着忙暖烘了酒，烫热了汤，邵真和小史对面坐下来。

小苑坐在中间，为他俩斟了杯酒，一扬酒杯，邵真豪笑道：“钱鬼，多时不见，还以为您阁下没啦。”

干了酒，小史瞪了他一眼，笑说道：“老子已够倒霉的啦，你再他娘的来张乌鸦嘴，可真坑死人哪。”

凝目细细的瞧他的神色，邵真对眼前这位多年好友“商侠”史耀乾，不

禁有了些疑惑。

他够了解他的——他算是半路出家的，他原本是个儒门书生，但他的性格与兴趣显然对念书是格格不入，一点也不入门，他有个巨富老爹是希望而且硬逼着他念书以求功名的，但他却瞒着他老父，一直在江湖上闯道儿，立万儿，几年来，他总算没有白费心血，勉勉强强的挂上了个“商侠”的字号，其实他这名号并不意味着他的武功如何了不得，只不过是他的兵器是一只泥金的铁算盘罢了，也可能是他身负百万家财，挥金如土，阔绰非常，武林中人送他“商侠”这名儿，大概有点儿说他是“老板”的意思也说不定。

邵真很早便认识他，他喜欢他的豪迈爽朗，和自己一样，在某方面不拘小节，落落大方，曾有一阵子，他俩交往甚密，尤其时常共进酒楼，雅爱风流，直至邵真认识了明毓秀，而史耀乾也因家书催他回去，两人这下才算是“拆伙”似的分了开来。

不过，半年前邵真到西疆寻找“九指血煞”未遂，回洛阳来的时候，也曾到“舒心楼”来找过史耀乾，两人相见甚欢。

邵真今番扩大“龙虎会”第一个便想网罗他，他肯定史耀乾必将是接替“岁寒三义”的好人选。

而且最主要的，他还要和史耀乾借银三百万两。

但，眼前的史耀乾却令邵真感到有点不乐观，他最明白每当他提到“倒霉”的时候，嗯，他真的就是倒霉啦。

舔了下唇，邵真开口道：“老友，别给我当头一棒。哦，我方才听小苑说，你好久不来了，你以前不是几乎天天来么，不会是和你那冤家吵开了吧？”

望着他，史耀乾道：“你不知道我的近况？”

缓缓地摇了下头，邵真瞥了下小苑，说：“方才小苑正要告诉我。”

转向小苑，史耀乾含笑问：“哦，小苑，你知道？”

扫了两人一眼，小苑努着小嘴儿：“我也不过是随便听来的，我想，我想那是不可能的事。”

拿着酒杯在唇边轻轻触着，史耀乾淡淡道：“说来听听，或许是真的。”

望着他好半晌，小苑这才启口说话：“听说你被令尊赶出家门了？”

倏地一震，邵真脱口道：“老友，这不会是真的吧？”

望着他露齿一笑，史耀乾平静道：“一千个真，一万个真，就是没半点假。”

邵真惊异道：“为啥？令尊就你这么个宝贝儿子，难道你干了些伤天害理，罪不容诛的大恶迹来了么？”

朗朗一笑，史耀乾朝他扮了个鬼脸儿：“你不常说除了死要钱之外，什么大事也干不出来的吗？别高抬我了，我能干出什么大恶事？”

神情可没他这般轻松，邵真轻轻皱起眉头：“我实在想不出你老爹有啥理由驱逐他的独生子。”

微垂下脸，史耀乾咳了声，道：“我想你是应该知道，我曾告诉你老头子最讨厌什么……”

心中一动，邵真道：“令尊知道你弃文从武啦？”

轻点了下头，史耀乾默默不语。

忍耐不住，小苑张嘴问：“小史，弃文从武也不是啥大逆不道的事呀，令尊怎会狠心赶你走呢？”

苦笑了一下，史耀乾道：“家父他呀，生平最讨厌人家动刀动枪的，他崇儒好文，他希望我跟他一样，做个乖乖顺顺的文瘟生。但正巧的是他偏偏生了我这么个宝贝，正好和他相反，对啥子曰呀，孟曰呀，还啥他娘的曰呀，偏偏一个字儿也‘曰’不进去。几年来，我在外头名义是游学，却瞒着他闯我的天下。但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三个多月以前，终于露出马脚来啦，老头子当时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在盛怒与失望之余，一家伙摆了个铁面心肝肠儿来，硬是把我给撵出了门啦！”

俏脸上露出一片怜悯，小苑道：“令尊这不过是一时气头上罢了，过些时日，他老人家气消了，一定会回心转意，接你回去的。”

缩了下鼻子，史耀乾微笑道：“我想他不致于这么绝。问题我必须光荣的回去，决不能窝窝囊囊的说被轰便被轰，说回去便乖乖的回去。”

瞪视着他，邵真笑说：“怎么，莫非你阁下想去考个状元郎，威风一番？”

嗤了声，史耀乾道：“得了吧。那个‘撞元’我就是撞破了这个脑袋瓜子，赔上俺这条小命，也撞不着边。”

邵真一笑道：“请问你如何又光又荣？”

睁眼，史耀乾道：“哟，你现在是佛披金袈裟，浑身发光啦，怎吐得出恁般没人味的话来？”

微愣，邵真说道：“你又是怎么了？”

龇牙斜眼，史耀乾道：“你还装葱装蒜？如今你阁下是个堂堂的‘龙虎会’会主啦，难道我这老友分不着一杯羹么？”

邵真讶异地说道：“消息传得这么快呀？”

史耀乾道：“全武林人都知道啦，你还想瞒我不成？”

邵真笑道：“我只是不太相信秃头和大牛干起事来还蛮灵光，不几天工夫，他们已把消息传送干净啦。”

一顿，望着史耀乾接道：“死要钱的，我今番找你，就是为这档事来的，怎会瞒骗你，别冤枉人，不怕雷劈么？”

笑了笑，史耀乾咧嘴道：“别这么认真，我已经知道啦，所以我说我要在武林上干他一番惊天动地的事儿，光光荣荣的让俺老头子瞧一瞧，干武的也不输吃文饭的呀。”

轻蹙眉结，邵真不解道：“你知道什么来了？”

一愣，史耀乾眨眨眼道：“你不是要俺跟‘岁寒三义’学衣钵，日后总揽‘龙虎会’的经管大权么？”

诧异万分，邵真连忙道：“你怎么得来的消息？”

忽地拍了下头额，史耀乾猛想起了啥的，忙不迭说道：“嗨，瞧俺真浑了头，说了半天，我还没有告诉你我遇见了小毓哪。”

恍然大悟，邵真道：“原来如此，我还以为你是顺风耳呢。”

这时小苑忽地插嘴问：“小邵，小毓是谁？”

邵真没来得及开口，史耀乾已抢先道：“小苑你居然不知道？小毓就是咱小邵未来的媳妇呀！”

猛是一愣，小苑一脸惊异之色……

邵真轻叱道：“我和小毓也不过是个朋友而已，这回饶了你，下次再乱说话，当心我敲碎你的狗牙。”

吐了下舌，史耀乾道：“算了，鬼才相信你俩是朋友，我真搞不懂你们，认识了这么久，结伴江湖……”

不等他说完，邵真一挑眉，一睁眼，冷冷道：“死要钱，闭上你的鸟口！”
瞪了他一眼，史耀乾嗤道：“好吧，就闭上俺的尊口，莫名其妙，生哪门子气来啦？”

吁了口气，邵真岔开话题道：“小史，小毓把情形和你说清楚了吧？”
点点头，史耀乾道：“是的，她告诉我你正找我，我一猜你准到这儿来啦，所以才赶着来哪。”

望着他，邵真沉声问：“你既然被老头子赶出家门，这么说你没办法张罗三百万银子了？”

苦着脸，史耀乾道：“自从被撵出之后，伸手要不到钱啦，所以才这么久没到这里找小夜花哪。三百万，诚然是个大数目，但在以前只要多费些口舌，包准向老头子要得到，现在，可是穷途末路，没饿死已是万幸啦。”

心中猛地一沉，邵真呆了半晌，说不上话来……

抓了抓头皮，史耀乾道：“小邵，咱不是可以摆个场子，捞他一票吗？”
蠕动了一下嘴唇，邵真有些气馁的说道：“抓鸡也得费把米呀，没本，摆个鸟场子！”

史耀乾哼道：“笑话，一二十万两银，咱们还凑不起啊，就小毓来说她有十万啦，俺说这虽没现银，凭我死要钱‘商侠’这块招牌，弄个十万八万，想是没多大问题，再加上你……”

不待他说完，邵真平静的打断他的话，道：“小史，你必须弄清楚，三百万两银子，可不是区区一笔小数目，除了‘金银帮’之外，其外的小赌场，就是弄个一年半载，恐怕也搞不上三百万两。”

史耀乾眨眼道：“当然是要上‘金银帮’摆场啦，咱弄个二三十万本钱，搞上他三五天，还愁三百万不到手啊？”

淡淡一笑，邵真道：“在下可以这么做，但现在就不行了。”

一愣，史耀乾道：“为啥不行？”

邵真凝声道：“半年前，‘毒心郎中’邵肇庚被‘金银帮’收买，出卖了小毓，害得她被暗算，差点没赔上命，幸好我赶上一步，现在‘金银帮’既知我和小毓善诈，他们决不愿意和我们再赌一番的。”

“有这等事？”诧异的哦了声，史耀乾接道：“这么说，我们不就完了么？”

摇了下头，邵真道：“本来，我是想要你设法向你老子弄个三百万来，咱去‘金银帮’赌他一番，捞他三百万，然后再把三百万还你老子……”

史耀乾截口道：“假使我弄得成三百万，又何必去赌呢？”

邵真道：“总不能白敲你老子的呀。小史，你大概还搞不清楚我的意思，我不是要向你老子硬要三百万，而是要你向他‘借’，等我们赢了三百万，再把钱还他，这样我们便净得了这笔款子，不欠人家的债，不是挺舒服的么？”

敲敲聪袋，史耀乾道：“你愈说，我愈糊涂了。小邵，好吧，就算我现在有办法向我老头子‘借’个三百万，但你不是说‘金银帮’不愿和咱们赌了么？又如何赢得钱还我爹？”

起身走到卧榻旁，躺了下去，邵真懒懒道：“只要有三百万，我就有办法叫‘金银帮’和我赌，而且，保证赢他三百万。”

走到他身旁，史耀乾张着手问：“好吧，既然你又说能赌，那咱弄二三十万，也不照样可以赌么？”

闭着眼，邵真道：“不行，非要三百万不可。”

兜着满肚子疑雾，史耀乾傻瞪着眼道：“你把我从糊涂中糊到糊涂去啦！”

懒散的哼了声，邵真道：“你就去糊涂吧，反正没三百万两银子，我说了也是白说，白说不如不说。”

耸了下肩，史耀乾没趣的坐回椅上，斟了杯酒，猛喝一口，咬牙道：“他娘的，原本指望这回可轰轰烈烈的干他一番，谁知千没欠万没欠只欠个东风，看来一切泡汤啦！”

说毕，一阵长吁短叹。

邵真静躺着，没吭声，但看表情，便知道他此刻心情沉重如石……

忽然，沉默良久的小苑张口说道：“我能弄到三百万两银子。”

猛地翻身跃起，邵真吃惊道：“小苑，你说什么？”

史耀乾慢斯条理的嚼着一块腊肉，一听，猛地拔长颈子，咕噜一声吞了下去，差点没呛着，只见他睁大了眼，见了鬼似的说：“哟，小苑，我没听错吧？”

邵真忽又躺了下去，像泄了气的皮球，他没好气的道：“小苑，你倒真会开我的心哪。”

史耀乾也道：“哎唷，我说小苑哪，我的意思不是笑你没钱，我是说呀，三百万两银子这笔数目，虽然不至于令人两眼发黑，但最起码也得令人两眼发红得转紫，我敢说除了大大富翁之外，说拿三百万便拿三百万的人，实在少。小苑，我们认识的时间算得很长了，我们明白你并不属于那类‘太少’的人，对不？”

雪白贝齿轻咬下唇，小苑此刻的脸蛋上是一片肃穆的正经之色，压根儿没点滴开玩笑模样，只见她沉声道：“你们在这里等半个时辰，我出去就回。”

说着，便起身离去……

望着她离去的纤纤倩影，邵真和史耀乾竟然目瞪口呆，一句话也哼不出来，直至房门砰的一声，关了起来，两人才宛如梦中初醒……

用力闭闭眼，甩甩头，史耀乾瞪着邵真道：“小邵，她大概疯了吧？”

走到他身旁坐下，邵真疑惑道：“不，她看来是那么认真。老天，小苑真有办法弄到那笔巨款？”

沉思了一下，史耀乾忽地拍腿叫道：“啊，我知道了！”

吓了一跳，邵真愣道：“怎么，你也疯啦？”

吞了口口水，史耀乾道：“我知道她要向谁弄钱。”

一怔，邵真急忙道：“死要钱，你快说与我听来。”

史耀乾道：“假使我猜得没错，八成她是去向禹子明要。”

邵真脱口道：“禹子明？他不就是洛阳第一巨富么？明苑怎有办法向他要到这笔钱？”

史耀乾望着他道：“禹子明这老头儿银子多得像老鼠屎，那不用说啦。他虽已七老八十的，已要进棺木的人了，却偏偏喜爱女色……”

哦了一声，邵真截口道：“你是说禹老头喜欢小苑？”

点了下头，史耀乾道：“没错，三四个月前，小苑曾告诉我说，禹老头要纳她为妾。”

微一怔，邵真诧道：“有这事？她怎没对我提起？”

亮了下眼，史耀乾忽拍掌道：“哦，小邵，说到这，我倒想起了一件事。”

轻皱眉头，邵真道：“你又想起什么来啦？”

停了一停，史耀乾一脸正色道：“小邵，你爱不爱小苑？”

猛一愣邵真傻了一下，道：“钱鬼，你问这句话是啥意思？”

史耀乾道：“别管这么多，你说就是了。”

啧啧两声，邵真撇嘴道：“死要钱，你他娘的不说你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少爷我便拒绝回答你这个莫名其妙的问题！”

像是无奈，史耀乾只得道：“三四个个月前，小苑便要我问你爱不爱她，但她不要我让你知道是她的意思，事隔百日之久，咱一直没碰头我也差点忘了……”

又是一愣，加上一惊，邵真脱口道：“小苑问这干嘛？”

两眼一翻，史耀乾道：“他奶的，你是装蒜？装葱？还是装他娘的菜瓜？你真不知道小苑一直在爱你？”

心中一阵摇撼，邵真努力的定了定神，抓着史耀乾，哈哈笑道：“噢，天爷，这不会是真的吧，我从来就没想到这关节上去，我一直把她当成是个要好朋友而已，小苑她应该知道的，死要钱，你也知道，对我？”

耸了下肩，史耀乾道：“谁知道，男女间的事知道得多就要短命。”

一顿，眨眼问道：“那么说，你并没有爱上小苑啦？”

瞪了他一眼，邵真道：“你何必明知故问？”

史耀乾朝他咧咧嘴，才又道：“那禹老头非常喜欢小苑，简直就要喜欢到骨头里去了哪，三番几次向小苑表明，你是知道小苑她那副硬得像块钢片的倔强脾气，当然一口给回绝了。”

蹙着眉心，邵真不解道：“那小苑还跑去向他借钱干啥？”

望着他直笑，史耀乾道：“这你还想不明白，那你真是十个十足的呆鸟笨瓜了。”

心头一震，邵真当然不是笨虫傻瓜，他马上想到了，他脱口道：“小苑她为我……”

说了一半，邵真便这样张着口整个人仿佛触电般似的呆着，愣着，脸上，是一片又一片的惊异……

两手支着下巴，史耀乾望着他道：“哟，瞧你这样子，别吓人了，其实小苑去向禹老头借钱，当然是为了你，不用说，禹子明老色鬼，当然不会凭白就借给他钱的……”

正说着，邵真忽地扯了他一把，急道：“死要钱，我绝不能要她这笔钱，这是卖身卖魂之钱啊！我怎能要？”

说着，拖着史耀乾便往外走……

差点没被拖个倒栽葱，史耀乾哼哟道：“哎，哎，你拖我去见阎王啊？”一脸凝穆，邵真道：“走，咱去阻止小苑！”

第四十二章

于是，两人匆匆离开“舒心楼”，急急追赶小苑……

两人一路快马加鞭，史耀乾转首道：“小邵，说归说，目前除了小苑有办法弄到三百万之外，咱到哪去搞呢？”

手里挥着鞭，邵真冷冷道：“天无绝人之路，我不信弄不到那笔钱。如真搞不成，我宁愿让‘龙虎会’垮，也决不能让小苑那朵花插在一堆烂泥上！”

说着，正要拐个转角，忽地斜刺里冲了个人出来！

这，来得太突然，突然得令邵真和史耀乾一时间竟收鞭煞马不及……就这样眼睁睁的撞上了那个人！

一声简短的哀号，那人被撞了出去，弹出好几尺之外，滚了又滚……

心头大惊，连忙扯缰勒马，邵真叫了声：“唉呀，糟糕！惹出祸来了！”

在马上一个翻仰，史耀乾已如箭射出那人身旁，扶起那人之时，他口中不自觉的叫道：“糟，小邵，咱撞倒了个小女娃，啊唷，偏偏在这节骨眼来上一手，这娘儿也真是，没魂似的像只愣头苍蝇，也不瞧清楚，乱窜的！”

邵真上前，见是个女娃不错，但却不小了，少说也有十七八岁了，只见她已昏迷过去，唇角正汨汨流出一缕血丝……

邵真蹲下身去察看伤势，口中说道：“这怎能怪她，怪只怪咱不该在大街上狂驰疾奔……”

拿出丝帕擦去那少女唇边的血渍，史耀乾道：“这大寒天里，又何况这么晚了，几乎家家户户都躺在被窝里啦，大街上连个耗子都要看不见，咱才这么放心，谁知……唉，真个要命哪！”

史耀乾似乎还懂得点医理，一面说一面探手把脉……忽地眉头轻皱，噫一声道：“心跳气息都很正常，这么猛力一撞，这个头只不过昏了一昏而已，似乎她身怀武功，否则平常人不被撞得嗯哼哎唷，头破血流，那才怪事！”

吁了口气，邵真道：“这就好了，否则咱真吃不了兜着走。”

史耀乾把她交给邵真怀里，口中道：“你抱着一下，我这里有点伤药，让她吃了包准就没事啦！”

说着，掏出两粒药丸子，纳入那少女口中，史耀乾又道：“我说小邵，这丫头既有武功，怎会躲不开呢？”

耸了下肩，邵真道：“谁知道？或许是转角的原故，一时收不住脚吧。”

啧了声，史耀乾道：“嗟，这娘儿跑这样快干吗的，活像见了鬼逃命似的。”

正说着，怀中那少女不知是伤势本来就轻，还是史耀乾的丹药灵验，只闻她嚶咿一声，悠悠醒来……

方一撩开眼睫，那少女显然是不知怎一回事，陡见自己躺在一个大男人的怀里，芳心大惊，一个弹身，慌忙跃开去……

邵真连忙起身拱手道：“这位姑娘，非常抱歉，在下不慎撞伤姑娘，还请你多多原谅。”

史耀乾从怀中掏出一锭银子，送到她面前，陪笑道：“姑娘，对不起啊，这廿两银算是我们对你的赔礼，请你收下。”

话声甫落，忽见左侧一条小巷——就是那少女由那冲出来的小巷——陡然也窜出一个人来！

那少女脸色猛地大变，满是恐怖，惊悸，骇怕之色，但见她眼眸大睁，

只手掩口，畏惧的退后了两步，蓦地一个转身，便想逸去……

但那来人身手好生矫捷，不过一闪身，已如老鹰抓小鸡般的扣住了少女腕脉！

这一切过程，真如惊鸿一瞥，昙花一现，只叫一旁的邵真和史耀乾，兀自发愣……

那少女真被史耀乾说对了——就像见了鬼似的，倏然嘶叫：“救，救命！”

本能的，也是下意识的，史耀乾蓦地一个扑身，口中大喝道：“放手！”

那来人似乎是没料到，待他警觉，史耀乾已几乎要扑到他身上了！他连忙抛开那名少女，横身飘开……

那名少女宛如死里逃生似的，一骨碌窜到邵真后面，吓得面无人色，不住哆嗦着，打颤道：“侠士，救救我……”

邵真凝足眼力望去，虽然是在黑暗中，仍大致可以看清那人的面貌身材——一个看去已是六七十岁的素衣老者，但看来健硕非常，没半点龙钟老态之样，但脸孔却有点吓人，五官是平平常常，没啥出奇，倒是他那张面色蜡白如死，阴森林的。

乍看之下，嗯，就真像是鬼魅白无常似的，令人牙龈儿打颤……

但见他倏的一睁眼，更有股邪气，阴凉凉的恐怖味儿，他瞪着史耀乾磔磔道：“小辈，你胆敢管爷们的事？”

赫，那声调阴恻恻的，就真像发自魑魅口中似的，听得叫人从脚跟底儿一直麻到背脊上！

跨前一步，邵真望着他道：“这位前辈，在下是否可问一声，怎一回事？”

拂拂袖口，史耀乾道：“这还用问嘛？这老家伙欺负弱女，事实摆在眼前，还问啥子？”

邵真平静道：“不行，事情没问个清楚，万一我们不分皂白的把事情弄错，我们岂不冤枉透了？”

掩在他身后的那名少女，畏缩道：“侠……侠士，他是个歹徒坏人！”

这时那名素衣老者嘿嘿一笑，睨眼哼道：“小辈，老夫劝你们别管闲事比较好，如果你们还要命的话。”

面无表情，邵真淡淡道：“我也不喜欢管闲事，但既然让我碰着了，我也只好问上一问啦，实在也谈不上管，但我做事也不是凭直觉，看表面的人，或许你们有你们的恩怨。假使你是站在有理的一方，那我自然袖手不管，但假若阁下真如这位姑娘所说的，很抱歉在下便管定啦！”

那名少女又连声呼道：“侠士，我说的是真的，他，他要强暴我……”

一咬牙，史耀乾怒道：“好个不要脸的老甲鱼！”

说着身形一动……

伸手拦住他，邵真望着那素衣老者道：“我不听信一面之词，你说呢？”

磔磔一笑，素衣老者欺前一步道：“小辈，就算她说的是真的，你又怎样？”

两目倏睁，泛起一丝煞气，邵真道：“那我算上一份！”

扯动了一下白瘪瘪的眼角，素衣老者哼声道：“小辈，老夫第三次，嗯，也是最后一次叫你别管闲事，别以为老夫仁慈，告诉你小辈，老夫杀个人就像切菜瓜似的，你相信不？”

露齿一笑，邵真平静道：“哦，老家伙，你弄错了，这不是闲事，这是正义与暴戾、邪恶的对抗，老笨瓜，你也别以为你少爷能容忍你再叫声小辈，

那听来令我慢慢生气起来了，知道么？也顺便告诉你老色鬼，少爷杀人不眨眼，嗯，就像用指头捻死一只蚂蚁一样稀松，平淡，你相信不？”

哇哈哈——

蓦然仰天长笑，素衣老者那阵笑声尖尖的，怪怪的，假使现在有人走来，在这大冷天里，别说看到他那张白森森的脸，单就听到他这阵怪笑声，便叫人心里发毛，头皮欲炸！

两眼怒瞪，史耀乾冷叱道：“老龟头，你娘的死了人，你这是哭还是笑啊？”

倏然停止那刺耳的笑声，素衣老者扫了两人一眼，寒声说道：“好，好，好小辈，有胆识，有魄力，老夫不出江湖已有十七八年了，江湖上居然有你们这种狂妄自大的小鬼头，真是令人高兴的事哪！”

掩嘴打了个哈欠，邵真懒懒道：“老匹夫，废话少说，臭屁少放，假使你愿意掉头就走，放过这位姑娘——我想你是不会的，但我还是愿意给你考虑的机会，我通常都让人有选择的余地——否则，嗯，那我不仅要狂妄自大，而且要心黑手辣！”

惨白的脸倏地凝僵住，素衣老者面无表情的直瞪着邵真，那两道眼光里，邵真只要一瞥眼便可以知道那里包含着什么——杀气，杀气！

一刹时，整个原本是凛冽稀薄的空气，陡然凝住，僵死般的窒人鼻息。

心头本满是火，史耀乾忽地冰叱道：“老鬼！看看你娘的大头！”

“好！就拿你小子先开刀！”

一阵阴森森夹着愤怒的语言，从素衣老者磨切的牙缝中喷出，一个回身，已凌空扑向史耀乾！

袍袖猛抖，一只枯瘪的手掌像把刀似的，刮起一阵排山倒海之劲，锐不可当的劈向史耀乾颈项！

史耀乾冲迎的身形不禁一窒，往斜暴闪，仓惶的跃开……

噢，就只这么一招，史耀乾便几乎要招架不住！

但战斗并没有因此终止或停顿，就当史耀乾喘息，惊骇，甚至发愣当中，素衣老者猝然一个回旋，双掌斜劈微拐，原招原式砍向史耀乾上身！

抽了口气，脚下一滑，史耀乾显得很狼狈又踉跄的急退后去……

如蛆附骨，如影随形，史耀乾虽快，但素衣老者更快，一阵狞笑当中，一双手影掠过——

“嗯哼！”

一声闷哼，史耀乾急退的身子倏然地被抛了起来！

被抛起当中，可以看到史耀乾的面孔正痛苦的扭曲着，但素衣老者那骇人的身形并未就此停止，套句话，嗯，就像是“阴魂不散”似的，紧跟追上。

眼看——

说时迟，那时快，眼看史耀乾在千钧一发之力——素衣老者那双枯瘦而干瘪但却像刀般锋利的手掌，已快沾到他的腰眼之时，一个斜刺里，一条人影已激飞射到，嗯，夹着雷霆万钧之际！

急迫的身形不由得一顿，素衣老者愤怒的，也无可奈何的，一回双掌，便劲的劈开邵真一连串如骤雨狂风的十七拳九腿！

这当中，史耀乾急抛的身形，方得以“顺利”的坠到地面上去，叭一声，跌了个四脚朝天，史耀乾闷哼一声，一口甜血冲口溢出，挣扎着起来，他捂着左胸——那个地方，在一刹时以前，已着着实实的挨了两掌。

借着对方闪身之空档，邵真一个旋身，已射到他身旁，扶着他摇摇欲坠的身躯，邵真有些焦急的道：“小史，挺得住么？”

用力呛了一口血水，史耀乾透着气道：“小，小邵，不是我不行，实在是这老鬼真他娘的厉害……”

帮他从怀中掏出两粒小药丸，纳入了他口中，邵真凝声道：“我知道，咱的对手不仅臭而且十分硬。”一拂袖口，擦去唇边的血水，史耀乾愤怒的瞪着那站在对面得意狞笑的素衣老者，低声道：“小心点，我还不曾遇到这么扎手的点子。”

面无表情的点点头，邵真目不转睛的，看来有点阴沉的注视着他的对手。哦，他很少有这种神情的，除非，除非他遇到了一个强硬而且棘手的对手。

强硬而且棘手的对手？噢，是的，眼前的那一位就是！事实上，就不说“商侠”史耀乾在一个照面便着人家的道，所谓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单是素衣老者那怪异的身形与诡密的掌法，邵真便可以明确的知道对方是不同凡响和凡响不同！

呵呵笑起来，素衣老者看似很悠闲的挥了挥袍袖，但却很令人恶心的说道：“小辈，你后悔了对不？”

生涩的撇了撇唇角，邵真道：“不错，我后悔，假使让你留在人间继续为恶作歹的话。”

不知是恼羞成怒，还是心存不服，受创的史耀乾蓦又猝击而出！

飞身之时，袍袖一抖，在这黑空里蓦然划起一道刺目光流，而且还夹着喳喳乱响——哦，没错，那是史耀乾的兵器“金算盘”，它当然不是纯金打造的，只不过是泥金生铁铸成的罢了，它不过是六七寸长方形，一行七个算珠子，七行共四十九个，那喳喳声响，便是从它们的振动中而发出来的……

懒懒而闲散的一抬眼，素衣老者不退不避，五指箕张，倏地一抡，划起一个半弧——

弧形猛漾，流光失色，世像上回一样，史耀乾不仅仓惶而且显得窝囊地急急退避！

似乎是顾虑到还有一个对手，素衣老者并没有欺身追去，饶是如此，史耀乾也已惊吓得面无人色啦……

冷冷的，不屑的，素衣老者道：“小毛头，滚远一点，凭你这拙劣得令人可憎的道行，老夫‘邪神’看到你就要短命三天！乖乖给我站在那，说不定老夫会让你死得舒服一点。”

心胸猛如槌击，邵真大吃一惊，脱口道：“你，你就是那‘邪神’？”

掉头转目，素衣老者诧声道：“哦，你这小辈莫不成识得老夫名号？”

定一定神，邵真咬牙道：“‘邪神’，不错，少爷识得你名号，而且，也在找你……”

森白的脸一怔，“邪神”道：“你找老夫？”

徐徐的吐了口气，邵真道：“‘邪神’，你可知道有个‘鬼谷子’……以前叫做‘梟霸’的人？”

猛又是一愣，“邪神”惊异万分的注视了邵真好一会，这才一哼道：“知道，怎地？”

冷漠一笑，邵真道：“你奸污了他的女人庄绣惠，对不？”

哧哧——就像狰狞魑魅般的低笑着，“邪神”道：“没错，怎么样？”

一眨眼，暴射出一道狠光，邵真寒声道：“十七年前，在‘生死坪’你

阁下送了他一掌有这事么？”

眯着眼角，“邪神”说道：“有的，如何？”

扭转了一下脖子，邵真淡漠道：“你知道我会怎地，你也明白我将怎么样，你更了解我可能如何！不是么？”

阴森森一笑，“邪神”道：“这实在是令老夫很惊异的一件小事，小辈，怪不得你能顶老夫几招，想来他是你的师父吧？”

静静的望着他，邵真道：“你错了，仅止朋友而已。”

哦了声，“邪神”道：“非常动听，你是个够义气的朋友，我猜，你那个朋友大概死了吧？”

眨动了下眼睫，邵真道：“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怎能死？”两眼暴睁，“邪神”恨声道：“小辈，呆会我第一个便撕下你的舌头，那张生了蛆的舌头！”

顿一顿，冷声道：“但假使你愿意告诉我你那位朋友现在在哪，老夫或许能饶过你那张烂嘴。”

哧哧一笑，邵真道：“当然，我不仅愿意告诉你，而且还愿带你去……”

突兀的愣了下，“邪神”道：“你这是真的？”

冷冷的睨着眼，邵真道：“当然是真的啦，但我只愿意提着尊驾那颗又笨又大的脑瓜子去。”

陡地一声嗥叫，那张冷森森的脸上已很明显的映出一股子的被戏弄，被侮辱的激怒、愤怒！号噪当中，“邪神”瘦瘪的身子，猛如恶虎冲向羊群的弹跃而起！

虽早凝神仍不免心头一凛，一个弯身，邵真宛似白鹤冲天的，也激射而去！

骤见黑空里，两条身影一错而过！

虽只那么一错，但那一错里却已实实在在的对拆了十八拳七掌九个堂腿！

“笑话！老夫连你这黄毛小辈也拿不下，笑话、笑话，真是笑话！”

两脚甫一沾地，“邪神”蓦如弹簧般的又一个倒翻，雷射而起！

脚底一点，一滴滴停留也没有，邵真那条颇长的身子也已雷掣般斜冲而上！

抡手捣拳、扫腿之际，邵真也愣愣道：“老色虫，笑话年年有，你不知道今年特别多吗？”

一眨眼，两人已激烈的硬拆了三四十招……

这当中，已不见那名少女，只是史耀乾站在一旁瞪大了眼观战，是的，除了观战之外，他实在是多余的。

在他睁得如铜环大的瞳孔里，正清晰的映着两条身子如出柙猛虎，冲柙狮的来往着……

尽管，他相信邵真的武功能顶天，也能立地，他不止一次的亲眼看过他和顽强凶悍的对手厮杀拼搏，不管过程是如何的激烈，险恶，但每一次的最后，倒在地上的都不是他，但是，这一回，经过这么久，他还没有看到邵真有优胜的迹象……

他发觉自己的口腔有些干涩了，紧握的手上，也有些汗水，哦，他开始紧张了……

紧张，紧张，紧张得连大气也不敢出……蓦地，他那颗几乎提到喉咙的

心，倏然一阵收缩——他看到了，第一次看到了邵真已有败象！

这几乎使他昏过去，不过弹指瞬间，邵真的情势已是十分的，明显的恶劣了！

在这以前，他一直认为邵真身手是最快的，但目前的事实已否定了他的看法——“邪神”，那老鬼，他的身手比邵真又是要快了那么一点点，就只那么一点点，便使得邵真看上去有些慌乱，每每他不过递了半招，出了半手，便叫“邪神”先予截堵封死！

这还不止，更令人胆寒的是“邪神”那怪异鬼奥的身法，史耀乾别说看过，就连听也没听说过！

哦，真是兵败如山倒，尽管邵真起初还能与“邪神”平分秋色一时，但一旦他露出败象之后，很快的便处于挨打的境地，几乎连还手的机会也没有！吃力的，艰辛的咬着牙，邵真那张脸已是红得像条烤猪肝了。

猛提丹田一口真气，借着对方劈来的一拳，邵真单掌挡着，借着那股子劲，连忙豁身出去！

邵真这抽身后退是蓄意的，但却一点征兆也没有，乍看之下，嗯，仿佛他是被震退出去！

史耀乾那颗悬在喉咙的心，差点没跳出口腔！

磔磔笑着，狞然笑着，“邪神”那张青白如鬼的面庞，已勾划起胜利的笑容，他的身形依然那般快速的，瞧不出一丝儿的倦累，是那般气势磅礴的扑向歪歪斜斜，踉踉跄跄的邵真！

绝望的史耀乾闭上了眼……

蓦然，也就是“邪神”已逼向邵真十分近的一刹那，一道，不，是千万道的强光横流暴然兴起！

胜利的狞笑倏地凝缩，在“邪神”用力闭眼的时候，邵真手中的那把“眨眼剑”业已穿过他的左肩！

狂嚎的睁开眼，“邪神”那张森白阴惨的脸已被左肩如喷泉般的血水染红了，他暴睁着眼，厉挫着牙，凌空的身子不过短暂一顿，又猝然拔起！

这是一个无法用形容词来形容的快，快！快得连让邵真把插在他左肩上的“眨眼剑”拔出来的机会也没有，像只吊葫芦似的，他狼狈的，而又惊惶的被直拖起来！

半空里，脑中的意识已警告他不可迷恋“眨眼剑”，一咬牙，邵真已松开紧握“眨眼剑”剑柄的手，身形如箭如苍鹰般的直坠而下！

急射的身子，倏的一顿，一个跟斗，“邪神”的身法依然矫捷诡秘得令人不可思议，要不是他染着血，以及肩上露出一支金光闪闪的剑柄，就凭他这个俯冲，谁敢相信他在刹那以前已受伤了？

俯冲的势子，依然是那句话儿——快！快得令邵真不过两只脚掌刚刚一沾地，还没第二个念头，“邪神”那只枯皱得可怕，但也锋利的可怕的手掌，已呼的一声，切斩向邵真的喉间！

面色惨变的猛一仰头，十只乌黑的指甲就差那么一点儿，惊险的从邵真颈间划过，一阵指风刮痛了他，骇极，也怒极，一声暴吼，双掌倏扬，“大幻手”已如水银泻地般的狂倾而出！

锉牙怒笑，不退反迎，“邪神”竟无视于那漫天匝地的掌影手幕，几道鲜血在他的身上喷起的同时，他那双钢也似的手掌，业已巧妙的突破那层手影掌幕，并且也已深深的扣准邵真双肩！

身子一阵剧烈的摇晃，长吸了口气，邵真急急如丧家之犬，惶惶如漏网之鱼的歪斜暴退！

“邪神”身上的一袭素袍，也几乎全染红了，尽管他身上已被邵真的“大幻手”弄了十几处伤，鲜血淋漓，好不骇人！但他那狰狞可怕的神情，仿佛一点也没有感觉，嗯，就像一具空洞而没有感应的躯体，他，仍然紧逼向邵真……

呆了又呆的史耀乾，好不容易猛醒过来似的，陡地一声焦雷暴喝，飞也似的扑向“邪神”！凌空当中，手中急抡的“商侠”空然一阵轻响——那七四十九粒的算珠子，忽地脱“盘”跳出！

“呃哼！”

一声沉重的闷声，“邪神”猛一停顿，身子猝然急剧猛烈颤摇——那四十九粒算珠子已一个不漏的射进他的肚腹！但他却没有在史耀乾预料之中倒下去，就只那么晃了几晃，猝然一个转身，双掌怪异的猛旋倏扬，就像一只蜈蚣的毒螫钩似的……

大惊，更骇！史耀乾急扑的身形此刻哪煞得住？就像羊入虎口般的，一下冲将前去！

一声痛叫，史耀乾已翻仰跌开！

回过身来，但已经有几分的呆滞了，“邪神”怨毒恶狠地注视着邵真——他正靠着巷口边的土壁上，两肩血流汨汨，他疲倦的喘着气，他对史耀乾的翻跌而去，一丁点儿援助的余力也没有，因为，嗯，他本身就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

尽管身子在摇晃着，但“邪神”的脚步依然很踏实，一步，又一步的，他开始欺向邵真了，嘴角上还挂着那么一缕微笑，死神的微笑……

大口的喘着气，除此之外，邵真只是瞪大了眼，淌满汗水的一张脸一无表情……

蓦然！颠晃的身子急剧向前一倾，“邪神”嚎笑着、狞笑着扑向邵真！

但，他失败了，他并没有扑着邵真，那双箕张如钩的指掌，离邵真的脚尖不过寸许，“邪神”永远也无法超越过那寸许的距离！

然而尽管他趴伏在地上，“邪神”似乎还不甘心咽下他最后一口气——他艰辛的抬高他的头，以便让他那双充满怨毒、邪恶、残辣、冷酷和暴戾的眼球能够看见邵真的脸，但他不过抬起一半，忽地呃了声，脑瓜子像颗泄了气的球，倏地垂下——在那一刹那里，“邪神”他已吐出了他这一生的最后一口气。

也在那个同时，一场惊天动地的险恶搏杀，业已完全结束。

依然紧靠着土墙，气息已依然浊重，杂乱，只是瞪大的眼已经合了起来，哦，流露在邵真脸上的，除了浓深的虚脱似的疲倦劳累之外，还有一撮隐隐的余悸——从鬼门关兜了一转的死亡余悸……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迷朦中的邵真被一阵强劲而冷冽的寒风，刮得打了个哆嗦！

他张开眼，他发觉两肩伤口的疼痛已经减弱了不少，吁了口气，他撑起身子走向那依然俯卧在地上，一动也不动的史耀乾的身躯，邵真发现他似乎比自己伤得更厉害，自己不过是两肩被抓了十个小洞而已，而史耀乾却挨了“邪神”好几掌拳，但邵真知道他死不了的，他只不过是在“邪神”挨上自己一剑，吃了自己的“大幻手”十几记，和中了他的四十九粒算珠子——这样的重创之下，才被“邪神”劈飞出去的，自然那劲道是小了太多，不足致

人于死的。

事实上，“邪神”只不过是“打发”史耀乾而已，他把最后所有的功力，准备孤注一掷的放在邵真身上，拉他做垫本，企图同归于尽，但遗憾的是，他只差那么寸许！

从他怀中搜出一小瓶药丸，邵真把两颗纳入他的口里，然后自己服了两粒，再把药丸瓶放回史耀乾怀中。

然后，他有些吃力的在史耀乾的筋骨上推拿……

过了片刻，史耀乾终于悠悠醒来……

他似乎很惊异自己仍能活着，捂着仍隐隐作痛的胸腔，他哼着几声道：“小邵，咱在第几殿上了？”

用力的吐了一口气，邵真也哼声回道：“已经到了你乾爹阎老大的金銮殿上啦。”

咬了下舌尖，痛得皱眉，史耀乾道：“咱没死？”帮他擦去嘴边的血渍，邵真龇牙道：“死过去又活回来啦。”

望着他肩上的伤口，史耀乾道：“你伤得怎样？”

疲惫的笑笑，邵真道：“一点皮肉之伤，算不了啥，倒是你的内伤，够你躺上了几天的啦。”

呛咳了一声，又吐出一滩血来，史耀乾道：“那老鬼死了？”扶他起来，邵真道：“笑话，他要是没死，咱还能在这打口风啊？”

犹有余悸的打了个寒噤，史耀乾沙声道：“那简直不像个人，根本就是老怪物。”

邵真弯身把“邪神”的尸体翻过来，抽出“眨眼剑”，刹时，一幕琉璃光墙火射而起，划破了这寂静的黑空，邵真把发光的刃身朝下，是以史耀乾并未被刺激得闭上眼，但他已是够吃惊的了，他道：“咱从来没见过你的家伙，原来恁地邪门！”

插回刀鞘，流光顿敛，邵真把“眨眼剑”揣回怀里道：“我管叫它‘眨眼剑’，它夺命于人仅仅一眨眼，不是么？”

一顿，注视着地下的“邪神”，感慨似的接道：“但这次却栽到了家。”

瞪着“邪神”狰狞可怖的死相，史耀乾道：“不，咱只栽到家门口，不是吗，这老怪物终究躺下去啦。”

笑笑，邵真道：“别忘记是二对一呀，终归是有点儿胜之不武，赢得并不光彩，对不？”

望着离他脚尖尺余外的“金算盘”——它已支离破碎矣，史耀乾有些心痛的道：“俺的招牌叫他砸了，咱要讲光彩，恐怕已经先到阎老大那儿吃喜酒去啦！”

邵真笑了一下，忽又想起什么似的，又抽出“眨眼剑”，蹲下身去划“邪神”的头颅……

惊愣了下，史耀乾道：“怎么？你还想‘枭首示众’呀？”没吭声，邵真割下了“邪神”的脑袋之后，顺便在他的衣襟上扯下一大块来，把血淋淋的头颅层层包好，别在腰间，这才张口道：“我要把它交给一个人。”

史耀乾讶异道：“谁？是否卖给药材铺做补药？”瞪了他一眼，邵真忍笑道：“别缺德了，我是要交给一个叫‘鬼谷子’的老家伙，你大概没听说过这人吧？”

耸一下肩，史耀乾眨眼道：“‘鬼谷子’？算了，活炖老人我也没听说

过。”

“方才‘邪神’那老怪物，要是敲烂了你的尊头，恐怕也撕烂你这生了蛆的舌根子。”

口中虽然这般说，但邵真确实打从心底喜欢他这股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保有的风趣，诙谐，扯远一点，邵真也就是因为曾和他相处过一段日子，才懂得风趣豪放的。

邵真润了下唇皮，这才大略的把自己和“鬼谷子”的关系述说了一遍……

抛眼望向“邪神”的无头尸体，史耀乾啧啧称奇道：“什么，这老怪物已百来岁？他看来不过六七十罢了，瞧不出他还活了这么大把年纪，真是祸害千万年哪。”

顿了一下，用舌尖卷了下嘴唇，意犹未尽似的又道：“啧啧，难怪老怪物一再称咱黄毛小辈，咱两人的岁数加起来也不够到他的一半哩，这么说来，咱联手干他，也不算什么丢脸的事。”

语落，史耀乾忽又想起什么来的，四处张望了一下，噫声道：“咦，那个女娃呢？”

邵真这才猛然想起那名少女来，他环首望了一下街头巷口，并无人影，说道：“大概早就吓跑了啦。”

史耀乾啧啧声道：“她倒好，一跑了之，差点没坑死了咱。”

邵真却笑道说：“倒该谢她呢，否则真不知上哪去找这老怪物哩。”

史耀乾忽然哈哈笑道：“这老不死的真行，行将就木啦，还想尽尝消魂蚀骨之乐，真是老牛吃嫩草，劲儿不小。”

邵真啼笑道：“可不是，换了你死要钱，早就昏昏忽忽的啦，啥子味都不晓得了。”

瞪了他一眼，史耀乾道：“哟，狐狸笑猫，我说呀你这短命鬼，活有这老怪物的一半年龄五十岁，你家的祖先牌便算够灵的啦！”

邵真佯怒道：“可恼，你竟敢咒我夭寿？”

随即转口道：“死要钱，咱总不能让这无头尸体就搁在这吧，否则明天的洛阳城有得一阵乱了。”

史耀乾颌首道：“这当然，咱该把他掩埋起来。”

正欲停嘴，连忙又加上一句：“告诉你，头是你割的，我可不驮他哟！”

提起尸首放在肩上，邵真没好气道：“敢上山，却不敢打虎，胆小鬼！”

史耀乾到巷里去转了一圈，才找到他们的坐骑，跨上马鞍，他道：“近北门边，有片荒地可供咱埋人。”

一挺腰，邵真也跃上马鞍，正欲振缰前去，忽见背后一条人影奔来……

掉头望去，史耀乾怔道：“小邵，是那女娃哪。”

侧转马首，邵真只见那名少女手里提着一把剑，正气吁吁，上气接不到下气的狂奔而来！

停在邵真身侧，她气吁吁道：“侠，侠士，我，我去拿剑来杀那恶魔……”

话落一半，她显然是看到了邵真肩上，那具无头尸首，猛可地啊了声，眸珠子一滚，一翻——昏死过去啦！

翻眼耸肩摊手，史耀乾望着邵真道：“小邵，死诸葛竟吓死活司马懿，大概就是这样吧。”

邵真喷笑道：“别风凉了，还不快去招回她魂。”

飘身下马，史耀乾弯身在那少女的粉腮上轻刮了两下，口里念念有词：

“天灵灵，地灵灵，天黑黑，地黑黑，叫三声南天门太白金星老蛋，唤五回地狱门阎罗王混帐，快快送回这位姑娘三魂六魄，外加九九八十一气窍……”

没好气的，邵真哼道：“死要钱，你可以改行当土道士了。”

朝他龇牙，史耀乾道：“你不是叫我招魂么？”

瞪了他一眼，邵真正欲张口，却见昏在地下的那位姑娘真的嗯哼着，醒过来啦。

那娘儿脸上余悸犹存，她张着小嘴儿，硬是说不出一句话来……

史耀乾连忙放柔声音道：“姑娘别怕，那恶魔已叫我们杀死啦。”

这才哦着声站起来，那少女畏惧的在邵真肩上的尸体上望了两眼，微颤声道：“那，那恶魔死了也这样怕人。”

邵真含笑说：“姑娘，我们只是取下他的首级，你别怕。”

拂拂胸襟，少女朝邵真和史耀乾弯腰行礼道：“多谢两位侠士仗义相助，小女子感恩不尽。”

邵真微笑道：“姑娘，没事了，你快回去吧，免得你家人操心，以后最好不要独自一人在半夜里行走。”

忽地咦了声，那少女像发现了什么，冲前两步，睁大着两眼，瞪着邵真，惊异道：“你，你不是邵大哥么？”

“原来姑娘认识我？”

猛一愣，邵真连忙凝目细瞧她的面孔，一刹时，他恍然大悟的哦了声，他想起这个人来啦……

这个时候，那少女已急急又道：“邵大哥，我是王御照啊！”

王御照？哦，那不是曾经在洛阳酒楼受过邵真济助的王御照吗——她因其弟王昆受“金家庄”庄主“血手追魂”金允芎之子“地头蛇”金中枢拐骗欺凌，而欲卖身与邵真，邵真不仅未蹂躏其身，且只身怒闯“金家庄”救出王一昆，还送了一笔为数不少的银子给她姐弟俩……

邵真几乎要记不得这件事了，尤其王御照他根本就忘记啦，一来事情隔将近半年之久，邵真历尽沧桑，哪记得这档子事？纵算他记得，但在这黑夜时，而且是身怀急事，又加上与“邪神”的生死扑杀，他怎有机会和心情去细认王御照？

而王御照显然是因为过度的惊骇，所以一时也认不出邵真来……

这真是令人惊异的巧合，只见那少女——王御照，她满脸欣悦之色，道：“邵大哥，想不到你又救了我一次。”

邵真本欲下马来，忽想起肩上这具尸体若让人看见不大好，而且还要阻止小苑向禹子明借钱，深觉不能再耽搁了，便道：“王姑娘，对不起，我还有些要紧事办，改天……”

王御照连忙道：“既然如此，邵大哥，你去办事好了，这恶魔的尸体就让我来掩埋吧。”

迟疑了一下，邵真望着她道：“王姑娘，你不怕？”

摇了下头，王御照娇声道：“我不怕，邵大哥，我学会了武功咧，刚才我只是没注意，才不小心被吓着的。”

揉着胸口，史耀乾道：“小邵，王姑娘既然这么说，咱就把老怪物的臭皮囊交给她吧，我想迟了，小苑可能……”

想了想，邵真只好道：“王姑娘，那就麻烦你了。”

王御照仰首道：“邵大哥，你怎说这种话？”

接过“邪神”血淋淋的无头尸首，王御照忽问道：“邵大哥，你大概和以前一样在洛阳酒楼落脚吧？明晨我当带着舍弟去向你面谢。”

邵真道：“这两天我可能呆在那不走……不过，王姑娘，区区小事情说啥谢的？免了吧。”

这时，史耀乾忽蹙眉催道：“哦，小邵，我的胸口发痛了，咱快去吧。”

于是邵真告别王御照，与史耀乾快骑赶向禹子明的住处……

才走没两下，史耀乾忽勒马停缰，邵真忙不迭停下来问道：“小史，怎么了？”

眉心紧锁，史耀乾捧着胸口哼道：“他娘，胸口愈来愈痛……”

扶住他的肩，邵真关注道：“我早说过你要躺几天的，不相信你是铁打的，我看我还是先带你回酒楼去休息吧……”

倔强的咬了下牙，史耀乾推阻道：“还不致于这么糟糕，我撑得回去的，你快去找小苑去就是。”

微微犹疑了一下，邵真这才道：“事已燃眉，咱方才搁了那么一阵子，小苑恐要向禹老头拿到了那笔银子啦，非快去不可，小史，你就忍耐点，熬到洛阳酒楼去，小毓会照顾你的。哦，对了，你顺便把这里发生的情形讲给她听，我可能慢点回去，免得她操心。”

轻揉着胸膛，史耀乾道：“把小苑的事也告诉她么？”

邵真颌首道：“无所谓，她老早就知道我有小苑这位朋友。”

史耀乾挥手道：“省得了，你这就去吧。”

握起缰索，邵真忽又侧首道：“慢，这老鬼的脑瓜子顺便带回去，这样挂在身边，挺不舒服的。”

哼了哼，史耀乾道：“干吗？”

解下首级包递给他，邵真道：“吩咐小毓弄个小盒子装起来，当她到药材店为你买伤药之时，顺便要她买些防蚀汁，免得老鬼的脑袋烂臭了，日后无法带给‘鬼谷子’。”

把首级包系在腰间，史耀乾道：“知道了，小苑的事办完快回来，咱再想别的办法弄钱。”

点点头，邵真低喝一声，一振缰索，便疾驰而去……

第四十三章

这儿离洛阳城中心很远，平素便就不怎么热闹，加上这又是隆冬的寒夜，且又近子夜，所以这几条街可说全都关门睡觉了，街道上连只狗也不见，所以邵真便毫无忌惮的放马狂奔了……

禹子明是洛阳的第一巨富，邵真当然听说过他住在城东，离这相当远……

奔驰间，邵真忽闻老远传来一阵辘辘马车声，眯目望去，瞧见对面街道的尽端，一辆马车急驶而来……

这条街不宽，邵真只得慢下骑势，自然那辆马车也相对的慢下速度来，正要擦身错过之时，那辆马车忽地停下来，车上门扇启处，探出一个面孔来，朝邵真招手道：“小邵，停停！”

一听声音，猛可一愣，那不是小苑么？邵真连忙转过马头来，策马上前，口中呼道：“小苑，我正找你得紧。”揽起雪白呢绒披风的下摆，小苑下了马车，道：“小邵，你上哪儿去？”

跃下马背，邵真道：“找你啊。”

用手压着被风吹乱的发丝，小苑诧声道：“有事？”

目光一转，瞧见邵真双肩凝血的伤口，惊呼道：“啊！你受伤了？”

“一点点皮肉伤痛罢了，没啥。”

被风吹得眯了一下眼，邵真道：“小苑，这儿风大，又冷，当心着了凉，你快上车里头去，咱好说话。”

掏出丝绢，小苑轻拭着他的伤口血渍，柔声道：“小邵，咱快回去，我帮你敷药。”

她上了车，邵真向车夫张口道：“再等一会。”

掀起车帘，小苑探出半个脸来，讶道：“怎么？咱不是回去么？”

挨近车口，邵真凝眸道：“小苑，你弄到那笔钱了？”

用力的点了下头，小苑欢愉道：“放心，我弄到手啦……”

说着，一面低头在袖中取出一张飞钱，送到邵真面前，道：“哪，这就是三百万两银票。”

瞥了下那张飞钱，邵真没有伸手去接，却把她按回去，强仰住心头的激浪滚波，邵真咽了口口水道：“小苑，谢谢你，但我不需要这笔钱啦。”

呆了呆，小苑疑惑的滚了下眼珠，道：“我不明白……”

又向她手中的飞钱瞥了一眼，当邵真看到飞钱上禹子明三个字之时，他说不出他心中是啥子一股滋味，他重重的吐了口气，低声道：“你又何苦为我遭蹋你自己？”

垂下眸光，小苑低声道：“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凝视着她，邵真道：“小苑，咱把这钱送还给禹子明。”

小苑抬抬眼道：“为什么？你不急需这笔款么？”

苦涩的笑笑，邵真道：“小苑，你知道我决不答应你这样做……”

不解的望着他，小苑拦嘴道：“我做些什么了？我只不过是向禹子明借这笔钱罢了，这有什么不对？有吗？”舔了下冰冷的唇皮，邵真道：“小苑，别再瞒我，小史都告诉我了……小苑，我谢谢你，打从心底谢谢你，但你这样做，除了委屈了你自己，和加重我心中一辈子的不安外，这是没有意义的。”

沉默了半晌，小苑仰脸道：“这没有啥嘛，我早就打算从良，不再呆在火坑了。小邵，你别把事情看得太严重，当然，我并不太愿意嫁给禹子明为

妾，不过，这也没什么不好，他人虽老了点，但却能让我生活得非常富裕惬意——至少，他可以帮我清偿债务，不必让我再抛头露面，而且我的一家人爹娘他们，从此可以生活舒适，再说……”

顿了一顿，她凝视着邵真直接道：“再说我这样做可以了却我一桩心愿……”

定定的注视着她，邵真问道：“什么心愿？”

移开了眼线，小苑徐声说道：“回报你……”

心灵轻轻一颤，邵真脱口道：“你应该知道我是不会接受的！”

把视线拉回来，重新放在邵真的脸上，小苑道：“小邵，你知道我这一生中最快乐和最痛苦的事是什么？”

有点承受不住她的眸光，邵真低声道：“我想知道……”

唇角牵起一丝笑，那丝微笑似乎含有浓郁的快乐和刻切的痛苦，小苑微微眯起眸子，眸中闪漾起一撮朦胧似的梦雾，你喃喃低道：“我最快乐的是爱上了你，最痛苦的是并没有得到你的爱……”

避过她那使他感到沉重的眸光，邵真挣扎似的摇了摇头，他竭力使自己的心湖平静，但他却连自己的音调都无法平稳，他奇怪自己的语言居然颤抖得这样厉害：

“小苑……我，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真的，我从来没想到这……”

微笑依然，小苑道：“原谅我直说了，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我应当把它说出来，我一直没有机会……”

苦涩的掉开眼光，邵真真的不知道要说些什么才好，虽然，他此刻很想说些话……

漆黑的天空，一颗流星拉长着尾巴，一闪而逝。

小苑眯着眼眺望，似乎想寻觅追求那颗流星遗留下来的迷惘、惆怅、和一股淡淡的落寞和伤感……哦，无论如何，那颗流星是再也追寻不回来的了……

“很早，很久，打从你帮了我那次大忙，替我解围之后，我就无法制止自己爱上你。但许久以来，我一直把它藏在这心田里，不敢向你倾诉——也或许是因为你从来不曾向我露出爱的迹象的缘故，也许是我觉得自己打滚风尘，自惭形秽，一直残忍的逼迫自己不敢向你表露爱意……”

扶持住摇摇欲坠的心灵，邵真有点窘的，不知所措的搓着手，他低哑的道：“小苑，现在你又为什么要告诉我？”

痴痴的望着他，小苑柔声道：“我也不知道，或许我认为告诉你，我将会感到好过一点……也或许我认为我对你的爱是不应该无声无息的逝去的，应该让你知道的，对不？”

缓缓垂下头，邵真开始感觉到他的一颗心在剧烈的绞痛了，笑了笑，勉强的，他道：“小苑，你就是因为爱我，为了帮我筹三百万两，才下嫁可以当你父亲的禹子明为妾？”

脸色一黯，随即平静的笑了笑，小苑道：“并不全然如此，当然我承认这么做是有为了你的存在因素，但也不无有为我自己的归宿打算的存在。”

迷惘的望着她，邵真道：“我不太明白你所说的意思。”

小苑静静的道：“尽管我知道你只不过把我当作朋友看待，一直没有爱上我，但在我还不知道有个小毓的伴侣之前，我仍然愿意痴迷的期待你的垂

爱，然一旦我知道你情有所钟，不能成为我归宿的寄托之时，我就不能沉迷于幻想中了，我必须为我自己的将来打算，对不？”

微一停，接着又道：“这一生中，我对自己发过一项宏誓，假如今生我无缘无福为君之妇，而无法为君执扫，那我无论如何要回报以往对我的照拂，帮助……”

抬眼，邵真截口道：“我说过，我不会接受的。”

小苑道：“你这人未免太专横了，难道说只许你帮助我，不许我帮助你么？”

摇了下头，邵真沉声说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假使我有困难，而你有来帮助解决这难关的能力之时，我当然乐于接受你的帮助，我们已是多年的朋友了，是不？”

稍停了一会，邵真苦涩的笑了下，接道：“问题是现在我真不需要那笔钱了，这么一来你也无从帮助我了，对不？”

疑惑的，不相信的凝视着他，小苑沉默了好久，才启口细声道：“我已经把事情说得很明白了，你不要以为我是为了要帮你筹这笔钱才嫁给禹子明的，就算你现在不接受我的帮助，我依然要嫁给禹子明，我强调这一点。”

始终不敢接受她那双锐利的眼光，邵真微低着头，他看来有点做贼心虚似的，他嗫嚅道：“哦，我，我是真的不需要那笔钱了，小苑。”

一瞬也不瞬的逼视着他，小苑此刻像个严峻的判官似的，冷冷的，咄咄的逼视着邵真，当她看到邵真那微微不知所措的样子，她不禁有点气，她哼声道：“小邵，莫非，莫非你瞧不起你这个朋友？嫌我钱脏，是么？”

像是受了伤害，邵真猛地抬起头，说道：“小苑，不要这样侮辱你自己！”

唇角挂着一缕无意识的微笑，小苑道：“小邵，我们现在必须冷静的面对现实，你通常都是这样子的，对不？我知道，你之所以不接受我这笔钱，是因为你始终——我是可以用‘自作聪明’来形容你，不是么？你始终自作聪明的认定，我是为了帮你筹这笔钱，才嫁给禹子明，所以你心中一股歉疚，才不愿意接受我的帮助，是不？”

沉默了半晌，邵真终于咬牙道：“是的！”

面无表情的望着他，小苑道：“哦，这样你不仅自作聪明，而且太死心了！我不是和你强调过么，就算你现在不接受我这笔钱，我仍然要嫁禹子明，你这样坚持你的自以为是的想法，那不显得太愚笨了么？”

一窒，邵真张了张口却没再说话。

小苑接着又道：“小邵，你无须歉疚，你对我自始至终都是光明磊落的，你没负我什么，一点也没有，有么？我爱你，只是我的一厢情愿，你并没有玩弄我，何需歉疚？让我再繁赘的说下去，我终究是要嫁人的，嫁给禹子明又有什么不妥？难道你认为我嫁了个老头子，便瞧不起我，不认我这个朋友了？”

急急的，邵真道：“小苑，你知道我决不是这种人的！”“那就好了，我虽然不能得到你的爱，但我依然高兴拥有你的友谊，而小邵你虽然没爱我，但你仍然喜欢我这个朋友，是不？”

邵真沉缓的点了点头，但总觉得心头被什么压着似的，老是开朗不起来……

把飞钱缓缓送到邵真面前，小苑微笑道：“小邵，收下吧，如果你还把我当朋友看的话。”

第四十四章

注视了她良久，邵真终于接下来了，他压抑着嗓子低声道：“小苑，我至迟明晚便还你这笔款子。”

邵真把小苑送回“舒心楼”，再折转到洛阳酒楼时，已差不多是二更天了。

不过刚到酒楼门前，便见明毓秀迎了上来，邵真跃下马来，惊异道：“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做什么？”

一脸欢愉的接过缰索，明毓秀深情款款道：“我刚为小史煎好药，让他吃下，算算你差不多也该回来了，所以我在这等你，免得让你叫了老半天门。”

心湖陡地掀起一阵狂澜，邵真只觉一天的劳累，忽地化为乌有，他情不自禁的，握住明毓秀柔若无骨的柔荑，柔声道：“毓，让你久等了。”

明毓秀含情微笑道：“真，外头风冷，咱快进去。”

推开虚掩的门，邵真和明毓秀相偕进入酒楼里去，明毓秀叫醒正在柜台缩着脖子打盹的伙计，吩咐他照料坐骑，另外还嘱咐他烧热水……

一边上楼，邵真一边问道：“小史他怎样了？”

明毓秀掠发回道：“吃了药，便睡了，想没什么大碍，那点内伤，躺个三两天便没事的。”

说着，明毓秀忽地吓了一跳，惊呼道：“啊！真，你也受伤了？”

捂着肩上凝血的伤口，邵真淡淡道：“别大惊小怪的，这只不过一点皮伤罢了。”

停下身子，明毓秀细瞧他的伤口，发现确实没什么，这才放心道：“瞧这伤痕，明明是十指抓伤，那厮竟这样厉害呀？”

邵真犹有余悸似的道：“别提了，一提到他，我可要睡不着觉了。”

忽又想起什么来似的，邵真又道：“哦，毓，那老鬼的脑袋，你弄受了没？”

点了下头，明毓秀道：“放心，都给你弄好了。”

话落，他们停在一间房门口，明毓秀推开房门，邵真伸进半个身子去，忽又缩回来，低声道：“死要钱的睡得正着，咱别吵醒了他。”

轻轻点头，明毓秀又推开隔壁的房门……

邵真一踏进房里，便累得躺到床上去……

明毓秀拧了一条毛巾，柔情的为他拭去脸上的血污，另外还端了盅滚热的香茗……

啜了几口，邵真只觉精神一振，他凝睇着毓秀，含笑道：“毓，还记得上回咱在这的情形么？”

羞红了下脸，明毓秀道：“怎不记得？那次我喝得酩酊大醉，苦惨了你啦。”

笑笑，邵真回忆了下往事，犹如昨日，他道：“以后千万别再来这一手啊！”

羞涩的笑笑，明毓秀坐在他身畔，凝眸问道：“小苑怎样了？”

端开瓷盅，邵真道：“他借给了我三百万两。”

噫了声，明毓秀诧异道：“小史不是说你不要么？”

邵真把情形详细说给明毓秀听……

明毓秀听完，沉默了半晌，才道：“我倒是很同情她……”

一怔，邵真截口道：“毓，你这是什么意思？”

明毓秀凝眸道：“为了你，她不惜嫁给快入棺材的老头儿做妾，这不值得同情？”

像被毒虫噬咬了一下，邵真猛一震道：“毓，你别胡说，她并不是全为我……”

话落一半，门外有人敲门，并说道：“客官，热水好啦。”

明毓秀连忙从床头拿出一袭衣袍，递给邵真道：“真，我上街买药时，顺便为你买一套新装，穿着可能合身，你大概会喜欢的。”

邵真接过来翻看一下，喜形于色道：“毓，谢啦。”

明毓秀又递了个小铜盒给他，叮咛道：“这儿还有些外敷伤药，你沐浴时，顺便在伤口擦点，虽说是小伤，万一转恶，那才真糟。”

一并接过来，邵真凝目道：“还有啥的没？”

瞪了他一眼，明毓秀撇嘴道：“没了，快去吧。”

忽地走上前去，邵真揽住明毓秀柔若无骨的柳腰儿，飞快的在她吹弹得破的粉腮吻了一下，说道：“别忘了还有这哪！”

俏脸泛红，明毓秀羞赧娇嗔道：“死东西！”

说着，粉拳儿轻握，朝邵真揍了过去……

像只狡猾的野猫，邵真早一溜烟的闪出门去了，带着一抹得意又满足的笑声……

约莫半炷香的的时刻之后，邵真已舒舒服服的洗了个澡。

当他再回到明毓秀的房里之时，明毓秀只觉他仿佛换了个人似的，浑身的疲惫尽都一扫而清，精神抖擞，尤其是穿上她为他买的衣装——银白劲装，外罩浅蓝绒白边的袍衣，更是显得神采飞扬，丰姿焕发。

洛阳酒楼全天营业，现虽近三更，可是其中“赌园”和“美之园”却是生意最盛之刻，邵真本想到“赌园”去摸牌九，可以这么说，当他懂得赌之后，每到洛阳酒楼来，必然赌它一番，何况他已将近年没有摸牌了，一旦又到这儿来，难免手痒，赌瘾大发。

但煞风景的是，明毓秀在他沐浴之时，却叫了一桌酒菜，邵真只得打消念头，老大不愿的，陪着明毓秀浅呷慢饮，谈天说地……

明毓秀虽不大会饮食，似乎她的心绪很愉快，却也喝了不少，只叫原本红嫣诱人的脸蛋儿红得像只熟透心的苹果。

带着几分醉意，她朦胧晃漾道：“哦，真，咱多久没有这样饮了！”

邵真酒量不小，但两颊也有些烫热了，显然他喝得更多，打了个小酒嗝，他醉态似的道：“我记不得了，你说呢？”

滚动着两粒如黑宝石的眸子，像是在回忆，明毓秀启唇道：“最少有一年以上了吧，自从那次我们在开封的‘君归客栈’，有这样饮过之后，你去了西疆半载，然后你回中原，把我从‘金银帮’手中救出，来到这家酒楼……”

邵真似乎是想起来了，他张口接道：“那次咱在楼下，你饮出事来了，对不？”

美眸凝睇，明毓秀风情万种地说道：“是的，那一次几乎使我们沦于万劫不复之地，一离又将近半年，总合起来，少说也一年了吧。”

望着她那俏模样，邵真有些魂飘飘的，他凑前去，轻握住明毓秀白如凝脂的手掌，眯眼道：“一年久别，于今又对盏相饮，只觉别有一番风味在心

头，毓，你说是不？”

酡红的俏脸更红了，嗯，就像是一抹晚霞夕照那般迷人，醉人，明毓秀并没有抽回柔荑，她只觉得邵真那温热的手，正送来一股强烈的电流似的。

她半睁着眼，哦，她看来有些意乱情迷了……

但她丝毫没有想逃避的样子，而且她似乎有意去迎迓，和挑逗——她已微侧过娇躯，好让邵真另外一只手环揽住她那纤纤细腰了……

这鼓励，使得邵真那股子的心猿意马更形放荡了，他搂着明毓秀盈盈可握的腰肢，顺着这个势，他把自己的身子缓缓挪靠前去，这样的距离，已使得他可以真切的听到明毓秀那吹气如兰，并且有些儿急促的鼻息——这是一项很严重的挑逗和诱惑……

尤其是明毓秀忽然像个软泥人似的半瘫倒在他的怀里，这味儿，怎生熬得住？怜柔的，惜爱的，邵真已把他的嘴唇压在明毓秀润热的红唇上了……

哦，这是一个吻，但这却不像一个平常的吻——在两人都带着有些醉意，而且又是夜深人静的好时光，通常，嗯，通常这样的吻，往往是表示着什么的“前奏”……

吻得很热，也很甜，多少的相思苦，多少的离情苦，似乎力求在这一吻弥补过来……

这是爱情达到沸点的表示，超过了沸点，便是爱情的“升华”，照这种趋势，嗯，他们即将“升华”了……

不是么？邵真已抱起明毓秀此刻看来毫无力气，浑身软绵绵的娇躯，而且正一步一步的走向床畔……

轻轻的，小心翼翼的，明毓秀已被放在床上了。

她像是昏迷的闭着嘴眼，粉颊上的红潮，似乎已达到了最顶点，她似乎显得有些儿骇惊羞怯，但十分温驯，看不出有抵抗的样子……

俯下身，邵真轻吻着她的秀发，美额，眼帘，粉腮，瑶鼻，樱唇，下颌，而且吻到了她滑溜如脂的颈项上去了——

这时候，邵真已显得有些贪婪，而明毓秀已是“不省人事”了……

眼看，眼看——

就当一场暴风即将来临时，邵真忽地来了个“紧急煞车”——

他倏地啊了一声，很急促的，惊慌的转身冲到窗畔，一把拉开窗门，顿时一阵冰冷的夜风迎面扑来……

猛力吸着，邵真只觉那股子冷风灌进他的鼻孔之时，紊乱浑沌的脑海为之一清，尤其是丹田里的那撮强烈而狂野的情欲也为之一抑……

掠了掠蓬乱的鬓发，理了理弄皱的衣襟，明毓秀红潮未退的脸蛋上泛起一丝迷惘，和微微的失望，她走到邵真身后，伸出了仍轻轻颤抖的手掌，按在他的肩上，有些羞赧娇涩的道：“真，你……”

眯眼凝视着穹苍上一颗孤伶伶的寒星，邵真压抑着嗓子，带着些微的怅惘，他道：“毓，我们不能……”

缓缓垂下粉颈，明毓秀暗哑无言，一滴晶莹滚圆的泪珠，滴在她淡红浅青相”的鞋尖儿——碎了。

趁着蹿起的理智尚未混灭，邵真缓缓踱开了两步，这使自己在感觉上是一段“安全距离”，他浮着苦笑，那般无可奈何似的道：“毓，别悲戚，哦，你已是够苦的了……”

仰起沾着泪痕的脸庞，明毓秀以无比坚定的眼光望着他，道：“真，我

只是想奉献给你，无条件的，不管日后你是否有勇气冲破那道枷锁，我不在乎名份上的称呼，你知道我只要有你就满足了……”

泪脸泛起了深切的恳求和祈望，明毓秀微颤的语音，含着哀乞：

“我真的不在乎，真，这样你便不会违逆了令堂，不是么？”

心灵在颤栗着，邵真几乎要忍不住那本是已饱受刺激的泪线崩溃，强忍住鼻尖的酸意，他猛烈的摇着头，低哑道：“不，毓，这样对你是不公平的，绝对的不公平！”

他想掉头就走，他真要受不住，但这决不是一走便可以了决的，决不是！

暗地里咬了牙，邵真像是面对着一排险恶的波浪，用力的挺了下胸膛，道：“毓，当我到‘百艳帮’去找你之时，我已下定决心去冲破那道横在我俩面前的障碍！”

说着，他冲向前去，一把将明毓秀搂入怀里，他看来已是克制不住了一——他的眼角已漾起微微的泪光。

内疚的闭下眼，他喃道：“毓，你一定要相信我。”喜极而泣，明毓秀仰脸道：“真，我相信你。但，不管怎样，即使你那道障碍永远屹立存在，我亦永远无憾，我要的是你，不是那虚无的‘名份’。”

显然，这是令人很疑惑奇怪的，不是么，枷锁，障碍，那又是什么呢？

紧紧的，但也是静静的，他俩拥抱了一会，彼此似乎都已平静下来，两人坐回桌席，但邵真却把酒拿开了，他认为此时此地，酒，总是有些“挑逗性”的，在某方面言。

用匙子拨动汤，邵真忽想起什么似的蹙了下眉头，道：“毓，我在洗澡的时候，你说小苑嫁给禹子明作妾，是为了我，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明毓秀动了下微显得浮肿的眸子，轻声道：“我认为小苑既然爱你，而她虽然口里说不是为你才嫁给禹子明，但我却不这么想……我，我也说不出一个真确的理由，或许我也是个女人，可能比较了解她的意思吧。”

笑笑，邵真喝了口汤，道：“你这凭空猜测，我怎能相信？”

想了想，邵真似觉得有什么不妥似的，喃喃自道：“不过，照你这么一说，我却有几分怀疑，小苑她那神情……”

歪首沉思了良久，邵真忽又说道：“毓，不管小苑是否为我牺牲，如果不是那当然很好，万一的话，我岂不是要抱憾终身，歉疚一辈子？我看，还是把钱还给她算了。”

不以为然的摇了下头，明毓秀道：“这我可就不大同意你的说法了。”

微怔，邵真道：“说来听听。”

明毓秀道：“这不挺简单的吗？就算你现在把钱送还给她，你还是向她借了钱呀。”

邵真道：“话这样说没错，不过把钱早早还她，我总觉得比较心安理得。”

明毓秀讶道：“现在就送去还她？”

点了下头，邵真道：“是的，愈快愈好。”

明毓秀忙道：“现在什么时候了？三更半夜，你还去敲人家的门啊？”

想想有点道理，邵真便道：“那么等天一亮，我便去送还给她。”

明毓秀抬眼道：“其实我认为这又何必？既然你把人家的钱接过头，不管怎么说，你就借人家的钱了，暂时不说小苑是否为了你这三百万两才嫁禹子明，有一点却是可以确定的，她的一番好意借你钱，对不？现在贸然的又送了回去，对你和她都没有好处，反而你仍然背了个和她借过钱的事实，而

你的困难依然没解决，岂又不是辜负了小苑的一番好意么？”

静静凝听，再加上细意衡量，邵真沉吟了一下，终于道：“算你丫头说得有道理。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尽快把钱还给她，欠人家的债，心中总觉得怪不好过。”

明毓秀道：“真是，连我看了你这别扭的模样，也不舒服起来了，既然你这么急，那咱现在就去‘金银帮’怎么样？”

邵真讶道：“现在就去？”

撩了下眼皮，明毓秀道：“你又不是不知道‘金银帮’是整夜开赌的，随便哪时候去还不是一样？”

邵真连忙道：“我只是说咱如果现在上‘金银帮’，决不是天亮以前可以回来的，假如这期间死要钱的醒来没人照顾，那怎行？”

瞥了他一眼，明毓秀道：“这还不简单，咱化点钱，雇个伙计照顾他，不就得了吗？”

想了一下，邵真道：“好吧，就这么办，咱现在就去吧。”

明毓秀望着他，关注道：“真，问题是你奔波了一天，又厮杀了一场，而且还负了伤，咱这番上‘金银帮’去，一场恶战恐难免，只怕你……”

豪笑了一声，邵真截口道：“这你丫头勿庸操心，我又不是刚出道的毛小子，专凭血气之勇行事，虽然‘邪神’那老鬼差点没要了我的命，但他给我的那点儿彩，你方才又不是没看过，算不了屁事，累倒真累的，但方才那顿热水澡，和现在几杯黄汤，虽不过是短短的休息，但对我来讲是太足够了。”

于是邵真雇了个店小二，到“商侠”史耀乾房里听候差使，便与明毓秀深夜登向“金银帮”之门……

邵真此番登门“金银帮”，主要的当然是要“筹”一笔三百万两银子，附带的，他要替“剑中宝”和“大憨侠”报仇——诛戮“六魔煞”等凶煞！“金银帮”离他俩住的洛阳酒楼相当远，不过在此大深寒夜里，邵真和明毓秀可以无所顾忌的展开绝顶轻功奔驰，是以费不了多时，已至“金银帮”门前……

“金银帮”，这专以供人赌牌九起家的帮派，对邵真和明毓秀当然是不陌生，尤其是明毓秀在那儿还差点丧了命，所以明毓秀在老远看到“金银帮”的门宇之时，就有些克制不住的恨得牙痒痒……

“金银帮”，单就外表看来，就让人有“淘金窟”的感觉——它是那般的华丽、宏伟。

放眼望去，高楼危阁，画栋雕梁，尤其是门前两座张牙舞爪、栩栩如生的石狮，却又有一股肃穆、威严的味儿……

但见此刻“金银帮”两扇黑漆铁板铸有泥金锥的厚门，正像“衙门八字开”的大敞着，明毓秀迈上石阶，仰首凝注着门辕上的那块书写着正体字“金银帮”的匾额，她咬牙恨恨道：“要不看在银子的份上，姑奶奶现在就砸烂这块招牌，哼！”

脸色凝沉，邵真望着她低声道：“毓，一切照计划来，别坏事呵！”

说着，明毓秀正欲举足跨入门里去，忽见右边石狮子后面窜出一条人影来……

明毓秀与邵真本能的一愣，还没来得及瞧清来人，那人已怯生生开口说话：“眼前不是明姑娘和邵公子么？”

眼眸一亮，明毓秀惊异非常，脱口道：“大嫂，你怎么也到这儿来了？”

那来人原来是个三四十岁的中年妇人，但见她衣衫单薄且褴褛不堪，发丝蓬乱，面容憔悴，怀里抱了一名熟睡的孩童，左右两边跟着不到十岁的男女小孩各一名。

嗯，不用说，那孩子们在这大寒天里，也和那妇人一样——破衣旧装，而且面黄肌瘦，瘦骨嶙峋，这些不说，单看他们那两颗无神的眼球茫然的张着，他们紧紧挨着妇人的身旁的瘦小身躯，显然是受不了这冰峭的寒冷，颤抖得非常厉害，那两片干瘪的嘴唇尤其已冻得发青了，这情景，便足以让人同情落泪……

惊异里涌上了一抹酸意，明毓秀一把冲上前去，抱起两个孩子，望着中年妇人道：“大嫂，你怎落得这副模样？”

未语，中年妇人凄苦悲切的脸上已是一片泪水……

邵真见状，连忙道：“大嫂，这儿不好说话，咱们到里面去比较暖和。”

惊慌的摇了下头，中年妇人哽咽道：“我……这样子，可，可以进去？”

把孩子交给邵真抱着，明毓秀先解下自己的披风替中年妇人披上，才扶着她道：“放心大嫂，这地方只要有钱，谁都可以进去。”

于是邵真抱着两个孩子，明毓秀扶着中年妇人进入“金银帮”的门阶……

入门的两边，有司阍的屋子，不过那些司阍只有为有车有马的赌客接待，邵真和明毓秀等既然是徒步，是以他们不过望了一眼，连出来招呼一声也没有。

一进去，是个大深院，正中是楼阁高耸，灯光辉煌，那便是“金银帮”供人赌牌九的地方，也是“金银帮”的中枢；两旁厢房整齐排列着，左边仅单层楼房，是供赌客停放马的地方；右边是双屋楼房，上层是供赌徒休寝之地，下层便是供应膳食之处。

这些，邵真和明毓秀当然知道，是以他俩把中年妇人带到右边楼下里。进去，一个人影儿也没，想是三更半夜而又天太冷的缘故吧，连掌柜和伙计都挤在一团儿打盹，邵真上前去摇醒了他们，要他们弄些饭来。

掌柜的揉着惺松的睡眼，一见邵真和明毓秀穿着入时，而中年妇人和那两个幼童却如叫化子，心中好生奇怪，再睁眼细瞧邵真和明毓秀，忽像灌进了口冷水，猛地清醒过来似的，那掌柜的呵呵的几声，道：“啊！你们是‘鬼见愁’和‘艳屠煞’！”

拍了下他的肩，邵真朝他微笑道：“呵，老乡，难得你还认识我俩。”

一张脸顿成死灰，掌柜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他那睁得大大的眼球里正涌上一片惊骇和恐怖……

邵真淡淡的道：“啧，别这副样子，少爷今番到这儿来还找不上你这种角色，你老兄尽管放心为少爷弄些上好的饭菜来，懂不？”

如获大赦，掌柜的连忙点头如捣蒜，道：“懂，懂，小的懂，懂……”

这时明毓秀已扶着妇孺入座，邵真又对那掌柜加上一句，道：“朋友，老实说我很高兴认识你，不过你要是聪明点儿，安份守己的弄上饭菜来，然后乖乖的呆在这儿，装成没事般的话，这样你老兄或许还有一段很长的日子好过，懂吗？”

大气也不敢出，掌柜的忙又点头道：“懂，懂，小的懂……”

邵真这才满意似的朝他咧嘴笑了笑，也跟着入座。

此刻明毓秀正低声安慰着抽泣不止的中年妇人，邵真望着她，心中一股疑惑涌上心头……

这中年妇人和那三个稚童，便是“毒心郎中”邵肇赓的妻儿。

邵真和明毓秀跟“毒心郎中”学赌之时，便认识了她，其实邵真和明毓秀不能说对她了解有多深刻，不过他两人曾好几次到“毒心郎中”的家里“分赃”，每次邵妻都很殷勤的招待他们两位。

邵真和明毓秀仅知道她并不是道上的人物，但他俩对邵妻的印象是待人和气，是个贤淑的好妻子。

邵真奇怪邵妻怎会这般凄惨样，照说“毒心郎中”邵肇赓虽算不了啥富有，但他一直也可说生活得不赖，尤其近年来邵肇赓又混得不错，不论怎么样，邵妻是不应该沦落到这种地步的……

正费心猜疑着，那些伙计们不知是慑于邵真的淫威，抑或原本就这么伶快，也不过一会几，他们已恭恭敬敬的摆上一桌满满的饭菜，外带两壶烫酒。

邵真见邵妻伤心不止，明毓秀劝也劝不住，便向明毓秀施眼色，道：“毓，想大嫂必有难过的事情，你就让大嫂哭一场吧，或许大嫂心中会好过一些。”

明毓秀闻言，也就不再劝她了，把两碗满满的香喷喷的菜肴，端给那两个已是口水直流的小童，而那对孩子，似乎饿坏了，张口大嚼，那副样子叫明毓秀看了心酸……

邵妻仍然低首掩泣，这情景当然使掌柜的和那些伙计们感到奇怪不解；不过他们都是深深的认识邵真和明毓秀，他们当然认为邵真和明毓秀是不怀好意而来的，他们自顾不暇，只祈平安，焉敢过问，敢么？

邵真在这当中，忽然心一动，他猜出十之八九来了，上回他遇到“毒心郎中”邵肇赓的时候，他记得他说过有个姘头，那么，八成一定是……

哭了一会儿，总算是歇下来啦，邵妻似乎觉得心中好受多了，不过她也感到不好意思的，低首细声道：“邵公子、明姑娘，我实在是克制不住心中的悲伤，请两位原谅我的……”

不等她说完，明毓秀已挨过身去，柔声道：“大嫂，没关系，咱们也不算外人了，现在你愿意说说你的困难么？”邵真接口道：“大嫂，是不是肇赓兄对你怎样了？”眼泪又涌流而出，邵妻强制悲伤，哽咽道：“肇赓他已丢弃我们母子了……”

邵真心中说了声果然不出所料。

明毓秀吃惊道：“大嫂，这又是为什么？”

一面拭泪，邵妻一面道：“肇赓他在外头有了另外的女人，三四个月来不曾回家过一次，而且一文钱也不给，为了生活，我已几乎把东西典当光了……”

说到这，又忍不住伤心的哭泣起来……

明毓秀看到眼里，心中着实不忍，她问道：“那么大嫂你三更半夜在这门外做啥？”

邵妻凄楚道：“我是想到‘金银帮’里来找肇赓的，我听说他最近常在这儿，但我这副样子又不敢进来，怕给人赶出去，所以只好呆在门边等候。”

邵真惊道：“天，这冷的天里，大嫂不怕冻坏了身子么？再说孩子倒也要受不了啊！”

一把眼泪，一把鼻涕，邵妇道：“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我要是找不着肇赓，我们母子就要饿死了。”

心头涌起一股愤恚，明毓秀是个女人，就算是不认识的女人遭到这种遭遇，她也会愤愤不平的，何况眼前的女人是她认识的，而且还算得上是十分

崇拜。

再说“毒心郎中”邵肇赓无论如何上回还出卖过她一次，害得她差点身首异处，命丧黄泉！

但她事后又想邵肇赓好歹也算是自己和邵真的“赌师傅”，而且看在他妻子的面上，明毓秀并不想追究这件事，只想把目标放在“金银帮”上。

但现在一听邵肇赓居然喜新厌旧，只见新人笑，不闻旧人哭，狠心抛弃糟糠之妻，和自己的亲生骨肉，这种丧心病狂，没天良的人，她怎生再饶得他？

挫了挫牙，明毓秀按捺住心头的怒火，安慰邵妻道：“大嫂，你放心，我一定会使你夫君回到你们母子身边的。”

感激涕零的起身佛拜，邵妻道：“明姑娘，我们母子在这向你谢谢援手之恩了。”

转身，又要向邵真拜谢，明毓秀早把她拉回座，催道：“大嫂，别这般见外，昔年我们也叨扰你不少，我们别再这样客气了，大嫂，你还是快点吃些东西，别饿坏了身体。”

邵妻逐收束泪痕，开始吃东西……

这期间，明毓秀低首默默沉思，她在想一个万全之策……中国有句老话，清官难断家务事。

像这等事，明毓秀还算是破题儿第一遭碰到，既然邵肇赓曾出卖过自己，她可以用这个理由施“压力”，要他回他老婆和孩子身边，但这终究是治标，不是治本的办法，不是么？

明毓秀总不能逼他回去，也难保他不再“跳”出来。

明毓秀算得上是个赌徒了，而邵肇赓当然是个十足的赌徒，大凡赌徒，尤其是“男赌徒”一旦有喜新厌旧的意向，这是很难很难使他回心转意的！

明毓秀无法确切的说出一个理由来，不过据她的观察，有不少人是这样的。

尤其邵肇赓现靠诈赌过活，钱赚得多，而且容易赚，像他这种男人，一旦有了钱向外发展，不顾家庭，除非他不能再赌，走投无路，才会幡然醒悟的……

那，对付邵肇赓这种人，又要用什么办法呢？

邵真见明毓秀低头不语，心知她在想啥，他也不禁凝思猛想……

不多时，邵肇赓的妻儿已用膳完毕，邵妻向邵真与明毓秀一谢再谢，感激之情，不可名状。

明毓秀从怀里拿出四五张纸钱，另外还掏出二十两重的银子三锭，递给邵妻，说道：“大嫂，我这点儿钱，你暂且先收下……”

没等她说完，邵妻已看见飞钱的面额，她大惊道：“明姑娘，这是两万多两银子哪，你，你送我这么多钱，我怎能接受？不，明姑娘，我不能收你的银钱，我只要你能把我夫君我回家就很好了。”

明毓秀含笑道：“会的，这我一定会做到，大嫂您请放心。另外这点钱，是我以前向肇赓大哥借的，大嫂您拿去就没错。”

半信半疑的望着她，邵妻拿着钱有些犹豫不决……

明毓秀再三催促，邵妻这才把飞钱和银子揣入怀里，明毓秀安慰她道：“大嫂，您身体保重，别过份悲伤，不超过两天，我会要肇赓大哥回家去的。现在，您暂且先回家中去歇息，别冻坏了孩子们和大嫂您自己，好么？”

怯怯的，邵妻道：“我，我能不能在这儿等肇康一起回家？”

明毓秀沉吟了一会儿，照实道：“大嫂，不瞒您说，在我要找肇康大哥之前，我还有些要紧的事要办……”

邵妻连忙道：“既然如此，那我便先回家去。”明毓秀微笑道：“大嫂，假如我的事情办得快的话，说不定我就会要肇康大哥在天没亮前便回去了。”

泪水又涌了出来，不过那不再是悲伤的泪水，邵妻颤声道：“邵公子，明姑娘，我不知道要如何报答你们，愿神明永远保护你们两人。”

明毓秀朝她颌首言谢，便送她们母子四人离开“金银帮”。

邵真在离开的时候，付给掌柜饭钱，顺便警告他们不可走露他们来的消息。

事实上，邵真和明毓秀已是几乎人人认得了，对“金银帮”而言，但他这样做，当然说不上怕，只不过想让人——某些人吃一惊罢了。

邵真和明毓秀望着邵妻和那三个孩子，拖着蹒跚的步子消失在寒冷的黑夜里的时侯，明毓秀带着伤感的口吻道：“天底下，有多少这样不幸的女人呵……”

歪首看她，邵真道：“毓，你打算用什么方法？那老狐狸陷害过你，但好歹也得饶他一遭，就不说他是我们的‘赌师父’吧，所以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看在大嫂的份上，你总不能叫她守寡啊！对不？”

话声一落，明毓秀接口道：“那依你的话，又该怎么做呢？当然啦，老狐狸只要我们逼他回去，他是不敢不乖乖的回去的，但是以后呢？咱们不能一辈子看着他！”

转身走进门去，邵真道：“我也不知道，反正到时你看着办就是了。”

跟上去，明毓秀白了他一眼，道：“你倒好，推得一干二净。”

忽想起了什么，邵真进了门之后，走没两步，便停下道：“哦，对了，毓，我要先宰‘六魔煞’，但为了让‘百艳帮’也能报仇，我必需把他们诱出外头，但怎不见了‘十二太妹’呢？”

明毓秀哦一声道：“真，要不是你说，我真要忘了呢！‘十二太妹’既然奉命监视‘六魔煞’，想必就在这附近吧！”

两人转目搜索了四处，只见几条大理石通道，和盖满雪花的假山及结了冰的池水之外，屋宇廊下并无一人……

见无人影，邵真便道：“不如进去问问那掌柜的老头子，他耳目很灵，说不定他知道哪。”

于是邵真和明毓秀重新进入右边楼下食堂，那掌柜和伙计一个也没少，似乎他们依邵真之言，不敢透风声，但他们一见两个煞星又折了回来，仍忍不住的脸上一阵发白，发青。

邵真不过走到掌柜的面前，还没有来得及开口，那掌柜的老头儿已期期艾艾道：“邵，邵公子，我，我们并没有向上面报告说您们来了……”

不等他说完，邵真含笑打断他的话道：“这个我知道，你们只一个脑袋，而且又不是傻瓜，当然不敢违抗少爷的话了，对不？”

话音一顿，转口道：“哟，别怕得这样子，少爷虽然很高兴你们怕我，但并不是太欣赏你们这么窝囊像，我说过，你们这种角色，少爷还挑不上，请放心，请放心吧。”

明毓秀见他那副如鼠见猫的可怜样子，心中也着实过意不去，遂含笑和颜悦色打话道：“老伯，我们不会对你怎么样的，只想向你请教一件事。”

作恭打揖，掌柜的连忙道：“姑娘有话尽管问，老汉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明毓秀道：“老夫可知道‘十二太妹’？”

掌柜的连忙张口道：“哦，您是说‘百艳帮’派出来杀害‘六魔煞’的‘十二太妹’么？”

明毓秀点头道：“正是，请问她们是否在你们这儿？”

掌柜的忙又道：“在，在！她们在这儿好些时候了，只因‘六煞魔’畏惧她们，不敢出面，而‘十二太妹’碍于敝帮的规矩和情面，不好动手，不过她们并不走，轮流日夜监视看守着‘六魔煞’，似乎是不达目的不甘休……”

有点儿不耐烦，邵真咬牙道：“这些少爷都知道，我只问你‘十二太妹’现在哪里？”

似是很惧怕邵真，打了个哆嗦，掌柜的结巴道：“在，在楼上客房……！”

轻蹙蛾眉，明毓秀道：“原来她们也住在你们的客栈里？”

点点头，掌柜道：“是是，她们十二个人分六个房……”

邵真插口问道：“那她们就在窗口监视‘六魔煞’吗？”

牙齿打颤，掌柜道：“她们就在窗口监视，‘六魔煞’要跑的话，必须经过这儿，便逃不过她们的耳目。”

邵真感激的道：“谢谢你了，老伯。”

明毓秀朝他说了声，便与邵真迈步出门去……来到外头，两人驻足仰首观望楼上的一排房间，但见全部昏黑黑的，似乎全都寝息了……

扭着颈子，邵真低声道：“毓，她们现在一定在窗口趴着注视着，她们看得见我们，但我们却无法看见她们啊。”溜转着眸子，明毓秀道：“是的，但‘二十太妹’并不认识我们，她们虽然看见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要帮她们诱杀‘六魔煞’。”

搓着手，邵真呵气道：“毓，我看你的脑瓜子愈来愈猪了，你不是有‘百艳帮’的旗令吗，你只要拿出来摇一摇，‘十二太妹’便会现身见令了，不是么？”

哦了一声，明毓秀笑道：“我确实是猪脑袋，我居然记不得小玲交给我一只旗令，这只旗令交给我，我也等于是‘百艳帮’的帮主啦，任何‘百艳帮’的人，只要见着我这只旗令，就一定要出来拜见我的。”

邵真笑声揶揄道：“我看你大概是被大嫂那桩事弄昏了头，别急啊！做事情要照步骤来，快过你的帮主瘾吧，很威风哩！”

给了他个白眼，明毓秀从怀中掏出一只约莫巴掌大小的三角旗。

那只三角旗是以丝织绣成的，黄底色，周围镶织红色的丝穗，旗中一朵艳红的玫瑰花朵。明毓秀拿着旗令，朝空中扬了一扬……

明毓秀手中的旗令晃没两下，但见楼上靠边的房间窗门忽地打了开来，射下一只人影来！

那只人影身手轻盈而灵活，丝毫不差的降在明毓秀的跟前。

那人也不过是二十上下的妙龄少女吧，云发金钗，身穿金黄劲装，外披同颜色的披风，腰挂一对吴钩剑，看上去，虽是美丽，但却不温柔，一股泼悍之味显露无遗，是个标准的“女江湖客”。

不过，此刻那名姑娘却十发恭谨的，肃穆的朝明毓秀单膝下跪，两手抱拳过顶，道：“属下‘二十太妹’‘大太妹’叩见旗令。”

明毓秀连忙收旗令，扶起她道：“‘大太妹’，我叫‘艳屠煞’明毓秀，

这位就是人称‘鬼见愁’的邵真，邵公子。”

“大太妹”起身道：“原来两位就是大名鼎鼎的‘艳屠煞’和‘鬼见愁’，久仰，久仰。明姑娘，邵公子，你们两位的来意，敝帮总护法已在两天前给我们令谕了，在下等悉听两位调度。”

明毓秀说了声不敢，问道：“姑娘，你们‘十二太妹’不都在这儿么，怎只你一个‘大太妹’呢？”

“大太妹”恭谨道：“明姑娘，是这样的，我们‘十二太妹’是轮番监视‘六魔煞’的，在白天我们十二姐妹一齐监视，到了夜间，我们便轮更监视，两人一组，其余的十位姐妹休息。方才是我和‘二太妹’轮值，我俩一见姑娘你的令旗，本欲一齐来见令旗，但其余的姐妹都在睡眠，所以，‘二太妹’去唤醒众姐妹，我先来见旗令了。”

话声一落，已见十余人急飘而来。

不用说，那便是其余的“十一太妹”了。

只见她们的服饰和装扮，俱皆清一色和“大太妹”一模一样，放眼望去，只觉一堆香气直飘，金钗闪闪的姑娘们，叫人眼花缭乱。

“大太妹”恭谨的，礼貌的为邵真和明毓秀介绍了一下之后，抱拳道：“明姑娘，‘六魔煞’他们白天睡觉，晚上便赌牌九，对了，还和一个叫‘玉面青衫’叫李辉的人在一块呢。”

微微一笑，邵真道：“大太妹，请问你知道‘六魔煞’他们现在是在‘天地楼’，还是‘人爷阁’，抑或是‘洛阳堂’和‘四兽舵’里摸牌九？”

“大太妹”道：“起初他们是在‘洛阳堂’里赌，没几天的工夫便跃到‘人爷阁’里去赌了，到前几天的时候，他们居然到‘天地楼’去豪赌啦。”

啧了声，邵真笑道：“哟，还不赖，看样子他们还真有两手，可能捞了不少哪。”

明毓秀向‘大太妹’道：“‘大太妹’，他们现在就去退房，并且离开这儿，这样我们才有办法诱‘六魔煞’出来……”

邵真接口道：“你们要装成很紧急的样子，‘六魔煞’才会相信你们真的走了，当然你们不是真的离开，只不过是藏在附近，当我把他们诱出来的时候，我会留一两个让你们报仇。”

“十二太妹”齐一抱拳，说了声是，便翻身跃回楼房去。

邵真和明毓秀便隐藏在路旁的一颗柏树下。

没多时，“十二太妹”的六个房里灯光大亮，隐约的可以听到话声：“掌柜的，我们要走啦，请结算房钱。”

一会儿，只见“十二太妹”下楼来，匆匆到门口，“大太妹”进入门亭里去，朝四名司阎急道：“喂，我们要走啦，请把我们的马匹牵出来吧。”

四名守门的正在推牌九，那做庄的司阎一脸惊异道：“姑娘，你们要走了？”

一副火急样，“大太妹”显得不耐烦道：“是的，快，快去把坐骑牵出来吧！”

那庄家司阎朝另一名看门的道：“苏三，你快去叫醒阿福，把‘十二太妹’几位姑娘的坐骑牵出来。”

苏三匆忙答道：“我这就去。”

那叫苏三的瘦小汉子，说了声，戴上豹皮帽子，搓着手便出去了。

那庄家司阎在桌上拿起一本帐簿，一面翻着，一面道：“姑娘，你们有

急事吧？怎么三更半夜说走就走？”

“大太妹”哼道：“你这不废话吗？当然是有急事啦？”

庄家司阎一点儿也不生气，反笑眯眯道：“那你们走了，也不怕‘六魔煞’他们跑了吗？”

“大太妹”故意沉吟了一下，才道：“那没办法，本帮有紧急事情，不赶回去不行，算他们走运。”

顿了一下，接着补充几句：“不过这并不表示我们饶了他们，不追究这事了，事情一办完，我‘十二太妹’依然要追杀他们，要不咱‘百艳帮’叫他们看成吃什么的了？哼！”

哦哦两声，司阎不再说话，望着帐簿念道：“姑娘，你们十五结帐，今天二十八了，共十三天，十二匹马……总共一百五十六两银子，另外前几天你们一匹马病了，我们帮你们到药铺去抓了三十两银的药。”

从怀里拿出一个小皮囊，抽出了一张飞钱，“大太妹”放在桌上，说道：“这是二百两，十四两银不用找了。”

说着，身子已急闪而出，这时候，十二匹马已被牵了出来，“十二太妹”接过马缰，一个翻身，全都上了马，由“大太妹”为首从正门旁的车马道冲着而出！

但闻一阵蹄声，一会儿，十二条人影已隐没在黑夜里，渐渐的，马蹄声也听不见了……

四名司阎在门阶上，目送着“十二太妹”远去。

那叫苏三的吐舌道：“天啊！好快，就像闪电似的。”

另一司阎接口道：“说得是，急成这样子，就像是失了火似的。”

这时，那推庄的司阎急道：“我进去就来！”

话声中，已急奔进去……

苏三傻眼道：“那瘟三中风啦？”

转身步入屋子里去，另一名司阎道：“他是去通知‘六魔煞’说‘十二太妹’那些娘们走啦！”

坐下身子，苏三摘下帽子奇怪道：“这关他哪门子事了？”

那名司阎接腔道：“你真瘟，‘六魔煞’要是没好处给他，他会这般成天注意‘十二太妹’的行动啊！”

呆了一呆，苏三道：“你是说‘六魔煞’给他红包啊？”

那名司阎笑声道：“话到口中留半句，点到为止就好啦，你一下说穿了，就显得太没学问了！”

这情景，都一一落在大理石路旁的柏树背后的邵真和明毓秀的眼里。

邵真低声道：“‘大太妹’那女子真不简单，装成那样子就像死了娘一样啊。”

鼓腮，明毓秀道：“瞧你一开口就没好话，一张乌鸦嘴，哼！”

正说着，方才那进去的“庄家司阎”忽又从楼阁里跑出来……

他顺着边甬道，转过水池假山，最后，来到了邵真和明毓秀藏身的那棵柏树旁……

忽然，邵真不声不响的，探出了一只手来，掩着他的嘴巴，一把把他给拖了进来！

大吃一惊，那“庄家司阎”全力挣扎，但硬是哼不出一声来！

邵真把他抵住树干，凑近脸孔，压低嗓子道：“朋友，你再动一动，或

是哼一哼，你就永远不能再动，也不能哼，相信吗？”

果然不敢再动，“庄家司阎”睁大着眼，一脸掩不住的惊愕和恐惧……

这个时候，明毓秀从怀里拿出一个小铜盒子，倒了一粒黑色药丸，搁在手心，邵真接过来，一把塞进他的嘴里，然后紧捏住他的鼻孔，只见那“庄家司阎”猛翻眼，口中唔唔哼哼的，咯一声，硬给吞了下去！

放开手，邵真阴森森道：“嘿嘿，朋友，告诉你，这个药丸乃是江湖上有名的“穿肠丹”毒药，这玩意吃下去之后，嘿嘿，不出半个时辰，便叫你见阎王老大哥！除了本大爷的解药之外，就算你死去的十八代祖宗活过来，也只能眼睁睁的看你阁下一命呜呼，飞登极乐啦！”

整个紫涨的脸孔陡的肿了起来一样，司阎忽叭的一声，矮了一截，跪在地上啦，两掌合十，外带头如捣蒜的猛叩着，他骇怕至极的颤抖着，几乎要哭出来的哀哀道：“大，大爷，饶，饶命啊……小的的……不过只是个看门的小卒，不敢与人结冤仇……大，大爷你，你大概看，看错人了吧……？”

抓住他的胸襟，邵真如抓小鸡般的把他提了起来，嘴角含着一抹冷森森的笑意，他压低的嗓子加进一些冰酷：“嘿嘿，朋友，你说得也是，少爷这般作弄你，实在也有点对不起自己，不过你阁下要是愿意为少爷跑跑腿，你依然还有一段很长的日子好活。”

张大嘴猛透气，司阎那张脸孔由于过度的惊惧，以致于虽在昏暗中仍能看出一片惨白，这突来的仓促变故，已使他的三魂六魄昏渺渺，全出了窍啦，颤抖着，他哀声道：“大……大，大爷，小，小的为你大爷跑断了腿也愿意……”

面无表情的瞪着眼，邵真冷冷道：“也没有大不了的事，你阁下方才是否到‘天地楼’去找‘六魔煞’？”

扭曲着脸孔，司阎的声音像是加了把泥巴，呛哑道：“大，大爷，是，是的。”

明毓秀接口道：“你是不是去告诉他们‘十二太妹’走了？”

恁冷的天，司阎的额角却沁出汗珠，他张了张口，点了两下头……

两手环胸，邵真冷冷道：“‘六魔煞’怎么说？”

啊啊了半天，司阎才吞吞吐吐道：“他们要，要……我…小的追，追出去看，看看她们是真的走远了……”

古怪的笑了一下，邵真道：“那好极了，你现在就出去外面走一圈，然后向‘六魔煞’说‘十二太妹’已离开洛阳了，懂么？”

一个劲的猛点头，司阎忙不迭道：“懂，懂，小的懂！”

明毓秀看着他道：“快去吧，回来之后我们再给你解药，要是你敢声张……”

打了一个哆嗦，司阎颤着唇皮道：“小，小的一万个也不敢声张……”

邵真冷漠的点了下头，司阎的便踉踉跄跄的离开……

望着他歪斜的奔出门外，明毓秀笑道：“咱也真是，折磨了这种角色，亏你想出这个主意。”

仰靠树干，邵真道：“只是主意，咱也是没对他怎样啊，只是让他吃了两颗大补丸罢了，还算帮他提神呢。”

掩唇轻笑，明毓秀道：“他还真以为是穿肠毒药哪，真担心他在半路上吓破了胆。”

须臾，那“庄家司阎”已急急折转回来，匆匆奔入楼阁……

不一会儿，他又如奔丧似的跑出来，急急如丧家犬的来到邵真和明毓秀

藏身的柏树下……

猛喘气，简直就要上气接不到下气，司阎满头大汗道：“大，大爷……小的已经照你的吩咐做啦，请大爷你发慈悲给小的解药，小的家中还有老母，老婆和九个孩子……”

邵真忍笑打断他的话道：“朋友，你别连你家几只老鼠都告诉我哪。”

心中一阵不忍，明毓秀和颜悦色道：“先别着急，‘六魔煞’听了怎么说？”

大口的喘气，司阎抚了抚胸膛，觉得顺气了些，这才又道：“他们只是说了声好极了，便给我十两银子……”

话声没完，楼门启处，窜出几条人影来！

他们的身形好快，一晃，便射出了大门！

“毓，他们已出来了！”

邵真低促的说了声，身形一动，便想追去，忽又停下，转身在司阎的脑瓜子上敲了一下，只见那司阎的连哼也没哼，只觉眼前一黑，便睡倒在地上。

邵真这才嗖的一声，身形如箭的冲出去！

“对不起，朋友，这几十两银子算是你的吃药费，跑路费和昏倒费……”

明毓秀临走时，丢了一锭银子在地上，话声中，她的娇美娇躯，也已如电射出去……

这时几个司阎大惊失色的跑出门口来，但是他们两头张望了一下，却连个鬼影也没有，苏三抽了一口气，牙齿打颤道：“咱，咱见了鬼啦！”

第四十五章

那急奔而出的一伙人正是“六魔煞”，另外一个穿青色衣裤，头戴青色衣帽的年轻小伙子，俊帅非常，只是两道眉尾向上倒勾了些，有点阴诈的样子，想来就是“玉面青衫”李辉吧，只见他们七人的身形急如怒矢，转过了街角，在一块广地上停下来。

微喘着气，“六魔煞”中的老大“神刀魔煞”翕动唇上的一把大胡子道：“妈的，总算让我们逃出来啦，被整了一个多月，也真个窝囊的。”

老二“胖魔煞”摇着颊上的两团肉，道：“谁叫你，非要动那丫头，好啦，原来搅的是‘百艳帮’的婢女，人家‘百艳帮’当然要找我们了。”

面如白蜡，死板板的老四“冷面魔煞”道：“这也不能怪老大，只怪那女子脸上没刻上‘百艳帮’三个字，否则咱哪敢动她呀？”

少了一手，一眼，一耳以及塌了一个鼻翼，和破了上唇的老幺“天残魔煞”顿了顿他腋下的拐杖刀，哼道：“咱这次真丢尽了脸，被十二个女娃子像孙子的困在‘金银帮’，幸好赢了钱，要是输光了，岂不饿死去哪？”

腰间缠着一条黑皮鞭的老三“血鞭魔煞”，愤愤道：“其实‘十二太妹’也不过是十二个欠打的臭娘们吧，老子就不相信她们不是娘生的，有多了得！”

站在他身旁，身子细瘦得如船橹竹竿，肩上背着一丈来长，身如碗粗，头比两个拳头还大的毒蛇的老五“驱蛇魔煞”，轻轻抚摸着如沉沉睡去的大蛇头，接着道：“是嘛，我就不明白咱弟兄们为什么不放手和那些骚娘们干一场？‘百艳帮’也不是什么龙潭虎穴，有啥好怕的？咱们被憋得差点窒息，而又这般狼狈兼窝囊的逃出来，真丢人丢到家了！”

“神刀魔煞”呵着气，搓着手道：“话是这么说，所谓人不输阵，‘百艳帮’乃当代武林大帮派，人多势众，就算咱拼得过‘十二太妹’，也万万斗不过‘百艳帮’啊！”

“胖魔煞”睁着浮肿的眼皮儿，接着道：“老大说的是，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大丈夫能屈能伸，何况我们一向打没有把握的仗，咱忍让‘百艳帮’不过是权宜之计，虽然脸上不太光彩，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日后我们再争口气不会迟，对不？”

“驱蛇魔煞”哼声道：“识时务者为俊杰，话是没错，但我们还要忍让多久？日后那时再争口气，又如何个争气法？”

一直没开口的“玉面青衫”忽上前道：“好啦，你们别再吵了，反正丢人也已丢尽了，说也没用。前几天我和你们老大谈过，最近武林上的煞星魔头‘鬼见愁’干上‘龙虎会’的会主，正大兴土木，广招兵马，咱不如前去投效，日后混得不错的话，还怕对付不了‘百艳帮’啊？”

环视众人一眼，“神刀魔煞”沉声道：“未知众兄弟对李老弟之话有何意见？”

话尾刚一停，忽地背侧传来一阵笑声：“哈哈……”

倏一转身，“玉面青衫”冷喝道：“谁？”

“六魔煞”也忙不迭循声望去，猛地，他们啊了一声，全都愣住了！

站在他们身后发笑的人，自然是随尾而来的邵真了。

他和明毓秀并肩站在五尺外，明毓秀双手环胸，粉脸凝霜，夜风拉起她的披风，看上去，既冷肃又威风。

邵真则缩着头，“神刀魔煞”惊声道：“小子，你没死？”

“胖魔煞”也吃惊道：“小子，你不是瞎子的吗？怎么眼睛又看得见了？”

眯着眼，邵真怪里怪气道：“怎么，太令你们失望了是么？”

迷惑的望着邵真，“玉面青衫”朝身旁的“神刀魔煞”问道：“这两人是谁？”

“神刀魔煞”收回视线。回道：“男的叫吴知，就是杀死老二的朋友‘阴阳使者’，‘玉魔子’，和‘蓝龙’的家伙，女的却不认识。”

“玉面青衫”讶道：“你不是说连他和‘剑中宝’、‘大憨侠’两个疯怪，都一齐杀了吗？”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胖魔煞”咬牙道：“上次他是掉入万丈深渊里去，想不到居然没死，哼，好大的狗胆，竟然还敢找上来，这次非叫他死得干净而彻底，为老子死去的朋友报仇！”

一拐一拐的走上前去，“天残魔煞”在邵真面前停了下来，睁着独眼，冷冷的低笑，他这笑声和他的长像一样，七分像鬼，三分不像人，就连说话的声音也像枭魅般的嚎叫：“我说啊老弟，你真命长哪！”

缩了下鼻子，邵真咬牙道：“可不是，古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想来少爷我今后必洪福齐天，浑身发光，不得了，了不得啦。”

叽叽生笑，这一笑，“天残魔煞”那兔唇原本遮不住门牙，更显得遮不住了，只见黄污污的大板牙，和红渍渍的牙床都一起展现出来，他瞪着邵真道：“说得是，阎王老手下正欠个无常小鬼，你姑爷爷今方便保你去抵个缺如何？”

恶心的蹙柳眉，明毓秀道：“老鬼，你的心比你的外表还要丑恶！”

独目暴睁，“天残魔煞”缺残的脸上陡然地泛起一股暴戾、怨毒和杀气，他掉头怒瞪明毓秀寒声道：“臭娘们，叫你骚了？”

含霜的俏脸更凝层冰，明毓秀生硬道：“真，这半个愿不愿让手？”

摇了下头，邵真道：“我说过一个也不给。”

眉宇间的杀气已漫炽了，明毓秀生冷的又道：“他算不上一个，半个还算他多了。”

莫名其妙，“天残魔煞”咆哮道：“呀呀，你们两个小畜牲在说什么？”

哦了声，邵真道：“好吧，我忍痛割爱就是了。”怒不可遏，“天残魔煞”正欲张口，忽然一双纤纤玉手神出鬼没的一个斜刺里抽来！

唔哼一声，“天残魔煞”一个踉跄，歪斜的仰栽过去！大吃一惊，其余的“五魔煞”和“玉面青衫”连忙冲上去扶起他，只见他已满嘴鲜血，上唇的两只门牙已不翼而飞矣！

惊骇里，猛又灌进无比的愤怒，“天残魔煞”暴跳如雷的急扑前去！

扑身中，他手中斜劈的白色拐杖叭一声轻响，底端已伸半尺来长，亮森森的利刃，已随着他愤怨但显得模糊不清的语音刺向明毓秀：“啊呀！你这湿裤裆的贱货！”煞气盈眸，明毓秀盈盈可握的细腰儿溜身一转，轻松的，也是惊险的让“天残魔煞”那只拐杖刀擦身而过，闪身之时，锵声急音，一道银光猛振狂跳，执着剑，用力一带一转，但闻“唰唰”两声，明毓秀已快速的，凌厉的回了五招十七剑！

血淋漓的口大张，像是呛进了一把泥巴，“天残魔煞”惊惶的收刀，抽身，猛退，狂闪！

然而尽管他这一连串动作熟练精纯，但明毓秀那只漾着朵朵剑花的剑

锋，却阴魂不散的似的，始终保持着那段令“天残魔煞”心悸胆颤的距离跟进！

“啊哇——！”

陡地一声凄厉的惨嚎刺破这寂静的黑夜！

一刹那中的一刹那以前，明毓秀那只泛着冷芒的剑锋，已又狠又准的戳进了“天残魔煞”的胸膛，当她退步抽剑之时，剑身的前一截已滴淌着红嫣嫣的浓浆热血！

缺残不全的“天残魔煞”早跟在她的抽剑之时俯栽仆地。

可怜他和明毓秀只不过对了两个照面而已，就这两个照面，他已连他仅有的—只眼也永远睁不开了……

惊叫着，“五魔煞”急奔前去，当他们发现“天残魔煞”那大张着的血嘴再也不能说话之时，一股强烈的惊骇和悲愤同时在他们的脸上跳出！

“还我弟命来！”

一声悲切、愤怒的狂吼，随着一条激射而出的身子扬起！

莲足斜蹬，明毓秀滑出让开，跃到了邵真身旁，说道：“真，这个，也让我么？”

朝她挤了挤鬼脸，邵真哼声道：“你倒食髓知味，得寸进尺，贪心不足啊！”

话—落，方才那扑了个空的人影，已又狂扑前来！

—撩眼，邵真生冷的道：“你就是“血鞭魔煞”吧，慢慢来，咱还没叙家常呢！”

话声中，邵真轻描淡写的一抬腿，嗯，就只这一腿，那急扑而来的“血鞭魔煞”哦呵—声，像撞着了弹簧的倏又反弹了出去！

总算没傻呆，“玉面青衫”眼明手快，射身而起，—探手，半空中接住了“血鞭魔煞”急坠的身子……

落地之时，其余的“四魔煞”已惊吓的拥上前来，围住了“玉面青衫”，查看“血鞭魔煞”……

“血鞭魔煞”昏死了半天，在“玉面青衫”的推穴揉筋之下，才醒转过来，不过似是没啥打紧，只见他活动了—下四肢，吸吸风，吐吐气，完好无恙……

愤怒加上罩上—层难堪的神色，“血鞭魔煞”作态又要冲身前去，还是被“神刀魔煞”挡了下来……

也不过是短短的须臾片刻，“六魔煞”中已有一人上天下地称魔做煞去啦，另—人不过—个照面，便叫人—脚像踢雪球般的踢了出来。

这，决不是素来嚣张狂妄，欺寡凌弱的“六魔煞”所能意料得到。

他们吃惊，也害怕，眼前的对手竟然这样厉害啊！

在“六魔煞”的原则里——不打没把握的架，照讲他们是应该立刻夹着尾巴逃的，但他们这些“好汉”已吃了眼前亏，就像陷入了泥淖，拔也拔不起来啦！

最主要的是，他决不相信“吴知”的武功居然“变”成这样厉害了，所以他们在吃惊和害怕之下，还有一股不甘心的怀疑……

这个时候，邵真已—步—步的走近场中，当他站定身子，脸上吊儿郎当的表情，倏地换上一副冷狠，残酷，恶戾，暴虐，嗯，还—撮明显的怨毒，愤恨！

这—百八十度的转变，使人觉得他好似变了另—个人———个凶魔恶煞

也似的人！

怒瞪的眼珠有几条殷红的血丝隐隐跳动着，挫了挫牙，一丝冰冷得看不出有点儿人味的言语，徐徐滑出他的牙缝：“‘六魔煞’，不，该说是‘五魔煞’了，总算少爷今天能够看诸位的庐山真面目，何其有幸啊。回想几个月以前，少爷两目失明，丧失记忆的时候，多蒙各位雅爱照顾，尤其是少爷的两位挚友，‘剑中宝’和‘憨大侠’……”

说到这，邵真的喉结一颤，呛住了话语，“剑中宝”和“大憨侠”临死的惨状，像走马灯的在他脑中轮流回旋、过份的悲愤，使得他原本是英俊潇洒的脸庞走了样——浓涩的杀气，在他阴霾的眉宇间跳荡着，那么地狰狞可怖！

色厉内荏的挥了下手，“胖魔煞”道：“姓吴的，事情是你先扯开的，谁叫你那狠心的杀死我们三个朋友？”

凝视着他，邵真怪异的微笑着，冷冰冰道：“你就是‘胖魔煞’吧？好一副福相啊，朋友，告诉你家少爷，你们现在怎不再狂跳咆哮了？”

咽了一口唾液，“神刀魔煞”搭话道：“小子，你真不怕死，上次被我们打进了深谷里去，现在又敢找上来了？”

停了一停，“神刀魔煞”像是下了决心似的咬了下牙，接着道：“我问你，你那时候的武功……”

鄙夷的睨着，邵真不等他说完，便道：“哦啊，皮厚心黑也不过如此罢了，大胡子，也真亏你们问得出口，以前，少爷是个瞎子，甜甜的太好吃了，对不？现在你们觉得烫嘴，吃不下，感到奇怪是么？”

耸肩笑起来，邵真接着又道：“好吧，让你糊里糊涂的死去，未免有欠厚道，少爷就告诉你吧，也让你们心安理得一些……”

熬忍不住，“玉面青衫”张口叱道：“龟孙子，你别开口少爷，闭口少爷，你别弄错，咱老大奇怪你的武功比以前强，是怀疑谁再教你武功，只要说出教你武功的师父来，我们连他也杀，并不是怕你啊，千万弄清楚！”

侧着瞥了他一眼，邵真又把视线放在“神刀魔煞”身上，含笑道：“哦，大胡子，你是这个意思吗？”

骑虎难下，“神刀魔煞”窒了窒，咬牙道：“不错，我是这个意思。”

眯了下眼，邵真冷着声道：“假使我说出来了又怎么样？”

哦哦了两声，“神刀魔煞”语塞一阵，才又道：“方才你那一踢腿，很像我一位朋友的用法，说不定教你武功的师父就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才问你，假使真是的话，看在我那位朋友的份上，我可以放过你这档子事，不再追究！”

啧啧的笑了出来，邵真呵了一声道：“说你朋友还不够深入，简直是要脸哪！”

原来“神刀魔煞”是奇怪邵真的武功比四个月前和他们交手的时候强多了，所以他才厚着脸皮问邵真。

谁知“玉面青衫”不明究里，瞎猜了“神刀魔煞”的意思，“神刀魔煞”为求下得了台，也只得厚着脸皮兼硬着头皮胡乱瞎扯下去了！

“玉面青衫”未曾参予那件事，也难怪他不懂“神刀魔煞”的语意，他见邵真那种咄咄讽辱，狂妄自大的样子，一股年轻人特有的火气和傲气，一时冲了上来，一闪身，他飘进场中，指着邵真的鼻尖说道：“狗小子，死在临头，你还恁地狂傲，真不知死活！”

睨眼，撇嘴，邵真冷谏道：“你阁下莫非就是‘玉面青衫’吧？”

傲然的一点头，“玉面青衫”道：“正是我李某人。”

微微一笑，邵真道：“念在你我无冤无仇，少爷尚能勉强容忍你三番两次的这样对我说话，假使你现在站到一旁去，或离开这儿，说不定，你阁下还能多活几年……”

勃然大怒，“玉面青衫”吼道：“呸！放屁！无名小卒，你家少爷今天非叫你身首异处，死无葬身之地！”

飘身近来，明毓秀忽道：“喂，别狂吼吼的，姑奶奶方才杀了你们‘半个人’的，不想找我报仇么？”

青筋暴跳，两眼通红，“玉面青衫”咬牙道：“是‘天残魔煞’，不是半个人！”

明毓秀懒懒道：“还不是一样，反正不是一整个人就是了。”

“玉面青衫”怒不可遏地道：“本想慢点杀你的，你这贱人，居然还侮辱死人，饶你不得！”说着，一捣拳，凌厉至极的击向明毓秀的胸脯！

斜刺里一伸手，邵真那么令人匪夷所思似的又那么轻描淡写的扣住了“玉面青衫”的腕脉，然后邵真看也不看他，径自望着明毓秀，说道：“你怎么硬抢我的生意？”明毓秀道：“这是额外的，并不在预算之内，不是吗？”无奈似的撇了下嘴唇，邵真喃喃道：“好吧，这个给你，我看，还是赶快干掉那些牛鬼蛇神，免得你丫头又冒出一手来了。”

说着，松开“玉面青衫”的手腕，抬步走向“五魔煞”。

但只见“玉面青衫”整个人都呆住了，他实在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一出手就叫人轻易至极的扣住腕脉！

由头至尾，他浑身上下整个人确实实的麻木，僵凝住了！嗯，就像个雕刻木人。

皱了皱眉，明毓秀道：“怎么，你失魂了？”

大幅度的颤抖了一下，“玉面青衫”像是猛然醒过来似的，啊了一声，用力闭了闭眼，那两颗眸里原先的狂傲早已不见了，涌上的是无比的惊骇、惊骇——

像是见了无常大吉般的惊骇！颤抖的两足，已开始缓缓的向后退……

倏地，他暴吼一声，双袖猛抖，两只手指长的“袖箭”泛起两道寒芒，急如挚电的射向明毓秀！

在同个动作里，“玉面青衫”的身子一个倒掠，已斜飞出去！

明毓秀道：“朋友，现在想跑已是太慢了矣。”

说话之时，明毓秀那双洁白晶莹的玉手，已一丝也不差的接住了那两只袖箭，当她那一“矣”字才滑出她的舌尖儿，那两只袖箭已被她用力一抖，急跳而出！

“玉面青衫”的身形还不过在半空中，那两只袖箭已“完璧归赵”——准准的射进了他的背心！

“啊哇——！”

一声幽长凄凄的嚎声掀起，当它倏然停止之时，“玉面青衫”已坠到地上，微微挣扎一下，然后两腿一伸，便一动也没动了矣……

这个时候，邵真刚不过才走到那个如石雕像的“五魔煞”面前，噢，“艳屠煞”，她使江湖上黑白道的人物闻而打颤，见而股栗，不是没有原因的啊！

明毓秀神态依然，只淡淡的在“玉面青衫”的尸体上望了一眼，便朝邵真道：“咱还有事要办，别再拖泥带水的！”

邵真回道：“我是在等‘十二太妹’啊！”

话一落，远远的，便听到一阵急剧的蹄声传来！

凝目向前望去，明毓秀道：“总算来了！”

邵真扭头望去，“十二太妹”已来到眼前，动作敏健而划一，一个翻身，全都下了马来，“大太妹”首先奔近邵真，抱拳道：“邵公子，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邵真微笑着道：“你们再不来，我打算一个都不留了，这样吧，两个给你们，你们也来两个人，一对一，免得让他们都死得不服。”

“大太妹”凝眸注视着呆呆如砧上肉的“五魔煞”，道：“好的。但不知邵公子你愿意要哪两个？”

邵真沉吟了一下，哼道：“实在舍不得割爱，既然鱼与熊掌难以兼得，我只好舍去这两位大爷了。”

说着，伸手指了指“冷面魔煞”和“血鞭魔煞”。

大太妹回首招呼了一声，道：“二太妹！”

一声娇诺，那立在一旁的“十一太妹”中有一人立即掠上前来！

“大太妹”冷声道：“‘二太妹’，让咱侍候‘冷面魔煞’和‘血鞭魔煞’两位爷儿上路吧！”

可怜，真可怜，窝囊，真窝囊！

“五魔煞”见“玉面青衫”居然像个泥人似的被摆平在地上之后，他们便像中了魔似的，兀立于地，一待“十二太妹”前来，他们已是面如死灰了矣！

五个人摆在那，就像五头驯羊，站在那乖乖的任人论两称斤……

这使人想起当初他们围杀邵真和侯爱凤，以及诛戮“剑中宝”和“大憨侠”的时候，他们表现得是何等的豪壮，何等的勇猛，何等的不可一世呵！

这或许使人感到疑惑不解，但说穿了，实在也没啥好奇怪的。

他们之中，除了“玉面青衫”是在江湖上打滚之外，“六魔煞”只不过是“三水镇”的地头蛇罢了，在三水镇上他们是威风八面，气焰万丈，鱼肉乡民，专挑软的来吃，一旦跳到这五花八门的江湖上来，他们再也吃不开了。

是以邵真和明毓秀一动手就杀死“天残魔煞”和“玉面青衫”，以及打伤了“血鞭魔煞”，业已使他们吓得魂儿出窍，更何况“十二太妹”那些恶婆娘又赶来了！

这时候，“大太妹”和“二太妹”已取下腰间的吴钩剑，“大太妹”剽悍道：“别站在那像死人一样，既然你们敢奸杀本帮的婢女，必然就是好汉，来，‘血鞭魔煞’‘冷面魔煞’，你们给我站出来，看看是否能够吃下我姐妹俩？”

死板的脸上，除了惊骇之外，立刻又泛起了一滩难堪，“冷面魔煞”显然是无法忍受“大太妹”的指名叫阵，狂吼一声，已扑向“大太妹”！

在那个同时，“血鞭魔煞”也已解下腰间的皮鞭，一点足，业已射向“二太妹”！

其余的“三魔煞”也皆扑身而出，企图打他们一贯的战法——以多吃少！然他们方不过一动身，邵真已豪笑着截住他们……

于是乎，一场混战终于干上了。

“五魔煞”可说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所谓是狗急跳墙，人急不管三七廿几，只见他们一上手，就是一连串的猛攻狠打！

“六魔煞”在往时如联手的话，还算蛮具威力的，但他们在半刻前已折了两人，而且现在又被分了开来，就显得孤单而薄弱了。

“大太妹”和“二太妹”的武功果然不同凡响，尽管“冷面魔煞”和“血鞭魔煞”疯狂的猛攻，却丝毫动不了她们一根毫毛，“大太妹”和“二太妹”已苦守了“六魔煞”一个多月，心中的怨气是可想而知的了，是以她们丝毫不容情，也拼全力猛打！

这么一来，“冷面魔煞”和“血鞭魔煞”便相形见绌，立刻屈于下风！一刹时，已险象丛生，岌岌可危……

“大”、“二太妹”的武功是同一个路子，俱都很怪，招式诡异，高深莫测，莫怪乎“六魔煞”被“十二太妹”困于“金银帮”一个多月，而硬是不敢伸头出来了……

一个剽悍的回旋，“大太妹”那亮闪闪的吴钩剑交错猛扬，“冷面魔煞”招架不住，一阵急闪急退，煞气盈眸的“大太妹”，像头凶悍的母狮，硬是不给他喘息的机会，娇躯暴拔，蹿起二丈来高，一到顶点的时候，倏然往下来个俯冲，像只噬鹰般的飘忽而下！

两条身影交错于一点之时，一阵叮当和几点火星窜起，然后便见两条身影缓缓飘落……

“大太妹”一落地，手中那吴钩剑却夹着一柄长剑——“冷面魔煞”那柄长剑。

显然，胜负已见，不是么，“冷面魔煞”站落在地上的时候，两手紧捂着小腹，殷红的血水挤着指缝流出，也没见他有啥哀嚎或哼叫，只是两眼翻了翻，然后叭地一声倒在地下，称神做鬼去了矣！

稍后，与“二太妹”对搏的“血鞭魔煞”也差不多了，只见他手中的皮鞭虽然舞得呼呼生风，但明眼人一看，便知道它一点也没劲道。

反观“二太妹”却愈战愈勇，一双吴钩剑板板有眼，出神入化，凌厉非常……

鼓起余勇，“血鞭魔煞”倏然回光返照似的，猛扬皮鞭，急急劈向“二太妹”！不退反进，“二太妹”单剑一扬，钩尾卷住了鞭梢，同个动作里，她使劲一拉，“血鞭魔煞”整个人硬是被扯得腾空而起！

正好“二太妹”另一只吴钩剑迎空而上，很准的斩去了他的左臂！

再补一剑，“二太妹”毫不留情的劈开了他的胸膛！

嚎叫着，“血鞭魔煞”的身子一阵抽搐，也紧随“冷面魔煞”赴“阎王宴”去了！

嗯，目前“六魔煞”，仅剩和邵真对垒的“神刀魔煞”，“胖魔煞”及以“驱蛇魔煞”“三魔煞”了。

尽管“三魔煞”全力猛扑，但邵真始终猫戏老鼠般的不出全力，是以，“大太妹”和“二太妹”分别斩死“血鞭魔煞”和“冷面魔煞”，邵真的对手却依然存在。

一旁的明毓秀，双手环胸，闷得发慌似的喊叫道：“伙计，到逗了，什么时候啦？”

腾身闪开“神刀魔煞”的大金刀，邵真扬声回道：“别急，快了哪！”

话声中，他已连续的躲过了“胖魔煞”连刺七次的矛，同个当中，他也连回转两次，堪堪的让过了“驱蛇魔煞”那吐着红信的大蟒头……

吊儿郎当的神情倏又一凝，邵真铁青着脸孔，他已毫不保留的露出他的

狰狞、残恨、冷酷、暴戾，和人性中所有最丑劣的一面——杀意！

只见他两足轻轻一沾地，倏又一弹，像一团绵絮般的，缓缓飘向“神刀魔煞”，飘身当中，他的“大龙手”已使他成了多手怪人……

金刀猛扬，“神刀魔煞”怪叫着劈向那漫天罩来的手影，同时，他的身子也往旁急挪猛闪……

残酷毒辣的笑意，自邵真的唇角漾起——他业已成功的，也是狠毒的掐断了“神刀魔煞”的喉咙！

金刀急抛，“神刀魔煞”双手紧捂喉咙，但却捺不住喉管的血自他的指缝中急喷而出！他叫着、跳着！

痛苦的！

森森阴笑着，邵真轻巧让过急急前来救驾的“驱蛇魔煞”，顺着避开“驱蛇魔煞”那颗斗大的蟒头的势子，邵真业已像道流星电光的扑到了瞠目吃惊的“胖魔煞”身前！

一晃手，就只这么一个单纯的动作，“胖魔煞”手中的那支点钢矛不知何时已“跑”到了邵真的手上，彷彿，嗯，彷彿那支短矛就是邵真拿着似的，那么熟练的，怪异的一转矛头，一阵叫声，那尖锐而森寒的矛锋已狠狠的戳进了“胖魔煞”大张的嘴巴里！

幽森的、凄厉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叫声，陡地掀起，历久不歇！

磨着牙，睁着眼，邵真那张铁青的脸更狰狞、更恐怖了！

他像魔鬼幽灵般的豪笑着，他不打算将短矛自“胖魔煞”的嘴里抽出来，反而残忍的再往里戳——噢！

老天爷！

“胖魔煞”的情况是可想而知的——红殷殷的矛锋自嘴里穿过他的后脑袋！

当邵真再狠狠的扭转一下点钢矛的时候，他号哮的声音猛然停止，变成了低促，浊混的呼噜噜的声音！

他暴睁两眼，那两颗眼珠几乎就要突跳出来，他浑身抽搐着、颤抖着，以致于他俩颊上两团肉团，也一劲子的晃着、颤着……

简直就像恶魔，邵真圆睁的瞳孔已是红绿遍布，他得意的笑着，狰狞的笑着，当他猛力抽回短矛的时候，“胖魔煞”那浑圆臃肿的身子，业已扑通的一声的趴到地下了。

当“驱蛇魔煞”疯狂的扑上来之时，邵真已经很从容的离开了他扑杀的距离，半空里，他瞥见“神刀魔煞”依然捂着喉结在蹦跳、在嘶号，毫不怜悯的，他猛一抖手，那只血渍斑斑的点钢矛已飞快的脱手而出！

“噗”一声，不偏不倚的，正中穿射过了“神刀魔煞”的那颗脑瓜子中心了，穿突出来的三角矛锋，却不再是红红的鲜血，而是白暂暂的——脑浆！

以那只点钢矛穿射而过的同时，“神刀魔煞”那睁瞪得铜铃大的眼珠也已暴跳了出来，只见两颗血淋淋的眼珠在地上滚了滚，依然瞪睁，红红的血丝还隐隐的跳呀跳的，那情景呵——天！

当然，“神刀魔煞”已不再嘶号，也不再蹦跳，他静静的蜷曲在那，魂归奈何桥矣！

“好狠毒的心啊！我与你拼了！”

目眦欲裂的号吼着，“驱蛇魔煞”疯狂的挥动着他的大蟒蛇，他通红的脸孔，跳漾着刻切的怨毒和愤怒！

一口气，他连连挥动大蟒蛇已有十九次了！

跳纵的闪避着，邵真心知“驱蛇魔煞”那条大蟒蛇奇毒无比，且普通刀剑斩不入它的鳞片，所以他每和他交手的时候，总要凝几分心防着它……

疯狂而凌厉的扑击持续着，“驱蛇魔煞”紧咬牙关，白白的牙齿已咬住了下唇，那咬牙切齿的神情，巴不得立刻把邵真抓个生吞活剥啊！

“狠毒？我就再一万倍的狠毒，也比不过你们当初杀死‘剑中宝’和‘大憨侠’那般的狠毒！”

闪着身，邵真怨毒的嚎叫道：“会的，我会尽量的使自己比你们更狠毒，更残酷！朋友，我愿意替你剥皮！”

话声中，忽地千霞流光暴射而起！

连续三个跟斗，邵真也匪夷所思的逼到了“驱蛇魔煞”的身侧，手中的“眨眼剑”已使“驱蛇魔煞”惊惶的闭着眼，而且惊惶的抽身暴退！

每当邵真抽出“眨眼剑”之时，必然会有流血，当然这次也不例外——那无坚不摧的“眨眼剑”已轻而易举的斩断了那颗斗大而狰狞恐怖的大蟒头了！

鲜血直喷当中，那条蟒头急飞出去，大张着口，噗的一声，尖锐的门牙已镶咬进一棵叶子落光的梧桐树干，好生骇人听闻啊！

两眼依然睁不开，“驱蛇魔煞”被蟒蛇那有一股浓涩恶腥味的血水兜了满头之时，他狂叫一声，猛力睁开眼，当他发现心爱的大蟒蛇已先他走一步，熬忍不住的，他悲痛的嘶号着，奋身扑前而去！

哀嚎着抱住那紧紧咬住树干的蟒头，“驱蛇魔煞”忽地凑嘴吸吮着殷红刺目的蛇血，那副叫人头皮发麻的恐怖景象，竟叫一旁观战的明毓秀和“十二太妹”皆掩袖不敢卒睹，即连邵真也看得脊梁一阵凉嗖嗖的……

疯狂、贪婪的吸吮着，忽地“驱蛇魔煞”那细瘦的身子一阵剧烈的颤抖抽搐，很明显的，他露在衣服外的头部和双手已逐渐呈乌黑，嗯，就像烤焦了的木炭。

当邵真走近前去之时，“驱蛇魔煞”已中毒死命矣，但他依然紧抱着那颗大蟒头，半跪着靠在树干死去，那张乌黑发紫的脸孔，彷彿抹上一撮安祥，似乎，他的“殉蛇而死”得其所哉也……

缓缓的透了口气，邵真冷酷阴晦而森涩的表情，已慢慢的褪淡下去，凝眸打量地下的七具尸体，他仰望着漆黑冷肃的穹苍，他彷彿看见了“剑中宝”和“大憨侠”那两张充满稚气的面孔在朝他微笑……

熬忍不住的，那被他压抑了太久的泪水，已夺眶而出……

挥着热泪，邵真哽声道：“老友……安息吧，你们永远活在我心中……”

邵真终于如愿的杀死了“六魔煞”，替“剑中宝”和“大憨侠”报了仇，“六魔煞”死得并不冤枉，杀人者，人恒杀之，他们是该死的。

只是他们一直到死还不知道邵真和明毓秀便是鼎沸江湖的“鬼见愁”和“艳屠煞”，尤其是“玉面青衫”还想到“龙虎会”去投靠邵真，当他们七人到了森罗地府，得知杀死他们的人便是他们想投靠的人，那副表情，该怎么形容——笑？

或者哭？

嗯，想大概是哭笑不得，认了吧。

将七具尸体就地掩埋之后，便告别“十二太妹”，邵真和明毓秀折返“金银帮”。

第四十六章

时已近四更，这一来一往耽误了不少时刻。

进了“金银帮”的大门，两人直接登堂入室，进入那座高耸入云的阁楼。

“金银帮”的大部编制的是这样的，底楼有两部分：一是“四兽舵”，二是“洛阳堂”。

上楼也是两个部份：“人爷阁”和“天地楼”。

“四兽舵”供人赌的“限量”是最少的，所以，通常在那儿赌的赌客，可说都是比较苦哈哈的走卒贩夫，和一些市井地痞，“洛阳堂”就比较高级了，赌客大都是手头比较宽裕，所以赌的“限量”又较“四兽舵”为高，依序上去，“人爷阁”当然又要高级多了，通常一夜输赢在万两银子左右，至于“天地楼”，则都是囊袋鼓鼓，出手阔绰的王孙公子和富商巨贾这般的“高级赌客”，他们的豪赌，往往一个人一夜间的输赢，让没鞋穿的穷措大一辈子也赚不了！

“四兽舵”是由“千手神猿”、“黑猩猩”、“魔豹”和“追风虎”四位舵主镇守的。

“洛阳堂”，则由“赛孔明”，“青叶子”和“隐冥郎君”三位堂君镇守。

半年前，明毓秀被“毒心郎中”邵肇虞出卖的时候，曾被“洛阳堂”主下了毒药，并遭围杀，当她浴血逃出时，并受到了“四兽舵”的四个舵主的追杀，所幸邵真及时赶来，方免一死。

这虽已是半年前的事了，但明毓秀犹有余恨，她曾经与邵真打算登门寻仇的，但不巧和邵真闹翻，她则成天在“百艳帮”以泪洗面，哀伤成痴，所以也一直都没再上“金银帮”。

今番她终于来了，心中的怨恨可想而知的，她巴不得立刻将“四兽舵”和“洛阳堂”捣个稀烂，以泄心中之恨！

但这回他们来的主要目的，是要“赢三百万两银子”，是以明毓秀为顾全大计，也就忍下这口鸟气。

事实上，邵真和明毓秀真能赢得“金银帮”三百万两银子的话，也几乎等于把“金银帮”弄垮了。

邵真和明毓秀并没有进入“四兽舵”和“洛阳堂”，直接上楼，绕过“人爷阁”，往“天地楼”走去……

当他们两人掀开翡翠珠子的门帘进入之时，耳中便闻哗哗啦啦的洗牌声。

一张四方形的铜桌，围满了一二十人。

那些赌客相当高贵，所穿的服饰珠光宝气，外表惊人不说，就单他们那文雅闲静的“牌品”，便与人不同，绝没有走卒贩夫玩牌时那样的喧哗嘈杂，一派斯文，硬是气质高尚，让人激赏。

里面的设备，五光十色，琳琅满目，一应俱全。

除了一张大得惊人的铜桌之外，人们左侧有换筹码的柜台，右侧也有个柜台，摆满各种各样的陈年老酒，以及各类的水果，另外还有一条甬道，那是供这些赌客饮食和休息的地方。

除此之外，“天地楼”里的布置，一点也不流于俗套，墨画书法挂满墙上，古董器皿点缀摆放于各角落，这确实是个最高级和最文雅的赌场。

这地方，邵真和明毓秀当然不会陌生，他俩曾在这沉迷于好些日子，他们连“天地楼”里的每一位跑堂的脸孔都熟悉万分呢。

他们一进门，照例的有一名满脸含笑的伙计，哈腰迎上来，客气至极的摆手道：“公子，姑娘，请进，请进……”

可是当他抬头瞧个清楚之时，他猛然地啊一声，傻愣住了！

这个时候，就连两个柜台七八名的伙计也皆大惊失色，瞠目结舌！

苦笑似的扯了下唇角，邵真朝明毓秀道：“我们真该加入‘金银帮’。他们每人都这般的惦记着我们啊。”

明毓秀笑着道：“可不是，他们一见我们来，居然高兴得连话都说不出哪。”

走近柜台，邵真和明毓秀在铺有虎纹皮的太师椅坐下，这个时候，有一名年约四旬，身披白色罩袍的中年汉子，已急步走上前来，朝两人一抱拳道：“邵公子，明姑娘，两位久违了。”

两人起身回送一礼，邵真含笑道：“范楼主，你还是老样子啊。”

盈盈一笑，明毓秀也道：“范楼主，现在已是四更天了，你身为一楼之主，居然还亲自掌柜啊？”

范楼主？

是的，那中年汉子便是“天地楼”楼主范一弓，江湖外号又叫“蜈蚣剑”，在武林上还算小有名气，三年前“金银帮”成立时，他就被“金银帮”主网罗于麾下，且加以重用，任为“天地楼”主，可说是“金银帮”的“开帮元老”。

范一弓打了个哈哈，道：“有啥办法，掌柜的一个返乡探亲去了，一个值日班，夜班只好由我范某接替了，我范某乃是吃人之饭，忠人之事，哪似两位这般逍遥啊？”

邵真与明毓秀认识“蜈蚣剑”范一弓，差不多有两三年了，只觉得他做人很有手腕，交情不差。

邵真朝他笑了笑，淡淡道：“令帮主呢？”

范一弓凝眸道：“敝帮主寢息去了，两位找他何事？”

蛾眉梢子挑了一挑，明毓秀咬嘴道：“范楼主，如果你这是装傻的话，未免太伤感情了。”

四方形的国字脸一窒，范一弓打了个干哈哈，道：“明姑娘言重了。这儿非谈话之地，两位请里面坐好吗？”

邵真冷漠的点点头，提步之时，眼角不自觉瞥向牌桌，微愣了下，朝明毓秀低声道：“毓，你瞧谁在推庄了？”

美眸微凝，明毓秀也向牌桌望去，只见推庄的人正是“毒心郎中”邵肇赓，明毓秀哼声道：“哼！卖友求荣的贱骨头！”

两人跟着范一弓进入甬道，来到一间华丽的厢房。

这间厢房是范一弓招待朋友客人的专用房间。

大凡天娼赌馆的人，通常不仅不轻易得罪人，而且主动的交结朋友，尤其是有权有势和有钱的人，更要积极的加以笼络和讨好，邵真和明毓秀虽算不了什么达官显贵，但他们也算得上“小富翁”，且在江湖上鼎鼎大名而大名鼎鼎，是以一向范一弓对他俩笼络巴结，也曾在这招待过邵真和明毓秀不少次，所以说，邵真和明毓秀对这厢房就像自己家里的厨房那般熟悉。

坐定之后，范一弓照例要吩咐部下摆上酒席，但明毓秀却抢先制止道：

“范楼主，我看免了吧，咱打开天窗说亮话，你也知道我今番来不是和你套交情，讲客套，我是特地来谢谢贵帮上次对我的恩宠照顾。”

脸上阵难堪漾起，但范一弓乃长袖善舞，机敏而圆滑的老江湖，很快的，他已有“什么人说什么话，何等事何等办”的腹案了，只见他经验老到而世故的陪着笑脸道：“明姑娘既然这般直言快语，那我也只好先公后私了，只是在讲话之前，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要求明姑娘静静听我范某人解释？”

淡漠睨着他，明毓秀道：“范楼主，请说。”

微微一笑，范一弓道：“上次本帮对明姑娘过不去之时，适巧我有事不在，这事你是知道的，我敢保证当时我范某人如在家的话，决不可能发生这种事的。事后和知悉后，曾责敝帮主行事过于草率，误听别人谗言，而铸成大错，敝帮主事后也自知过错，极为后悔……”

懒慵慵的望着他，邵真打断他的话道：“范楼主，过去的，怎么讲还是过去了，反正你们贵帮对明姑娘下毒手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你也不必再费时解释。我们想知道的只有一事——贵帮打算作何善后这档子事？”

又碰了个钉子，范一弓讪讪的笑了笑，转口道：“好吧。那我就长话短说，本帮愿意向明姑娘郑重认错……”

不等他说完，明毓秀嗤了声哼道：“怎么个认错法？叩三个响头，叫声娘？”

四方脸顿时变了色，范一弓显然对明毓秀这尖酸苛薄的话语难以忍受，他显出了被激怒的神色，但他立刻又缓和了下来，他知道，他比谁都知道，眼前一对煞星是万万得罪不得的，他更知道，就算整个“金银帮”也摆他们不平的，更遑论他姓范的了。

世故圆滑的笑容又浮上来，范一弓很快的转变神情道：“本帮愿意发武林帖，昭告江湖豪杰，公开向明姑娘表示歉意，并愿意赔偿十万两银子，不知明姑娘是否愿意接受？”

吹了个口哨，邵真轻佻道：“十万两银子？好大一笔款子哪！我这苦哈哈的穷措大，十辈子也见不着这笔钱哩！”

明毓秀也轻笑道：“范楼主，这太使我受宠若惊了，我只不过让贵帮暗中下毒药，并予以围攻和追杀而已，居然有十万两银子可拿，不知道当时我假若荣幸的死了，贵帮要付我多少钱？”

察言观色，范一弓不是傻子，他当然知道邵真和明毓秀并不满意自己的条件，他笑笑，说道：“这是敝帮所能做到的最好方法，假若两位不同意，不知道你们的条件是如何？”斜眼睨着他，明毓秀冷声道：“范楼主，这不等于废话么？你既然说这是你们最好的方法了，难道我开出的条件你们能接受吗？”

范一弓被问得没话说，尴尬的唔唔了两声，这才又道：“既然如此，就请原谅我范某人直说了——我们悉听尊便！”

此话一落，邵真和明毓秀双双吃了一惊！

他们一万个也料不到范一弓居然胆敢说这种话，这是明显的摊牌了啊！

脑中迅快的一转，邵真忽然笑了，他道：“范楼主，贵帮请来了何等样的人物为你们撑腰呢？”

大惊，范一弓溜口道：“邵公子，你知道了？”摇摇头，邵真慢条斯理道：“我又不是诸葛孔明掐掐指头算一算便知道，我只不过胡言瞎猜罢了……”

望着他那惊愣、讶异的神色，邵真索性又道：“其实这等事情用屁股想便知道了，我邵某人和明姑娘虽非三头六臂，但我敢不避被讥夸大之嫌的直说，你们‘金银帮’中所有的人，当然包括令帮主和你阁下在内，决非我或明姑娘的对手，假若我姓邵的和明姑娘联起手来，尽管贵帮人多势众，在江湖上声名远播，但我敢打赌，我俩能够一夜之间把贵帮夷成平地！当然，或许我和明姑娘要付出重大的代价，但失败一定是贵帮。范楼主，扪心你自问，我邵某人可有夸大之词？”

咽了下口液，范一弓摇摇头，哑声道：“没有……”冷冷的扫了他一眼，邵真道：“这就是了，贵帮除非另请高明，为你们撑腰做靠山之外，否则你姓范的敢说‘悉听尊便’这句话么？”

用力的吞了下口水，范一弓发现自己惯有的世故笑容，再怎么也笑不起来了，他现在更觉得眼前的年轻人可怕，他是那般的料事如神啊！

定下神，范一弓呐呐道：“不瞒你们说，当本帮毒杀明姑娘失败之后，便立刻前往西疆重金请来‘九指血煞’……”

陡然跳了起来，邵真吃惊道：“九指血煞？”

他这突如其来的失惊举措，使得正在说话的范一弓蓦地停下来，诧异的望着他，即连明毓秀，也掉转头来，疑惑的望着邵真……

脸上激浮的神情很快的被压抑下去，邵真用舌头扫了一下被冻干的唇角，这一刹那，他忽然变得有些阴沉，眼光冷冷的紧瞅着范一弓，他冷声道：“范楼主，请讲下去！”

他已嗅着气氛有点不对劲了，畏缩的笑了笑，范一弓低声道：“明姑娘方才说过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所以我范某人开诚布公，照实的对两拉说明，本帮为争生存，为保利益，我们不得不另请高手……”

明毓秀截断他的话，凝声道：“当然，贵帮是有充份的理由这样做的，我愿意你们这举动，最聪明而且正确的。”

顿了顿，明毓秀侧着头接口又说道：“有一点，我不太明白，既然你们请来了帮手，又为何愿意花十万两银子，向我和解道歉呢？”

沉吟了一下，范一弓道：“明姑娘，对不起，这个我范某人就不便明白了，常言道：‘吃饭千人，主事一人’。我终究不是一帮之主，容我去请敝帮主到来，向两位谈判好么？”

倏地一眨眼，邵真忽然冷哼一声道：“谈判？姓范的你别抬高自己，你以为我是来和你讨价还价的是吗？”

暗地里打了个哆嗦，范一弓那张老练世故的正方脸上，涌上了难以掩抑的恐惧，他噤若寒蝉……

忽又淡淡一笑，邵真的表情有时候和他的武功一样——令人难以捉摸，一刹前他还是冰冷的，现在在他看来却是和颜悦色的道：“范楼主，你应当很明白，贵帮用无耻，卑鄙，下三滥的江湖宵小手段，几陷明姑娘于死，而今番我俩重临贵帮，到现在为止大概也快要半个时辰了吧，贵帮依然完好，即连一丝丝的打扰也没受到，你大概不会认为‘鬼见愁’和‘艳屠煞’是纸糊的吧？”

猛摇头，范一弓连声道：“不，不，邵公子，你这话说哪去了？您，您是瞧得起我姓范的……”

邵真接着道：“你这话说对了，常言道：‘嘴脸不变，交情常在。’你我虽然算不上是知心知腹的朋友啦。但好歹也是朋友一番了。我姓邵的，虽

然心狠手毒，邪气了点，但勉强的还称得上恩怨分明。范楼主，事实上你应当比我更明白，今天我俩要不看在你的份上，大可直截了当的去揪令帮主出来，胜过在这和你磨牙根儿强多了，你说是么？”

世故圆滑的笑容，已渗进了强烈的谄媚意味，范一弓笑声道：“是的，我范一弓当然明白两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希望有个缓和的余地。”

笑笑，邵真道：“既然我俩赏你脸，来个‘场外交易’，难道说你不还脸，是么？”

张了张脸，范一弓只得道：“我，我只怕越俎代庖，会超过了我的职权，我希望两位明白我的苦衷。”

脸色又沉了下来了，邵真生硬的道：“范楼主，我们之所以不直接找令帮主，而先来找你，无非是看在你我之间还有那么点私交，希望借着这一点私交，寻求我们和贵帮解决或缓和问题的办法。当然，假若能找一个合理而又适当的方法，那是最好不过了，皆大欢喜，但现在阁下显然没有这个诚意……”

范一弓急急插嘴道：“邵公子，请别误会，我范某人是有一万分的诚意……”

撇了下嘴，明毓秀冷冷打断他的话道：“既然，范楼主有诚意，为什么支吾我的问题呢？”

脸上又浮起笑容来，邵真这忽冷忽热真叫人捉摸不定，只见他含笑道：“范楼主，当然啦，你有你的立场，你有你的苦衷，我姓邵的不便勉强你，但话说回来，假若你阁下不把话摆明，那咱们之间也没有什么话好说啦，就来个直来直往，大家撕破脸，谁也不怨谁！”

说着，淡淡的一摆手，含笑自若的又道：“现在，就麻烦你阁下去请贵帮主出来，嗯，当然还有你们的救星‘九指血煞’，请！”

呆了一呆，范一弓愣了半晌，心中一阵前思后虑，这才谄笑道：“好吧，既然邵公子和明姑娘这般瞧得起我姓范的，我也就剖心割腹的向两位直说了。”

顿了一下，才又接着说道：“本帮因惧两位前来报仇，因此派人深出西疆，以重金二十万两银子请‘九指血煞’前来对付两位，但本帮又怕‘九指血煞’应付不了两位，所以，仍愿花十万两银子和解，以求息事宁人。”

呵笑了一声，邵真道：“倒难为你这般高估我们了。”

眨眨美眸，明毓秀道：“假使我愿意接受你们的讲和，那你们岂不白白损失了二十万两么？”

范一弓道：“不，本帮先付他十万两，假若明姑娘接受和解，或者是在一年以内不登门寻仇，那‘九指血煞’便可以离去，但其余十万两银子本帮不付给他，所以明姑娘愿意接受和解的话，本帮实质上只损失二十万两。”

邵真道：“如果我们不和解的话，那么贵帮将打算付给我们的和解费，给‘九指血煞’来替贵帮消灾，换句话说，这档子事，贵帮是打算花二十万两银来解决的了，对不？”苦笑了一下，范一弓道：“是的。”

明毓秀抬眼道：“万一在一年后我们才上门找你们报仇，那‘九指血煞’岂不白赚贵帮十万两银子，这不是说，那时你们没帮手了，又要怎么办？”

莫可奈何的耸了下肩，范一弓道：“说老实话，到那时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过，这是可以预想到的，明姑娘你不可能一年以后才来找本帮复仇的，是不？”冷笑了一声，明毓秀说道：“不错，我事隔半年才来，已是

出乎我本身的意料了。”

支着下颌，邵真喷声道：“啧啧，二十万两，据我所知道，武林未有人愿意出这么高价来解决一件事情，贵帮算是十分诚意了。”

坐正身子，接着又道：“贵帮还是很聪明的认为‘九指血煞’不一定能‘拿钱消灾’——打败我们，但假若‘九指血煞’不幸真的败给了我两人，那时贵帮主又打算如何？”

连连苦笑，邵真道：“贵帮未免太抬高了我们哪。”

泄气似的吁了一声，范一弓道：“敝帮主昔前在邵公子手下连五十招都走不过，便缴械负伤，何况又多了个明姑娘？本帮人虽多，但势却不见得众，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本帮在两位的眼里不过是个空心大佬倌吧！我们不是抬高两位，而是有自知之明。”

明毓秀恭维道：“人说范楼主知人知事，明察秋毫，一点也不假啊。”

恭维？放屁！范一弓当然知道邵真是在挖苦他，他尴尬的笑了笑，道：“邵公子，既然我这般开诚布公的说出了本帮的正反条件，两位是否也能开诚布公的说说你们的条件呢？”

邵真连忙道：“当然，礼尚往来，我这姓邵的岂会这般不够朋友？”

大喜，范一弓忙不迭道：“邵公子，请说，只要条件不过于苛刻，说不定本帮愿意放宽谈和的尺度。”

邵真望向明毓秀道：“毓，你算是直接受害人，当然由你说啦。”

范一弓连忙向她谄笑道：“明姑娘请讲，在下洗耳恭听。”

故作沉吟，明毓秀慢吞吞的说道：“本来嘛，我本人是坚持没什么可谈的干开算了，但我的合伙人却坚持要顾全范楼主的面子……”

说着，瞥了范一弓一眼，只见范一弓面上一片受宠若惊之色，心中一阵好笑，停了一停，才又道：“所以我就干脆算啦！”

“算啦！”猛的愣住，范一弓不相信的说道：“明姑娘，你是说愿意化干戈为玉帛？”

点头，忽又摇头，明毓秀道：“但有个不成条件的条件。”

又是一楞，范一弓简直被搞迷糊了，他傻了眼道：“不成条件？明姑娘，抱歉我不懂你的意思。”

明毓秀道：“很简单，我既不要你们赔十万两，也不要你们道歉……”

诧异万分，范一弓忍不住插嘴道：“那明姑娘你到底要什么呢？”

不悦的瞪了他一眼，明毓秀道：“人家话还没说完，你急个什么，反正不会是要你的脑袋就是了，真是！”

自讨不趣的被凶了一顿，范一弓讷讷无语……

有点过意不去似的笑了笑，明毓秀缓下语调道：“我要和贵帮主牌桌上一见高低，如何？”

猛又是一怔，范一弓诧声道：“牌桌上见高低？你是说要和我们赌牌九？”

明毓秀点头道：“正是这个意思。贵帮既然认为我‘艳屠煞’诈赌骗财，那么咱就来个豪赌，看看姑娘，是否有诈？”

迷惑的望着两人，范一弓不解道：“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时邵真两手抱胸，冷冷道：“很简单，古话说，捉奸捉双。贵帮只凭‘毒心郎中’片面之词，便认为人家诈赌，当然叫咱不服气。今番我们虽愿与贵帮化解恩怨，但仍难消被谗诬之恨，所以特地公开与贵帮挑战——牌桌

上的挑战。”

明毓秀接口道：“要不然我若因为看在范楼主的面上，而不予追究贵帮对我毒杀，别人家不明究理，还以为我姓明的真诈赌，而做贼心虚才与你们讲和呢，那姑娘黑锅岂不背定了？”

范一弓好奇地问：“怎么个赌法？”

淡淡一笑，明毓秀道：“很简单，贵帮派出两人来，和我们两人赌牌九，轮流推庄。”

范一弓移动了下身子，道：“很有意思，如何算胜负？”

明毓秀道：“双方各拿出赌资三百万两银子，输光为止。”

吓了一跳，范一弓惊道：“三百万两银子？这是一笔大数目哪！”

明毓秀绷着脸道：“不错，我们在牌桌上来个彻底的大输赢！”

范一弓呐呐道：“三百万，只怕本帮挪不出这笔大钱呢……”

冷峻的撇了下嘴，邵真打岔道：“范楼主，你这句话恐怕不是真话吧！”

一窒，范一弓卷了卷舌尖，低声道：“不瞒两位说，尽管本帮创立三年多以来，业务还算不错，但收入虽多，吃饭拿钱的人更多，本帮的盈余哪有三百万啊？”

冷冷一哼，明毓秀道：“范楼主，你也未免太不老实了，昨儿我才到过‘洛阳钱庄’……”

吃了一惊，范一弓急急道：“明姑娘，是这样的，本帮虽然在‘洛阳钱庄’放有三百二十万两银子生利，但那是本帮所有的财产啊！”

噗哧的笑了出来，邵真道：“你的意思是怕输？”

尴尬的笑了笑，范一弓红着脸道：“说出来也不怕两位见笑，现在年关就在眼前了，一切帐务都要清算，本帮过年以前，还须付人五六十万，假若输光了，本帮岂不要关门大吉了？”

忍住笑，明毓秀道：“这哪成理由？就凭你范楼主的面子，没钱也能做生意，何况你们不一定输啊，对不？”

范一弓道：“我的意思把赌资降低一点，别赌恁地大，我说句坦白话，三百万两银子，实在是一笔大数目，不管是你我哪方输了，都是致命的打击……”

不等他说完，明毓秀转向邵真道：“真，范楼主似乎是怕咱买空卖空，钩大头哪。”

邵真笑道：“这是什么话？难道范楼主是怕咱没三百万两银子是么？”

范一弓连忙接口说道：“不，不是这个意思。”

温和的笑笑，邵真道：“范楼主，咱早说过，打开天窗说亮话，用不着客气，想说什么，便说什么，这才是我们强调的‘开诚布公’，你说是么？”

鼓起勇气，范一弓微笑道：“那我就直说了，假若要在牌桌上见胜负的话，咱是否应该双方先把三百万两的赌资，彼此过目？”

邵真点头道：“这是应该的，三百万两银子是一笔惊人的数目，我和明姑娘不过是武林草芥罢了，是否有这笔钱，当然是令人怀疑的事，范楼主这般细心，乃是十分合常理的事。”

说毕，笑吟吟的从怀中拿出那只精致的皮囊，抽出了小苑借给他的那张飞钱，递给了范一弓，说道：“范楼主，你就请过目吧。”

接过来细细的端详了一番，范一弓不自禁的道：“这是禹子明的飞钱，最保险不过了。”

把飞钱交还邵真，讶异道：“我真佩服两位，居然这般富有啊。”

邵真淡淡道：“不知范楼主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沉吟了一下，范一弓道：“这我必须请示敝帮主才能决定。”

轻笑一声，邵真道：“范楼主，别客气了，谁不知道贵帮的大小事业都由你决定？你虽不过是一楼之主而已，但事实上等于‘金银帮’的二当家，只要你阁下愿意在牌桌上与我们较量，贵帮主是没话可说的，对不？”

得意似的笑笑，范一弓道：“话是不错，原则上我是必须征求他的同意的。”

说毕，起身抱拳，范一弓便去请示“金银帮”主……

第四十七章

明毓秀待范一弓离去之后，望着邵真道：“真，方才姓范的提到‘九指血煞’之时，你是怎么啦？”

邵真低声道：“毓，我一直没向你提起这档子事，上次我深入西疆，便是要找‘九指血煞’哪！”

明毓秀诧异道：“‘九指血煞’那家伙听说十几年前便一直住在西疆，那时别说你还没出江湖，可能连家门都还爬不出来呢，难道你和他扯得什么恩怨么？”

“这你丫头就有所不知了。”邵真凑近脸，压着嗓门接着道：“家父昔前也是武林中人，外号叫‘四灵神君’，他有个情如手足的拜弟，叫‘金弹银宫’，认真论起来，我是该称呼他大叔的，……”

美眸凝视，明毓秀不待他说完，插嘴道：“‘金弹银宫’？是否便是令妹桂珍的父亲？”

猛一吃惊，邵真道：“毓，你怎知道？”

嫣然一笑，明毓秀道：“我不是给你说过么，令尊曾把你家中的事告诉我了，不是吗？”

恍然的哦了声，邵真喃喃道：“哦，是的，我竟然忘了

表情有些儿不自然的，邵真接着道：“这么说，你不都知道了么？”

头摇一摇，明毓秀道：“不，令尊只告诉我说桂珍不是你的亲生妹子，而是他昔日已故的要好朋友的女儿而已，并没有完全说出她的身世。”

低头沉思了半晌，邵真这才咬了下牙，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似的，沉声道：“事情既已到了这种地步，我索性一五一十的把事情告诉你吧……”

“十七年前，‘九指血煞’被人高价收买，诱杀了我的大叔‘金弹银宫’，当然家父曾赶去……但仍慢了一步，‘九指血煞’早扬长逸去，只留下倒在血泊中的大叔。大叔临死时，嘱咐家父善顾其妻女，并待其女儿长大之后，教其武功，为父报仇。”

明毓秀疑惑道：“桂珍原来还有母亲，那她怎被你家收养去呢？”

眯了一下眼，邵真暗涩的道：“当我的叔母知道大叔被杀身死之后，可怜她和家母一样，都是不会武的人，哪受得了这般打击？不出旬日，便伤心逝去，所以那时候还不到两岁的桂珍，自然而然由我家负起养育的责任了。”

凝神倾听着，明毓秀问道：“那她为什么一直跟你们姓邵呢？”

邵真道：“由于我家人丁稀少，除了我这个宝贝儿子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而且小珍长得很伶俐可人，所以家母不仅仅基于道义去疼她，更甚的，家母对他有股非浅的亲情，爱如亲生，视如己出，也就把她当成我家的人了。当然，家母的意思是等她长大以后，家父教其武功，再把身世告诉她。”

顿了顿，邵真带些迷惘的接道：“谁知，小珍长大之后，只对诗书女红有兴趣，更不是练武的料子，对武功始终学不成，而十几年来，这段漫长的日子，她始终活得那么愉快，家母视她如掌上明珠，一直不忍把她的身世告诉她。一是由于她无法亲手报父仇，二是怕告诉了她真相后，恐她受不了这种打击，她到底是个柔弱的女儿家……”

脸上的表情湛然，肃穆，明毓秀接腔道：“于是报仇的重任就落在你的身上了？”

苦涩的笑了一笑，邵真暗哑道：“这是我所以行走江湖的原因，但也只是一半原因，另外一半原因……”

说到这，邵真闭上了眼，喉咙一阵抖动，似乎被什么东西呛住了……

平静的望着他，明毓秀缓声道：“另一半原因是什么？”

颤抖着泪帘，邵真望着明毓秀的眸光里，有一股隐隐的乞求，连他说话的声音也带着乞求：“毓，这以后再说给你听好么？”

伸出柔荑，轻轻的握住了他的手，明毓秀面带微笑，柔声道：“真，你不是一五一十的说给我听了么？其实，我心里早有准备的，难道一向坚强的你，连我都不如么？”

咬了下牙，邵真终于道：“另一半原因是由于家母要我娶小珍为妻！”

仍然是那平静的表情，明毓秀淡淡的道：“所以，你一直不敢爱我，是么？”

惊奇的望着她，邵真道：“毓，你一点也不吃惊？”

微笑着，甜甜的，明毓秀道：“当令尊说小珍不是你的亲妹妹之时，我大概就料想到了。”

一顿，若无其事的转口道：“小珍长得那股美丽温柔，难道你一点也不爱她？”

摇了下头，邵真迷惘的道：“我不知道，我只觉得家母用这种强迫的手段，纵算我爱她，我也不愿，再说小珍知道她平素敬爱的哥哥，竟然不是她的亲兄，而且可能是她丈夫，她又会怎么想呢？就算我俩互相爱慕，结为夫妻，但我总觉得那种感情不完全真纯，那可能全是家母的压力撮成的，不！我所追求的感情决不是这样的！所以，我借着追杀‘九指血煞’的理由实质是逃避我不满意的婚姻，才出来行走江湖的。”

垂下眼帘又抬起，明毓秀迷惑道：“上次我在你家疗伤，住了十几天，我可以看出来小珍是非常敬爱你的，我想当她知道真相，等你帮她报仇之后，她是一定愿意嫁给你的，你又何须逃避？再说你对你的双亲至为孝顺，你是不可能违拗母命的，终究还是要和小珍完婚，对不？”

苦涩的撇了下嘴，邵真低哑道：“是的，无论如何，我是不敢违抗家母。”

明毓秀蹙眉道：“有一点我想不通，你和小珍完婚，为什么不能爱我呢？我可以嫁你为妾啊。”

摇摇头，邵真悲伤道：“你有所不知，家母不准我纳妾，所以，我才一直不敢去爱你啊！”

低下头，然后抬起，明毓秀道：“令尊告诉我小珍不是你的亲妹妹时，也曾附带告诉我将来只能娶一个女人，那时候，我大致便知道你将来会娶小珍了，当时我曾大胆的问令尊，为什么你不能娶妾，但他老人家却支吾其词，没有回答我，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邵真迷惘的道：“我也曾经问过家母和家父，说过我爱你，我要娶你为妻，但家父只是说家母不答应，所以我一直就不敢爱你，我怕万一爱上你之后，而不能娶你，那岂不害了你么？”

明毓秀垂首低声道：“这就令人奇怪不解了，为什么？”

望着她的神情，邵真的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歉疚，他紧紧握住她的柔若无骨，滑凝如脂的玉手，沉声道：“毓，在酒楼里，我已向你说过，我会冲破种种困难的，不管怎样，今生今世，我决不辜负你的爱！”

眸角漾着模糊的泪光，明毓秀那张俏脸上浮起的表情不知是喜悦还是悲

伤，但她很快的使自己平静下来，她翻过脸去，悄悄拭去泪珠，含笑娇道：“真，我相信你会的，也不管怎么，这颗心和我这个人，永远，永远是属于你的。”一顿，转开话题道：“那‘九指血煞’知道你要杀他么？”邵真摇头道：“不知道，十七年前当他杀死我大叔之时，家父便四处找他，但他一直不敢和家父交手，而逃遁西疆，后来，家父查出收买教唆‘九指血煞’杀我大叔的人，把他杀死之后，便带着家母，和五岁不到的我以及不到两岁的小珍，隐遁江湖。直至四年前，我才出来代他缉凶，一年前，我深入西疆去找‘九指血煞’，但那是希望我把‘九指血煞’活捉，好让小珍手刃仇人，但由于我不认得‘九指血煞’，而且发现有三个相同断了左手手指的人，只好又折回来，所以始终没有和‘九指血煞’照面冲突，他是不知道我要杀他的。”

明毓秀道：“那他现在居然敢重返中原来，大概是认为令尊已退隐江湖，而无所顾忌的原因吧。”

邵真点点头道：“也许是贼性不改，二十万两银子，使他不顾一切的返回中原来，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明毓秀笑道：“也可说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正好就此让你可了却一桩心愿。”

一顿，眨眼问道：“咱是先杀他还是先捞‘金银帮’的三百万？”

沉吟了一下，邵真道：“还是先捞钱要紧，反正‘九指血煞’也不知道我要杀他，他跑也跑不了。”

明毓秀望了望门口，见范一弓还不回来，不禁皱眉道：“死了不成？到现在人还不来？”

邵真笑道：“这不能怪他们，三百万两银子对‘金银帮’来说，几乎等于他们所有的财产啊，他们当然要一段时间来磋商考虑的了。”

明毓秀问道：“真，你想他们愿意和我们赌吗？”

点点头，邵真说道：“会的，姓范的是有名的贪鬼，他一见到我们有三百万两银子，贪念大起，当然愿意和我们赌；只要他愿意，那个不成材的狗帮主，他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他素来都是听范一弓的话，不是吗？”

明毓秀接着问道：“咱捞到之后，‘九指血煞’是要活捉还是生杀？”

邵真回道：“杀了割下他的脑袋带回去。”

明毓秀讶道：“你不是要活捉回让小珍亲手刃人的吗？”

邵真道：“但上次我回去之时，家母又授命我亲手杀算了。”

转了下乌溜溜的眸子，明毓秀道：“我知道了，令堂是希望你快点杀死‘九指血煞’，好回去和小珍成亲，对不？而之所以不用小珍亲手刃敌，是认为反正你俩要结发夫妻了，你杀她杀都一样，是不？”

苦笑了一下，邵真道：“我想大概是的。”

沉默了一下，明毓秀忽然幽怨道：“真，其实这种事你早该告诉我的，害得我吃了这么多相思苦。”

邵真苦涩道：“毓，只怪我没勇气，我是怕害了你呀。”

凝眸望他，明毓秀道：“现在你怎么有勇气了？”

真挚的，深情的望着明毓秀，邵真低声道：“毓，你该知道，我现在爱你的程度，已达到一刻不能没你，我不能再逃避，我要勇敢面对现实！”

芳心一阵滚翻，明毓秀克制不住的，眼中又是一热，正想说话，忽见范一弓回来，连忙翻转过脸去拭泪……

这时范一弓已同另外三人跨进门来……

和范一弓进来的两人，邵真和明毓秀都认识，一个是衣装华丽，气派不凡，而身材臃肿，加上一张胖嘟嘟的脸孔，显得肥头肥脑的便是“金银帮”帮主，另一名不是谁，正是“毒心郎中”邵肇庚，这厮是用不着赘文介绍了，邵真和明毓秀对他岂止是认识而已？

简直是太熟悉了哪，尤其是明毓秀，化了灰她也认得哩！

另外，一个是鬓发半白，可能是上甲的皂衣老者，他看来气色很好，童颜鹤发，硬朗得很，只是，脸上的表情阴森而冷冰，让人有股阴沉沉的感觉。

邵真和他打个照面之时，觉得很熟，他马上想起在西藏的时候，曾见过这人，当他把眼角掠过那人的左手，发现他的尾指只剩半截，他立刻知道那人就是‘九指血煞’了。

除了“毒心郎中”之外，“金银帮”帮主和“九指血煞”皆仍睡眠惺忪，不用说，他俩是在睡梦中被范一弓唤醒的。

也除了“九指血煞”之外，“金银帮”帮主和“毒心郎中”在进门的时候，脸上含着的那股笑容是那般的不自在，说明白点，还有一撮子的怯怕和畏惧。

这只因为他们做贼心虚——“金银帮”帮主曾被邵真打得人仰马翻，哼哼哟哟的，而今面对“克星”，提心吊胆总是难免的，尤其是他毒杀过明毓秀，仇人打上门来惊醒好梦，他哪能自在裕如啊？

“毒心郎中”出卖过明毓秀，一见那“凶煞婆”高坐堂上，他这靠赌起家，而武功差劲得连第八流都算不上的赌鬼，心中哪能不一上一下的忐忑不已啊？

不过，他俩马上很放心了，因为邵真和明毓秀不仅没有怒目相瞪，反笑脸相迎，这确实使他们心安不少。

众人坐定后范一弓礼貌的把“九指血煞”介绍给邵真和明毓秀认识。

当邵真和“九指血煞”彼此互相点头招呼之时，邵真发现他的脸上一片惊讶之色，而且目不转睛的注视了自己好一阵子……

介绍完毕，范一弓遂含笑开口：“邵公子，明姑娘，敝帮表示愿意接受两位不成条件的条件，但是，本帮也有个不成条件的条件……”

一脸笑容，邵真道：“哦？范楼主，别客气，请说。”

范一弓道：“本帮帮主是否可以亲自下桌和两位赌？”

明毓秀抬眼道：“怎么不可以？那简直太好了，能和赌技扬名四海的‘金银帮’帮主豪赌，真太棒了，输了也荣幸呀！”

一顿，接着又问道：“另一位是谁呢？”

口中说着，眼角却瞄向局促不安的“毒心郎中”，其实明毓秀早知道会是他了……

果是不错，范一弓道：“另一位是‘毒心郎中’，既然我们大家已不念前隙，我想两位不会介意‘毒心郎中’参加一份吧？”

格格的笑了声，明毓秀道：“当然！牌桌上只认得钱，哪认得人？就算阎王老大‘上凡’来赌，只要有亮花花的银子，谁也欢迎。”

邵真望一下“九指血煞”，朝范一弓问道：“那位阁下和你老兄算是公证人？”

范一弓堆笑道：“‘九指血煞’前辈和我在下算是观众吧，我俩在各位赌的期间，暂时是超立场的第三者……”

一面说着，一面从袖袍拿出一张飞钱来，送到邵真面前道：“这是三百

万两银票，请两位过目。”

淡淡一笑，邵真看也不看便道：“不用了，只怕我赢不了贵帮的钱吧，哪怕贵帮输不出钱？是不？”

一顿，也拿出了自己的那张飞钱，道：“既然范楼主是超立场的第三者，那么我把这笔赌本交给你阁下，我输了就不用拿还我，假若不幸我赢了，当然就向你索六百万啦。”

范一弓正想要邵真把钱票交给自己，这是怕万一邵真输了赖帐，要不到钱，不想邵真却先给自己，范一弓当然欣然接下……

其实邵真乃何样人？他当然明白范一弓的意思，就连范一弓为什么要拉“毒心郎中”，和“九指血煞”出来，他也知道——这是因为“毒心郎中”乃诈赌高手，可以防止自己施手脚，而“九指血煞”是有“吓阻”的用意，是警告自己若输了不能反悔……

于是，范一弓遂命人取来一副崭新的牌子，三粒骰子，以及一大堆花花绿绿的杂质玛瑙筹码。

筹码是红、蓝、黄三种颜色，一面刻着“天地楼”三种字样，另一面当然是刻“金银帮”三字了。

通常“金银帮”是不赌现金的，赌徒必需先以现银或飞钱兑换筹码，待赌完之后，再换回现银或飞钱。

“金银帮”的筹码属“天地楼”里的最精致，面额也最大，红的五百两银子，蓝的是三百，黄的是一百，顺序而推，“人爷阁”的筹码也就较为粗糙，筹码的面额也比较小，当然，等而下之的“洛阳堂”和“四兽舵”的筹码当然更粗糙，面额更小了。

这场三百万两银子的胜负，可说是“金银帮”开山以来最为巨大的豪赌，所以他们把筹码的面额提高——红的是十万两，蓝的是五万，黄的是一万。

邵真和明毓秀，“金银帮”帮主和“毒心郎中”就坐后，范一弓给每人一百五十万两的筹码，而把牌九和骰子摆到桌子正中央，朝邵真和明毓秀道：“邵公子，明姑娘，两位请验明牌九和骰子。”

淡淡一笑，邵真道：“不用了，我信得过你们。”轻咳一声，范一弓表情严肃道：“在未开赌以前，本人以公证人的身份发言：双方无论何人，假若微施手脚玩假赌诈，一经被发现，则无条件的输去赌资，不能有异议，不知诸位同意否？”

邵真和明毓秀相继点头，说了声：“这当然！”

“金银帮”主和“毒心郎中”当然也点头说是。

老实说，在桌的四人，每个都是赌徒郎中，谁敢耍花招？

尤其是邵真和明毓秀乃一对魔头煞星，“金银帮”主和“毒心郎中”即算是有十个脑袋，也不敢乱来，但他们暗底里却怕邵真和明毓秀来一手，所以范一弓虽是以“第三者身份”发言，实则乃是针对邵真和明毓秀而言也。

不过，“金银帮”之所以接受邵真和明毓秀“不成条件的条件”——牌桌上的挑战，不难看出是有下列四个理由的：一是可以借此消弭与邵真和明毓秀的仇怨，二是想趁此捞他一票，叫人十辈子也吃不完的三百万两银子，三是“金银帮”帮主和“毒心郎中”俱是“赌棍”出身的，自小赌到老大，可说是“悠久而辉煌的历史”了，而邵真和明毓秀不过是半路出家的新秀，“金银帮”主和“毒心郎中”深信在“公正无诈”的“赌门”里，他们是可以“资深的经验”和“精湛的赌技”来赢得对方的三百万的。

是以，“金银帮”毅然决然冒着有“关门大吉”的危险和邵真和明毓秀“背水一战”。

在他们的“赌斗”尚未开锣以前，笔者在此抱歉再为赌者罗嗦几句——通常牌九一般的赌法，是一人推庄，三家“把关”，但他们此刻的性质不同，是以二对二下场，所以他们赌的方法也稍有不同。

那就是不指定一人做庄，而是轮流推庄。

换句话说，另一人推庄的时候，同一方的人便抓“空牌”，比如说：邵真做庄家的话，他和明毓秀是不输赢的，所以她不下注，只凑数抓空牌，待“金银帮”主或“毒心郎中”推庄之时，明毓秀方下注，反之，若“金银帮”主推庄时，那么“毒心郎中”便抓空牌，而邵真和明毓秀皆下注输赢。

另外，他们每人做庄的时候，只做两轮牌。

（牌九三十二张牌，每次推出八张牌，每人抓两张，一共抓四次牌，称为一轮牌，又叫一副牌。）

以上，是和一般牌九不同赌法的地方，其余大小若“天”、“地”、“人”、“爷”、“三文”、“四武”和“无名”的顺序，都是一样，“皇帝”最大，“零点”最小。

好啦，范一弓已抓起骰子，往桌面上打下，结果是由邵真开始做庄。

于是乎，一场别开生面的决斗便揭开序幕。

毫无疑问的，这场“决斗”的胜负，是关乎到“龙虎会”能否顺利站起来，或是“金银帮”是否关门倒帮。

这当然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是以他们虽是老赌鬼了，但开头之时，仍难免有紧张之色……

很快的，两轮牌已过去，邵真竟然输去二十几万，交庄给明毓秀，谁知明毓秀输得更惨，两轮庄家牌推下来，连一次“升点牌”（即八点以上）也没抓过，竟然输了七十几万！

再换“金银帮”主推庄，一庄下来，邵真和明毓秀总算还好扳回四万多一点。

但轮到“毒心郎中”推庄时，明毓秀虽然赢回十几万，但邵真又再输了二十几万，也不过一圈牌而已，邵真和明毓秀合起来竟输去了三分之一——一百多万！

一圈牌下来，天已大亮。

由于赌牌九的人最喜欢摸牌，虽然牌九的输赢很快，但进行得却很慢，再轮一圈牌时，已是日上三竿。

于是，大家暂时停下来吃早膳。

虽然是吃饭，但他们却没有离开座位，就在牌桌上吃开了……

赌完两圈，邵真和明毓秀整整输了差一万多便一百五十万，天，这还得了，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再两圈牌，邵真和明毓秀岂不全都输光了？这不禁使人感到奇怪不解，当初邵真在大牛和陀敏寿之前夸下海口，说半个月内有办法弄到三百万两银子，以使“龙虎会”重建扩大，原来就是到这儿来赢钱哪！

而他也曾向“商侠”史耀乾“保证”过，必能赢三百万两银子。

可是，只不过两圈牌而已，邵真却输去一半了哪，难道说他空口说了大话么？

当然，所谓人死而后盖棺论定，牌局在未结束之前，自然也不能说邵真

和明毓秀输定了，说不定在下面的牌局能够反败为胜，但不管怎样，若叫大牛或陀敏寿或史耀乾目见，总要认真吹牛的……

吃完早膳，“毒心郎中”上厕所去方便，邵真到外头用冷水扑扑脸，牌局遂又开始了——第三圈牌一样由邵真起庄，两圈牌推下来，还好，总算稍有起色，打回了五个红筹码，两个蓝筹码，共七个筹码，也就是六十七万。

洗完牌，明毓秀把牌叠好，重新推第二副牌，这副牌相当精彩，值得一提——

第一档牌，也就是第一次所抓的牌，邵真抓了个“文四”西“无名五”，是“文九”，够大了，但由于庄家是自己人，所以他抓的是空牌，再大也没有用，庄家明毓秀拿的一副牌是“人八”配“皇帝三”——人一，也就是仅有一点，而“金银帮”主摸的两张牌是“武六”配“皇帝六”，两点而已，“毒心郎中”抓的一双牌更绝，一个漂亮的“地牌”，同碰上一张“无名九”，也只有一点——但是他的“地一”比庄家明毓秀的“人一”大。

当然，明毓秀赔了他两人“前后注”，约莫九万多一点。

第二档推下来，“金银帮”主拿的是“人八”和武十一——九点牌，“毒心郎中”抓的是“天牌”配武七——天九，明毓秀摸到的是“爷四”和“无名五”，——也是九点，邵真抓的是“天牌”碰一张“无名九”——天九王！

当各家的牌摊开来之时，引起了一阵骚动，明毓秀可说是倒霉透了，第一档牌，对方两家只有一、二点牌，而邵真拿了九点牌，偏偏自己只有一点，第二档牌，更令明毓秀咬牙切齿，四家全拿九点牌，而又偏偏是拿空牌的邵真最大，自己做庄的一家最小——前后注通赔！

这实在是件很可惜的事，两档牌若邵真的牌点让明毓秀抓到，便可通吃了，但偏是通赔了，真是有鬼！

两档牌下来，明毓秀已赔去了五十几万啦！

大凡赌牌九的都深信一句“赌话”：“通吃通赔不过三”。

“金银帮”主和“毒心郎中”乃大赌棍，当然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明毓秀一连赔了两档牌，推出第三档牌之时，“金银帮”主和“毒心郎中”各只下了两个黄筹码——前注一万，后注也仅一万。

骰子打下，牌摸上来，果然不错，通吃通赔不过三这句“赌话”果然应验——“金银帮”主抓的是“文四”，配“文六”，憋死“零点”牌，“毒心郎中”拿的是“文十”配“武十一”，小小的一点牌而已，邵真抓的是空牌，再大再小也没有用，不说也罢……

明毓秀正平息沉气的摸着牌，忽然她气得粉脸通红，轻骂了一声：“真狗养的死东西，上两档牌不来，偏偏在这小注的时候才来，真气死老娘！”

怎么？

到底她的上手牌是什么来？

噢，当她叭的一声揭开牌来之时，天，竟是两只“无名七”——“担子”即是“对子”！

“担子”比“天杠”或“天九王”还大了，不用说，明毓秀是通吃啦，她气死那个老娘啊！

哦，列位看官有所不知，这档牌“把关”的点数很小，庄家只要有足够的一点牌便是够了，偏偏来得这么大，实在是“浪费”，以这种“牌关”（即赌徒们常说的牌风）看来，明毓秀拿到这副好牌，并不是个好现象。

通常赌牌九的人，有个说不出的迷信，那就是假若对方抓的牌不是超过三点，而自己却抓了“天九王”或“担子”，那么下档牌必然不会超过三点，甚至往往拿憋死牌——零点。

这，当然并不一定百分之百的准码，不过一般老练精明的赌鬼大都深信不疑的。

赌牌九，只靠两张牌胜负，如果不搞假弄诈的话，实在也没有其他技巧，但是有的人往往十赌九输，有的却十赌九赢，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无他，就看懂不懂“牌关”。

赌的这东西是很奇怪的，通常赌徒都说赌有“鬼”，意思是说令人捉摸不定，难以猜测，赌徒们的“术语”是“花关牌”。

另外一种叫“顺关牌”，也就是说“牌关”在冥冥中照着“牌理”而来，比方明毓秀这一副的三档牌的“牌关”便是“顺关牌”——第一档牌，她“人八”上手，“人八”是张好牌档，随便配个“天牌”或“地牌”，便是不得了的“天杠”或“地杠”啦，要不然要个“文十”或“武十”和“武十一”，也是漂亮的“升点牌”，谁知竟偏来个三十二张牌仅有的一张“皇帝三”，以至于只有一点。

这不说，居然对方拿牌是“地一”和“无名一”而已，硬是“克”她“半点”，这是够倒霉的啦！

由于她那档牌的“窝囊”，以致于她第二档牌的九点碰上对方的“天九”和“人九”，输得十分冤枉！

到第三档牌来，她应验了“赌话”通吃通赔不过三，果然吃住对方，但“金银帮”主和“毒心郎中”的赌注下得最少，而明毓秀抓的是“担子大牌”，吃人家的小牌，这样吃少赔多，不是倒霉是什么？

显然，这三档牌下来，明毓秀下档牌的命运，通赔是非常可能！

所以，明毓秀虽然大牌上手，通吃对方，却怒骂连天，实在是有个道理啊！

“金银帮”主和“毒心郎中”，当然看得懂这种“牌关”，少不得心里头一阵暗暗欢喜……

忽然，“毒心郎中”转头向“金银帮”主低声说道：“帮主，这种牌关，是大好的机会哩。”

“金银帮”主笑眯眯道：“不错，好一副漂亮的顺关牌。”“不错，好一副漂亮的顺关牌。”

哼了一声，明毓秀道：“老娘就不相信这个邪！哪来他娘的顺关花关？假若下一档牌老娘真的成了‘胆子鬼’，老娘便认输！”

“金银帮”主得意洋洋道：“很难说啊，担子吃我们这小牌小注，下档牌八成是‘担下鬼’——不超过三点。”

“毒心郎中”也笑嘻嘻道：“可不是，方才我推庄的时候，也是顺关牌，‘天九主’吃了他们两家的‘武二’和‘文一’，下档牌抓的就是憋死牌哪！”

第四十八章

明毓秀叱道：“简直是鬼话，我说过假使下档牌老娘真成了担下鬼的话，老娘便认输啦！”

见她很认真，“金银帮”主忍不住道：“明姑娘，请问如何认输法？”

毫不考虑的，明毓秀道：“假使老娘下档牌的牌点，没超过三点的话，这样好了，老娘加倍赔注！”

大喜，“金银帮”主道：“明姑娘，此话当真？”

用力一点头，明毓秀傲然道：“当然！赌中无戏言，你以为老娘在跟你透牙风，开玩笑啊？就凭我‘艳屠煞’在江湖上的招牌，岂是乱讲话，或是说话不算数的人？”

咬了下牙，“金银帮”主道：“好！一言为定，我就全下啦！”

说着，把桌前所有的筹码，全推了出去！

犹疑了一下，“毒心郎中”低低道：“帮主，当真全下了？”

“金银帮”主自信非常的道：“这种牌关，天底下哪时去找？何况是一赔二，此时不下又等何时？”

“毒心郎中”想想，点头道：“说得也是，这种好机会哪能错过？”

于是，也将自己的筹码，全数都压了下去。

赫，人说赌博是不能激将的，这话一点也不假，也不过三言两语，“金银帮”主和“毒心郎中”竟当真的把约莫一百三四十万的筹码，也就是所有筹码全都下了！

一注百万，这等豪赌，在江湖上还是首次见闻啊！

当然，整个气氛不用说是猛地凝缩紧张起来了……熟练的，明毓秀推出这副牌的第四档牌，也是她做庄的最后一档牌；把三粒骰子抓在手中，轻轻晃了两下，便甩在桌面——

三、五、五。

骰子的点数是十三，也就是说由庄家明毓秀先抓牌，次由首家“金银帮”主摸牌，再由穿家“毒心郎中”拿牌，最后当然是由末家邵真了。

由于邵真拿的是空牌，对牌局不发生作用。

所以他牌一上手之时，摸也不摸的，便马上摊牌，噢，竟然是“文十”搭上个“武十”，憋死牌！

正在用心摸牌的“金银帮”主和“毒心郎中”掉头一看，不禁同声惋惜。

用袖子拭了一下额角，“金银帮”主沙声道：“真他娘的大头，零点牌让庄家拿该多好呀！”

说着，却又笑着安慰自己道：“还好，没让老子抓到，要不然岂不完了？”

屏住气息，一旁的范一弓一丝大气也不敢抽，他发觉自己紧握的手心已沁出汗水来了……

“九指血煞”坐在一旁，始终不发一言，面上只是那么阴鸷和深沉的表情，他虽名曰“观众”，但大部时间都闭着两眼，像在养神，又似在沉思；偶尔，他冷睁开眼来瞧瞧邵真，但很快的又闭下来，始终就不往牌桌上望一眼。

不知道他是不懂牌九，还是认为牌局和他不相关，而漠不关心？

邵真的表情有些儿怪怪的，他似乎是因为用不着和人家比牌，所以靠着椅背，一点儿也不紧张，但两眼依然炯炯注视着牌上……

明毓秀是庄家啦，输赢就是看她一人，她那张俏脸蛋儿虽然没有紧张得拉得硬绷绷的，但也是一脸沉肃。

她摸摸牌，然后，又把两张牌面合起来，眯细眸儿，一点儿，一点儿“细瞧”……

她这表情令人发噱，这头看了一点，然后又转过另一头来慢慢的瞧，一张娇红小嘴儿念念有词道：“妈的，要是真来‘担下鬼’，老娘发誓当尼姑去……”

这当中，“毒心郎中”已掀开一张牌来，是“文六”！

他那削瘦如猴脸的面孔，忽地紫红起来，拿着牌儿的手也微微颤着，显然“文六”那张牌档不太妙哪！

有点受不住的闭了眼，把另一张牌反按在桌面上，暂时不去看它。

他颤抖着，摊开以前出过的二十四张牌，瞪大着眼，逐一看完之后，长长的吐了一口气，抖着喉结低声喃语道：“吁，还好，爷四，文四全都出光了，不会憋死啦！”

原来他是怕四点牌上手，假若四点牌上手便是零点，无条件的输给庄家。

大凡拿四点牌或六点牌，最怕的就是成了憋死；因为三十二张牌里，四点牌四张，六点牌五张，占去了九张之多，所以很容易搅成零点的。

六牌档一般人不喜欢拿，就算不造成憋死，也很难“升点”，除非有“天牌”或“地牌”来配档，那么“天八”和“地八”的牌面就很可观了。

但这在这副牌里，两张“天牌”已经出笼过啦，另外一张“地牌”也已出去，仅剩一张“地牌”而已……

虽然只剩一张“地牌”，但对“毒心郎中”来说，却是有无穷的希望。

只见他瞪大着眼，舌尖儿卷着唇角，既专心又凝志的开始摸另一张牌，口中喃喃道：“地！地！老天帮帮忙，请来个地……”

突然，他气馁了来，没声音啦！

显然“地”这张牌是所有三十二张牌中最容易摸出来的，所以，他一摸，便知道不是了矣……

但他的声音刚一停下来，身旁满头大汗的“金银帮”主惊喜叫道：“地，地，地在这儿哪！”

长长的吐了一口气，“金银帮”主缓和了一下自己紧张的情绪。

他也瞪大眼，伸过头去聚精会神的查看那堆已出过的二十四张牌，连同邵真摊开的两张牌，和“毒心郎中”与自己各揭开的一张牌，总共二十八张牌，换句话说，仅剩四张牌还没有出来。

很快的，“金银帮”主已经知道四张牌是什么了，只见他低声自语道：

“一张武七，两张无名八，一张武十，都还没出来，这太好了！”

是太好了，下面四张牌，只有“武十”是张糟牌档，配上的话只有二点；其余的三张都是好牌档，配上“无名八”的话，便是“地杠”；碰上“武七”的话，就是“地九”。

地杠、地九，都是升点大牌！

三比一，这种机会，对“金银帮”主来说简直是太好了，好得不能再好了；只见他那圆嘟嘟的脸孔已浮起一丝难以抑制的得意笑容，他索性夸下海口道：“要是那么巧，偏偏碰上那张仅有的‘武十’的话，老子从今以后也不摸牌九啦！”

话声刚一完，明毓秀忽地哼了声，揭开一张牌来，说道：“高兴啥？老

娘这已经一张‘无名八’啦！”

话尾刚一落，那边的“毒心郎中”忽然也大声叫道：“哇啊！帮主，‘武十’在我这儿啦！您不用担心啦，不是地杠就是地九了哪！”

果然不错，“毒心郎中”摊开的第二张牌正是“武十”；“武十”搭上“文六”，正好是六点，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这一看，“金银帮”主简直人乐昏了，只见他得意忘形的拊掌道：“妙啊！不用看了，我是升点定啦！”

明毓秀正想抓起第二张牌来摸，忽又放下来，皮笑肉不笑的望着“金银帮”主道：“我说呵，你阁下是别高兴太早，咱俩现在的机会各占五成，阁下还不到称赢的地步哩！”

一愣，“金银帮”主道：“怎么？难道你那张无名八还有啥好牌配？天地都出光了……”

话没完，“毒心郎中”忽插嘴道：“帮主，别忘了还有一张无名八哪，假若庄家再拿一张无名八，就是‘八仔宝’（无名八一对）——担子）呀！”

猛一惊，“金银帮”主睁眼道：“是啊！还有一张无名八，万一落在庄家手里，岂不又是担子了？我的地九有啥用啊？不全完了？”

冷冷一笑，明毓秀道：“所以我说阁下别高兴太早，咱的机会平等，谁要了那无名八，谁便赢！”

不错，现在的牌局是很明显的了，明毓秀的第二张牌若是“无名八”的话，那么两张“无名八”便是担子啦，当然通吃。

但是那张“无名八”若落到“金银帮”主手中，那么便是“地杠”了。

而明毓秀拿到的“武七”配上“无名八”，只有五点，便是通赔了！

是以，输赢完全看在那张“无名八”了！

明毓秀说完，正想摸起第二张牌来，“金银帮”主忽然道：“以我赌牌九四五十年，这种牌关看来，我敢说庄家一定通赔！”

放下牌来，明毓秀睨着他道：“阁下是说我一定抓到七点牌八点牌抓不到？”

“金银帮”主自信满口道：“是的，我一定地杠，你只有五点！”

抓起牌来，忽又放下，明毓秀心有不甘似的，她哼声问道：“阁下凭哪一点认为？”

愣了一下，“金银帮”主随即得意的笑了一下，道：“不凭哪一点，我早说过，这种顺关牌，你这一档牌一定通赔，上次你抓了担子，今回，哪有这么多的担子让你抓的啊！”

一扬首，明毓秀嗤声道：“老娘偏不信这个邪！哪来他娘的顺关花关牌，又啥活见鬼的‘担子仙’！”

说着，便要抓起牌来，“金银帮”主忽道：“等等！”

微一怔，明毓秀眨眼道：“怎么？”

“金银帮”主含笑道：“这样好了，咱现在都还没看到第二张牌，再来个‘赌外之赌’如何？”

把牌放回桌上，明毓秀虽感有点意外，但她却很高兴的样子，她道：“阁下是说再下注？”

点了点头，“金银帮”主道：“不错！”

用力一点头，明毓秀毫不考虑便道：“好！君子一言为定！老娘最喜欢赌上加赌了，这才刺激！这才过瘾！”

一顿，睨眼道：“阁下还要下多少？”

转脸向脸部已紧张得发青的范一弓招了下手，“金银帮”主问道：“范楼主，咱在洛阳钱庄还有多少钱？”

咽了下口水，范一弓道：“回禀帮主，本来是三百二十万两的，现在只有二十万两而已。”

“金银帮”主转头向明毓秀道：“好！二十万，如何？”

明毓秀笑了一声，道：“一句话！若我输了，仍然加倍赔你！”

说着，正想抓牌，忽又停下道：“且慢！”

一怔，“金银帮”主诧道：“怎么？反悔啦？”

哼了一声，明毓秀道：“反悔？笑话，我‘艳屠煞’向来说一不二，从来不知道反悔这两个字……”

稍一停，接口又道：“你们现在已是没钱了，请再开一张二十万两银子的飞钱。”

“金银帮”主心中不悦，但脸上不敢表示出来，只是微蹙了下眉头，道：“明姑娘是怕本帮赖帐？”

淡淡一笑，明毓秀道：“我当然不怕阁下你不认帐，但常言道：赌钱不没，没钱不赌。咱还是照规矩来吧！”

没法，“金银帮”主只好叫范一弓当场又写了二十万两银子的飞钱……

明毓秀这才满意的笑着道：“这才是，有钱在，兴头才够哪！”

“金银帮”主道：“明姑娘，请看牌吧，我的牌不用看了，反正你若是‘八仔宝’的话，就赢了；反之，嘿嘿……”一声嘿嘿，写足了“金银帮”主的自信了！但他身旁的范一弓，可就紧张的透不出气来了！

“毒心郎中”，也屏息凝气，但他面上的表情，不难看出是相当乐观，显然他是和“金银帮”主有相同的看法——

一定赢！

邵真依然靠着椅背，脸上的表情既不轻松，也不紧张，只瞪着牌桌……

“九指血煞”仍然闭着眼，像是沉思，也像养神；尽管牌局已达到最高潮，他却睁眼看一下也不……

“断……！断……断就是无名八啦……断……！”

咬着唇，明毓秀左手抓牌，右手摸牌，口中不停模糊不清的说“断”……猛地——

她把牌用力的摊在桌上！

“叭！”

范一弓紧张得站起来看牌了！

当他看清那张牌时……

啊！完了！

范一弓一看，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球一样，软兮兮的坐回椅子上……

“毒心郎中”那双如豆的鼠眼，睁得老大，嗯，那表情儿，就像是见到了自己的老婆偷人养汉一样——

吃惊和不相信，不过一般人见着自己的老婆和别人有一手的话，吃惊和不相信之后，必然是愤怒，但“毒心郎中”却愤不起怒来，他呆了半晌，更像只三天没吃的拖死狗般的靠在椅背上……

最绝的是“金银帮”主了，他的表情一时很不好形容——

他两眼直瞪，嘴巴张大，而且胖滚滚的身子猛地站了起来，但却没全站

起来，只站到一半便停住了，就这样，既不站也不坐，眼嘴依然大张，他这般站立着，就像是人硬了过去，也像是中魔——

哦，中魔？对了，就活像是看见了吊死鬼一样哪！

“噢！老天爷！”

终于，他叫了声老天爷，那停在“半空”的身子，陡然跌坐椅上，差点没仰倒地下！

当然，不用说明毓秀是赢啦，只见她最后摊开的那张牌正是“无名八”，好一对可爱的“八仔宝”啊！

但对“金银帮”来说，这是多么的可憎啊！

只见明毓秀唇角含着一缕胜利微笑，起身走向那面如死灰，浑身软绵绵的范一弓面前，傲然一伸手……

哭丧着脸，范一弓万分不情愿似的把六百二十万的飞钱放到明毓秀的手掌上。

把飞钱拿入怀里，明毓秀怪异的望着“金银帮”主笑声道：“奉劝阁下今后别太相信担下鬼啊，有时候也会冒上个‘担了仙’哪！”

“金银帮”主这时已昏昏忽忽的了，七窍已六窍没气啦，那还应得上话来？

“毒心郎中”那张猴腮脸，一阵青，一阵白，嘴里仍喃喃自语着说道：“这等顺关牌，居然冒出花关来，我赌了一辈子了，还是第一次碰见呢……不可能的，太不可能了……”

瞪着他，明毓秀嗤声道：“放屁，事实摆在眼前，你还说不可能，假如一切照你想的，天底下便没有人赌钱了，哼，简直是笑话，天大的笑话！”

这时候邵真也站起身来，理理衣襟，拂拂袍带，面带微笑，向范一弓道：“范楼主，我想咱们之间的恩怨，至此算是一笔勾销啦，事事证明，我俩在贵帮赌牌九，一向是光明正大的，阁下想是没话可说了吧？”

哪还哼得出声来？范一弓一脸愁容，有气没气的点了下头……这当中，一直闭眼打瞌睡的“九指血煞”忽然睁眼向范一弓道：“范楼主，既然你们之间没事了，我的差事也算完啦，那么本人就此告别了。”

说罢，朝众人略一拱手，转身便走，但只不过走了一步，忽又转过身来，朝着邵真说道：“‘鬼见愁’，老夫好似曾经见过你？”

怪异一笑，邵真沉声道：“在下也觉得阁下很眼熟，半年多以前，在下曾至西疆的乌摩山……”

不等他说完，“九指血煞”阴鸷的神情，泛起一丝恍然之色，他脱口道：“不错，老夫曾在乌摩山见过你！”

一顿，沉声道：“你姓邵，是吧？”

冷漠的点了下头，邵真道：“是的，一点也没错！”

冷沉的注视着邵真，“九指血煞”道：“老夫发现你很像一个人，不知那人你认不认得？”

皮笑肉不笑，邵真道：“老前辈，你说是谁？”

“九指血煞”瞬也瞬的凝着眼，道：“叫‘四灵神君’的邵天发，你认识这人么？”

一顿，接着又启口道：“你和‘四灵神君’都姓邵，而且长像酷似，老夫想和你一定有密切的关系，对不？”

咬咬牙，邵真漠冷冷道：“阁下说对了，我们确实有密切的关系——父

子关系！”

脸色不禁大变，“九指血煞”轻呵了一声，当场愣住！

良久，才眨了下眼，低声自语道：“果然是，果然是……”

忽又抬眼道：“令尊既已退隐，那么他为他的拜弟‘金弹银宫’茅志明报仇的事，想是由你来承担了？”

面无表情的，邵真冷声哼道：“当然！”

忽地嘎嘎低笑起来，“九指血煞”道：“好！要来的终要来！小子，你这副傲态，这等名声，比你老子当年要威风多了，只是当年老夫为了要避你老子的寻仇，不惜孤身在蛮荒呆了十七年之久，由此可见你老子的武功是多么的顶尖儿，不知你这做儿子的是否只袭得邵天发的傲态和名声而已，抑或连功夫也顶尖儿？”

这时，“金银帮”主和范一弓已发现有点不大对了，“毒心郎中”更是脸吓得发青。

范一弓急惶道：“两位是怎么了？”

一旁的明毓秀冷声道：“放心，不关你们‘金银帮’的事，站开点吧！”

猛地窒了一窒，范一弓呐呐道：“这是什么话啊，这，这是本帮的地方哪……”

邵真朝他咬牙笑道：“范楼主，你说的也是，咱们之间的恩怨，已在你们输了三百二十万两银子时化解了，是不该在你们的地方，杀人流血，免得坏了你们的生意……”

一顿，转向“九指血煞”皮笑肉不笑道：“‘九指血煞’，咱到外头找个清静没人吵闹的地方，痛痛快快的干他一场如何？”

用力一点头，“九指血煞”哼道：“老夫怕你老子是没有话可说，丢脸也丢不到哪儿去，若连你这后生小辈，老夫仍缩头不出的话，那才丢人脸哪！”

哼哼一笑，邵真道：“可不是，再缩头缩脑的话，可真是个龟老孙子，不是娘生的了。”

“九指血煞”厉声道：“臭小子，少逞口舌之利！说个地方，刀山火海老夫跟你走。”

淡淡一笑，邵真道：“南门郊外有个‘万人冢’，阁下以为如何呢？”

一挫牙，“九指血煞”怒道：“好地方，正好是你这孤魂野鬼的好去处！”

潇洒的一摆手，邵真含笑道：“老前辈，请！”

一拂袖，“九指血煞”怒瞪了邵真一眼，双肩微晃，已闪出门去……

邵真正想跟去，明毓秀忽上前来附着他的耳畔，低语道：“真，你先去，我和邵大哥说几句话……”一怔，邵真压低声音道：“毓，别当真干了他啊！”

明毓秀低声道：“当然不会了，要干他，老娘早就动手了。”

点点头，邵真一提气，人已飘了出去……

他俩的耳语，虽是轻声小语，但一旁的“毒心郎中”隐约的也听到了些，直以为明毓秀又翻起生毛脸来，方才输钱，也够沮丧的了，再加上这劈头一吓，原本是尖尖瘦瘦的孩儿脸，不用说啦，吓得只剩下两拳大……

愕然一惊，范一弓诧异道：“明姑娘，你不是说不为难‘毒心郎中’了么？”

娇嫣一笑，明毓秀道：“别多心，我‘艳屠煞’向来是铁嘴硬话，说不与各位记仇，就决不记仇，但我和邵大哥昔前也算是一番朋友，现在他虽然是你们‘金银帮’的人，也还算是我的朋友，难道不是么？”

心中放下一块铅石，“毒心郎中”连忙起身堆笑道：“当然，小毓，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

斜睨着他，明毓秀徐徐道：“邵大哥，我好久未见大嫂了，她好么？”

突然一惊，“毒心郎中”一连哦了几声，结巴道：“哦，哦哦……她呀，好，好，还好……”

一顿，努力微笑，竭力掩饰仓惶的神情，接着道：“小毓，她好想你哪，她常问起我来，说怎不见你到寒舍去看她呢？”

一脸惊喜，明毓秀道：“邵大哥，你这话儿可是真的？”

点头带微笑，“毒心郎中”道：“当然是真的了，我怎会骗你呢？”

明毓秀装出无限欢欣道：“我也好想念大嫂啊，几个孩子也很久没见到了……”

一顿，转嘴问：“邵大哥，你现在没事了吧？”

“毒心郎中”不自觉的溜嘴道：“没事，没事了……”

明毓秀连忙道：“那太好了，邵大哥，咱现在就一块到府上去，上次大嫂教我的那手刺绣女红，我还没完全学会呢，今儿个一定学会来！”

心中猛地吃了一惊，“毒心郎中”做梦也想不到明毓秀要到他家去，这一次，岂不马脚都露出来了吗？他已三四个月没回过家，老婆孩子是活还是死的，还是一个问题呢……

双眉微凝，故作惊讶态，明毓秀道：“怎么，邵大哥，莫非你不欢迎我了？我早说过，也一再强调过，咱之间不痛快的事情，早在牌桌上化解得一干二净，难道邵大哥还这么小家子气……”

哭也不是，笑也不是，“毒心郎中”急急道：“不，不，我决不是这个意思……”

美眸一转，明毓秀忽地笑了一声，道：“哦——我知道了，你现在是‘金银帮’的人了，可不能和以前一样，说走就走，没关系，我帮你告假好了。”

说着，转向“金银帮”主道：“哦……”

不过刚一开口，“金银帮”主已先她开口道：“没问题，肇康，你就去吧。”

“金银帮”主和范一弓为输钱的事，已一个头两个大，巴不得明毓秀立刻走，免得见了伤心，所以范一弓也催“毒心郎中”……

没法，“毒心郎中”只好硬着头皮陪着明毓秀离开“金银帮”……

一路上“毒心郎中”暗自思量，如何使明毓秀打消念头，但苦于无计可施，暗暗叫苦……

明毓秀看在眼里，心中直冷笑……

绕过一条街，穿入一条小巷子里，此时虽离傍晚还早得很，但由于天气的恶劣，冷风满天迷地，是以巷子里的住户，皆门房深锁，不见一人。

明毓秀四下望了望，心中觉得是个好机会，便停下来，睨着“毒心郎中”道：“老友，咱在这儿聊聊吧！”一见她粉脸含霜，“毒心郎中”已知不对劲了矣，心中暗暗吃惊，讶道：“小毓，你……？”

两手环胸，明毓秀道：“在此我仍愿叫你一声大哥，邵大哥，咱现在也不用转弯抹脚说假话啦，你是否打算不要你的妻子和儿子了？”

惶然大惊，“毒心郎中”呐呐道：“没！没……没有啊！”

鄙夷一笑，明毓秀道：“事到于此，邵大哥你也别托辞巧辩了，我已见过大嫂啦！”

啊了一声，“毒心郎中”支吾着，再也说不上话来……

愤怒的瞪着他，明毓秀道：“亏你这么个大男人，喜新厌旧也罢了，竟连你的亲生骨肉也置之不顾！虎毒不食子，请问，你的心是什么造成的啊？砒霜？鹤顶红？狼心？狗肺？不！都不是，你的心比这都还毒，还狠哪！”

颤着喉结，“毒心郎中”艰辛的吞了口口水，道：“小，小毓，我知错了，你……你，你原谅我这次吧。”

绷着脸，明毓秀道：“当然，我连你出卖陷害我的卑鄙行为，都能原谅你，何况这认真深论起来是不关我的事的事。”

心头大喜，“毒心郎中”连说道：“小毓，我向你保证，今后我一定善待我的妻儿……”

不待他说完，明毓秀冷哼道：“你用不着向我保证，老婆儿子是你的，就算你杀了他们，也不关我一点屁事！”

一顿，缓下语气接道：“不过，大嫂昔时对我不薄，而她虽算不上是如何个贤淑的女人，但至少她决不是个坏女人，如今她却遭到你毫无理由的遗弃，在某一个角度来说，我是不能坐视不理的……”

心中又是一紧，“毒心郎中”张开口，正想说话，明毓秀已又接着道：“就算多管闲事吧，邵大哥，我以蛮横而强硬的态度要你回大嫂身边，你不反对吧？”

尴尬的笑着，“毒心郎中”讪讪道：“其实我也不是狠心的抛弃我的妻儿，我只是最近忙了点，所以才好久没回家去……”

心头陡然涌上一股怒意，明毓秀叱道：“啥鬼话？将近半年不踏家门，这不是明显的抛弃是啥？没工夫回家看妻儿，却又有工夫去找姘头，你真是鬼迷心窍了，没药可救了！”

说着，一咬牙，怒声道：“邵大哥，我可以饶你出卖我，但决不让你抛弃大嫂！”

吓得面无人色，“毒心郎中”连忙道：“我，我……”

“别再说了！”

冷冷的打断他的话头，“艳屠煞”明毓秀寒声道：“邵大哥，我老实对你说吧，我要你一辈子无法离开大嫂另筑香巢！”

话声中，锵一声，长剑出鞘，一道银光划起，陡闻“毒心郎中”惨叫一声，仰跌于地！

挣扎着爬起来，“毒心郎中”低头一看，哇的一声，差点没昏了过去，只见他双手十指，已被明毓秀削去了。

望着血淋淋的两掌，“毒心郎中”肝胆欲裂，吓得魂不附体，哪还知道十指连心的噬痛？马上叭的一声，双膝一软，已跪着于地，号哭道：“饶！饶……饶命啊！”长剑归鞘，明毓秀上前搀起他来，道：“放心，我不会要你的命的，否则大嫂岂不要守活寡了么？”

颤抖着，“毒心郎中”只觉十指在掌心连接处斩断了，一时血肉模糊，痛人心髓，他痛苦的呻吟着，低号着，愤怒道：“好狠的心呵，你斩断了我十指，不等于要我的命一样？贱人！我与你拼了！”

骂声中，人已疯狂的冲向明毓秀。

微一撩眼皮儿，明毓秀一探手，已牢牢扣住他的衣襟，稍用力一抵，“毒心郎中”已结结实实的被顶在土墙上。“毒心郎中”猛力挣扎，但明毓秀那只纤纤玉掌就像只铁腕似的，“毒心郎中”再怎么挣扎，却也挣不脱一分一

毫……

愤怒的青筋直暴，“毒心郎中”哭号着，怒骂道：“婊子！贱人！你把我杀了吧！你斩去我的十只指头，叫我以后怎能再摸牌九？我如何维生？天啊！未免太绝了哪……”

面无表情的，明毓秀一只手仍顶住他不放，另一只手于怀里掏出一只乳白色的小瓷瓶，用嘴拔开塞子，然后倾倒瓶口，一道白色的汁流，洒在“毒心郎中”血淋淋的伤口……

依然怒骂号叫着——“毒心郎中”已趋于了疯狂！

但明毓秀始终不理不睬，当她费力的为“毒心郎中”的十道伤口敷上药水之后，“毒心郎中”似乎中骂累了，他静静的仰靠在土墙上……

他闭着眼，但那痛苦的，悲伤的泪水却顺着眼角涌出来，他抽噎着，他扭曲着脸孔，那副表情，写足他痛不欲生啊！

放开手，明毓秀取出丝绢，撕成两半，小心翼翼的，把他的双掌包扎好……。

面如死灰，“毒心郎中”睁开眼，泪水不再流了，但流出来的却是绝望和无助，悲哑道：“小毓，你这样做，不是太绝情了吗？虽然我曾卑鄙的出卖过你，但好歹也算是你的‘赌师父’啊，而且我也向你认错了，再说你不是不记仇了吗？怎这般出尔反尔，诺言不真，亏你‘艳屠煞’在江湖上是铮铮有名，也不怕人耻笑么？”

平静的凝望着他，明毓秀徐徐道：“邵大哥，我和小邵要不是看在昔日我们的一场情谊的份上，你该很清楚的知道，你绝活不到现在。我并没有食言，我从来不食言，我一向尊重我自己的诺言，我斩去你的十指，并不是向你报复……”

狂吼着打断她的话，“毒心郎中”厉声道：“狗屁！你狠毒的斩去我宝贵的十指，这不是报复是啥？呵！亏你说得出口，啊！老天爷！你看到了没有？这种人一定要好好的惩罚她啊！”

不愠不怒，明毓秀淡淡的道：“我说过我只是要你今后无法离开大嫂……”

一愣，“毒心郎中”睁眼看她，愤怒道：“这用得着斩去我的十指么？你该知道，你斩了我的十指，就等于杀了我的性命，没有十指，我如何再赌牌九？不能赌牌九，我就无法赚钱，我不活活饿死了吗？啊！狠毒的贱人，你居然美其名要我不再离开我的老婆，你的意思明明是要连老婆孩子一起饿死，噢！老天爷！你怎么不睁眼看看这个女人的心是怎么样做的啊？”

明毓秀冷沉的道：“是的，我就是要你从今以后不能再赌牌九。赌，害了很多人，也害了你。你不知道么？由于赌，你出卖了朋友，由于赌，你骗来的钱使你生异心，抛弃老婆孩子，丧尽良心……”

一顿，软下语音接道：“邵大哥，我仍愿意这样亲切的称呼你，人，无论再怎样，总是要保住良心的，也就是人性，也就是所谓盗亦有道，你出卖同路人，已是逾份的了，何况抛弃你最亲的老婆，和自己的亲生骨肉？邵大哥，你摸摸你自己的良心，你这样做是不是太过份了？”

缓缓垂下头，“毒心郎中”哽咽着，默默不言……

柔和一笑，明毓秀从怀里掏出一张飞钱来，轻轻塞进他的怀里，说道：“这是八万两银子，先前我已给大嫂两万，这十万，加上大嫂能做一手好女红，我想今后你一家大小的生活，是不难难持的，当然是不能过得大富大贵，

但最起码的中等生活你是可以过得很安逸的……”

惊异的抬起脸来，“毒心郎中”怔怔的望着明毓秀……

俏脸上不再是那冰冷之色，一抹笑容自明毓秀嘴角漾起，“毒心郎中”可以很清楚的读出她那丝微笑里有着什么，温情、鼓励、诲勉和宽大……

这些，以前他都是感到十分陌生的，但现在他忽然感到万分亲切，他只觉得整个人突然的温暖起来。

按捺不住的“毒心郎中”抑住心中的激动，他哽声道：“小，小毓，谢谢你使我醒悟，你不仅救了我，也救了全家人……”

不知怎么的，明毓秀忽也两眼红红，沙声道：“邵大哥，原谅我这么做，但我除了斩去你的十只手指之外，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使你能够回头是岸，重新做人……”

尖尖瘦瘦的猴儿脸，忽地散发着一股带着芬芳的人性光辉，“毒心郎中”含笑摇头道：“不，小毓，你是对的，我的十指是万恶之渊，你斩去了它，虽然使我失去十只手指，但帮我找回了我自己，会的！我会好好的重新做人，今后的下半辈子，我将好好的去爱我的孩子，我已亏欠他们太多了，我必须尽力去补偿他们，尽到我为人夫之责，做到我为人父之职，和尽到我做人应尽的本份！”

欣喜的泪珠，已滴下来了，明毓秀激动道：“邵大哥，大嫂和孩子们一定比小毓更加高兴你回到他们的身边，快回去吧，小毓和小真会永远祝福你的……”

含着泪，“毒心郎中”努力的抑制自己的激动，他太兴奋了，他神采飞扬的道：“哦，是的，我是该回去了，我回去之后，我妻子一定会抱着我喜极而泣，孩子们会又响又亮的叫我：爹！世界上最温暖的地方就是家啊！这等亲情，这等天伦之乐，我怎么一直忽视了它呢！”

说着，他拔腿飞而去……

正想转身离去，明毓秀忽又见“毒心郎中”折了回来，不禁诧异万分……

气呼呼的跑前来，“毒心郎中”说道：“小毓，我忘了请你和小真有空时常来看我们……”

觉得他很可爱，明毓秀道：“会的，当然会的！”

喘了喘气，“毒心郎中”又道：“小毓，我从今以后再也不赌牌九了，但是我想你不会怪我问你一件事吧？”

明毓秀微笑道：“当然不会，邵大哥，你说是什么事来了？”

“毒心郎中”想了一下，道：“就是方才我们那场牌九，我出门之后，曾苦思一阵，我发现你似乎做了手脚……”

嫣然一笑，明毓秀道：“不错，邵大哥，我们确实暗中做了手脚，要不然我们怎敢上门找你和‘金银帮’主两位出了名的大赌客一决胜负呢？所谓是：上得来梁山，必有三两三，你说么？”

“毒心郎中”惊异道：“噢，小毓，在这一方面，你和小真是我一手教出来的，你们什么时候做手脚居然连我也不晓得？”

明毓秀笑着道：“说出来，你会不相信，邵大哥，我们用出来的‘绝招’，不是你平时所教的，而是我和小真悟创出来的……”

实在令“毒心郎中”感到意外。——徒弟胜了师父。

第四十九章

出乎意外的惊奇眨眨眼，“毒心郎中”诧异道：“是你们自己悟创出来的？”

点点头，明毓秀道：“江湖一点诀，其实说穿了，一点也不值钱，那两张‘无名八’我们做了记号……”

“毒心郎中”失惊道：“做了记号？我一直在注意牌子哪，怎都看出来？”

明毓秀笑道：“我们做的记号，不是用你教我们把药水涂上去的记号，当然邵大哥瞧不出来，我们是用上乘内功在那两张牌上印指纹的，那当然是很精细的，但邵大哥你若是注意看的话，也许不难看出。可是通常道上的人大都在‘天牌’做手脚，邵大哥，你普通也在那些牌上着手，对不？所以我们一反‘常态’，却在不受人注意的‘无名八’牌上搞鬼，而且我们做记号的方法，相当特殊，几乎是令人不相信的，因为牌九的硬度非常高，就算一般有深沉的人想在牌上做记号，但能谈笑自若，不露痕迹的搞出来，那是不容易的。就拿你邵大哥来说吧，你若想用内功在牌上印出指纹，可能你咬着牙，用了三天三夜的力气，大概也弄不出一点名堂来，你说是不？”

惊异的睁着眼，“毒心郎中”低低道：“可不是，别说是我，就是一般高手，也无法在那比钢片还硬的牌上用内功做记号，这等功夫，我再怎么想也想不出来啊！更绝的是，我一直在注意天地大牌，那会去注意无名八呢？就算人注意了，那精细的指纹，我这老花眼，又怎能一眼看出来呢？”

淡淡一笑，明毓秀道：“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你的心理因素在搞鬼，否则还是骗不过你的。因我和小真一开头便输得惨兮兮，使你放松了注意力，而且你一直认为我们是你教出来的，所变的花样，决逃不过你的眼睛，你心中一定认为我们不敢大搞鬼的，所以你的注意力无形中又松了下来，对不？”

点点头，“毒心郎中”道：“是啊，我一直认为你俩就算有齐天大圣的七十二变，也跳不出我这如来佛的掌心哪！”

一顿，眨了眨眼皮儿，又道：“小毓，你虽然在牌上做了记号，但还得换骰子，否则，你无法先摸牌的点数，对不？难道说，你连掉换骰子我也不知道么？”

微一摇头，明毓秀道：“邵大哥，你又错了，在你和‘金银帮’主的面前，我和小真再大的本领，也不敢贸然地去换骰子啊！”

“毒心郎中”诧异道：“你不换骰子，你如何打出你自己所有的点数呢？”

明毓秀道：“其实也是一句话，说穿了不值钱。我只不过在三颗骰子上暗捏去了小角，我已经练了相当久，这种缺骰子，十次准有九以上，打出来的点数是由庄家先摸牌……”

“毒心郎中”吃惊道：“我没发现骰子缺角啊……噢，我明白了，小毓，你是在我们把赌注全下的时候，也就是你做庄的最后一档牌，才把骰子捏去一角，对不？”

明毓秀笑道：“邵大哥，你说对了，就是那最后一次，我那对无名八早就弄好，一直等待机会使你们全下，然后我再推出那两张无名八在最上面，也就是那个时候，我才使出缺角骰子来，一把吃下你们所有的赌注！”

恍然大悟，“毒心郎中”跌足道：“怪不得你敢夸下海口，以一赔二，原来埋伏着那两张王牌哪！当我和‘金银帮’主输光了之后，牌局也就完啦，

谁也不会去注意那骰子……”

抿嘴轻笑，明毓秀说道：“那时你们已输得昏昏忽忽的啦，当然不会去注意它了。”

微微一叹，“毒心郎中”眯了下眼，无限感慨的道：“我输得心服口服，枉我赌了一辈子，以为唯我独尊，到现在才知道：“推一山比一山高，一海比一海深呀！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我老了，不中用啦，现在的天下是属于你们年轻人的，谁说不是？”

摇摇头，一阵苦笑，“毒心郎中”不自觉的又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明毓秀微笑着，轻盈的截断他的话，说道：“邵大哥，你不认为是名师出高徒么？”

一愣，“毒心郎中”翻了下眼，喃喃道：“名师高徒？”

忽哦一声，大笑道：“是啊，这不就是青出于蓝，冰寒于水吗？”

说毕，一阵宏声朗笑……

明毓秀也咧唇轻笑……

明毓秀与“毒心郎中”分手之后，便朝“万人冢”奔去。

快到南门的时候，迎面却见“十二太妹”簇拥着“黄蔷薇”柯月霜前来……

柯月霜似乎老远便见到明毓秀，只见她人未到，便在马上朝明毓秀挥手招呼…

“明姐姐！”

明毓秀大喜过望，连忙奔身前去，娇呼道：“柯妹妹，你怎么来洛阳了？”

柯月霜先跃下马鞍，握住明毓秀的手，好不高兴的道：“明姐姐，我们刚进城来，正想到‘金银帮’去找你呢。”

明毓秀道：“你不是去‘落雁江’抓‘海煞星’的么……”

话落一半，明毓秀忽地噢了一声，眼角瞥见“十二太妹”里却有个大男人，正是“海煞星”！

只见“海煞星”骑在马上，低着头，而且“夹”在“十二太妹”那“粉堆”里，是以明毓秀并不能一眼就看出来。

柯月霜噘了下小嘴儿，睨着“海煞星”道：“喏，‘海煞星’那厮抓来啦，他的老巢‘落雁江’和他一伙狐群狗党，都叫我夷平了。”

这时候，由于她们十几个带刀背剑的娇娇女儿家，挤在街心招摇过市，很是耀人眼，引起路人好奇的注视，明毓秀遂道：“咱在这儿，太惹人耳目的了，找个地方讲话吧。”

柯月霜道：“明姐姐，你现在没事吧？我们到‘龙虎镖局’‘龙形剑’林老前辈家中如何？”

明毓秀道：“不，邵公子现正在‘万人冢’与仇人决斗，我必须去看看！”

柯月霜诧道：“邵公子与人决斗？那我也赶去看看，一定很精彩。”

转身跨上马鞍，明毓秀也跟着跃上去，于是她们一伙人，浩浩荡荡的又出城去……

走了三四里路，很快的便到了“万人冢”。

“万人冢”是个坟场，放眼望去坟堆林立，既荒凉又阴森。

这堆坟丘好高好大，明毓秀等人只得把马放在山脚下，当把马拴好，正想迈步之时，忽见邵真正朝这儿走来！

“真！”

喜出望外，明毓秀扬手叫了一声，柳腰儿一旋，人已急扑出去……

可是当她到邵真跟前之时，她猛然呆住了！

只见邵真浑身浴血，面色死白，手中拿着一颗血淋淋的头颅，他显得疲乏至极，以致于他的气息浊重而促急，胸前如波般的一起一伏，连他的步履也踉跄的，身形摇摇欲坠……

花容失色，明毓秀骇叫一声：“真！你没怎样吧？”

叫声中，已赶紧搀扶住他，邵真忽像虚脱般的瘫痪在她怀里，他挣扎着起来，但明毓秀紧紧搂住他，芳心欲碎道：“真，你躺着别动……”

抱着他在一座坟堆上坐下，明毓秀探手入怀想找绢帕，但已为“毒心郎中”扎伤了，干脆解下头上的丝巾，为邵真拭去脸上的血污，并迅速的查视了他周身，发现并无伤口，这才稍定下了心。

这当中，柯月霜，和“十二太妹”已奔上来，柯月霜一见，大吃一惊，低呼道：“邵公子受伤啦！”

睁开眼，邵真似乎觉得好受了些，他喘喘气，疲倦道：“受伤倒没有，只是挨了那家伙一掌。”

明毓秀急急问道：“在哪儿？感觉怎样？”

摸摸左胸口，邵真道：“在这。痛说不上怎么样，只觉得怪不舒服的就是，放心，没啥的，吃几帖药，睡他一两天，准没事的。”

透了一口气，明毓秀放心道：“真吓坏我了！我只不过耽搁了一下而已，你怎么这么快便解决了那家伙呢？我还以为你俩至少要过两三百招才能分出胜负呢。”

邵真躺了一下，似乎觉得好多了，便坐起来，他摸着左胸口，轻轻揉着，笑道：“笑话，他算老几，竟想在我手里过百招啊？告诉你丫头，也不过仅仅是卅招吧，少爷便叫他一命归天了！”

明毓秀娇笑道：“不害臊，挨了人一拳，还神气呢。”

龇龇牙，邵真哼道：“别给我漏气，偶而滑跤，总是难免的啊。”

柯月霜望着他娇笑道：“好可惜啊，来迟了一步，否则我可以看到鼎鼎大名的‘鬼见愁’挨揍哪。”

佯瞪了她一眼，明毓秀已拿出两粒药丸，邵真接过来望了望，苦笑着自我揶揄道：“真糟糕，想不到我竟一天一夜里，连吃了两次伤药，窝囊啊！”

明毓秀催道：“快吃吧，小命保得住算是不错了。”

邵真哼道：“瞧你，不仅是乌鸦嘴，简直是乌鸦头了。”

说着，一仰脖子，把药丸吞了进去，翻翻眼，邵真这才想起，连忙道：“呀呀对了，柯大姑娘啊，您怎么也来了？”

话落，眼前一瞟，忽见“海煞星”也在这，诧异道：“哎哟，原来朋友您也在这儿，失敬了哪。”

低着头，海煞星，吭也不吭……

邵真转向柯月霜道：“柯姑娘，你手脚还蛮管用，如何，是不是他劫的镖车？”

柯月霜干脆也在坟堆上坐下来，当然，身后的十二太妹”也跟着坐下，柯月霜说道：“他否认，不过我还没到‘龙虎镖局’去见段镖头，待他鉴定那翡翠，便知道是不是了。”

邵真诧异道：“你没去‘龙虎镖局’？”

明毓秀接口道：“她们刚一进城，便碰到了我，急急赶来看你的龙虎斗，

连‘龙虎镖局’的门牌都还没看到呢。”

柯月霜眨眼道：“可不是，我听‘大太妹’说，‘六魔煞’叫你整得像只兔子似的，所以我也想来看看你的威风。”

耸了下肩，邵真笑道：“想不到却叫你见了我狼狈样，倒霉啊。”

抿嘴忍笑，柯月霜转眸向地下那颗血淋淋、两眼兀睁的脑袋望了一下，起了一阵疙瘩，赶忙掉头道：“这可怜的家伙是谁啊？”

明毓秀将丝巾把他包起来，口中说道：“‘九指血煞’。”

吃了一惊，柯月霜脱口说道：“是‘九指血煞’？”

用力扯紧结口，明毓秀道：“是呀，有什么不对？”

柯月霜眨着眼道：“我听‘酒痴’说过‘九指血煞’在廿年以前是江湖上的风云人物，武功厉害非常，不过此人嗜钱如命，专门充当‘杀手’，这等老辈高手，邵公子竟然有这个能耐杀了他，了不起！”

拱拱手，邵真笑道：“柯姑娘夸奖，不敢不当，不敢不当。”

一脸正经，柯月霜道：“邵公子，我是真心话，人说‘鬼见愁’有三头六臂于今我完全相信了！”

龇龇牙，邵真道：“三头六臂？那岂不把我说成了妖怪吗？”

话落，众人一阵娇笑……

凝视着他，明毓秀关注道：“真，现在感觉怎样？”

提了一口真气缓缓吐出，邵真微笑道：“好多了。”

欢欣的笑了笑，明毓秀柔声道：“那咱走吧，还有很多的事情赶着要办哩。”

于是人们离开“万人冢”，邵真和“海煞星”同乘一骑，明毓秀和柯月霜共坐一马，浩浩荡荡的进城去……

入了城，邵真和明毓秀双双下马，明毓秀朝柯月霜道：“柯妹妹，待我事情处理完毕之后，我会到‘龙虎镖局’去看你。”

柯月霜点头道：“好的，明姐姐邵公子，咱回头见。”

说毕，振缰而去……

目送她们运去之后，明毓秀道：“真，咱是先回酒楼去看死要钱，还是先把钱送还小苑姑娘？”

微一沉吟，邵真道：“我看这样好了，咱分头办事比较快，你先回酒楼去看望一下小史，然后雇两轮马车，到‘洛阳钱庄’，把银子装载好，准备运送到武安去。我即刻送钱给小苑，你说好不？”

甜甜一笑，明毓秀道：“好的，快去快回。”

于是，邵真和明毓秀分头各办各的事去……

到了“舒心楼”邵真朝一名伙计道：“我要找小苑姑娘。”

那名伙计堆笑道：“公子爷，很是对不起，小苑姑娘今天身体不太舒服，请公子爷改天再来捧场好么？”

邵真微微一怔，正想说话，忽见昨天接待他的伙计迎上来，含笑道：“公子，您就是昨儿来的那位邵公子是么？”

邵真点头道：“是的，我就是。”

伙计连忙道：“请您跟我来。”

点点头，邵真跟着他上楼梯，绕到后院，伙计在回廊停下，伸手指道：“邵公子，左边第三间，便是小苑姑娘的闺房。”

从袍中抓了一把散银给他，伙计堆笑称谢而去。

邵真缓缓走到上苑姑娘房门口，举起手来正想敲门，忽听房里隐隐传来琴声，好生熟悉——

“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

当邵真听到这两段歌词之时，他立刻知道那就是他平素最喜欢听的《孔雀东南飞》。

凝神，屏气，邵真竟也着了魔似的附在门扉上倾听，那哀怨，忧郁，悲愁，听来使人回肠荡气，愁肠百结的婉转戚凄歌声，邵真入神得痴迷……

忽然，那珍贵的男人眼泪，竟然濡湿了他的眼眸！

噢，邵真哭了？是的！

他哭了！

他制止不住的哭了！

他转过身子，掩首伏在栏杆上，他只觉得他此刻忽地变得非常软弱，软弱的可怜！

北风吹干了他的泪水，他仰首吸口气，想提提神，定定心，但寒风灌进他的脖子里时，他却打了个冷颤！

他的心依然抖颤着，摇荡着……

《孔雀东南飞》，是一首民间很流行的通俗诗歌的歌名，它的原本真正意思，虽是说一对孔雀不能相携行，但后来却被引用成“焦仲卿夫妇”双双殉情自杀故事的开头。

邵真所以喜爱这首诗歌，当然是因为被故事所感动，可是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也有相同的处境——

他爱明毓秀，但由于他母亲的缘故，他却不敢大胆的去爱！

所以，他不知不觉的爱上这首歌，每每苦闷之时，常常独自吟唱，尤其每到小苑姑娘这儿来，他更要她弹唱这首歌，借以抒情怀伤……

现在，他听到小苑姑娘独自唱这首歌，他却有了不同的感受——

不是拿自己对明毓秀的感受，而是自己对小苑的感受……

他发现自己很残酷，把小苑造成了另一只“孔雀”！

她不仅得不到自己的爱，反而为了自己，而牺牲青春，即将下嫁给行将就木的老头子为妾！

那是残酷的，非常残酷的！

他仿佛看到了小苑幽怨哀伤的仰望着苍天，但她那样温驯的人，是不会向苍天抗议的，她只是无语问苍天……

不！

那是不公平的！

非常不公平的！

咬咬牙，邵真平静自己的情绪之后，擦擦眼角，理理衣襟，转身轻叩门扉。

琴声倏然停止，隔了一会，朱红色的门扉才缓缓开启……

当小苑看清邵真之时，显然她又惊又喜，一面闪身让邵真进来，一面道：“小邵，你这么快就来了？是否事情都办完了？”

邵真含笑道：“事情办得差不多了，小苑，累你久等了吧？”

用袖子掸掸梳妆台旁的圆椅，小苑道：“不，我以为你最快要到晚上才来呢，你通常是晚上来的，不是么？”

一顿，小苑把圆椅搬前来，接道：“小邵，你坐着，我沏壶茶……你最

喜欢的‘红蜜茶’，我可没记错吧？”

一股温暖立刻包围住他，邵真这时候才发现，每次自己来的时候，小苑都细腻温情的迎合自己的喜好，他也这时候才发现，小苑将来必定是个温柔而又体贴的好妻子……

似乎是过度兴奋，使小苑看起来有点手忙脚乱的样子，她剥了两个“雪桔”，另外在茶几上还摆了一碟花生，然后蹲在火盆边煮茶。

一边倒去茶梗，小苑一边道：“小邵，房里又小又乱，你别见怪。”

溜目浏览了一下房间，邵真认识小苑已有三年之久了，这是第一次到她的闺房来。

他发现房子确实是稍嫌小了点，但可决不乱。

只见房里的布置极端美雅，收拾得有条不紊，七弦琴，线装书，梳妆台，桌椅，茶几……

等等，都摆放的井井有序，恰到好处，即连床上的被褥也折叠得端端正正！

这使人感到清新而有美感，弥补了房间窄狭的缺憾！

这也使人怀疑住在这儿的女主人，竟会是在风尘中打滚的女人，不是么，这房里，根本闻不出一丝儿的“风尘味道”，简直就像大家闺秀，或小家碧玉的香闺哩！

邵真看着房间里的美雅，连小苑的话也忘记回了。

小苑惊讶的问道：“小邵，你怎么了？”

邵真方如梦初醒的道：“小苑，由你房间里的洁静，就可看出你非一般之风尘女！这无怪小毓只听我提起你就对你推崇倍加！”

低垂着脸儿，小苑细声道：“谢谢小毓姐姐看得起我……”

陡然握住她的柔荑，邵真灼灼的凝视着她，沉声道：“小苑，你不该说这种话，你把你自已看成了什么？”

避开他的眼光，小苑抽回手，怯怯道：“小邵，茶沏好了。”

坐回椅上，邵真接过“红蜜茶”，可是他却喝不下去，他长长吸了口气，镇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之后，凝视着小苑，正想开口，突然发现她眼圈儿有些红肿，诧异道：“小苑，你刚才哭过了？”

一惊，小苑连忙别过头去，用袖子擦了擦眼角，强作笑容道：“方才闲得无聊，便独自弹唱《孔雀东南飞》那首曲子，也许是我唱得太好了吧，我自己掉眼泪为我自己捧场，小邵，你别笑我。”

抖动了下喉结，邵真只觉得心灵隐隐作痛，他忍不住喊道——

小苑啊，愁容强作欢颜笑，一点情无处诉，你熬得这般苦，为谁？为谁？苦涩的闭闭眼，邵真沙声道：“小苑，你真的要嫁禹子明？”

笑了笑，笑得那般无奈，小苑低声道：“为什么不？禹老头今天有要事和人接头，不过今天他已派人来，向鸩母还清了欠款，我准备最慢明天就回宋家村，等待禹老头接我过门去。”

一顿，幽怨的抬眼接道：“小邵，你会祝福我么？”

撇撇嘴，邵真生硬的道：“你知道，我不会的。”

哈哈笑了两声，小苑道：“你应该为我高兴，我小苑将是洛阳第一富婆……”

忽地，小苑站起来放声纵笑，笑得花枝乱抖，口中喃喃道：“哈哈哈哈哈！第一富婆，我有钱了！小邵，那三百万两银子不用还我了，我有的是钱，不

是么？钱，钱！哈哈……”

“啪！”一个清脆的耳光声。

捂着热呼呼的脸颊，小苑猛然醒过来似的，杏眼圆睁，小嘴微张，她瞪视着邵真，良久，良久，才低声道：“小邵，你打我……？”

瞪视着她，邵真冷冷道：“是的，我打你。”

满脸惊异，小苑喃喃地说道：“为什么？”

缓缓的透了口气，邵真答非所问的道：“小苑，禹子明帮你还鸩母的欠款是多少？”

惊奇，加上疑惑，小苑低声道：“七万八千两银子。”

掏出羊皮袋囊，邵真抽出一张钱，接着又抽出三张来：一张是禹子明的那张三百万银票，一张是四万，一张是三万，一张是一万。

邵真把四张飞钱折好，递给小苑，道：“这儿是三百零八万两银，多出的两千算是利息。”

怔怔的发了下呆，小苑道：“我说过不用还我……”

邵真冷冷打断她的话，道：“不是还你，是还禹子明。”愣住了，小苑迷惑的望着邵真，不解道：“还他？”

用力一点头，邵真道：“是的，钱还他，你就不用嫁他了，不是吗？”

恍然的哦了一声，但小苑忽又苦笑了一下，摇摇头道：“没有用的，我已写下了婚约书。”

眨眨眼，邵真道：“钱还给他，婚约书拿回来，不就行了？”

低头走到火盆边，望着熊熊的火光，小苑出神了好一会，这才低声道：“禹老头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要到我，你以为他会愿意还我婚约书？”

唔了声，邵真自语道：“是啊，钱多势就大，禹子明哪肯放过一个孤弱女人家？”

说着，伸手从小苑手中拿回飞钱，一边塞入怀中，一边说：“放心，我去向他要。”

一顿，注视着小苑道：“现在，你把东西打点好，我到外头叫辆马车来。”

眯眯眼，甩甩头，小苑迷惘的望着邵真，压低声音问道：“小邵，你是不是可以让我明白你在做什么？”

一摊手，邵真道：“把东西搬回家去呀，你自由了，不是茫？”

小苑闭了闭眼道：“我说过，一再的说过，我不要人家帮我还钱……”

邵真在房门口道：“禹子明他可以帮你还，我为什么不能？”

小苑咬牙道：“他不同，他要娶我，当然他可以帮我还钱，而你……”

忽地抱住她的腰肢，邵真吻住了她的樱红的小嘴！这太突然，这根本是让人想不到的事，以致于小苑看来有些措手不及的样子，她迷惑、迷惑，吃惊、吃惊……

可是当她感觉到邵真那两只强有力的手臂，搂得她呼息急促，尤其是她发现自己的丁香已被邵真贪婪的吸吮着之时，她不再迷惑，她开始昏眩了……

无力的偎在邵真的怀里，小苑娇喘着，红嫣嫣的两颊抹上一片强烈而明显的喜悦。

她把头靠着邵真坚硬的胸膛上，她抚弄着邵真的衣结。

朦胧的半睁眼，小苑梦呓似的道：“小邵，这是真的？”

爱怜的拂着她的发丝，邵真低声道：“小苑，你不妨咬一下舌尖，如果会痛，那便是真的。”

湿润的红唇，挂着一缕很甜、很美的微笑，小苑细声道：“不，万一不痛，我怕……”

微微一停，小苑抖颤着语音接道：“小邵，为什么要……？”

缓缓抬起她的脸蛋，邵真注视着她道：“小苑，我要你做我的伴侣，你愿意么？”

“不！”忽地挣开邵真的怀抱，小苑掩首叫了声，冲向床畔，把头埋在被窝里，哭泣道：“不！你骗我、骗我……”

着实的愣了一下，邵真跑前去，把小苑一把拉起来，照面又是一个清脆的耳光！

倏地停止哭泣，小苑痴痴的望着邵真……

颤着手指，邵真温情的拭去她的泪痕，柔声道：“小苑，你应该相信我的，我已一连给了你两个耳光，不是么？”

蠕蠕嘴唇，小苑闭眼道：“爱是不能勉强的，小邵，我爱你，很深、很深；我愿意付出我的一切去爱你，我不要你的同情，决不要！你只是同情我、可怜我，才来勉强我……”

抖动着喉结，邵真叹道：“小苑，单你这身硬骨，我就应该爱你的。”

小苑泪眼模糊的凝视着邵真，凝得那么紧、那么热、那么真、那么切！凝得邵真的心灵猛烈颤抖！

小苑伸出纤纤玉手，深情的抚着如真的面颊，微笑道：“小邵，谢谢你，这样，我已经非常的满足了，像我这样命运多乖的人，从来不敢奢想什么，真的，小邵，你已给我很多很多了，我一点也不觉遗憾……”

灼灼的凝视、静静的聆听，邵真撇了撇唇角——

当他决定做一件事情之时，他通常都这样的。

他握住小苑软若无骨的柔荑，紧紧的，他低沉的声音里，含着满满的、满满的真挚！

“小苑，看我，看我的眼睛，那儿有没有一丝儿假？有没有一丝儿勉强？有没有一丝儿骗你的意味？”

睁着美眸，细细的、深深的望着邵真的两眸，当小苑发现邵真那深邃如潭的眸子，装填的竟是满满的真挚情意之时，她嚤吟一声，扑进了邵真的怀里，哭了。

她疯狂的搂着邵真，喜极而泣道：“小邵，让我哭个痛快……”

邵真紧紧拥着她，让她尽情的哭泣个够；等她哭累了，邵真这才抬起她那如梨花带雨的脸蛋儿，打趣道：“小苑，瞧你满身硬骨傲气，居然眼泪也这么多。”

羞涩的笑了一下，小苑道：“你们男人的眼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我们女人眼泪不轻弹，只缘未到高兴处，我就这样的。”

邵真忍俊道：“好，好个女人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高兴处。”

小苑擦干眼泪，在衣箱里拿出一个小包袱，朝邵真道：“小邵，咱们走吧。”

邵真诧道：“你就这点东西？”

小苑睇视着他道：“我已跳出火坑了，这里的東西，我还要它做啥？来得干净，去得干净，你说是么？”

眯了下眼，邵真道：“小苑，在某方面来说，你是女人中的女人。”

帮他把袍衣下摆弄平，小苑道：“这也是拍马屁吗？”

一愣，邵真捏了一下她圆浑的鼻尖儿，道：“就算是吧，丫头，可有拍到马腿上去？”

两人走出门，邵真道：“这里好歹你也住上几个年头了，临走时，你一点也没有留恋的感觉么？”

瞟了他一眼，小苑道：“若说有的话，在这房里，有个粗鲁的男人抢去了我的初吻……”

听了心中好不甜蜜，邵真正想得意的笑起来，忽听小苑又道：“还有两个可恶的耳光……”

猛愣住了，邵真笑道：“好丫头，一张小嘴儿越来越厉害了。”

绕过廊，邵真道：“小苑，你不向鸨母辞行吗？”

小苑哼声道：“钱理清，随时都可以走了；其实我本想早上就要离开的，但我一直想再见你一面，所以留着不走。”

说着，忽地从包袱里取出一条帕巾，包住秀发，即连脸儿也要全蒙住了。

邵真奇怪道：“小苑，你想当蒙面怪客了吗？”

低着头，小苑道：“我已是从良的人了，我再也不要这儿的人看到我而向我打招呼。”

就这样，小苑蒙着脸、低着头，疾疾的离开了“舒心楼”……

跨出门槛，小苑首先道：“小邵，从今后我的名字也改了，决不要再叫我以前的名字。”

一愣，邵真道：“那我叫你什么？三八？十三点？”

瞪了他一眼，小苑道：“叫我‘恋真’好了。”

“恋真？”

轻念了一声，邵真有些迷惑，不过他立刻明白了，他激动道：“我也会永远的爱着你！”

绕过了一条街，小苑，不，恋真这才取下帕巾，长长吸了口气，欢欣的低声说道：“天下所有的人啊，我宋恋真从现在开始已是名花有主的良家妇女了！”

觉得她好不可爱，邵真笑道：“恋真，要不要我帮你敲锣打鼓，贴告示？”

白了他一眼，宋恋真道：“小邵，现在你是否要陪我回宋家村去？”

歉然的笑笑，邵真柔声道：“恋真，我恐怕要使你失望。”

温柔的微笑着，宋恋真低声道：“不，怪的是我，要是 983 我懂武功的话，我就可以帮你在江湖上创一番事业了。”

邵真凝视着她道：“不，恋真，你使我觉得人生很有意思，这已经足够了。”

这时候，有辆空马车驶来，邵真连忙招手叫住，搀住宋恋真上车之后，自己也上了车，朝车夫道：“到城东一里外的宋家村。”

把螻着靠在邵真的肩上，宋恋真痴痴的望着他道：“小邵，这次分离，我们要多久才能见面？”

搂着她的腰肢，邵真道：“很快，如果我事情办得顺利的话，也许就是明年的现在，我将迎你入我家门。”

宋恋真道：“一年？要这么长久的日子？”

一顿，凝视着邵真又道：“不，十年，廿年，我也会等的，小邵，在江湖上，你要多小心——为我小心，好么？”

说着，眼眶儿已红起来。

邵真连忙道：“会的，恋真，我会的。”

说毕，拿出一张飞钱到她手里。

宋恋真低头一看，是十万两银子，她笑了笑，便放入怀里。

邵真打趣道：“恋真，这次你怎不拒绝了？”

宋恋真娇道：“拿了你这十万两银子，就不怕你不要我将白损失十万两银子，不是么？”

邵真笑道：“好丫头，莫非你把它当成了押金？”

宋恋真也笑道：“不，是聘金。”

这时候，已快要到城门口了，宋恋真红红的眼眶已落下了离别的眼泪……

邵真的心头也怪难受的，但他依然面带笑容的有说有笑，他努力的冲淡离愁别绪……

突然，宋恋真吻住了邵真，邵真也紧紧的搂住她，离别的哀愁，尽在一吻中……

到了城门口，两人才依依不舍的分离，邵真下了马车，宋恋真探出窗口，泪眼模糊的一再叮咛道：“小邵，珍重，我等你……”

说到末尾，宋恋真已语不成声……

望着马车出了城门，直至看不见宋恋真的殷殷挥手，邵真才转身，缓步离开城门……

一路上，他心中总觉得若有所失，不自觉的低低自语道：“以前，我怎从来没想到要去爱她呢？也许，以前我是个笨瓜吧……”

正想着，邵真抬头一看，忽见明毓秀迎面疾奔而来……

邵真立刻扬手呼唤道：“毓！”

明毓秀闻声停下脚步，当她看清邵真时，马上惊喜的奔向前来，道：“真，我正要到‘舒心楼’去找你呢。”

微微一怔，邵真道：“发生了什么事？”

明毓秀含笑道：“没有，我只奇怪你去了这么久还不回来，所以才来找你，顺便想认识认识小苑姑娘，她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不是么？”

松了口气，邵真微微一笑道：“原来如此，瞧你这紧张样子，吓了我一跳哪。”

一顿，接口道：“毓，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明毓秀道：“银子正在装载中，大概日落以前便可以准备完毕，真，什么时候到武安去？”

两人边走边谈，邵真想了一下，道：“我对大牛和秃头说半月内送去，现在也不过只有五六天的时间了，加上这几天下了几场大雪，路不好走，必须立刻出发，不能再耽搁了。”

停了停，启口道：“但现在还有些事情没办完，我们不能亲自押银回去，可是也不能让小史一个人运银呀……”

嫣然一笑，明毓秀道：“放心，我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已到‘大悲镖局’，和计镖头碰过头……”

邵真拦嘴道：“你是说‘大悲侠’计道怒？”

明毓秀点头道：“是的，计镖头和我的交情不错，他愿意即刻帮我们保这趟镖，而且特意半价优待，我把镖费付给他了。真，你不怪我擅做主张吧？”

啧啧声，邵真笑道：“我说啧啧，丫头，你说这句话的意思，大概是要我称赞你几句吧？好罢，毓，我就夸你一声，太好了！”

瞪了他一眼，明毓秀佯嗔道：“真恶心！”

邵真轻轻笑了起来，旋即问道：“死要钱没事吧？”

明毓秀点头道：“他底子蛮硬的，恢复得很快，他争着要自个儿运银呢。”

邵真道：“这家伙是出了名的急性鬼。”

眨眨眼眸，明毓秀忽想起了什么来，道：“真，今儿一大早，有一对姓王的姐弟到酒楼里来找你呢。”

哦了一声，邵真忙道：“啊，是王御照姐弟俩，瞧我，事情一多便昏了头，我忘记她昨儿说今晨要来的，害她干等了一整天，着实不好意思。”

一撇小嘴儿，明毓秀睨眼哼道：“我怎不曾听说过你有这么个老相好的？”

噗哧笑了声，邵真抬眼道：“毓，你这歪脑筋想哪儿去啦？我和她根本扯不上关系，我只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曾帮她一点小忙罢了。”

接着，邵真大略的把自己如何遇见王御照，以及如何救出王一鹞，叙说了一遍……

明毓秀听完，抿嘴笑道：“英雄救美人，好不威风呵。”

瞪眼，邵真道：“路不平，我去踩，夸大其词，乃是我辈行走江湖所应为之事，丫头，你讽哪门子刺来？”

明毓秀哼道：“谁讽刺你了？我只是羡慕啊，一个娇滴滴的美人儿，一大早带着她的弟弟，在酒楼恭候你的大驾，那副引颈盼望，望眼欲穿的殷切样儿，就像是在盼望她的心上人儿哪！”

恍然大悟的，笑了起来，邵真道：“绕了这大半天，原来，你丫头在吃干醋。”

瞪了下美眸，明毓秀甩头哼道：“姑奶奶才不稀罕！”

耸一下肩，邵真撇撇嘴，笑了笑，忽心念一动，张口道：“毓，假若我真爱上另外一个女人，你会吃醋吃气么？”

猛一愣，明毓秀吃惊的注视着邵真，良久，发现邵真不似在开玩笑的样子，迷惑的眨眨眼，低声道：“如果你是真的，我想，我想吃醋我是会的，哪个女人家不吃醋？不过我是不会生气的。”

微怔一下，邵真好奇道：“吃醋而不生气，那又怎么说？”

挑挑眉梢子，明毓秀道：“吃醋和生气，就像是桥归桥，路归路一样，本是两码子事，扯不上边。”

“你若真爱上另外一个女人，但仍爱着我的话，我顶多吃醋，何来生气？”

“这个年头，男人三妻四妾，实在太平常了，不是么？但假若你变心，像邵大哥一样喜新厌旧，把我抛弃，去爱另外的女人，我想，我是会吃醋，也会生气的。”

邵真连忙道：“毓，你知道我爱你的心是决不变的，你要不要我套句俗话儿——怎的跪地指天发誓，海可枯，石可烂的呀，向你掏心挖肝……”

不等他说完，明毓秀连忙道：“得了，得了，姑奶奶不吃这套，这肉嘛兮兮的话儿真叫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其实说话的人，准是油头粉脸，没安好心眼的人，就像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一劲子的口是心非，真个又俗又丑。”一顿，斜睨着双眼，又问道：“真，你到底又爱上谁呀？可是王御照那可人儿？”

摇摇头，邵真道：“你怎老说我呢？我说过我和她扯不上一点关系，别这样不信任人好不？”

诧异的眨眨眼，明毓秀道：“那会是谁呢？”

盯着她，邵真道：“是宋恋真。”

“宋恋真？”，一怔，明毓秀念了声，讶声道：“哪来这么多女人，我压根儿没听你提起过这人，有吗？”

哦了声，邵真连忙道：“噢，宋恋真就是宋小苑，她已经改名了。”

明毓秀恍然大悟道：“原来是小苑姑娘！”

旋即不解道：“真，你认识她好久了，我怎不曾听你说爱她，莫非你一直在瞒骗着我？”

邵真赶忙道：“不！毓，除了小珍的事之外，我可以说我从来不曾瞒骗你！真的，在这以前我一直和宋恋真是纯洁的，只是方才去还她钱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不该辜负她对我的爱的……”

微微一顿，邵真低哑着嗓子继道：“毓，你说得对，她纯然是为了我，才要下嫁给禹子明的……”

抬眼凝注着他，明毓秀拦嘴道：“其实，你早该知道的，女人对于男人来说，只有爱情，而没有友情的，不是吗？”

眯眼，邵真道：“但我却忽略了这个道理，当我知道她在深爱着我之后，我几乎要不知道怎么办……”

“我一直认为，我这一生有你便够了。”

“可是我想到当初我爱你而不敢爱的那副痛苦，如今却加诸她的身上，我不忍……”

微微一笑，明毓秀道：“是的，得不到爱人的爱情，那确实是一桩令人痛苦的事，我俩曾经是这样，自然我也深深懂得失恋的痛苦，我有一阵子，每每想一死了之，万事俱休呢……”

心中一阵激滚，邵真沙声道：“幸好你没这么做，否则死去的可能不止你一人呢。”

深深的凝睇着他，明毓秀停了好一会儿才道：“真，我不反对你去爱小苑……哦，是恋真吧，但是你如果只是不忍让恋真尝到失恋的痛苦，才去爱她——原谅我直说，你给她的爱，只是同情，怜恤，那不是显得太勉强，甚至太虚伪了么？”

邵真挑了挑剑眉，含笑道：“世上有许多事是微妙而令人想不通的，尤其男女间的爱情更是！我和恋真相识了这么久，从来没有想到要去爱她，或许那时我一直把全部心志放在你的身上的缘故吧，试想：几年来，我一直徘徊于咱们之间的爱情，我想追捕，更想逃避，我怎可能想到再去有别的女人呢？”

明毓秀听完，接口道：“这么说来，你是因为大胆的爱了我，所以才去爱宋恋真？”

笑了下，邵真道：“这事儿，一下也不好说，我只知道，我去向宋恋真还钱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她值得我去爱，我实在也说不出这是为什么，尽管她是青楼歌妓，但她是圣洁的，虽然她不及你美丽，但她那倔强刚直的性格却不输你半分，真的，毓，我觉得我既然爱你，也应该去爱她，我决不勉强，也不虚伪！”

美眸溜盼，明毓秀道：“那现在宋恋真呢？”

邵真道：“她已回宋家村去了。”

一顿，低声又道：“毓，我已和她私订终身了，你，怪我不？”

沉吟了一下，明毓秀忽用力点头道：“怪的，非常！”

猛一怔，良久，邵真才低哑着嗓子，说道：“哦，毓……我，我，我以为你不会……”

凝视着他，明毓秀徐徐道：“真，我不会怪你爱宋恋真，我不是说过么，普天下的男人，妻妾满房的比比皆是，我不是没见过世面的妒妇，我只是怪你做事未免太鲁莽了些……”

眨动星眸，邵真截口道：“你是怪我没事先通知你？其实我是……”

急急打断他的话，明毓秀道：“不！别把我看成恁地小心眼儿，我岂会在乎那？我是指你未征得令堂的同意……”

脸色倏的一沉，邵真停下了脚步，呆呆的望着明毓秀，一句话儿也说不上来了……

半晌，他才移动脚步，喃喃自语道：“船到桥头自然直，不是吗？”

神情凝重，明毓秀道：“话不能这么说，万一令堂坚持你只能和小珍完婚，不准再娶别的女人，那岂不使宋恋真伤心一辈子么？”

闭着眼，长吸了一口气，然后缓缓吐出，邵真道：“毓，你该知道，当我不再逃避你之时，我已下决心去抗拒一切横逆！我们一定会如愿以偿的厮守在一起！毓，你不是说你相信我一定能做得到的么？”

点点头，明毓秀道：“是的，我相信你做得到的，但事实的成与败，并不是你我相信的问题，万一——人总不能只往好的方面想对不？万一我们无法冲破那道难关，那又怎么办呢？”

苦涩的搅动了一下舌尖，邵真咬牙道：“宁愿玉碎，不愿瓦全！”

猛吃一惊，明毓秀说道：“真，你这是什么意思？”

邵真晦涩道：“若家母坚不答应我们的事，那我俩，以及恋真三人，远走高飞……”

不待邵真说完，明毓秀急急道：“不！我决不赞同你这么做！”

惊异的望着她，邵真讶道：“为什么？毓，难道你不愿意和我相厮守？”

明毓秀连忙道：“愿意！一千个，一万个愿意！但是，真，我决不愿意你为了儿女之情，而坏了你们母子亲情！真，我们虽是个十足的武夫，但也念过不少圣贤书，难道，你不懂‘百行孝为先’这句话么？”

舔了下嘴唇，然后又咬了咬舌尖，邵真颤声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那你叫我怎么办呢？”

仰首凝眸，明毓秀毅然道：“我说过，你和小珍完婚，然后我和恋真……”

冷冷打断她的话，邵真道：“然后你和恋真和我偷偷摸摸，做个没名份的女人，永远见不得人，是么？毓，我也说过，绝对办不到！”

明毓秀停下身子，凝声道：“真，这样你不会背叛礼教，背上逆子之罪名，而且又不抛弃我和恋真，这不是两全其美的办法么？”

一顿，补充道：“我想，假若恋真知道你的处境，她一定会支持我的！”

摇了摇头，邵真道：“那对你俩太不公平了！我身为七尺之躯的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决不委屈亏待你们！”

蠕蠕嘴，明毓秀正想搭话，邵真又冷声抢着道：“毓，勿复多言，我志已决！”微微一叹，明毓秀也就住口不言，沉默了半晌，方抬眼问道：“真，恋真是否把钱还禹子明了？”

邵真道：“我不让她去还，那样不方便，而由我去找禹子明当面说清还钱。”

明毓秀哦了声，道：“那，现在你是先去找禹子明还钱，还是去见见那位急盼着你的可人儿呢？王御照可是等你等得两眼都要蹦出眼眶了啦！”说完，掩唇偷笑。

邵真急道：“你看你，又来了，我不是一再声明我和王姑娘扯不上一点关系！”

明毓秀摇头道：“我干脆明说，真，王御照她爱上你了！”

哈哈一笑，邵真怪声道：“你在逗我开心？”

绷着脸儿，明毓秀哼声道：“我希望是。”

发觉不对劲了，邵真停下身子，沉肃道：“毓，别这么小人之心理度君子之腹，难道你把感情的东西看成这么贱？这么不值钱？我和王御照只不过见了两次面，她只不过是受了我的济助，她特意向我致谢，乃是人之常情！”

一愣，凝声道：“毓，我要很不高兴的，说，你太疑神疑鬼了，你不觉得你这样是在侮辱，蔑视人家吗？”

丝毫不动怒，明毓秀娇媚一笑，轻盈道：“别板着这副棺材脸，我只不过要你心理有个准备，免得措手不及而已，事实上，我说过，我决不小气，只要你有办法，姘个十个九个女人，我顶多吃吃醋，意思意思罢了，决不生你的气，行么？”

苦笑了一下，邵真揶揄道：“你真成了半仙了，你只不过见她一面，便知道人家爱我啦！”

妩媚的一瞥眼，明毓秀道：“半仙是不敢，邵，你听说过一句话儿来么？”

耸耸肩，邵真道：“别卖关子了，是孔老二说的，抑是孟老三说的？”

鼓了下粉腮，明毓秀骂了声不正经，才道：“俚话常说，女人相见，忖知三分，我是个女人，我当然能透视她的心理了。”

嗤了声，邵真道：“鬼话！”

第五十章

两人边走边谈，不知不觉已回到了酒楼，入门便见靠角隅的一桌，正坐着“商侠”史耀乾，以及王御照姐弟俩……

他们似是谈得津津有味，直至邵真和明毓秀走前去，他们才发现……他们慌忙起迎。

史耀乾搭话道：“瞧你俩真逍遥，害得我们在这干等。”

“逍遥？小史，你恁地没心肝，怪不得‘邪神’那老魔要赏你两拳了。”

邵真入座之时，王氏姐弟已相继起立，王御照拱礼娇道：“邵大哥，我姐弟俩已等候多时了，特意向您致谢几番救援之恩。”

木讷老实的王一鵬微红着脸，抱拳讷讷道：“邵，邵大哥，谢谢您上次救了小弟……而且还送了小弟这么多钱，昨夜，您又救了家姐，您真是我们的大恩人。”

“不谈这个，不谈这个。”邵真摆手连连说，一面请他俩回坐，一面含笑道：“我因事情忙了点，让两位等了老半天，抱歉，抱歉。”

一顿，问道：“‘金家庄’没有找你们姐弟俩的麻烦吧？”

凝着美眸，王御照娇声道：“没有，大名鼎鼎的邵大哥出面，小小的‘金家庄’怎敢呢？”

接撞她的眸光，心中怦然一跳，邵真连忙别过头去，淡笑道：“王姑娘夸奖，‘金家庄’是看得起我罢。”

这时，王御照忽掏出一张飞钱，递给邵真道：“邵大哥，这是上回您借我们姐弟俩的钱。”

微一怔，邵真接过飞钱看了一眼，皱眉道：“王姑娘，你这是做啥？”

王御照微笑道：“上回您借了我们一万多两银子，理该还您。”

邵真道：“我说过不用你们还的，不是吗？”

王御照摇头道：“不，我们姐弟俩接受您的帮助已是太多了，怎能再凭白要您的钱？”

邵真道：“不是凭白，我扇了你一个耳光，不记得了么？”

俏脸儿微微一红，王御照正想说话，史耀乾已抢着道：“哎呀，王姑娘，你客气啥子，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干嘛这么认真？你要知道咱邵大哥他呀，就有副好德性，助人助到底，送佛送上天，王姑娘，别再这般推拉，为难了邵大哥。”

明毓秀也帮腔道：“还了钱还不了情，又何必多此一举？”

说着，把飞钱压入王御照的怀里，含笑道：“王姐姐，咱今儿个是朋友了，何必斤斤计较的，小家子气不是？”

王御照再三要还钱，邵真硬是不要，正争执着，邵真忽心中一动，道：“这样好了，王姑娘，假若你坚持要这样，我也不反对，但我有个条件。”

王御照连忙说道：“邵大哥，您请说吧。”

邵真徐徐道：“扇我一个耳光。”

话落，直叫明毓秀和史耀乾傻愣住。

王御照姐弟俩更是惊慌失措。

王御照呆呆道：“邵大哥，小姐万不敢……”

淡淡一笑，邵真道：“当初我扇你一记耳光，于今也该还我了，假若你坚持要还我钱的话。”

眼圈儿一红，王御照泣然欲涕，哽声道：“邵大哥，您的大恩大德，我姐弟俩今生今世，当永志不忘！”

气氛儿怪难受的，邵真忙不迭岔开话题道：“王姑娘，昨儿你怎会撞上‘邪神’那个老恶魔？”

眨眨眼，王御照坐正身子，款款说道：“自上次邵大哥您解救了我们姐弟俩之后，‘金家庄’从此不再来打麻烦。我们便靠您济赠的款子，开了间绸庄，半年来，生意还算不错，颇有盈余，两个月前，我已为弟弟娶了一房媳妇，成了家啦，总算报答了娘她养育我十来年的恩惠。但我一直不见邵大哥您，于心耿耿，后来我终于打听出来，原来邵大哥是武林中鼎鼎有名的大人物，于是我也到武馆去练武，以期日后在江湖能找到邵大哥，向您报援手之恩。但武馆中的武功很肤浅，我学了一个多月，便觉兴趣索然，故而他去，另寻名师，以求精湛武技……”

史耀乾凝视着她，岔嘴道：“于是你就找到了‘邪神’那老鬼，你拜他为师了？”

王御照微颌螭首继道：“是的，但没两天，我发现他居然对我不怀好意，趁他不注意，我偷偷逃走了……”

一撇唇角，邵真扬眉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邪神’那老魔昔时也曾污辱了一名女弟子，于今依然如是，死有余辜！”

明毓秀望着王御照接口道：“那老魔是否不死心，又来找你了？”

面上犹有余悸，王御照点头道：“自从回来之后，我一直躲藏在一间佛庙，直到前两天，我想大概没事了，所以才回家来，不想昨夜，帮舍弟送衣料给客户，回来之时，不巧被他撞上，以后……”

史耀乾微笑着接口道：“以后你就被我的马撞倒了是吗？”

王御照朝他含笑道：“也幸好被您史大哥的坐骑撞倒，要不然人准没命了。”

凝睇着两眸，史耀乾的面容是一片神采飞扬，他此刻看来没有受过内伤的样子，邵真和明毓秀同时发现，史耀乾不时的紧盯着王御照的脸蛋儿瞧，眸光映射出一股什么的……

忽然，邵真和明毓秀两人互望了一眼——

会心的笑了……

斯斯文文的微笑着，史耀乾柔声道：“王姑娘，昨夜的那一撞，没把你撞伤了吧？”

摇摇螭首，王御照娇声道：“一点疼痛而已，早没事了。”

微微一停，转向邵真之道：“邵大哥，听说您现在是‘龙虎会’的会主，刻正在招兵买马，延揽人才，可是真的？”

话落，忽又接着道：“邵大哥，我是否可以加入‘龙虎会’？”

微一怔，邵真没来得及回话，史耀乾已抢着道：“那太好了，欢迎都来不及呢！”

转向邵真挤眼道：“小邵，你说是么？”

邵真沉吟着……

王御照连忙又道：“邵大哥，我虽然不懂武林诡谲，而且又没有高强的武功，但是我相信一定能为您做点什么的……邵大哥，您给予了我姐弟俩这般大恩惠，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您的，只要我能够尽一点点的力量，于心也足……”

史耀乾见邵真意有不愿，不禁瞪了他一眼，急道：“小邵，咱现在正需要人手的时候，你怎可拒人于千里之外？”

邵真装没见他，沉声道：“王姑娘，非我不愿，你柔弱女人家，怎过得惯刀彩血影的江湖日子？你们姐弟俩过着太平日子，不是顶好的么？”

脸上一片着急，史耀乾暗地里踢了邵真一脚，邵真却是不动声色，不理不睬……

眼圈儿一红，王御照哀声楚楚道：“邵大哥，小妹今天能安然住在人世间，我们姐弟俩有今天安逸的好日子完全是您的赐予，舍弟已居家立业，我总算对得起九泉之下苦命的娘，于今是无牵无挂，唯一的事，就是我还还没有偿还您的恩情，邵大哥，您要是连这一点让我报答的机会也没有，我死也不瞑目……”

语尾已是颤抖不清，王御照那吹弹得破的粉腮儿，已挂上两行泪珠……

明毓秀看得过意不去，正想说几句话，史耀乾早又痛又怜道：“小邵啊，你又何必这般铁石心肠，咱‘龙虎会’多了王姑娘一个人，难道就会垮了不成？”

一边说着，一边用脚尖儿从桌底下用力踢着邵真，邵真捉狭着，把脚挪走，史耀乾踢得急，不想却踢到了明毓秀的玉脚上去。

哼哟一声，明毓秀瞪了他一眼，捉狭道：“小史，又不是我不答应，你尽踢我干吗？”

脸庞通红，史耀乾一瞄眼，见王御照正在擦泪，没看见，这才狠狠的回瞪了明毓秀一眼！

掩嘴轻笑，明毓秀这才开腔道：“真，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你要是不答应王姑娘，说不定小史他……”

见她说得露嘴，史耀乾忙不迭狠狠的再送她一脚！

不想明毓秀早有提防，双脚一让，史耀乾却踢着了桌脚，一声哗啦，桌面一阵摇撼，摔出了两个碗碟……

忍着笑，邵真朝莫名其妙的王御照道：“王姑娘，你快去谢谢他吧，我要是不答应，连桌子也要给他踢翻了昵。”

好生高兴，王御照立刻转颜为笑，不过当她看到邵真和明毓秀正对着史耀乾轻笑，她不禁掉头望去，只见史耀乾一张脸红了脖子……

当她看他时，正好史耀乾在偷偷的望自己，但史耀乾一接王御照的眸光，立刻又转头，更加脸红了，她这时候有点迷惑，不过当她再想想邵真的那番话之时，她立刻也脸红了！

这时候，一直沉默寡言的王一鹞，忽也道：“姐姐，我跟你一块儿去闯江湖好么？”

王御照连忙摇头道：“弟弟，你怎能去？你是已有家室之人啦，这可不是闹着好玩的呀。”

说着，王御照朝邵真道：“邵大哥，我回去清理一下店务，打点打点马上就来，好么？”

邵真点点头，还没说话，史耀乾已抢着说道：“当然可以，王姑娘，我陪你去。”

朝史耀乾挤了下眼，邵真道：“王姑娘，你加入本会，今后就帮着史大哥掌管会务，他会让你学习到很多经验的……”

一顿，转向史耀乾说道：“小史，银子该是装载好了，你送王姑娘回去之后，

不用再转回来，你俩就直接走洛阳钱庄去，即刻把银子押去武安，时限已迫，万万不能怠慢！”

明毓秀也道：“‘大悲镖局’将保我们这趟镖，保镖费也已付了……”一停扮了个鬼脸儿，小声道：“路上，你不再寂寞了。”

史耀乾瞪了她一眼，朝邵真道：“小邵，你什么时候去？”

邵真沉吟了一下，说道：“很难说，不过不会太久的，事情一办完，立刻便赶去……”

话落一半，忽想起啥的来，连忙又道：“哦，对了，路过君山，别忘了去请‘七君子’他们……”

不待他说完，史耀乾笑着道：“放心，‘七君子’他们现落魄得像条丧家犬了，说不定他们一听到我们正有搞头，早到武安去啦！”一顿，眨眼问道：“小邵，咱还要物色谁加盟咱‘龙虎会’？”邵真含笑道：“不用了，‘七君子’已是够让人震撼的了，‘龙虎会’已不缺将，只怕兵源不足……”

史耀乾笑着打断他的话道：“咳，算了吧，凭你‘鬼见愁’这块硬邦邦，铁打金铸的招牌，我还担心人太多了呢。”

笑笑，邵真朝王御照道：“王姑娘，咱武安见。”

王御照朝邵真和明毓秀恭谨躬身说道：“邵大哥，明姐姐，谢谢您俩提携小妹。”于是，史耀乾陪着王氏姐弟离去，史耀乾来到门口之时，忽又转回来，狠狠的揍了邵真一拳，踢了明毓秀一脚，说了声：“此仇不报非君子！”

然后才一溜烟的跑开去……

只惹得邵真和明毓秀相视大笑……

邵真和明毓秀折腾了一整天，确实也饿了，方才只顾说话，桌上的酒肴也都凉啦，便另外叫了一大盅羊肉，两人边吃边谈……明毓秀畅快非常似的，她道：“总算，这回死要钱让咱捉弄了回来。”“可不是啊，史耀乾那小子老爱捉弄咱俩，这回可算是报了一箭之仇哪。”边说着，边吞进了一块羊肉，邵真喷了声，接着又道：“想不到这种登徒子，也有对女人一见钟情的一天。”

明毓秀凝眼道：“爱情这东西是很奇妙的啊，你不是这样说过吗？”

一顿，转嘴问道：“真，你以为王御照会喜欢史耀乾么？”

点点头，邵真微笑道：“会的，小史虽是个半吊子，但仪表堂堂，且一张妙嘴生花，异趣生花，必能够讨得伊人芳心的。”

微一沉吟，明毓秀道：“只怕王御照这多情种，只钟情你来，不领小史的情呢……真，如何，我说得没错吧，王御照她可真爱着你呢。”

翻翻眼，邵真懒懒道：“她这只是盲目不够成熟的感情罢了，主要的是感恩的心理在作祟。这种脆弱的感情很容易转变的，至少，还没到你我三年来的感情那种程度，是不？”

稍稍一顿，接着道：“时日稍久，她便会知道她的感情是肤浅，而且错误的，我故意迟迟不答应让她加入我们‘龙虎会’，她便会知道我一点儿也不重视她，遑论其他的感情了。”

明毓秀转了下眸子，嫣然一笑，道：“我正奇怪你为什么拒绝她入会呢，原来你还有一番作用呢。”

笑笑，邵真道：“像她这种十七八岁的年龄，正当情窦初开，梦漾憧憬

的时候，感情容易激动和奔放，我虽给她泼了盆冷水，或许她会伤心一阵子，但和小史旦夕相处一段日子后，她就会重坠情网……”

明毓秀点头道：“是的，感情是时间培养出来的，不是吗？”

开朗的笑了声，邵真道：“但愿小史对他这个伴能始终如一。”明毓秀抿嘴笑道：“会的，你没看到那痴痴迷迷的样子么？”

两人正开心畅谈，说得紧之时，忽见一人走来。

仰目一瞧，邵真和明毓秀着实的愣了一会，来人不是谁，正是邵真的硬对头——

“黑鹰”也！

“黑鹰”仍是那副老样子：长发披散，黑衣劲装，背后背着一支尺来长的利斧，一副儿帅劲。

他笑咪咪的，竟不请自坐，睨着邵真，古怪的说道：“老朋友啊，久见了。”

一见他，心头很不是滋味，邵真淡漠一笑，哼声道：“原来是阁下，天下恁地窄啊，咱又碰头了。”

转首朝明毓秀笑笑，“黑鹰”自个儿斟了杯酒，一仰而尽，道：“明姑娘，恭喜你啦。”

俏脸儿微微一红，明毓秀感激的笑了笑，说道：“‘黑鹰’兄，多谢上回您鼎力相助。”

淡淡一笑，“黑鹰”夹了块羊筋送进嘴里，溜了邵真一眼，道：“小事，小事，何劳言谢？只是，恐怕有人并不领我这个情哩！”

当邵真和明毓秀闹翻之后，“黑鹰”曾协力帮助明毓秀寻找邵真。

好不容易“黑鹰”在“龙虎会”里找到了邵真，当时邵真正欲杀“女煞星”刁艳红，“黑鹰”误以为邵真在向她调情施暴，一时激愤，乃出言相激，逼得邵真对明毓秀更加误会，一刹时神昏志乱，于暴风雨中坠落深崖，幸赖侯爱凤及时救走……

这已是往事矣，然邵真一见“黑鹰”，不期然的只觉往事历历，耀眼如昨……

这使邵真感到为难，“黑鹰”一直帮明毓秀寻找自己的下落，自是一番好心善意，于理自当感激铭谢，然也由于“黑鹰”使得自己坠落深渊，以致于失去记忆和两眼瞎盲，历尽无限辛酸和苦楚，差点没送了命——

这，邵真深论起来，“黑鹰”充其量只是功过相抵的。

尽管，邵真一直憎恶“黑鹰”，但此时此地也着实不好翻脸，捺着性子，邵真冷漠道：“‘黑鹰’，别来可好？”

哈哈一笑，“黑鹰”洒脱道：“我‘黑鹰’乃天生的薄禄命，不说也罢。倒是阁下你可真大有搞头了哪，几月不见，于今已是一会之主，江湖上的鼎沸人物了！可真令我‘黑鹰’好生羡慕啊。”

皮笑肉不笑，邵真冷哼道：“‘黑鹰’，你今番来，有事？”

一连啧啧几声，“黑鹰”道：“噢，我的大会主，别这样，我‘黑鹰’有天大的事也不敢劳驾您尊驾，老朋友相见，不也该叙叙么？”

皱了皱眉，邵真说道：“如何个叙法？”

一旁的明毓秀，素知邵真和“黑鹰”一向不很和睦，见他俩一番冷言热嘲相向，芳心儿真有点急，尽管邵真是自己的心上人，但“黑鹰”曾经古道热肠的帮助过自己，好歹也算是个朋友了，总不成让他们摆着放僵，连忙插

嘴道：“‘黑鹰’兄，有道是不打不相识，以前之事，莫不成你仍耿耿于心？”

以前之事？是的，以前邵真曾与“黑鹰”在一个大雾的夜晚，不期相撞，而致火并一场，结果未分胜负，幸好明毓秀及时赶到，权充和事佬，一场纷争总算平息。

但之后邵真和“黑鹰”两人曾碰头多次，每每心存不服，常有再较高低的意念，但每次总又是不了了之……

“黑鹰”是个心高气傲的年青辈高手，他不服邵真的名头来得比他响亮，而邵真虽无逞强争技的雄心，但他也说不出为什么，对“黑鹰”没有好感，甚至感到憎恶。

是以，他们每次碰头，总是搞得十分不愉快。

嗯，瞧这样子，这次，可能也不能例外。

“黑鹰”听明毓秀这么一说，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但他立即潇洒一笑，说道：“明姑娘，旁的好说，在下和邵公子，没冤没仇，印证武功，也算是切磋武技，又有何妨？”

明毓秀摇头道：“刀枪无情，拳头无眼，万一有了个差池，可不是闹着玩的，‘黑鹰’兄，你我算是一场朋友了，难道说你不能赏我个脸，大家尽释前嫌，握手言欢，交个朋友，不也挺惬意么？”

说着，向邵真道：“真，人家‘黑鹰’兄也曾帮过我的忙，在你失落的期间，‘黑鹰’兄更是不遗余力的找寻你的下落，你怎连一声谢也不说？”

心中着实不愿意，但邵真终还是勉强展露笑容，伸手道：“‘黑鹰’兄，在下向您致谢意。”

微一怔，“黑鹰”似乎料不到邵真会有此转变，嗯，也可以说是让步，朗笑一声，也伸出手握住了邵真的手，一面说道：“‘鬼见愁’，你别生气。

话声中，他已暗地里加强手劲！”

猛吃一惊，邵真连忙运起丹田之气，一股深沉的内功已推送出去，也含笑自若道：“你也别客气……”

睹状，大惊，明毓秀想拦驾已是太慢了点，莫可奈何的说了声：“瞧你俩，真是何苦来哉？”

只见两只手掌紧紧的握合在一起，显然的，邵真和“黑鹰”已是硬对硬

——
拼上内功了！

起初，两人皆神色自若，彼此乃能眼瞄嘴嗤，但过了片刻，他们开始沉肃了。

两张俊秀的脸，慢慢泛红，宽敞的额角上也沁出微许的汗水……

明毓秀坐在一旁不声不响的吃她的羊肉，当她填饱了肚子，放下筷箸之时，发现两人已是面如关公，满头大汗，气喘连天……

索性两手支着下颐，明毓秀权充见证人，一旁观战，等待胜负的分晓……

这时，夜幕已掩，正是酒楼生意鼎盛的时候，人影嘈挤，哄声架天，却无人发现邵真和“黑鹰”无声无息的“决斗”……

从开始到现在，半个时辰已快要过去了……

只见两人依然僵持着，两只紧握的手掌已颤抖。

两人通红的脸色几要转紫，汗水湿透了胸前的衣襟！

“黑鹰”——

闭着眼，咬着牙……

邵真——

皱眉，抿嘴……

看看也差不多了，明毓秀见再搞下去，真得弄出人命来，连忙两手一探，凝足功力，硬是把两人给分了开来！

嗯哼了一声，“黑鹰”无力的趴伏在桌子上……

哦了一声，邵真软绵绵的，仰靠墙上……

望着两人的面色又转成了疲惫的白色，明毓秀揶揄道：“要是你们两人在没人的地方比斗，准是双双归天，一个也活不成！现在好了吧，可过瘾没有，一个半斤一个八两，以后谁也别再逞雄了！”

喘息着，“黑鹰”经过一阵子的调息，似乎好多了，他疲惫的拭拭汗水，无力道：“好个半斤八两啊……”

明毓秀倒了杯酒给他，转看着邵真仍未有动静，俯前观看，只见得邵真双眉紧锁，钢牙猛咬，脸色白得吓人！

不禁大吃一惊，骇声惊问道：“真，你没怎样吧”

“黑鹰”诧异道：“噢，他是怎么了？明明是平手啊！”

话声一落，邵真忽哇的一声，吐出了一口鲜血，倒在桌上！

花容失色，明毓秀连忙揽起他，只见邵真已是不省人事矣！

撑起疲惫的身子，“黑鹰”满脸讶异，当他看到邵真“印堂”上乌黑之色时，他吃惊道：“明姑娘，邵公子可是曾受了内伤？”

猛然想起，明毓秀骇然道：“啊！我竟然忘记今天他和‘九指血煞’过招的时候，曾挨了他一拳，受了点内伤！”

脸色大变，“黑鹰”叫道：“你真该死！受了内伤的人怎能和人比量内功呢？你怎不早说啊？”

吓得六神无主，明毓秀急得几乎哭了出来！

她胡乱的拭去唇角的血渍，抱着邵真就想走……

“黑鹰”诧道：“明姑娘，你要带他到哪儿去？”

明毓秀含泪道：“我必立刻带他回家，他母亲，是医术圣手‘回春仙子’。”

不等她说完，“黑鹰”急急道：“离这多远？”

明毓秀应道：“离这十几里路的广龙山上。”

“黑鹰”此刻看来已有些沉不住气，他慌忙道：“没用的，等你到那儿，可能已没救了，明姑娘，你也是学过武的人，难道不知道受了内伤的人，最忌与人比试内功？现在邵公子显然是运动过度，已加剧内伤的恶发，如不在半个时辰内予以施救，非死即残，顶多活不了三年……”

“黑鹰”话没完，一向刚毅、沉着、冷静的明毓秀忽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她这一哭，立刻引起了整个楼下食客们的骚动，纷纷围拢前来！

“黑鹰”正惊愣着，明毓秀忽然号着猛力踢来一脚，口中嘶叫道：“‘黑鹰’！都是你干的好事！姑奶奶与你拼了！”

“黑鹰”想不到明毓秀会突然出招攻击自己，事实上，纵然他料得到，此刻他已是精疲力尽，如何闪过明毓秀这般一等一的高手？但闻“黑鹰”哎一声，整个人翻跌了出去！

差点没闭过气去！

幸好明毓秀是在急忙中踢出这一脚，踢偏了些，要不然“黑鹰”不死大概也只有半条命了！

急急的爬起来，“黑鹰”大声道：“明姑娘，你杀死我也没用，咱快设

法解救邵公子才是！”

这么一说，明毓秀才冷静下来。

但当她一见怀中昏死过去的邵真，面色惨白，气息微弱，马上又慌乱起来了……

正是事不关己，关己则乱，明毓秀业已六神无主，手足失措，颤声道：“‘黑鹰’兄，咱如何救他？”

忍着痛，“黑鹰”一跛一跛的走前来，他喘气道：“事到如今，咱只好先去找大夫，看看能不能开个药方，暂且遏住内伤的蔓延，再做打算……”

这时候，围前来观看的人愈来愈多，忽然从人群中挤出一人，朝明毓秀问道：“小毓，邵公子怎么了？”

一抬泪眼，明毓秀惊喜道：“啊，小玲，你来得正好！”

“黑鹰”看清来人，颇为惊异道：“花兄，是你？”

但见来人正是“百艳帮”主胖伊玲，她此刻依然乔装书生，当她问清了事由之后，俊秀的脸上也是一阵沉凝……

胖伊玲凝眸道：“小毓，事情已到这种地步，务必冷静，急了反而坏事，我这儿有些儿药，不知道管不管用……”

环眼一看，满屋里的人，胖伊玲道：“小毓，你可订有房间？”

明毓秀忍着簌簌而流的泪水，点了点头……

胖伊玲连忙道：“那咱快上去，总不能呆在这儿呀。”

如梦初醒似的哦了一声，扶着邵真，明毓秀这才领着胖伊玲和“黑鹰”上楼上房间去。

房里，胖伊玲细细打量了一下邵真，面色凝重道：“小毓，邵公子是怎么受了内伤的？”

明毓秀此时似乎冷静了，但那娇好的脸旦儿，依然漾溢着焦急和伤心，而且仍沾着泪痕，那副模样儿，叫邵真见着的话，准要柔肠寸断一番！

擦擦泪痕，明毓秀道：“他是挨了‘九指血煞’一拳的，在左胸上。”

面色一变，胖伊玲惊道：“‘九指血煞’？小毓，你是说，在西藏住了十几年的‘九指血煞’？”

是她神色不对，明毓秀跟着紧张起来，她捏紧了下拳心道：“是的，小玲，在江湖上也只有那么一个‘九指血煞’，难道还有第三个不成？”

心中一沉，胖伊玲低呼道：“快！小毓，你解开他的衣服，把他的左胸让我看看！”

猛一愣，明毓秀瞠目道：“解开他的衣服？”

见她犹豫，胖伊玲轻叱道：“小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还在顾那门子的男女之嫌？”

说着，一挽袍袖，便要亲自解开邵真的衣袍，但一旁的“黑鹰”已眼明手快的上前去，迅速的解开邵真的衣钮，坦露出邵真坚硬的胸膛来！

当他们三人一见邵真左胸上一块巴掌大的乌青色，赫然映目之时，本能的都呆住了！

明毓秀更是吓得面无人色，她勉强的镇定自己，抖着语音道：“小玲，你可识得这是啥拳？”

表情沉凝而肃穆，胖伊玲缓缓的说道：“这正是西藏有名的邪拳，叫做‘大魔拳’……”

‘大魔拳’？这不是卅年前西藏‘大魔祖师’的绝招么？但‘大魔祖师’

早已身死人亡，‘大魔拳’也跟着绝传，‘九指血煞’那厮如何学得？”

胖伊玲道：“绝传未必，要不然‘九指血煞’不可能在西疆学会了这种邪拳，不是吗？”

一顿凝声接道：“‘大魔拳’是一种阴毒的邪拳，通常都击在人身卅六大穴上，尤其专挑死穴下手，中击者当场死亡……”

明毓秀失声道：“但他却一直没事，要不是和‘黑鹰’兄比试内功，他还是完好无恙的哩！”

胖伊玲垂眼道：“邵公子并非被击中死穴，所以没当时死亡，他被击中的是左‘鹰窗穴’！通常被击中‘鹰窗穴’，必当场昏迷，不出十二日必死，假若不迅即延医眼药的话……”

一颗芳心儿已是摇摇欲坠，明毓秀睁眼道：“但小玲，他并没有昏迷，他当时只觉得疼痛而已，我让他吃了两剂伤药，一点也没事啊？”

胖伊玲沉声道：“这便是‘大魔拳’邪怪的地方了。他击在死穴除外的穴道上，通常只是痛一阵，然后便恢复如常，使受伤者以为一点轻伤，过两天便好，便不加以注意，而且外表上看不出有任何异样。但一旦超过一个月以后，受伤的部位便会呈现出乌黑的瘀血……”

芳心寸断，明毓秀已是眼泪汪汪，哽声道：“可是，他中了‘九指血煞’的‘大魔拳’还不到一天，怎已呈现出乌黑的瘀血？”

轻叹一声，胖伊玲道：“那是因为过度的运功，致使受伤的部位加剧转恶。”

努力的定下神来，明毓秀颤声道：“小，小玲，可有办法挽救？”

脸上一阵黯然之色，胖伊玲缓缓低下头。

一阵绝望猛然撞击着她，明毓秀只觉一刹时天昏地暗，脚底一虚昏瘫于地！

第五十一章

大吃一惊，胖伊玲连忙探手抱起她，直呼道：“小毓，小毓……”

“黑鹰”见状，连忙拧了条湿毛巾，胖伊玲接过来，在明毓秀的脸上轻轻沾拭，然后在她周身一阵推拿……

半晌，明毓秀总算悠悠醒过来……

茫然的睁着眼，明毓秀含着泪，满脸悲戚，她缓缓走到床畔，抱住邵真失声痛哭！

明毓秀哭得很哀切，悲楚，她已是芳心寸裂，柔肠寸断……

默默的走前来，胖伊玲轻抚明毓秀香肩，蠕蠕嘴，想开口，“黑鹰”忽冲前来嘶声道：“花兄，当真一点也没办法了吗？”

胖伊玲只是轻叹了一声……

一张英俊的脸孔扭曲着，“黑鹰”歪歪斜斜的扑到墙上，紧握的两拳用力捶击着壁板！

他沙哑的语音里，含着太多的歉疚和自责：“噢……这不是我希望的，我只是想试试而已，这是我最大的心愿啊

面无表情，胖伊玲望着他道：“你试了，你的心愿已达成了，满足了么？”

转过脸来，“黑鹰”苦笑着道：“不，我输了！邵公子受了这等内伤，居然仍能与我比成平手！噢！我太微不足道了，乘人之危，逞图私欲……卑鄙！龌龊！”

明毓秀哭了一阵，忽收束泪痕，抱起邵真，她一刹时忽然变得很平静，她生硬的道：“‘黑鹰’兄，这不能怪你，你事先并不知道他受了内伤……”

猛烈的摇着头，“黑鹰”痛苦的抽搐着嘴角说道：“不，这是我逼他的，我逼他的，……”

说着，他冲向胖伊玲睁大眼道：“花兄，你一定要想办法救邵公子！别让我悔恨终身，歉疚一辈子！我……受不了！受不了……”

这时，明毓秀忽抱着邵真跨步走到门口……

胖伊玲兀愣地问道：“小毓，你哪去？”

唇角依然微微颤栗，明毓秀悲楚道：“他的母亲是医术圣手，我深信她能治愈她的儿子！上回我中了‘金银帮’的毒药，也是被她治愈的……”

胖伊玲拦嘴道：“可是，邵公子支持不了那么久的。”

明毓秀悲哑道：“事到如今，也只得一试，莫不成把他搁在这，眼睁睁见他死去？”

胖伊玲哑口无言。

“黑鹰”点头道：“是的！事到如今，也只得一试了，明姑娘，咱走吧！花兄，说不定远水也能救得了近火呢！”

话落，正想抬步，忽闻一阵轻轻的叩门声，“黑鹰”连忙一个箭步跨到门边，打开了门……

立在门口的是一位年上花甲的黑袍老者，后面站着一位是年三十以下，秀发披肩，身着红色劲装的美艳女郎。

“黑鹰”客气的请他们进来，一面转身向明毓秀道：“明姑娘，是找你的么？”

望了望来人，明毓秀转向胖伊玲道：“小玲……”

不等她说完，胖伊玲已摇了摇头……

“黑鹰”见状，连忙转身拦住那正欲跨进门来的黑衣老者和红衣女郎，凝目打量着他，问道：“请问，老丈你找谁？”

黑袍老者连忙堆笑道：“哦，对不起小哥，请问你这儿是否有一人受伤？”

黑袍老者说话之时，身后的红衣女郎提足翘首的向房里望，当她看到明毓秀怀里的邵真的时候，忽然道：“爹，是他，没错，受伤的人就是他！”

好生奇怪，明毓秀上前去，朝黑衣老者问道：“老伯，你认识……”

明毓秀话没完，黑袍老者已欢声道：“是的，我认识这位年轻人。”

“黑鹰”闪开让他们进来。

黑袍老者和红衣女郎朝明毓秀友善的微笑着，老者道：“老朽叫李一平，这位是小女李秋心。方才小女在楼下看见这位年轻人受伤，很像是曾救过我们父女俩的恩人，所以特意要我来看看，请各位原谅老朽唐突……”

红衣女郎注视着邵真，朝老者道：“爹，在武安打败‘铁头’陀敏寿，救了我们的就是这位受伤的公子。”

忍着哀伤，明毓秀道：“李老伯你们父女来看他，但是他现已身负重伤，危在旦夕，我必需带他去医治……”一边说着，明毓秀一边要走出去……

李一平连忙道：“这位姑娘请留步！”

停下身子，明毓秀转身疑惑的怔怔望着他，……

李一平走近她，凝目注视着邵真发黑的印堂，忽伸出两指掀开邵真紧闭的眼皮，俯首端详了一阵，脸色惊变，惊声道：“啊！他这不是中了‘大魔掌’么？”

胖伊玲吃了一惊，脱口道：“老伯，你看得出来？”

旁边的李秋心道：“家父精通各种疑难杂症，善与人看病……”

大喜，明毓秀正想说话，不想李一平已先她打断李秋心的话道：“秋心，你快回房里去，在咱的箱子里最下层，有一瓶药快拿来，快去！还有金针也带上来！“快！”

说着，从明毓秀的怀中把邵真抱过来，平放在床上，他动作熟练的解开的邵真的上衣，一面急声道：“你们谁到楼下去向伙计要一盆滚烫的热水，和干净的毛巾一条，快！”

这突如其来的转变，使原本几近绝望的明毓秀，胖伊玲和“黑鹰”三人升起了一线希望。

他们高兴，兴奋，喜悦，一时，一齐挤在门口，争着要下楼去……

最后还是“黑鹰”抢先一步，直冲楼下去，不一会，已气吁吁的端了盆热气直冒的热水上来，肩上披着一条崭新的毛巾，倒真活像个店小二呢。

紧跟着，李秋心也提着一个小箱子上来，她朝李一平道：“爹，你要用到的东西，都在这箱子里头。”

一语不发，李一平从小木箱里拿出一个褐色的葫芦形小瓷瓶，倒出十几粒黑色药丸。

那药丸味道很重，直冲人鼻口，叫人受不住。

李一平撬开的邵真的牙关，纳入他的口中，但邵真此刻牙关紧咬，只好倒了杯水拌散，方再捏开邵真的嘴，由李秋心灌倒进去……

之后，李一平将毛巾浸湿热水，敷在邵真胸部瘀血的地方，用力挪擦。

如此周而复始，约莫五六回之后，李一平已是满头大汗了。

明毓秀，胖伊玲和“黑鹰”三人，一直站在一旁，由于他们帮不上忙，

也只闲站着，但一颗心儿可是咕咚的跳着……

李一平再挪擦一次，热水也差不多凉了，李秋心帮他擦擦汗，从箱里拿出一大包亮光闪闪，约莫五寸来长的金针。

另外又去端了盆热水，把五十来支的金针濯洗干净，并予以擦干，这才交给李一平使用……

这，显然就是我国古代有名的“针灸术”！

只见李一平镇定的，熟练的将金针插入邵真的左胸“鹰窗穴”上，另外右胸的“鹰窗穴”也插了一根。

然后依上而下，由“膻中穴”，“中庭穴”，“鸠尾穴”，“巨阙穴”，“建兴穴”，“八水穴”，“阴交穴”直至“丹田穴”上的“气海穴”为止，共插了十根金针！透了口气，李一平一边用袖子拭汗，一边默数着金针，忽噫声道：“怪了，怎会少了一穴？”

美眸凝注，李秋心道：“爹，你忘了在‘璇玑穴’‘膻中穴’之间的‘华盖穴’上扎上一根。”

瞧了女儿一眼，李一平的老脸上透出一抹欣慰的笑容，他拿起一根金针道：“好，秋心，你真是耍得，比爹还行了哪，总算平日没白教了你。”

话声中，已把金针扎进“华盖穴”，认穴之准，使得一旁观看的明毓秀，胖伊玲和“黑鹰”诸人，暗暗咋舌，叹服不已……

接着，李一平端正身子，两腿盘坐，双手按住邵真的“丹田穴”上……

眨眨眼，“黑鹰”忽然开口道：“老先生，你是否准备运功？”

李一平朝他点头道：“正是，现在已封住了乌血可能流窜蔓延到的大穴道，只消运功将体内的瘀血逼出来，便可大功告成了。”

“黑鹰”倾前身道：“老先生，这已够累你的了，怎好意思再劳你运功，消耗体内真元？让小可来好么？”沉吟了一下，李一平道：“说来不怕各位见笑，老汉武功肤浅，内功底子单薄，小哥年轻力壮，想必内功修为极高，老汉不避推懒之嫌，就烦小哥代劳。”

话落，明毓秀忽道：“‘黑鹰’，你方才真元耗费极多，已是够疲惫的了，还是让我来吧！”

“黑鹰”摇摇头，把背后的斧头取下，放在桌上道：“不，我来！”

胖伊玲也说道：“‘黑鹰’兄，你还不怎么复原，方才端了盆水，便气喘吁吁的，还是，……”

不待她说完，“黑鹰”斩钉截铁道：“不！你们别阻止我，这是唯一能使我心安一点的方法……”

说着，人已上了床，明毓秀和胖伊玲想把他拖下来，那是不可能的了，也就听由“黑鹰”……

盘腿坐正，“黑鹰”两掌按住邵真的“丹田穴”，闭上星眸，然后长长吸了口气，再缓缓吐出……

就在他吸吐之间，他已将体内的真气逼入邵真的丹田只见“黑鹰”仍带灰白的脸色，逐渐转红，须臾，已红如关公……

一炷香之后，又慢慢趋于淡白，而灰白，而死白，而惨白……

就当“黑鹰”的面色蜡白如死的时候，寂静如眠的邵真忽哇的一声，吐出了一大滩乌青色的血水！

明毓秀只觉芳心儿一紧！

李一平却面露喜色，他趋前去朝“黑鹰”道：“小哥，可以啦！”

此时“黑鹰”已是满头大汗，他闻言睁开眼，正想移动一下身子，忽觉天旋地转，咚的一声，扑倒床上！众人俱皆大吃一惊！

正当众人吃惊失措，李一平已很镇定的跳上床去，把住“黑鹰”的腕脉。

须臾，李一平边把脉边道：“没关系，这位小哥只是功力透支过量，不会有碍。”

明毓秀和胖伊玲松了口气。

李一平转首向李秋心低声道：“秋心，你到药铺子去抓药。”

胖伊玲上前道：“李老前辈，这么麻烦您已是很过意不去了，请您将药方告诉我，我去抓好了。”

笑笑，李一平并不推辞，便念道：“十三味方，加郁金、刘寄奴各一钱半冲七厘散二分；外配青皮、乳香各一钱煎服。”

一顿，伸手指了指“黑鹰”接道：“这是让这位小哥服用的，只消服一剂，包准立刻便醒。”

胖伊玲把药方重念一遍，发觉并无遗漏，这才去抓药……

明毓秀拧干毛巾，擦去邵真吐出来的乌血；发现邵真左胸上的那块瘀血消失不见，且面色逐渐红润。

高兴欢喜之余，不禁赞道：“李老前辈，您真是圣手神医啊！”

李一平谦虚道：“姑娘夸奖了，老朽不过是一知半解罢了。”

“多亏老前辈您仁心仁术，否则真不堪设想。”

明毓秀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李老前辈，我真不知如何谢您才好。”

淡淡微笑着，李一平没搭话，他开始一支一支的收回金针。

当他在邵真身上拔出最后一根金针之时，胖伊玲的动作好快已把药材抓回来，并且已托店小二煎煮。

“这位年轻人想来内功底子深厚，通常之人可能是救不成……”望着邵真，李一平满布皱纹的老脸上现出欣慰而畅快的微笑。

“让他静静睡会，我想不出炷香的时间，必定会醒过来的。”

胖伊玲望着邵真气息均匀，仿佛熟睡过去，赞叹道：“老前辈，‘大魔掌’几乎说是绝传多时，您不仅能一眼看出来，而且还懂得治法，令小可佩服得五体投地。”

明毓秀端杯热茶给他，李一平谢接过，啜了一口，眯眼笑道：“其实论真说起来，还是老弟他自己救了自己。”

明毓秀和胖伊玲两姐妹似乎是不能明白这话儿。

眨眨眼，明毓秀问道：“老前辈，您这话从何说起？”

哈哈笑了声，李一平道：“老汉父女俩，是靠卖艺耍杂为生；半年前吧，老汉正欲远出关外到西疆去，行至武安之时，不巧遭人欺凌，幸好这位老弟侠心义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使得我父女能顺利完行……”

微微一顿，接着道：“到西疆之后，老汉结识一位武林异人，蒙其垂爱，授我多种医术，老汉就是那时候学得‘大魔掌’的法治。由此看来，要不是老弟当初救了老朽，那么老汉可能就去不了西疆，当然也学不成‘大魔掌’的治法，又如何救得了这位老弟？换句话说，这不等于他自己救了自己么？”

说毕，又是一阵朗笑。

李一平起身又道：“佛说，种善因，得善果，一点儿也不假啊！老朽父女俩本欲赶回江南老家去过年的，并不想在洛阳停留，谁知正巧遇到一位同年老乡，他也要返老家去，为了路上有个伴，也就在这盘桓一天，不想碰到

了老弟发生这种事，这实在凑巧，老朽要不遇到老朋友，早就不在洛阳了；而且我们在半个时辰之后，便要搭船连夜赶路，如果慢了这个时候，我们也不在洛阳了，这种巧合，叫人忍不住要说是天意了，不是么？”

眨眨眼，胖伊玲欢声道：“可不是，这仿佛是冥冥中注定的一报还一报。”

哈哈笑起来，李一平道：“好一个一报还一报！”

这时候李秋心已把东西收拾好了，她仰首道：“爹，时候差不多了，阿东伯可能等得发急了。”

“说得是，咱该走了。”李一平转身向明毓秀和胖伊玲道：“两位，我们父女就此告别了。”

连忙从怀里抽出一张飞钱，明毓秀递上前去道：“李老前辈，在下无以为报，这点小意思，请您笑纳。”

“使不得，使不得！”李一平连声道：“小姑娘，见危相助乃是分内之事，何况，小老弟先前有恩于我父女，请别折煞老汉！”

李秋心也娇嫣笑着道：“这位姐姐，我们能救回恩人大哥，已是非常高兴了；当时他救了我们，连一声谢也不让我们说，今番我们万万不敢要您的报酬，请姐姐您收回这等重金大酬。”

这么一说，明毓秀也就不再坚持，她感激道：“愿神永远保佑您们父女俩。”

“祝福你们。”回过头望着邵真，李一平挚声道：“也祝福你。”

说毕，李一平父女俩便拱手离去。

明毓秀本欲送他们的，不过还是被李一平父女挡下来了，明毓秀也就只送他们到楼梯口，便挥手告别……

明毓秀和胖伊玲总算透了一口气，松下心来。

胖伊玲道：“小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相信这句话了吗？”

明毓秀在床沿坐下来，把被子在邵真和“黑鹰”身上盖好，望着邵真出神良久，才道：“你说的？”

“不，佛说的。”胖伊玲道。

想想，明毓秀说道：“那我们应该相信。”

说毕，两人相视而笑。

这时邵真忽蠕动了下身子，缓缓睁开眼……

“真，你醒了？”连忙靠前去，明毓秀欣喜道。

闭闭眼，邵真撑起身子，有些迷糊的自语道：“哦，我想我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噢，对了，我好像是和……和‘黑鹰’较量内功的……”

说着，抬眼见到正朝他微笑的胖伊玲，不禁愣道：“是你？胖姑娘，你什么时候来的？”

话落，忽又见身旁躺着一个人，连忙睁眼去瞧……

“‘黑鹰’？天，我竟和这家伙睡在一块？”

一时，邵真真的搞糊涂了！

明毓秀忍笑道：“真，先别问，你先运气看看。”依言闭眼，吸气，吐气之后，邵真睁眼道：“我哪儿不对了？”

“别急，我说你听就是了。”

说了声，明毓秀接着把经过说出来……

用力甩甩头，邵真听完之后有点不相信道：“这么说，我是从鬼门关兜了一圈回来了？”

张开羽扇扬了扬，胖伊玲道：“可不是，算你命大，差点没使明姑娘的眼泪流干了呢。”

掀开被子，邵真跳下床来，活动了下筋骨。

见明毓秀果然两眼浮肿，邵真的心中泛起一阵波涛，深情万种的望着她道：“毓，以后……以后假如你也像我这样的话，我一定以加倍的眼泪来哭你。”

“去你的！”啼笑皆非的骂了一声，明毓秀白眼，鼓腮，撇嘴，啐道：“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俺老娘的心，人家为你操心费神，你倒咒我？”

胖伊玲却捧腹大笑不已。

这个时候，忽闻门外有人叫道：“客宿，药煎好啦！”

胖伊玲连忙去开门，从伙计手上接过一碗热气腾腾的药来，另外给了他十两银子道：“店小二，多谢啊。”

“不谢，不谢。”

伙计拿着白花花的银了欢天喜地而去……

邵真诧道：“怎么？我不是好端端的么？”

“才不是给你吃的。”

白了他一眼，明毓秀道：“‘黑鹰’兄为你运功驱毒，而致耗透真元，昏迷不醒，这是给他吃的。”

哦了声，邵真道：“你不说，我还真给忘了呢。”

药太烫了，胖伊玲把它放在桌上，让它凉一凉；她转首道：“我真不明白，你俩怎老呕杀斗嘴的？”

耸耸肩，邵真笑道：“大概我俩的八字不合吧。”

“还说呢。”明毓秀瞪了他一眼道：“一个巴掌拍不响，你当初撞了他，要是肯和他赔个不是，他也不会对你心存不服，偏偏你这死骨头硬是不肯低人半分。”

摸摸鼻子，邵真没好气道：“我不是，我不是，可以了吧？”

说着，走近桌子端起那碗药，轻轻吹着气……

他忽然想起什么，道：“哦，对了，那救了我的李先生，怎不见他人？”

“我忘了告诉你，他们父女俩已走啦。”明毓秀连忙道，“他们要赶着搭船回老家去过年，所以不等你醒来，就匆匆离开了。”

邵真有点失望道：“这算大恩人，没让我当面谢他，岂不太遗憾了么？”

胖伊玲笑道：“当初你救他父女俩，也没让他们谢你呀，就算扯平吧。”

“扯平？”邵真好笑道，“这等事也有扯平的？哦……好吧，扯平就扯平。”

说着，俯嘴尝了一口药，觉得温热适宜，便坐上床来，揽起“黑鹰”的头部，小心翼翼的，一口一口把药灌进他嘴里去……

服完药，好一阵子，“黑鹰”才悠悠醒过来；当他睁眼看见邵真坐在他身旁，而且正对他微笑，他一刹时也笑了！

就在那一笑里两人之间的隔阂和对敌，似乎一刹那间被一扫而空！

挣着坐起来，“黑鹰”凝视着邵真，微笑道：“很高兴能够再见到你，朋友。”

注视着他，邵真也含笑道：“我也是，兄弟。”

闭闭眼，“黑鹰”又道：“我承认你比我行。”

摇了摇头，邵真说道：“不，我输你。”

潇洒一笑，“黑鹰”道：“你开始学谦虚了？”

邵真忽然觉得他很可爱，爽迈一笑，道：“是的，刚刚才学会。”

说毕，两人相视大笑，在笑声中，两只强有力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这回，嗯，可没有再比内功了，那是友谊建立的表示，明毓秀和胖伊玲也不禁相望而笑……

第五十二章

“黑鹰”忽道：“朋友，从现在起，我可以算是‘龙虎会’的一员么？”

大喜，邵真用力点头道：“兄弟，你可懂得‘如虎添翼’这句话？”

拂拂鬓发，明毓秀道：“今晚是值得回忆和庆祝，走，吃酒去，我做东。”

于是，一行四人离开房间，到楼下摆上一桌全席，一番痛饮……

酒过三巡，邵真似乎是大难不死，而又交了一位强有力的朋友，而感到特别高兴，已有几分醉意了，打了个酒呃，他忽然想起什么道：“哦，玲姑娘，你怎也到洛阳来了？”

邵真这一溜嘴，却使“黑鹰”傻愣住，他大眼瞪小眼道：“我说兄弟，你没醉了吧？这儿哪来的胖姑娘？”

一撇嘴，邵真眯眼道：“嘿，兄弟你真有眼不识娇娃，远，远……远……哦，是叫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

环目扫了明毓秀一眼，“黑鹰”忽发现她在窃窃哧笑，一阵迷糊：“明姑娘，难道你的真名不姓明……”

话落一半，恍然大悟，道：“哦！方才你一直叫花兄小玲……”

把目光落在正埋头吃着炸龙虾的胖伊玲，“黑鹰”这才发现胖伊玲的耳朵上有个小小的肉洞，他哈哈笑了起来，端起酒杯道：“我自己罚三杯，真有眼不识娇娃，有眼不识娇娃……”

说着，一口气吞下了三杯酒，斯文的拭去唇角的酒渍，“黑鹰”望着胖伊玲道：“花明原来是化名啊，‘逍遥书生’原来却是假丈夫哩！”

胖伊玲有些不好意思，娇羞的含笑道：“‘黑鹰’兄，原谅我一直瞒着你，我这样只是为着在江湖上行走方便些……”

溜转着美眸，明毓秀索性道：“干脆明说吧，她呀，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百艳帮’主哪！”

又是一愣，“黑鹰”揉揉眼，忽起身抱拳道：“这不是有眼不识娇娃，此乃有眼不识泰山哩！玲姑娘，在下这厢有礼啦！”

粉颊泛红，胖伊玲忸怩道：“‘黑鹰’兄，你这是存心整人啊！”

笑着回座，“黑鹰”盯着她道：“怪不得你对江湖事了若指掌，我就是奇怪一介文弱书生怎有这等本领呢！”

说毕，一扬酒杯，接着豪声道：“人说交龙交虎不交龟，我‘黑鹰’在江湖上浪荡了这般日子，总算没白混；来！喝了这杯，明姑娘，你这个东，对不起，我抢着做啦！”

活落，当先一仰而尽，众人也跟着干了一杯……

两只眼睛在胖伊玲脸上打转，“黑鹰”含笑道：“玲姑娘，关于‘龙虎镖局’失人丢镖一事，几天来，我一直明查暗访，仍无猫头，不知玲姑娘可有线索否？”

怯怯避开他的眸光，胖伊玲道：“我就是为这趟事才来洛阳的；我接报敝帮总护法已擒住颇有嫌疑的‘海煞星’，而且也押来‘龙虎镖局’对质，所以匆匆赶来。”

“小玲，是他不？”明毓秀问道。

胖伊玲摇头道：“我也不过刚到洛阳，还没到‘龙虎镖局’去瞧个究竟，路过这儿时，正发现你们乱哄哄的……”

沉思了一会，“黑鹰”皱眉道：“‘海煞星’？是不是盘踞在‘落雁江’

那个姓柳的？”

“是的。”胖伊玲颌首应道。

颇不以为然的笑笑，“黑鹰”道：“实在不是我‘黑鹰’狗眼看人低，‘海煞星’这等瘪三脚色，可能还不致于有这胆量和能耐，去劫‘龙虎镖局’的镖，而毒杀一等一人高手——段二镖头‘虎形剑’。”

说着，转首朝邵真含笑问：“兄弟，你同意我的看法么？”

笑笑，邵真道：“当你知道‘海煞星’毒杀了‘璇玑神尼’那第一流高手，你就不认为他老兄瘪三了。”

“黑鹰”惊讶道：“莫非那家伙上了三十三外天，向玉皇老头儿借了个猪胆呀？”

胖伊玲忍俊道：“我们怀疑他是有强硬，至少能使他有胆量去劫镖杀人的靠山，或者是幕后指使人。”

“黑鹰”道：“咱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溜眼望他，胖伊玲道：“会的，那只是早晚罢了；说不定现在就真相大白了呢，如果真是那瘪三干的话。”

“兄弟……”

“黑鹰”转首朝邵真叫了声，忽觉不对，连忙抱拳改口道：“不对，你已是我的顶头上司啦——哦，启禀会主，属下想向您告个假，偕同玲帮主赴‘龙虎镖局’看个明白，‘龙虎镖局’的段大当家昔前对属下有赠药治伤之恩，于今段老镖头发生此等剧变，濒于破覆之边缘，于情于理，属下实应略尽绵薄之力……”

不待他说完，邵真已挥挥手，正色道：“兄弟，你别磨菇人了，在你我还未回返‘龙虎会’与众兄弟见面之前，一切照前，你我兄弟相称！”

舐舐唇，“黑鹰”依然躬身抱拳，沉肃道：“圣人有言：名不正，言不顺。属下既属‘龙虎会’一员，自当进退有序，上下有分，要不然属下岂不成了没大没小的人熊样了吗？”

这对平素不喜欢拘束的邵真来说，确实感到别扭；但尽管他感到忸怩，“黑鹰”的话却是不无道理。

俗话说：“吃饭千口，主事一人”，再说帮有帮规，家有家法。

这等事儿也实在不能打马虎眼，否则“龙虎会”上下不分，排行无序，而不成了团乌合之众了么？”

轻咳一声，邵真遂含笑搭话，可是正欲张口，他突然想起一桩事儿来了，到现在为止他还不知“黑鹰”姓啥，名甚！

感到好笑，邵真摆手示意“黑鹰”回座之后，执起酒壶，亲自为他斟了杯酒后，含笑道：“在还没有正式授你职位之前，我应该直呼你的名字，你大概不姓黑，名鹰吧？”

噗哧笑了起来，明毓秀道：“是啊，‘黑鹰’兄，江湖上的人尽管叫你‘黑鹰’，却一直不知道你的尊姓大名哩！”

哦了声，“黑鹰”连忙道：“禀会主，属下姓侯，双名大柱。”

“大柱，你就偕玲帮主去吧。”

邵真端起酒杯，朝胖伊玲和“黑鹰”道：“玲姑娘，我有点事，耽搁一下，稍后便与小毓赶去。”

侯大柱晃了一下，便一口吞下，接道：“杀鸡焉用牛刀？”

把酒喝光，然后把酒杯的底儿亮给邵真瞧了瞧，胖伊玲的酒量显然比明

毓秀要强多了，她那张脸儿至今仍是白皙皙的。

“其实这等小事，用不着邵公子出面的。”

笑笑，邵真道：“话可不能这么说，‘龙虎镖局’发生变故，虽然并不关我的事，但段老镖头在江湖道上可是一等一的好好先生，为人厚道，讲仁尽义，我和他也有数面之缘，虽说不上是至友深交，但好歹也有那么一点交情，就凭这点交情，我理当前往致哀慰吊……”

一顿，转向明毓秀问道：“毓，你说是吗？”

舐舐嘴，明毓秀道：“我还以为你摆架子呢，老实说，段二镖头之死，江湖各道人物俱皆前往吊祭，咱现在才去，还算失礼呢。”

耸耸肩，邵真道：“这我也知道，不过这也是没法子的事，咱确实是太忙了啊！”

胖伊玲轻笑道：“放心，你俩的奠仪，我老早吩咐总护法送去了，别操心失礼啦。”

“啊，邵真太谢谢你了。”邵真连忙伸手入怀道，“玲姑娘你垫出多少？”

不悦的撇了下嘴，胖伊玲嗔道：“算了吧，邵公子，‘百艳帮’虽穷，几个铜板还是付得起的。”

哦哦一声，邵真道：“不不不，常言道：‘亲兄弟明算帐，君子钱财分明’，这事儿怎能马虎？”

哧哧脆笑，胖伊玲道：“你又不是我的哥哥或弟弟，你是我的姐夫啊！”

一个粉拳揍过去，却叫胖伊玲闪过去了，明毓秀粉腮儿泛红，娇涩道：“死婆娘，当心自己咬了舌根儿！”

朝她扮了个鬼脸，胖伊玲转向“黑鹰”道：“‘黑鹰’——哦，侯兄，咱走吧。”

点点头，“黑鹰”却从怀里掏出两锭银子来，放在桌上，朝邵真恭谨一抱拳，便想起身离席……

“慢；”邵真皱眉道：“你这是干啥？”

哦了一声，“黑鹰”连忙道：“禀会主，属下说过这个东由属下担啦。”

“这不成。”邵真连忙道，“大柱，既然你已认定我是你的顶头上司，这帐当然由我来付啦。”

“哎呀，你这人真不开窍！”明毓秀与邵真挤眼道，“人家侯兄是特意请有眼不识娇娃的那个娇娃啊！”

白皙皙的脸庞儿，一刹时泛红起来，胖伊玲此刻看来就真有点儿女态了，她瞪着明毓秀低叱道：“丫头，你可别倚着邵公子这般嚣张啊！”

说着，眼角儿瞥见“黑鹰”一副乐洋洋，喜悦自得的样子，更加羞赧，一颗芳心儿飘呀飘的……

明毓秀这么一说，邵真也当真让“黑鹰”付帐了。

望着他俩并肩离开，明毓秀喃喃道：“真，你认为小玲和‘黑鹰’，凑个对儿，棒吗？”

啧了声，邵真道，“太棒了，男才女貌，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哪。”

掉回目光，明毓秀道：“咱是否找禹子明？”

“是的”喝完杯底的剩酒，邵真眯眼道：“去送还他的银子，和索回婚约书。”

“走吧。明毓秀掏出罗帕，擦擦唇角，说道：“事情早点办好，早到‘龙虎镖局’去……”

仰首，忽见邵真呆坐着，俊脸上泛起一丝迷惘——

认真细看，那一丝迷惘里又有一丝儿的凄楚、悒郁、忧烦和歉疚……

眨眨眼帘儿，转转眼珠子，明毓秀迷惑道：“怎么？又哪条神经线松了？”

笑了，但却不是被明毓秀打趣而笑，而且是苦楚悲涩的笑，邵真闭眼道：“毓，方才问起‘黑鹰’的姓名，使我不自禁的想起一个人来……”

蛾眉微蹙，明毓秀思索了一下，抬眼道：“我知道了，是不是那曾经救过你的侯爱凤，侯姑娘？”

缓缓的点了下头，邵真此刻的脑海里，漾起一个面貌娟秀姣好，身材窈窕适中，头上扎着两条小辫子，而且还有两个小而迷人的酒窝儿——

侯爱凤！

叹息一声，邵真低哑道：“将近四五个月了，不知她怎样了……”

伸出白皙而娇嫩的纤纤玉掌，握住了邵真的手，明毓秀朝他温情的微笑着，柔声道：“真，你不是说她被一位黑衣蒙面人救去了吗？她没事的；说不定她现在正四处找你的外号或真姓名的话，她一定会到武安去找你的，你说是吗？”

一顿，又添一句：“吴知。”

吴知？

邵真忍不住笑起来了……

邵真和明毓秀在客栈里分别洗了个舒适的热水澡，并且还刻意的梳理整扮了一番；另外还备了一份厚重的礼物——

一整匹绸缎，以及一对价值极昂的七彩玉石。

嗯，那自然是“晋见”禹子明的见面礼了。

两人上了马，便朝着禹子明的住宅奔去……

由于今晚是入冬以来，难得的雪和风都停了，所以居民们都携家带小的出来逛街、溜达；是以邵真和明毓秀并不敢贸然的放尽骑势，以免惊世骇俗。

所以，费了盏茶时分，才到了禹子明住宅门前。

老远的，邵真和明毓秀便见一座高耸云层、庞然巨大的楼阁。

单从气势上，它就高人一等，有如鹤立鸡群般的，高高在上！

漆金的屋宇上，挂着一对灯火辉煌的大灯笼，灯笼上各用正楷字书写着一个斗大的“禹”字。

那两盏灯笼照亮了约莫一二十来级的阶梯。

这宽大概有一尺，而横度少说也有两丈多的阶梯，显然是以极为名贵的花雕大理碎石所砌成的，它看来是那般的洁净，一尘不染，连些微的雪片也看不见。

阶梯的下端——

也就是现在邵真和明毓秀两人所立足的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姿势踞蹲着，但张牙舞爪、气势凶猛而磅礴的纯铜铸打的老虎。

另一边，也就是右边，却是一头狮子；也是纯铜铸打的。

它的姿势是趴伏着，虽不舞爪飞牙，但那对栩栩如生，仿佛透着眼神的眼睛，使得在意态上看来，是这般的猛沉，而且威武！

在马上驻足观看了一会，明毓秀和邵真双双下马来。

邵真在坐骑后面的一个小箱子里取出丝光闪闪，和闪漾着七彩霞光的玉石，用玉盘摆盛着，然后将那小木箱子一脚踢到路边，回头说道：“一头狮、一头虎，禹子明这土财主，也并不土啊。”

“很难说呢。”一边从怀里掏出两张名画，放在邵真捧着的玉盘上，明毓秀一边张口道：“人家通常门口摆着的是石狮子，而禹老头却标新立异，来个铜狮铜虎，这分明在示威他有钱嘛！”

“人家本来就是有钱，洛阳周围百里，大大小小那个不知道禹子明家财万贯，他所有的钱财足可买下一块天来，不是嘛？”说着，双眉微扬，邵真人业已如飞雁般的，掠过二十来级的石阶，飘立到了门口。

不甘示弱，娇姣圆浑的玉臂微旋，明毓秀也以极为美妙的姿势，浮掠上来。

她发现门口两端也有铜狮铜虎，一缩瑶鼻，嗤声道：“我就认为他土，唯恐怕人不知道他有钱似的，哼！”轻敲门环，邵真笑道：“你这是羡慕还是发嫉妒？或者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美眸微睁，旋又嗤了一声，仿佛是不屑理他似的，明毓秀两手环胸，径自在看那门前一对又粗又高的圆柱上的对联……

这当中，那两扇朱红色，上面漆绘龙凤呈祥图案的大门，业已被启开；接着探出一张睡意朦胧的脸孔，啊了一声，一个呵欠后，才——

不耐烦的道：“谁呀？”

本是勾着微笑的唇角，倏的僵凝起来，不过邵真还是很客气的道：“这位老乡，请问你老爷在嘛？”依然只探出头来，连身子现出来也没有，别说跨出门来了，司阎的依然呵欠连天，啊啊了几声，这才用眼稍稍瞄了邵真一下；唔了老半天，这才又懒散的道：“现在啥时候啦？老爷不见客，明儿早点来吧！”

说着，忽地皱眉张嘴，啊啊啊——

司阎啊啊着，对着邵真的脸就要爆出一个喷嚏来！

早就一肚子气了，一迈步，明毓秀上前去一把拧住司阎那颗斗大的蒜头扁鼻，哼声道：“朋友，当心着凉啊！”

“哎哟！”

司阎只觉得鼻孔像是被夹子夹住似的，痛得他皱眉龇牙，当然，连喷嚏也打不出来了——

胎死“鼻”中啦。

邵真连忙道：“毓，和这种人计较干嘛的？不嫌脏了你自个儿的手嘛？”

司阎这下子可是醒过来啦，可是只觉得满天金星，分不出乌龟王八了！

猛力揉着已是发紫的鼻尖，他怒不可遏的瞪起那对猪泡眼正想开骂，忽又猛地愣住！

他这才看清了眼前之人，服饰华丽而高贵，尤其他看见了邵真捧着的绸缎和玉石之后，立刻换上了一副面孔笑容，谄媚的笑容；当然，也是世界上最肮脏、最虚假的笑容！

有了这种笑容，自然有“弹簧头”和“弹簧腰”——

连续不停而具有“深度”的哈腰捣头，司阎的温言细语道：“对不起，小，小的因天气冷了点，睡过了头，失礼的地方，请……”

皱皱眉，邵真冷声打断他的话道：“请你进去通报一声，就说‘艳屠煞’和‘鬼见愁’登门拜候。”

“‘艳屠煞’？……‘鬼见愁’？……”

司阎接过邵真的玉盘，猛翻泡眼轻念道：“老爷没这样的朋友啊……奇怪，这两个名字，我好像很熟的，哪听过的呀……”

敲了敲脑袋，司阁最后懊恼的说了声：“我这脑瓜子儿真愈来愈猪啦！”

接着笑道：“两位……哦，这位艳姑娘和鬼公子，请进，请进……”

邵真和明毓秀遂跨门进入，司阁请他们在司阁亭坐定后，端过两杯香茗，接过邵真的赏钱之后，遂捧着礼物的进去通报……

但，他方踏出步子，猛地啊了声，转过身子，满脸惊骇的望着邵真，然后睁眼瞧着明毓秀，忽然面色泛青，牙齿打颤道：“两，两位……原来是……”

司阁“是”不下了；显然他那颗猪脑袋已想清了邵真并不姓鬼，明毓秀也不姓艳……

猛然的打了个哆嗦，差点没把玉石滚掉下来，司阁的仿佛是游魂返窍般的，这才回过神来，他哪敢再多看一眼？

三脚做两步的，一溜烟的跑去通报啦！

“恶心！”

憎恶的嗤了一声，明毓秀鄙夷道：“狗仗人势，狐假虎威，连个小小看门的狗腿子，也这般现实、势利；幸好咱穿得还像人样，而且捧着礼物来孝敬，要不然，我看哪，八成儿那看门的一定在咱头上拉屎哪！”

心里虽然也是怪不舒服的，但邵真还是笑笑道：“算了，大人不记人小过，和这种人生气，简直是和自己过意不去，划不来。”兀自生气，明毓秀撇嘴道：“这种人实在应该给他一点教训，教他招子放亮点，摆正些，别再摆出那副吃人的样子！”

一顿，忽想起什么，抬眼又道：“真，以后‘龙虎会’正式行道江湖时，我告诉你，可别挑这种张牙舞爪有如人王样，或是卑颜奴膝有如龟孙儿子的司阁啊！”

“是，是。”拱拱手，邵真怪声怪气道，“小的遵命就是。”

白了他一眼，不过明毓秀还是被逗笑了：“你，你这就是卑颜奴膝有如……”

好哇！”不等她说完，邵真已叫起来，“死丫头，你真不识抬举，给你甜头，还以为我是卖软糖的！”

话落，一阵脚步声传来，明毓秀引目望去，见院庭的玻璃回廊下，正有人绕过一丛梅花树，朝这边走来……

皱皱眉，明毓秀低声道：“真，还了钱，拿回婚约书，便好走啦，别给他噜哩八嗦，扯个没完的，我已被这儿的铜臭味薰得差不多的啦！”

笑了一笑，邵真起身步出门外，他已看清那离他不到一丈远的人群——

为首的一个，是个古稀老翁，满头白发已是快落光了，但圆嘟嘟的看来是那么有福相的一张脸孔，却是红光润润，一入眼，便让人有“老当益壮”的直觉。

当邵真注意到他的衣着，以及他走路的那种神态，尤其他身后跟着一群人，一脸毕恭毕敬之色时，邵真凭着“见人知三分”，的多年江湖阅历和经验，他立刻大胆的断定古稀老翁的身份了——

禹子明！

正当他打量完毕，人已来到了跟前，只见那古稀老翁已笑眯眯的拱手道：“邵公子，明姑娘，老朽禹某不知两位武林泰斗驾临，恕禹某人失远迎了。”

邵真和明毓秀忙不迭起身答礼。

邵真淡淡一笑，道：“不才等乃武林未屑何堪禹爷您亲身迎迓，万万担

待不起。”

哈哈一笑，古稀老翁——

禹子明洪声道：“老朽虽非武林人，江湖汉，但两位威名远播，如雷贯耳，禹某对两位可说是私淑神交已久矣！今番辱蒙两位屈趾寒舍，使禹某能一睹两位神丰俊采，真乃一大快事！”

说着，挽袖摆手道：“两位，请！”

第五十三章

入了富丽豪华的堂上，众人分宾主坐定之后，略事寒暄，邵真遂将话题转入了他此行的目的，他拱手道：“禹爷，区区今番来想和您打个商量，行个方便。”

微一怔，禹子明红光满面的脸上旋即漾起世故的笑容，他将手中端着的参茶摆在桌上，便道：“邵公子，是不是手头不方便？没关系，请尽管说，老朽虽非武林中人，但素来敬仰你们这般英雄好汉，而且也结交了不少，人嘛，难免有手头拮据的时候，尤其像你们一年到头，成天在外头闯，更常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一顿，怡然自得又说道：“我禹某人不敢说是条硬铮铮的汉子，但轻利重义，我禹某言之无愧，邵公子，你要多少？一句话，我禹某人绝对悉数照给，双手奉上。……”

“住口！”早就一捞子火了，此刻哪还憋得住，明毓秀不等禹子明说完，倏地一拍桌子，睁眼叱道：“禹爷，你必须弄清楚，我之所以在你的姓下加个爷字，并不是因为你有几个铜板，而是看你那么一把年纪，聊表敬老之意罢了。我不管你说这话是否基于一片本心美意，但我忍不住，而且也是不高兴的指出你的错误，十分严重的错误——”

这显然不是禹子明所能预料到的情形，他目瞪口呆着，愣住了！

尽管邵真向她急施眼色，但明毓秀怒气冲冲道：“禹爷，你把我们都当成了什么？地痞？流氓？无赖？你以为我们是来向你勒索？敲诈？乞讨？你以为除了钱，世上其他的一切都不算是东西了，不错，‘鬼见愁’和‘艳屠煞’是专门和人赌狠拼毒，或许穷了点，但决不至于穷到向人伸手要子儿，也决不会要到你姓禹的！”

红嘟嘟的脸儿泛上了白色，难堪，甚至有些儿抑不住的恼羞成怒，不过禹子明他还是“屈辱”下来了，屈辱？

是的，他自问本身完全的出于善意——

不是么？

自从他二十几岁，接下老头子这笔庞大的遗产，自个儿理财当家之后，他简直记不清楚有过多少的所谓“英雄好汉”上门来索求，不是盘缠短，便是手头紧，甚至有的是摆出了一副人王狗熊的嘴脸，干脆讲明了要多少！

这些，他都照给了，为的是“花钱消灾”罢了。

当然，有的是真的盘缠短，手头紧，过些时候会自动送回门来，甚至加点儿利子，外带千谢万谢，但这种人毕竟太少了，绝大部份都是老虎借猪，有借没还。

尤其是那些硬要死赖，明摆着穷凶极恶的吃人嘴脸的“英雄好汉”，往往食髓知味，一而再，再而三的上门来“借”。

这种情形，直到他养了一批近于打手保镖之灰才告段落，但有时候仍会碰到字号大，招牌硬的“英雄好汉”，他还是乖乖儿的“借”。

真的，他真的感到迷惑，他别说是道上人物，就连一点儿武功也不懂，他和邵真与明毓秀当然不会有任何瓜葛，于今登门来“打个商量，行个方便。”

这难道不是为了“孔方兄”？

否则他们之间，有什么好商量的？

有什么便好方的？

越想，越懊恼，一番善心美意，本想落个“大方豪迈”，不想却叫人家当面奚落嘲弄，这不是好心叫狗吃了吗？

懊恼，也不过是在心里头，可万万不敢明摆了出来。

他知道，他比谁都知道，眼前两个可以当自己孙子的家伙，乍看起来，虽不起眼，但决不是他所要养的“食客”可以打发的，他更清楚，只要那两个家伙中任何一个，只消一伸拳，一踢腿，他禹某人便要到地府喊冤去了。

若果他们两个发起狠来，别说禹家绝子绝孙，就连一只跳蚤也保不住啊！越想，越骇惧，这分明是凶煞当头哪！

禹子明忽然地打颤起来，他已毫不保留的将心里的骇惧搬到脸上来“现形”了……

这使邵真感到有些儿窘，他不太喜欢不懂武功的人怕他，因为那会使自己有罪过的感觉，何况他今番上门来，完全没存什么坏心眼，恶主意，轻咳了一声，邵真连忙浮起一个十分友善的笑容，而且也将自己的语音尽量表现柔和：“禹爷，您误会是在下的意思了，在下备礼来求见禹爷，决不是来为难您禹爷的。”

“是啊！”猛地笑了起来，禹子明脱口道：“两位送那么贵重的礼物，当然不是来敲诈勒索的了……”

猛地煞口住言，禹子明连忙转嘴，忐忑道：“对，对不起，老朽又失言啦……”

微笑着，邵真淡淡道：“没关系，禹爷，在下非常了解您的意思。树大招风，财多遭偷，我相信您这等万金盈库的富翁，一定遭到不少江湖败类的强需硬索，所以也误以为在下俩是来向您禹爷伸手要子儿的？”

怯怯注视着邵真的表情，禹子明确定对方没有“坏征兆”之后，才呐呐道：“是，是的，不瞒邵公子说，老朽的确是出于误会，还请邵公子和明姑娘千万别放在心上才是。”

露齿一笑，邵真道：“不，这不能怪禹爷，只怪在下贸然来访，不是么，禹爷和在下是素昧平生，而今在下有求而来，咱换个立场，或许在下也会有这个想法呢。”

暗暗吁了口气，禹子明那圆浑浑的脸孔已恢复了方才的红润，光泽，他竭力的摆出一副恳挚的神情道：“邵公子，您是当今江湖上的一条铮铮汉子，平素锄暴安良，行侠仗义，老朽虽为道外之人，不识武林，但对邵公子是神交已久，仰慕多时，乔为结交之情，更是日益迫切，只恨相识无门，于今一旦，幸睹邵公子和明姑娘之庐山真面目，果真是龙中龙，凤中凤，于今有求我禹某，乃是两位瞧得起我这个老头子，这是我禹某毕生荣幸啊！”

这番话下来，直使得邵真和明毓秀叫他刮目相看眼前的并不是沾满铜臭的土财主啊！

尤其是明毓秀觉得怪不好意思的，她起身抱拳，讪讪道：“禹爷，适才小女子放肆之处，还望禹爷您海涵！”

不待她说完，禹子明已摇手道：“不不不，明姑娘，有道是不打不相识，咱们不吵不相识可不是么？”

说话儿，惹起了哄堂大笑。

朗笑一阵，禹子明道：“邵公子，您快说有什么困难？只要有用得着我禹某人的地方，一句话，决不推辞！”

“禹爷这般古道热肠，看得起我这姓邵的江湖浪子，在下先谢了。”

抱抱拳，邵真说着便从袖里拿出一叠飞钱，双手递过去……

满存狐疑，禹子明两手接过之后，一看，他愣住了！

半晌，才兜着满盘子的迷糊道：“这，这不是我的票子么？怎么……这是小苑要去的嘛，怎会落到邵公子的手中去？……咦，这八万两又是做甚？”

抬眼向邵真问道：“邵公子，这是怎么一回事？”

笑笑，邵真道：“禹爷，是这样的：昨儿小苑姑娘向您借了三百万两，而今晨你又帮她还清七万八千两债务，是么？”

白稀稀的眉头微微凝了起来，禹子明道：“不错，但她不是和我借的，她已算是我的……”

不等他说完，邵真已截口道：“禹爷，现在情况有点不同了，我想您大概有点清楚的是怎么一回事儿……”

略为浮肿的眼泡儿一睁，禹子明脱口道：“哦，你是说小苑不答应嫁我啦？”

冷沉的点了下头，邵真道：“是的，所以她托我将三百万零八万的款子送还您，多出的两千两，聊表一点意思，数目虽不多，但勉强的比一般钱庄的利子要高些，还请禹爷您笑纳……”

稍稍一顿，徐徐又道：“当然，她还托我向您禹爷要回那张婚约书。这，就是在下对禹爷您的要求。”

脸上的神情急速变换着，禹子明似乎感到有点意外，而且也有被戏弄而激怒的意味，他眯眼道：“说的好好的，为什么又反悔了？我说过我决不亏待她的……”

禹子明似乎想发作，但大概是碍于邵真的面子，他只得不自然的笑笑：“当然，这等事儿是必须两厢情愿的，决不能勉强，只是她昨儿还信誓旦旦的答应我，怎地一夜之间翻脸不认人啦！”

忽觉话尾粗了些，禹子明连忙陪笑道：“邵公子，是这样的，老朽已决定三两天之后，前去迎娶小苑，我已于今天发出帖子去了，现在想不到有了这种变化，这，这叫我……”

“这个——”

沉吟了一下，邵真正色道：“禹爷说的也是，婚姻不能视同儿戏，禹爷既然业已发帖，届时亲友不见人来，总是个笑话，在禹爷的精神上也是个损失，这样好了，猴儿爬树循枝，人嘛做事顺理，禹爷，您不妨开个价……”

急急的，禹子明道：“邵公子，您这话就叫我禹某人不懂了。”

“禹爷，您既然有损失，理应赔偿您，是不？”邵真微笑道，“当然，精神上的损失是不能以金钱补偿的，尤其金钱对禹爷来说——原谅在下用种粗话，可说视如粪土，但这是在下仅能做到的唯一办法，在下不否认这是一种很俗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但，钱在某个意义来说，它未尝不能在这方面派上用场，禹爷，您以为然否？”

呵呵笑着，禹子明道：“邵公子，别如此折煞老汉了，说什么我禹某人也不会接受所谓的赔偿！”

一顿，轻呷了口参茶，接道：“其实，不瞒邵公子说，老朽过了年已届知命之年，在世上的日子，老朽我比谁都清楚，我禹某人并非贪恋虚色，实乃觉得像小苑这般色艺双全的奇女子，委身青楼，实在太可惜哪，老朽之所以不顾遭人讥嘲而纳她为妾，无非是想给她好日子过，别在那种地方，埋没了她的一生啊！”

微笑着，邵真没搭腔，他怀疑这是“门面话”……

沉吟了半晌，禹子明道：“老朽说过，这等事是勉强不得的，就算不是邵公子您出面，我这姓禹的老头儿也会一口答应，而且决不会要她赔偿一分钱，当然也不会有责怪她的意思了。”

起身拱拱手，邵真正色道：“禹老这般爽快利落，在下在这儿谢谢禹爷您赏脸，给在下面子。”

连忙按住他的肩胛，禹子明笑呵呵道：“老弟啊，这等小事，何足言谢？别拆了我的八字啊！”

活落，一阵哄笑……

禹子明显然极为健谈，而且幽默，逐渐的，邵真和明毓秀对他业已是有了相当的好感。

“只是，有一点老朽不太明白。”

禹子明忽又道：“小苑乃一介青楼女子，而两位乃是江湖上大字号，硬招牌的武林豪杰，小苑怎会托付两位呢？而小苑她本身为何不来？”

邵真连忙道：“哦，禹爷，在下忘了告诉您，小苑她已离开‘舒心楼’，回宋家村去了。”

一怔，禹子明诧异道：“呵？她已回去了？她将这钱还我，只是她哪有钱还债呢？”

淡淡一笑，邵真徐徐道：“不瞒禹爷说，是在下。”

哦了一声，禹子明显然有点意料不到的怔了一下，又很快的他大声的笑了起来：“人老了，脑筋也浑沌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美人配英雄，应该，应该！应该的呀！”

这般的爽利，这般的豪迈，这是邵真所料不到的，他反而有些微微的歉意：“禹老，半路杀出了我这个程咬金，您别见怪啊。”

“这是怎么说。”用力拍了下邵真的膀子，禹子明正色说道：“圣人有言：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像我这种快入棺材的老家伙，娶了小苑，那才残忍，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这是我禹某人的罪过哪，可不是？”

一顿，望着明毓秀道：“只是，邵公子，你不怕有人捻酸吃醋么？”

明毓秀羞赧的垂下粉颈……

邵真却与禹子明相视大笑。

真的，邵真和明毓秀对禹子明可说是彻底的改观了，他们原以为禹子明只不过是个沾满铜臭的土财主兼“老不修”罢，但此时此刻的禹子明却是恁般的古道热肠，至少是那般的风趣不俗。

吃了个蜜饯，再喝了口参茶，禹子明有所感慨似的道：“总算，总算小苑有了这么理想的对象，有了这般幸福的归宿，老朽算是了却了一桩心愿。”

吃了一片雪桔，明毓秀笑道：“禹爷，您这般爱小苑，她真不知道要如何来感激您呢？”

道貌岸然，禹子明道：“现在，我可以说出我心底的话微微一顿，扫了邵真和明毓秀一眼，禹子明一脸正色，挚声接道：“为了小苑，一般不明究里的人，还以为我这姓禹的不修老德，老牛吃嫩草，其实，老朽没有将她掳为己有的意思，许久以来，老朽每次要替她赎身，还她自由，但……邵公子，相信你一定知道小苑那副倔强的脾气，她每次都一口回绝了，直至昨晚，她匆匆来向老朽借三百万两银子，当时，老朽马上付给她，连问她要做什么用途都没有问……”

明毓秀截口道：“禹爷，您既然只想帮助小苑脱离苦海，为何要她写下婚约书呢？”

“这明姑娘有所不知了。”微微一笑，禹子明道，“老朽要不写下婚约书，她又如何肯脱离苦海呢？”

皱皱眉，明毓秀迷惘道：“这就把我弄糊涂了……”

轻咳了一声，禹子明沉声道：“小苑虽因其父经商失败，而至负债，所以才沦落风尘，借以为其父偿还债款，乃是大孝之人，而她虽委身青楼，但一直洁身自爱，从不与人有暧昧之事，她坚持卖歌不卖身，始终如一，乃是大节之人，再加上色艺双绝，此等大孝大节的奇女子，老朽虽活了这么大把岁数，却从来也没见过。是以，老朽下定决心要济助这等人，但是，小苑更有一副几乎罕见的‘傲骨’——她决不受人帮助，她是自力更生的楷模，真的！她决不会凭白接受老朽惭赠的那笔款子的，三百万，这实在不是一笔小数目，她如何还得我？毫无疑问的，她势必要在青楼中终老一生，以便还我那笔钱，她会这样做的，她是那种人……”

一顿，转身向邵真问道：“邵公子，您对小苑一定有相当的了解，老朽所言，可有虚假？”

胸中澎湃，邵真由哀道：“千真万确！”

欣慰的笑笑，禹子明接道：“所以，我要她写下婚约书，这样，小苑便不用在风尘中打滚到人老珠黄的地步，而至埋没了这等奇女子，不是么？”

一停，紧接着又道：“哦，老朽相信两位此刻一定在怀疑，怀疑老朽是趁人之危，假公济私，不过是想独占鳌头吧了，是不？”

微一迟疑，明毓秀颌首道：“不瞒禹爷说，在下正有这个想法。”

淡淡一笑，禹子明道：“是的，谁也会这么想的，其实老朽说要纳小苑为妾，那只不过一个幌子……”

“幌子？”邵真有些惊讶了。

用力一点头，禹子明郑重道：“老朽纳她为妾是假，收她为义女是真！”

大为惊异，邵真和明毓秀互望了一眼，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或许，两位大概是不会相信老朽的话，这也不能怪你们，老朽只因受了祖先余荫的庇佑，而致有了这么万贯家产，生活难免豪华而奢侈，所以一般不了解老朽的人，都以为老朽不过是个沾满铜臭的土财主罢了。”

叹息一声，禹子明似有无限感慨，稍后，他接着道：“老朽这一生中，虽没做过对不起天地的恶迹来，但也没行过善事，所以对小苑姑娘的济助，虽说是出于爱惜她的才艺，但也未尝不是求得老朽的阴德……”

眨眨眼，明毓秀问道：“禹爷，您既然写下婚约，书明就是欲纳小苑为妾，怎又说是收为义女呢？”

“也真是，说了恁久，老朽竟还没扯到正题话去。”拍拍油光秃秃的额头，禹子明笑了声道：“这事儿，谁也不知道，就连小苑老朽也瞒着她，老朽本意是在‘迎娶’她过门的那天，当众宣布她为义女，并烧毁婚约书！”

这，确实是令邵真和明毓秀感到万分意外的事……

禹子明接着又道：“这事情，到目前为止，显然已是无法证明的事情，不是吗，小苑业已不需要老朽的帮助了。我想，两位或许不尽相信，这乃是人之情，但老朽若再说出一件事来，两位可能就相信了……”

纳闷着，明毓秀好奇的问：“禹爷，您说是啥事？”

微微一笑，禹子明道：“两位乃是江湖上头角峥嵘的风云人物，想大概

也听说过，约莫一个月前，老朽曾让‘龙虎镖局’押一趟价值二十万以上的镖货……”

猛然想起，明毓秀接口道：“是了，听说禹爷您损失了二十万两以上的珍贵翡翠，事后非但不让‘龙虎镖局’赔偿，而且还主动的花钱派人缉捕凶手，为段二镖头报仇。”

邵真这时也才想起这件事来，他有点懊恼，他想他这几天一定是被那银子的事，和小苑的那段情，以及和“邪神”，“九指血煞”厮杀……等等，一大堆的事所弄昏了头，要不然他明明知道禹子明失镖的事，怎忘记向他表示一点慰问之意？

这委实太失礼哪，邵真连忙面带歉意，拱手道：“禹爷，实在抱歉，在下最近俗事缠身，一时竟忘了向您禹爷致问失镖之事……”

豪迈的一挥手，禹子明朗笑道：“钱财乃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身外之物，何足言之？倒是段二镖头这位大好人，不幸罹难身死，才是令人痛恨之事！”

一顿，接下又道：“老朽确实是免去了‘龙虎镖局’的赔偿，并且四处礼邀各路道上的好汉，追杀原凶，为‘虎形剑’段二当家的报杀身之仇……”

忍不住的，明毓秀肃然起敬道：“禹爷，您实在太够义气了！”

淡淡一笑，禹子明启口道：“明姑娘，别这般恭维老朽，否则老朽有自我标榜之嫌了！其实老朽之所以提到这事，无非是表示老朽是真心收小苑为义女，并非纳她为妾。”

心中泛起一阵强烈的感激和崇仰，邵真起身拜道：“禹爷，您这般用心良苦的济助小苑，在下仅此忝代小苑向您敬致谢意……”

慌忙扶住他，禹子明正色说道：“邵公子，这般大礼，老朽万万担待不起，只要公子你相信老朽，并非想染指小苑便好了。”

说着，伸手从袖里拿出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素白纸，递给邵真道：“邵公子，这便是婚约书，请您将它撕毁吧。”

接过来，摊开看了一下，果真是婚约书，邵真便将它当场撕弃，感激铭肺腑道，“禹爷，真太谢谢您了。”

“别左一声谢，右一声谢的，老朽我可真要生气喽。”边说着，禹子明笑容可掬的拿起桌上那叠飞钱：“邵公子，请您将这收回去，就算是老朽为您和小苑祝贺之礼吧。”

连忙摇手，邵真连忙道：“这，这千万千万使不得！禹爷，您对小苑这般大恩大德，在下感激都来不及，哪还敢再收您这等巨款？”

但禹子明却坚持着，邵真再三推辞，说什么也不愿收下……

见邵真意态坚决，禹子明这才无可奈何的转口道：“那么这样吧，邵公子既然不肯笑纳，老朽不便勉强，但务必请邵公子收回两千两的利子。”

“这也不成……”邵真连忙道，“借物说谢，贷钱算利，这乃是理所当然的。禹爷，两千两，岂不叫在下于心难安？”

明毓秀也帮腔道：“可不是，禹爷，常言道：好授不好受。您虽万分诚意授与我们，但我们接受起来，可就与您的心境是截然不同了，禹爷，您说是吗？”

“好，好。”悻悻然的收起飞钱，禹子明煞有介事的叹了一口气：“二比一，我这糟老头怎说得过你们啊？”

邵真和明毓秀不期然的笑了起来，这时，忽地一个下人模样的进来，朝

禹子明恭声道：“老爷，酒菜已经摆好了。”

禹子明连忙一摆手，说道：“二位请入席。”

“不麻烦禹爷了。”

略一沉吟，邵真堆笑道：“这番打搅禹爷，在下已觉非常过意不去，哪敢再叨扰，不瞒禹爷说，像我们这等在刀尖舐血，剑下争斗的亡命浪子，没事便闷得人发慌，一有事足以让人跑断腿……”

禹子明说声道：“这么深夜了，两位居然还有事？”

歉然的笑笑，邵真道：“非在下不识抬举，不肯赏光，望请禹爷明鉴，改天，在下定当专程登府候教。”

拉住邵真的手，禹子明执意不肯：“这不成，这不成！好不容易今天能高攀两位，怎么椅子都没坐温，便想走了？这分明是瞧不起我禹某人啊！”

明毓秀连忙婉言道：“禹爷，别折煞在下人了，在下感激敬慕您都还来不及，哪敢瞧不起禹爷，实在是有点儿事……”

硬是揪住不放，禹子明急急打断明毓秀的话道：“不行，说什么也不行，老朽不相信在这等深夜里，两位还有，非办不可的大事情。”

说着，拉着邵真就要往厢房走……

无奈，邵真只得照实道：“不瞒禹爷，在下是要到‘龙虎镖局’……”

一怔，禹子明说道：“两位要到‘龙虎镖局’去？”

邵真点了点头，道：“在下本来不想告诉禹爷的，也想让您有一个意外的惊喜。”

明毓秀笑着道：“禹爷，关于您上次劫镖的事，今午已抓到一个颇有嫌疑的人了，所以在下想去看一看，已经和人说好，不能不去，说不定可以追回禹爷的翡翠哩。”

话声中，禹子明抓着邵真袍袖的手突然松落，他此刻面上的表情很怪，很怪，但那也只不过是一刹那而已，在邵真和明毓秀没有注意到以前，那古怪奇异的神情很快的消失，而且很快的换上一副欢愉和惊喜——

“好哇！这算好消息，居然还瞒着老朽，可真该打呢！”

禹子明喜出望外道：“翡翠是小事，能为段二镖头报仇，和重振‘龙虎镖局’的声势，那才是最要紧的……”

一顿，凝声道：“明姑娘，不知那有嫌疑的人是谁？怎么说是有嫌疑呢？难道还没有真切的证据么？”

明毓秀道：“是‘海煞星’……”

话没完，禹子明突地啊了一声，红光耀耀的福脸上倏的泛白，而且，宽阔的额角上也冒出涔涔冷汗！

“禹爷。”邵真诧异道：“您，您哪里不舒服了？”

捂着胸口，禹子明一阵剧烈的咳嗽着，邵真连忙将他扶到椅上坐下，关切地问，“禹爷，您不要紧吧？”

依然咳得很厉害，半晌，禹子明这才舒了一口气，但脸色依然很难看，他有些吃力的道：“没，没打紧，老毛病罢了！像我们这没学武的人，一上年纪，啥鬼怪病都沾上了……”

帮他轻捶背梁，明毓秀问：“禹爷，您歇歇。”

感激的朝她笑笑，禹子明咳声道：“谢谢你，明姑娘，老朽好多了。”

说完，又是一阵咳嗽，但他旋即没事似的朝里头呼唤了一阵：“阿愣子！”

“老爷，有什么吩咐？”方才那名下人立刻应声而出。

轻揉着胸口，禹子明道：“阿愣子，吩咐管家的到库房去，将那对‘龙凤吟’的夜明珠取出来。”

“是。”阿愣子已飞快下去。

须臾，一名年约五十多来岁的华服老者捧着一个精致美伦的小木匣出来，他恭谨的捧给禹子明：“老爷，‘龙凤吟’已为您送来了。”

“没事了，你下去吧。”双手接过木匣，禹子明送到邵真跟前：“邵公子，明姑娘，你们准备礼而来，老朽自当不能让两位空手而回，这对夜明珠就请笑纳。”

邵真想推辞之时，禹子明已将木盒塞在他怀里，一礼还一礼，乃是理所当然，邵真要是不收下的话，便真有矫态之嫌，要不然便是瞧不起人了。

只是邵真有点受宠若惊，承受不起的感觉。

有些儿惶然，他道：“禹爷，这般名贵的礼物，在下……”

正说着，禹子明已一口截断他的话道：“一句话，两位要是认老朽这个朋友，就请收下。”

这么一来，邵真当然不便再说什么，他由衷的感激道：“禹爷，在下今番来受到您的方便，又蒙您辱赐重物，铭谢之情，容后图报。”

禹子明似乎好多了，他爽朗一笑道：“瞧两位这般文诌诌的，真叫人怀疑你们就是令人闻之胆寒心颤的‘鬼见愁’和‘艳屠煞’呢。”

说毕，忽又是一串咳嗽，明毓秀想上前去扶他，禹子明业已挥挥手道：“没关系，没关系！哦，既然‘龙虎镖局’有这等重要线索，老朽理当前往一趟……”

话落一半，猛又是咳嗽不停！

连忙上前去扶住他，明毓秀道：“禹爷，您不舒服，在下看您还是等好一点再去好了，反正是不是“海煞星”干的，也还是个问题，若说是的话，‘龙虎镖局’一定会来告诉您的。放心好了，禹爷，您失去的翡翠一定可以追查回来的，在下也一定帮您追索回来。”

一面咳嗽，禹子明一面道：“翡……翠事小，段二镖头的冤仇才重要哪。”

说完，咳得更严重，连眼泪都咳出来了！

里头的阿愣子显然是听到了咳声，急忙上前来道：“老爷，您怎么了？”

“没事，没事。”禹子明起身捂嘴道，“客人要走了，陪我送送客。”

邵真连忙道：“禹爷身子不舒服，快去静息才是，那敢劳驾您亲自远送！”

说着，施礼道：“在下就此告辞了。”

明毓秀也起身道：“禹爷，请多保重啊。”

但禹子明挣着送他俩人，邵真和明毓秀好说歹说，总算才没让禹子明送出门来。

第五十四章

出了禹府的大门口，下了阶梯，明毓秀迫不及待的抢过邵真捧着的木匣，急急道：“真，‘龙凤吟’乃关外所产的稀世之宝，我长了这么大还没见过呢，快让我见识见识！”说着，已启开镶有珠玉的小木匣盖，骤见一对约莫拇指大的夜明珠，赫然映目，邵真和明毓秀当场惊住了！

真的，有生以来，他们从未看过这么样的东西呢——

那对夜明珠有点儿酷似鸽卵，但显然比鸽卵要浑圆多了，玲珑剔透，晶莹澈洁，皓白如水。

单这一眼，便叫人有爱不忍释手，打从心坎赞叹，着迷，尤其是，那散发着流光，飘忽晃漾，朦朦胧胧，柔和温馨，真有如龙凤呈祥般的把人感受与直觉一下子拉进了另一个境界，一个纤尘不染，毫无瑕疵，美得唯有天堂才有的另一个境界。

当明毓秀赞叹不息的把小木匣微微晃了一下的时候，那对夜明珠很正然的轻轻碰撞了一下，就在那轻轻碰撞的当中一阵，不，一撮……

噢，也不是，该是一丝，对，是一丝极为细微的声音响起，而这个细微的声音却使邵真和明毓秀很清楚很清楚的听闻得到，而且历久不歇——

它送入人们的耳膜，使人的感觉就真是“龙凤相吟”似般的美妙！

“好个龙凤吟！”

良久，明毓秀方赞美着合起匣盖，满足似的道：“总算让我开了这番眼界，没枉虚了此生。”

跨跃上鞍，邵真笑道：“好啊丫头，人家龙凤吟端的是好，但你可别在那鸭子叫，煞死人了。”

睁了一眼，明毓秀一边飘掠上马，一边拨动缰索嗔道：“你也好不到哪儿去，狐狸莫笑猫，我看你才是七月半的老鸭——该杀呢。”

两人说着，催马前进，一路上在谈论着禹子明……

“想不到，想不到禹子明并不似外头传言那般样子。”

纤掌掠掠发丝，然后掏出一条菊红色衬浅蓝花纹的幅巾，明毓秀一扎着结，一面道：“他非但没有一点儿铜臭味，更不上好色，我真怀疑人家怎会说他是个老色鬼呢？他慷慨好义，古道热肠，能言善谈，风趣大方，一点也不流俗呀？”

“可不是。”邵真颇有感触的道，“他对恋真是那般的用心良苦，尤其是他损失了二十万价值的翡翠，竟然不让‘龙虎镖局’赔偿，而且还到处花钱请人代为缉凶，口口声声要为段二镖头复仇雪冤，反而不关心自己的损失，这种人到底是少见的啊。”

环眸张望了四处，只觉家家户户深锁门屏，街道上连条野狗也不见，明毓秀遂道：“真，现在没行人，咱们放快骑到‘龙虎镖局’去吧，看看到底是不是‘海煞星’那厮干的，若不是，咱今后应多注意这件事，不说看段大镖头的面上，也该为禹爷尽点儿力，你说是吗？”

明毓秀的话尾刚一停，邵真在那头还没来得回话，忽见街道转角处猛地冲来四五骑！那四五骑之人显然骑术精湛，居然连几乎是九十度的转角一家伙的闯过来，连微慢一下也没有。

这般上乘驭驾术，真叫人瞪眼咋舌！

这还不止，速度之快，宛若风驰电掣，快得令人眨不过眼来，也就是说，

正当邵真和明毓秀听到蹄声的时候，便见那四五骑夹着雷霆万钧之势冲到面前了！大惊，毫不考虑的，邵真和明毓秀赶忙——

当然有点慌乱的将坐骑往街道旁回让！

然尽管他们闪避得这般快，明毓秀胸下的坐骑依然被擦撞了一下，堪堪坠马落地！

骤只见明毓秀的马匹疯狂嘶鸣，并且猛烈的蹦跳着，就连邵真的坐骑也惊吓得低鸣蠢跃。

速快的，也是熟练的，明毓秀制服了受惊的坐骑，回首一看——

只见那四五骑业已呼啸而去，却连稍稍停顿也没有！

怎生按捺得住，一拨马首，明毓秀已掉转头来，放蹄追去！

在同时当中，邵真亦已振缰猛追而去！

那四五骑之势，依然风驰电掣，快如飞蝗，由于邵真和明毓秀起步慢了点，自然一时间无法追上他们……

不过他们业已追到了可以大略看清前头之人的背影的距离——

一共是五个人，俱皆身着黑袍，头罩巾，而且个个魁梧异常。

似乎，他们有着十万火急之事，要不然便是目中无人五人一字排开在大街毫无忌惮的纵马狂奔，连转弯的时候，依然如是，而且撞了人，瞧也不瞧的呼啸直去！

须臾，邵真和明毓秀已追上了相当的距离，捺着心头的怒火，明毓秀正欲张口喝住他们，忽见他们煞时停住，而且身手矫健的翻身下马！

正当邵真和明毓秀赶上之时，只见五人绝佳的轻功，射进一家高大的住宅里……

睁眼一瞧，邵真愣了一下，脱口道：“咦，这不是禹府吗？”

“是啊，这正是我们刚从这儿出来的禹府呀。”

明毓秀也诧声说道：“看那伙人这般张狂，而且鬼祟的样子，不敲门就翻墙而入，难道……难道来抢劫禹子明的吗？”

“毓，咱进去看看便知道是不是打家劫舍了。”

说毕，身子一长，就在马上射进阶梯，而且跃入院墙！

哪堪怠慢？

一提气，明毓秀亦蹿然跟上！

越入高耸的院墙，却见司阍亭光火昏暗，显然司阍已睡了。

张望四处，却不见那五人踪影……

“娘的，这般快的身法。”

绕到庭院当中的梅花林下，邵真边张目探索，边低声道：“四下一片漆黑，转眼便不见人，真见他娘的大头鬼。”

望望正堂，见没动静，明毓秀便挨到侧厢房帘下，邵真蹑手蹑脚的欺近右边回廊下……

忽然，明毓秀朝邵真招了招手，一个飘掠，邵真跃过水池，来到了她身边：“怎么？发现了啥？”

伸手指了指，明毓秀压着嗓子低道：“瞧，后院里有灯火，咱过去看看。”

无声无息的，两人轻捷得像团棉絮般的掠到了后院，刚挨近那座亮着灯火，而外表精美漂亮的小阁之时，一阵声音清晰的传出来：“你们回来得正好，我正要差人去找你们呢！事情不好啦，‘海煞星’被逮了，你们不知道么？”

细听声音，明毓秀吃了一惊，附着邵真的耳畔道：“真，这不是禹子明的声音吗……”

邵真吁了一声，示意明毓秀别开口，这时里头又传出了一阵声音，这声音很躁很急，而且有着浓重的口音，听起来非常生硬，好像不是汉人的音腔：“老爷，我们就是为这件事，才连夜不停赶回来的哪。”

话落，猛叫邵真和明毓秀瞠目结舌！

听这话，显然禹子明和“海煞星”有啥关连似的……

“该死！该死！”禹子明的声音里有着很大的不安，“好好好，‘海煞星’为什么被人逮去？而你们不是和他在一起的吗？怎地连他都保不住，难道你们敌不过那个姓段的温鬼？”

“还不是‘海煞星’那王八羔子自找的。”

那口不标准的汉语又响起：“咱兄弟五人把二十箱翡翠运到安全的地方埋藏起来的时候，不想他仗着那个胆，私自跑去毒杀了‘璇玑神尼’，结果叫‘百艳帮’的人挑出来，待我们回到‘落雁江’之时，已是面目皆非，死的死，逃的逃……”

“‘海煞星’不是被姓段的抓去？”禹子明很惊讶的打断那人的话道，“咱也没露出什么痕迹出来呀，‘百艳帮’怎会把他押到‘龙虎镖局’去？难道是他自己招了不成？”

“我们就是感到很奇怪。照说‘百艳帮’是为‘璇玑神尼’复仇，她们大可将‘海煞星’干掉。”

那人顿了顿，又道：“后来我们发现，当初‘海煞星’他们劫镖以后，曾在附近和‘百艳帮’的总护法‘黄蔷薇’照面，大概是这个原因才被怀疑的……哦，对了，还有，我们还发现‘海煞星’那家伙手脚不干净，偷了好几块翡翠，或许叫‘百艳帮’的人搜出来，而起了疑心也说不定。”

“该死！该死！”禹子明那声音既愤又惧怕：“都叫那家伙一个人坏事，否则咱干得天衣无缝，谁会发现到？现在好了，这一切全完了，怎么办？怎么办？你们得想想办法呀！”

沉默了下来，旋又扬那口蹩脚汉语道：“老爷，‘龙虎镖局’已经知道是咱干的吗？”

“还没有。”禹子明急急道，“那姓段的瘟鬼，一早就出去，大概还没有回来，否则只要他一看到翡翠，就算‘海煞星’死不招供也没有用了。”

“那好。”那人忽地阴兮兮地笑起来，“看来‘海煞星’是挺着没有招，大概是等着我们去救他……”

“对！”禹子明的声音里充满了惊喜，“这是一条好计策，趁着瘟鬼还没回来，一切没见证以前，你们快去将‘海煞星’救出来！”

“不，这种人应宰了干脆，省得日后再出纰漏！”

禹子明似乎是愣了一下，略停才传出他的声音来：“宰掉？好……，就这么办，杀之灭口，来个死无对证，免得夜长梦多，再生枝节！”

旋忽又道：“不行呀，你们只五个人，行吗？”

“禹爷，您是外行人讲外行话了。‘龙虎镖局’那些废铜破铁是不值一个子儿的，‘百艳帮’的‘黄蔷薇’也不过是个湿裆的骚丫头罢了，充其量就是她时常随身的‘十二太妹’拼凑起来，也不够我们弟兄五人一看，放心，禹爷，到了这种地步，也只好啦，发狠把‘龙虎镖局’全抹平算了！”

汉语虽不标准，口气却蛮大的，那人哧哧笑着道：“当然，我们会将‘龙

形剑’段大镖头那瘟鬼的如死女儿抓来让您享受的。”

“不，我是说，有两个人你们对付不了。”

“哪两个？”

“‘鬼见愁’和‘艳屠煞’。”

“什么？那两个小子也插上一手？”那人似乎大吃一惊，旋又磔磔笑道：“外传他俩走遍江湖，不逢敌手，哼哼，我们迟早要杀他们的，这正好，一并算！”

禹子明道：“有把握么？你们真有把握么？”

“没有三两三，哪敢上梁山？放心吧，这码子事，我们弟兄绝对办得好！”

“现在就去吗？”

“当然！……哦，等等，‘龙虎镖局’我们还不熟，禹爷，您画张来，让我们知道那儿的情形，最好把‘龙虎镖局’可能扣押‘海煞星’的地方，详细告诉我们，我们一上手就要干掉他，如此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只要目的已达，纵然敌不过他们，咱可以跑呀，对不？”

“好，好。”一连说了几声好，禹子明似乎开始在绘图，顿时声音沉寂下来，稍会又叽叽喳喳的，但语音很低，已听不太清楚了……

“我的天啊！”明毓秀睁大了眸子，她低抑着语音有着太多的吃惊：“我真不相信我的耳朵，这，这会是真的么？”

邵真自然感到惊异，他俯首沉思了一会，低声道：“毓，咱不用留在这儿了，到‘龙虎镖局’去通知小玲她们吧话落一半，忽见一人行色慌张的疾走而来，邵真和明毓秀连忙将身形侧掩于廊柱后，那人正是司阍，急急敲小阁那碎花冰格子的单扉：“老爷，外头有十几个人找您哪。”

“混帐！你娘的死了人，现在是啥时候啦？滚，全都滚出去！”里头传出来禹子明暴躁的粗声。

“老，老爷，人家是‘龙虎镖局’的当家段爷，他，他说有要紧事见您……”

“什么？”砰的一声，门被打开来，现出了禹子明那短胖的身子，他的语音有着绝大的吃惊：“人现在哪儿？”

“在在厅堂上。”司阍的结巴着。

这时候，藏在暗处的邵真和明毓秀一听“龙虎镖局”的人来了，连忙悄悄的向前院正堂掠去……

没入门，便见堂上满满是人——

“百艳帮”主胖伊玲，“黄蔷薇”何月霜，“十二太妹”，“黑鹰”侯大柱，另有一个年约七旬上下的素袍老者停立当中。

他的气色看来相当坏，面色沉晦而阴霾，隐隐透露着一撮杀气，瞧瞧他腰间那柄两尺来长，柄及鞘俱皆玄青色的长剑，便知道他是“龙虎镖局”的大镖头“龙形剑”段仲尧。

此外，他身旁有两位中年汉子，一人一手的挟着面色死灰的“海煞星”柳自华。

邵真和明毓秀的来到，着实引起了他们的惊讶，胖伊玲执着明毓秀的手道：“小毓，您俩怎也来了？”

“黑鹰”侯大柱则趋步至邵真跟前，俯首抱拳道：“属下拜见会主。”

上前搀扶，邵真拍着他的肩胛：“大柱，‘海煞星’认了？”

正说着，忽见“龙形剑”段仲尧大步走来，邵真连忙趋前去，恭敬一抱拳：“晚辈邵真见过段大当家。”

明毓秀也上前去佛身道：“未学明毓秀拜见段大镖头。”

呵呵笑首，“龙形剑”段仲尧双手轻执两人的手，喜悦道：“久违了，两位雄风依旧，可喜可贺也。”

一顿，注视着邵真，感激道：“邵老弟，听柯姑娘说，你曾奋力挽救舍弟，前情未谢，今又蒙您和明姑娘鼎力相助，而且要不是您那块翡翠，舍弟之冤于今依然沉埋不清，邵老弟，老朽段某无德无能，累烦邵老弟大力帮助，理受段某三拜。”

说着，两拳一抱，就真要拜下，明毓秀见状慌忙躲开去，邵真则连忙握住“龙形剑”的胳膊，正色道：“段老前辈，人总是有凶有吉，守望相助，乃我辈所应为，何谢之有？晚辈万万承受不起。”

一顿，诚挚说道：“段老前辈遭此不幸，诚令人遗憾，总算现在已是水落石出了。”

哀伤而又愤怒的注视着低着头的“海煞星”，“龙形剑”咬牙道：“我段某虽无大德，但自认一生与人从无宿怨，不想‘海煞星’受人收买，恶胆横起，干下这等令人寒心的事来！”

“他招了？”邵真向“海煞星”掠了一眼。

点点头，“龙形剑”叹了一口气：“是的，他招了——在‘黑鹰’老弟特殊的点穴法之下。”

“您一定有着很深的感慨，是不？”邵真问。

眯了下，“龙形剑”迷惘似的道：“是的，但一时我也说不出我的感慨来，我想，这也算是我的一个发现——有些人是披着人皮讲人话，做出来的事，却是禽兽不如！”

话声甫停，忽见灯火四处大亮，涌出黑压压的人群来，这当中，已有五人联袂飘来，他们身手利落的射进堂上……

这五人便是原先撞到了邵真和明毓秀的黑袍大汉。

他们看来个个体壮如牛，一脸横霸，当邵真众人注意到他们稍黑的肤色，深陷的眼眶以及高耸的鹰勾大鼻时，他们心头有了一股疑惑——

他们，是不是汉人？

五个黑袍大汉一字排开，如凶神恶煞的站定之后，那黑压压的，约莫三四十名手执亮森森的刀刃的汉子，业已团团围住了厅堂的出口……

走目搜索，“龙形剑”皱皱眉头，冰冷而生硬的语言滑出了他的口腔：“怎不见禹老爷大驾？”

“龙形剑”正开腔搭话之时，“海煞星”突地出其不意的挣脱了两名汉子的制服，奋力奔向黑袍大汉，他歇斯底里的叫喊着：“五爷，快救我……哇！”

话没完，人未奔到，只见五名当中的一个黑袍大汉倏一扬手，“海煞星”狂嚎一声，捂着喉管，在地上滚了两滚，两腿一伸，业已成了一副臭皮囊矣……

谁也没去瞧他，他比一条狗都还不值，真的。

面无表情，“龙形剑”大步的跨前一个步子，略一抱拳，他生冷的道：“五位，便是‘海煞星’，自然也是禹老爷子强力后台的五爷么？”

方才出手的那名汉子，僵硬的肌颊抖动了一下，但他眼皮儿却撩也不撩的，而且看也不看“龙形剑”，当他张口说话时，邵真和明毓秀，立刻听出他就是在小阁里和禹子明对答的人，只听他道：“段大当家，现在我仍愿给你机会考虑，若果你愿将你的女儿献给咱老爷，你依然可以活着，而且富贵。”

端正的国字脸上已泛青，“龙形剑”缓缓透了一口气：“就算我段某人愿意，但我腰间这把剑可能不好商量，而且我身旁的几位朋友也不好讲话哩！”

伸手一指，那黑袍汉子吐着半生半熟的汉语：“‘百艳帮’，‘黑鹰’，你们乖乖的夹着尾巴滚，这码子事，是别人放屁，你们在上风头——不关你们的事。”

哧哧笑了起来，邵真晒声道：“我呢，我也在上风头呀，也滚吗？”

冷冷的扫了邵真和明毓秀一眼，那人依然这般狂妄，这等自大：“‘鬼见愁’，‘艳屠煞’，你们两位就是吧，你们当然可以走，留着脑袋。”

一副讶异不解，明毓秀煞有介事道：“为什么呢？我们怕你了呀，为什么我们不能和别人一样夹着尾巴乖乖的滚出去？你是说我俩没尾巴夹是么？但，但他们也没有呀？”

话声一顿，却引起哄堂大笑！

邵真和明毓秀委实感到迷惑，眼前之人生眼得很，完全陌生，何以指名叫号的要杀自己？

这时候，胖伊玲突然发现了什么，噫了一声朝“黄蔷薇”柯月霜低声道：“总护法，这五人好像哪见过？”

眨着眸子，柯月霜蠕嘴道：“帮主，属下也正在奇怪，但偏是想不起来……啊，对了，帮主，会不会是咱两年前来塞外浏览的时候……”

拍了一下手中的羽扇，胖伊玲冲口道：“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塞外‘血旗盟’的‘亡命客’对不？”

恍然大悟，一旁的邵真闻言笑了起来：“哦呵——原来是勾结‘黑旋风’的‘血旗盟’的狗爪子，咱是死对头了，怪不得，阁下口口声声要挑我邵某人的脑袋了！”

那五位黑袍汉子齐是一怔，旋发话之人阴磔磔一笑：“好，你娘总算没白生你们两只眼睛，认识我弟兄大名大号！姓邵的，闻你小子最近扩大‘龙虎会’，而且公然发武林帖言明在一年内向‘黑旋风’挑战，可有此事？”

淡淡一笑，邵真道：“你老娘也没白生你两只猪耳朵，一点也没错。”

一顿，冷冷又道：“你，就是‘亡命客’中的头子孙金水是吧？孙金水，半年前，你们‘血旗盟’潜入中原来，欲与‘黑旋风’图并武林，结果狼狈而逃，怎么你们还卧底在这？”

愤怒笑着，孙金水咬牙道：“告诉你也吧，小子，由于你们‘龙虎会’临时倒戈，吃里扒外，致使泄漏我们的计划，使本‘血旗盟’遭致塞外各大小旗的非议交难，而且联合攻击本旗，寡不敌众，遭灭旗之噩运……”

孙金水话没说完，已着实引起了众人的惊异，邵真皮笑肉不笑，幸灾乐祸似的道：“噢，这实在是件令人扫兴的事，要是贵旗如今依然完好存在的话，敝‘龙虎会’在解决了‘黑旋风’之后，便要远渡大漠与贵旗一见高下的，不想贵旗这般歹命，叫人窝里反吃光了，好不扫兴哪！”

睁睁目，一挫牙，孙金水一伸手道：“姓邵的，你狂不多时的，我兄弟五人忍辱负重，历尽千辛万苦潜入中原，甘愿扮装化名，供老头驱使，为的就是有今天——扒你的肉，炖你的骨！”

“用心良苦啊。”哧哧笑一声，邵真拒嘴道：“这么说，今天我邵某人是喧宾夺主，成了你们的正主儿了？”

这时，堵塞门口的四五十名汉子忽然起了一阵骚动，只闻几声话起话落

“呀，原来五爷是塞外的蛮狗啊，咱还以为他们是汉人哩，丢他娘，咱大汉之人还听死蛮狗的啊？”

“老爷也真是，不明究里的收留了这五条蛮虫来吃咱汉人，不成了汉奸吗？”

“我看呐，眼前的都是绝流高手，凭咱这几手庄稼把式帮人家端洗脸水，人家还嫌笨手笨脚呢。”

“是啊，老爷未免忒地没心肝了，原来，原来他为了打段当家的女儿的主意，竟然不择手段的来陷害‘龙虎镖局’，而且还假仁假义假惺惺作态的施惠‘龙虎镖局’，这种面善心毒的人，咱还为他卖命呀？龟儿子才干！”

一阵叽叽喳喳之后，那些人忽地一哄而散，一个也不见了！

“这些游手好闲的食客总算还分辨得出忠奸善恶。”

喃喃的说了声，邵真旋即面向“亡命客”冷道：“诸位仲兄，咱的话似乎说得太多了，该是阁下们扒我的肉，炖我的骨的时候，不是吗？”

“还忘了一句，喝你的血！”

面目狰狞的，笑了一声，孙金水当先身子一旋，飘出院外，其余的孙金刚、孙金清和孙金杰和孙金顺也挥袖掠出，一字儿摆开……

“扒肉，炖骨，喝血，蛮狗，你未免蛮得太够标准了。”笑说着，邵真正想飘身射出，身侧的“黑鹰”忽然朝他一抱拳：“稟会主，这等货色哪劳会主亲驾？”

话声中，人已如离弦之箭的射向“亡命客”……

“候兄，容我助你一臂之力。”

单足轻点，胖伊玲业已飞射出去……

“黄蔷薇”柯月霜见状，忙不迭提气纵去，口中直喊着：

“宰蛮狗，还算是第一遭呐，焉能错过？”

“生意愈来愈难做了，稍慢一点，便叫人抢得精光了。”耸耸肩，邵真朝明毓秀扮了个鬼脸。

“还有一档子生意呢。”明毓秀笑说着，朝向“龙形剑”道：“段老前辈，这儿不用您我烦心了，咱到后院小阁去找正主儿禹爷去。”

说着，便与“龙形剑”飘身而去……

邵真本想跟去，但一想“亡命客”居然胆敢当着大家的面指点众人，想必自是硬点子，深怕“黑鹰”、胖伊玲和柯月霜，有了闪失，所以也就呆在一旁，以观局势。

“亡命客”，这等外号乍听之下，叫人想不透，不过要是和他们交过手的人便会恍然大悟了。

原来他们五兄弟武功不仅出众，而且干起来视死如归，完全一派狠干狠拼的拼命三郎打法，仿佛就是不要命了似的，是以他们红透塞外半天边，而搏得了“亡命客”这怪号。

观望了一阵，邵真发现自己的忧虑是多余的，显然“亡命客”的武功是很了得，但似乎仍差了“黑鹰”、胖伊

玲和柯月霜等人一截。

由于双方皆亮出了兵器，且加上“亡命客”那种横来硬干的打法，使得战局的过程紧张和有点儿乱。

“亡命客”是联手的，他们交错相替着，并没有固定一个对手，这使“黑

鹰”，胖伊玲和柯月霜无形中吃了点亏。

因为“亡命客”素来同辙同出，自然默契纯熟，合作无间，威力显得更大了，而“黑鹰”和胖伊玲、何大霜，乃是第一次联手，彼此间的武功路子陌生，是以刚上手时，他们看来有点掣肘呆滞，发不起狠来。

“亡命客”面貌酷似，服饰相同，即使他们的兵器也一样——可藏于袖中的“小蛮刀”。

“黑鹰”则是那只利斧，胖伊玲就是她一贯携带的羽扇，柯月霜使的自然还是腰间的双刃了。

邵真有点惊讶，惊讶他们三人是如此的出类不凡，尤其是“黑鹰”，邵真只觉得他绝不输自己半分，他庆幸“龙虎会”能有他加盟，另外胖伊玲，邵真还算是第一遭看她和人过招，他对她是没有微言的，一帮之主，她是当之无愧。

须臾，他们三人显然已能彼此的适应了，于是局势有了个轻微的征兆——

“亡命客”必败无疑！

邵真肯定了他的看法之后，便朝一旁的“十二太妹”打了个招呼，朝院小阁迈去。

一路上，还躺着不少人，显然明毓秀和“龙形剑”曾遭到了抵抗，入了小阁，正见明毓秀、“龙形剑”和约莫十来名的家仆模样的人在厮杀……

厮杀？

哦，谈不上的，他们只是在打发吧，不是么？

明毓秀和“龙形剑”显然手下留点了情，兵刃不动，一拳一个，尽把他们打昏了。

当邵真进门来之时，正好“龙形剑”那个大巴掌把最后一个家伙劈翻了出去。

“真，外边如何了？”明毓秀问。

“快了。”淡淡一笑，邵真转向“龙形剑”：“段老前辈，不见禹爷么？”

指了指左侧一道关闭的门扉，“龙形剑”切牙道：“他在卧房里！”

话声中，倏地腾空拔起，“龙形剑”一个蹲脚，叭啦一声，那扇门业已破碎支离！

僵板着脸，“龙形剑”当先大步跨进，可是他一见房里的景象时，他猛地怔住了！

随后跟进来的邵真也是一愣，明毓秀却是嚤的一声，返身跃退，掩眸低首，粉颊辣烫，芳心剧跳……奇了？

原来——

里头摆着的是一幅“春景图”哦，这，这实在叫人难以启口，真的，只见禹子明和一名妖艳女人裸拥着。

邵真和“龙形剑”愣在门口，两人互望了一眼，展露着没来由的苦笑，很快的板住脸孔，“龙形剑”有点疑惑，禹子明知道死到临头，居然还有这份心情畅游巫山？

他更奇怪床上两个赤裸裸的身子，竟然一动也不动，睡得这般死，方才自己一脚踢碎门板，这般价响，没听到么？”

纳闷着，邵真和“龙形剑”简直要胆怯起来了——

这，这会不会有诈啊？忽然，邵真俯身下在小床上发现一个葫芦瓶，瓶

口附近流散着好几粒红色的药丸，当他上前去拾取之时，邵真已大略的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把一颗药丸递给满脸迷惘的“龙形剑”：“段老前辈，可识得这玩意？”

送到鼻子尖闻了闻，“龙形剑”只觉一阵异香扑鼻，熏人欲醉，他震声道：“这，这不是北湖上顶毒最辣的‘穿肠丹’吗？”

“倒真看得开，一死了之，有魄力啊。”邵真走近床边，俯视一下，发现禹子明业已气绝身死！

弯身拾起丝被，“龙形剑”将被子为他们盖上，他望着被禹子明搂拥着的女人，脸上是一片痛苦之色，而且有过猛烈捶扎的现象……

叹了一口气，“龙形剑”摇头道：“自己作孽，自己死了也罢，何苦再拖人呢？”

“别人是醉卧美人膝，他阁下却是死赖美人怀，真个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啊。”邵真瞪着眼道。

颇有感触似的叹息一声，“龙形剑”喃喃道：“万恶淫为首，不是吗？”

说毕又是一声长叹，方与邵真离开卧房……

出门，却见明毓秀仍站在厅上，邵真上前去，发现她两颊嫣红，一副羞涩之态，邵真见“龙形剑”业已大步跨出阁门，便附着明毓秀耳畔低笑道：“你怎还留在这？莫非也想一览春光……哎哟！”

话未完，明毓秀已狠狠的拧住了邵真的耳朵，杏眸圆睁，怒道：“你再说，老娘便叫你成了独耳龙，你相信么？”

痛得龇牙咧嘴，邵真忙道：“相信，相信……”

这才恨恨的松手，明毓秀怒气未息的瞪着眼：“怎么没听到声响，没杀他么？”

“自杀了？”一怔，明毓秀旋即道：“也好，活得肮脏，死得干净！还算有那么一点点种儿。”

一边说着，一边掏出一个小木匣，明毓秀耸了耸肩，感触似的娇叹一声，道：“禹爷，知人知面不知心，你印证了这句话啊。”

随手将那装着“龙凤吟”夜明珠的小木匣抛进卧房。

此时，邵真和明毓秀不期然的想起在半个时辰以前，他们还被禹子明那满口仁义道德，一脸严然君子所感动……

“禹爷，说你人面兽心，可一点也不为过哪。”搂着明毓秀的腰肢，邵真临走时，回望了一眼，不自觉的道。

一路沉默着，走到回廊下，明毓秀急仰首道：“真，这个教训给我一个启示，我觉得我突然长大了很多，人是不能轻易相信的啊，你说么？”

笑着点头，邵真道：“本来就是嘛，人虽然是世上最美的东西，但也是最丑的东西，往往一个人一念之差，便由最美成了最丑，当然不能轻易信任别人了。”

忽然停住，明毓秀盯着邵真道：“你口口声声的说爱我，人也不能相信你了……”

猛一愣，邵真大眼瞪小眼的呆傻住了，一时间，他却无言以答……

抿嘴轻笑，明毓秀娇媚的瞟了他一眼：“瞧你这模样，当真和禹爷口蜜腹剑一样了。”

瞪了她一眼，邵真啼笑皆非道：“丫头，别这般作弄人啊，当心雷神爷，雷神婆有一天敲到你头上来。”

两人打情骂俏着，忽然已来到前院。

刚迈上院阶，耳中便听到一声幽然凄厉，令人毛骨悚然，头皮发麻的号
噪声，但只见“黑鹰”一只利斧已砍进了孙金水的脑瓜子！

邵真和明毓秀连忙提气进庭院，但见“亡命客”全被解决了，真成了亡
命啦！

一段沉冤，一场血斗，业已清白，业已结束了矣！

第五十五章

夜幕深垂，万籁俱寂，已是两更天。

但通往“广龙山”的道路上却急驰着两骑。

那一定是邵真和明毓秀了。

是的，邵真出了禹府，婉拒“龙形剑”段仲尧的延请致谢，辞了众人，便偕明毓秀连夜出城，奔向家门……

路上，两人沉默着，埋头赶路。

在江湖上闯荡了整整四年，头尾五个年头啦，这是邵真二次返家。

第一次是上半年，明毓秀受到“金银帮”的追杀，身受重伤，幸邵真救了她，而把她带返家里，让他的母亲“回春仙子”医治。

这一次，他当然不是回来治伤的，而是带着“九指血煞”的首级“交帐”，最主要的，还是要冲破他和明毓秀之间的障碍——

向母亲争取“婚姻自由权”！

邵真业已决定全面“摊牌”了，他觉得自己不能辜负明毓秀，还有宋恋真两人的爱。

明毓秀此刻心灵感受是很微妙的，她本来不想来的，但邵真坚持要她一道走，为了不拂个郎心意，也就勉为其难的成行。

她的感受是忧喜参半。

喜的是，邵真坚贞的爱情，忧的是，怕邵母无情的粉碎了他俩的美梦，她更担心邵真母子反目，弄坏了亲情……

很快的，来到了广龙山脚下。

由于山势颇陡，而且崎岖的山路不适于骑马，邵真和明毓秀遂下马，执纆而行……

两人依然缄默着。

只有山风吹动枯林的声响，以及零落而清脆的马蹄声，另外，偶尔的有几声马嘶声……

逐渐的，山风愈来愈大，隐隐的使人有股冷意。

靠近前去，邵真温柔的环住明毓秀的香肩，柔声道：“毓，冷不？”

明毓秀微摇螭首，递了一个妩媚蜜意的微笑……

温情的浅笑着，邵真轻声又道：“紧张么？”

美眸盼顾，明毓秀朝他点点头：“而且……害怕。”

“害怕？”轻笑起来了，邵真睨着她道：“你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了，怎忽地胆小起来啦？”

明毓秀以忧虑的口吻说：“我怕万一令堂不答应……”

一撇嘴，邵真打断了她的话：“别杞人忧天了，虎毒不食子，何况我的母亲就我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她老人家最爱我不过了，而我和她要求的事情又不是大逆不道之事，不会的，她老人家决不会不答应的！”

一顿，接着又道：“再说，家母一向开明得很，从前我还小，她难免要嘀咕的婚姻，现在我已是二十出头的大男人啦，而且在江湖上阅历了这么多，她老人家应该相信我已有自主的能力了……”

搂紧了一下明毓秀，邵真意犹未尽的又道：“毓，还记得上次你在我家疗伤了十几天吗？那段日子，你和我一家人处得相当融洽，家母对你的处世为人，曾在我的面前，不止一次的赞美你。既然她老人家对你有这般好印象，

你还有什么好操心的呢？”

美眸微眯，明毓秀抬脚踢碎了一块小石子幽幽道：“但愿如此，可是假若令堂并不在我们所祈望之内答应，真，我求你，别和她老人家争，别和她老人家吵，好么？”

脸色阴晦了下来，邵真低垂着头。

仰望着穹苍一颗孤零零的寒星，明毓秀扯紧着披风，不觉一声轻叹：“其实，我是多么期盼你去争，去吵啊，我曾经好几次这般自私的想，但人总不能将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我更不能让你为了我，而可能成了万人鄙夷的不孝子，逆子！”

一顿，明毓秀忽地停了下来……

“怎么了？毓。”邵真微感讶异。

俏脸上一阵湛然，明毓秀露着如编贝的清齿，轻咬着红嫣的下唇，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她凝声道：“真，不管怎样，你得答应我，当你和颜悦色的去征求令堂而得不到首肯之时，你万不能忤逆她老人家，否则……否则我现在就掉头离开！”

灼灼的凝睇着她，邵真微摇着头道：“不会的，我当然不会和家母去争和吵，但我会求她的，毓，请你别再这般多虑好么？否则我这好不容易鼓足的勇气，都叫你一下泄气光了！”

带着歉意笑了，明毓秀蠕蠕嘴：“真，对不起，我实在不是有意浇你冷水，我，我只是不愿你存着非达目的不可的念头，增加你心理上的负担而已……”

揽着她的腰肢继续赶路，邵真道：“毓，我还忘了告诉你，家父和我素来是‘站在同一条线上’的，要是家母不答应，我就顶他老人家出来……”

掩嘴笑，明毓秀截口道：“我看是没多大作用，令尊是个标准的‘惧内’，不是么？”

“你也看出了？”邵真跟着低笑起来：“其实他也不尽然是惧怕家母，他只是有一个很好涵养的人罢了。”

“甚么好涵养？”明毓秀大感兴趣。

邵真徐徐道：“那就是——好男不与女斗。”

话落，两人不约而同的轻笑起来……

就这么有说有笑的，不觉已快到了家门口，当邵真和明毓秀迈上那条五尺宽，全用大理石砌铺成的，直通到一座精致楼阁的甬道上之时，忽然心头起了微微的紧张……

“真，我看……”明毓秀止步不前，揪住邵真的袍袖，怯声道：“真，我，你就别提算了，反正，反正我不在乎礼教上的名份，我们虽没有正式完婚，但是我们可以长相厮守啊……”

“瞧，瞧，又来了！”一边瞪眼，一边强拖着她走，邵真没好气道：“我已够紧张的啦，你丫头不帮我打打气罢了，怎老帮我泄气呢？真是！”

到了门口，邵真在鞍头上解下盛着“九指血煞”首级的木盒子，明毓秀则弯着娇躯，于马腹下的囊袋里取了几包包装整整齐齐礼物模样的东西……

壮壮胆似的咳了一声，邵真遂举手在门扉擂下，一边叫着：“爹，娘，小珍，开门哪，真兄回来啦！”

二三更天里，正是人家熟睡的时刻，邵真当然不能立刻便叫开门，当他再叫了两声，擂了几下门，方才见到里头亮起灯火，而且传来一声，有惊讶

和睡意，但却娇滴悦耳的声音。

“谁，谁呀？”

“是我呐，小珍！”

一听声音是邵桂珍，邵真心头涌上一股说不出的兴奋。

“噢！是哥哥？爹！娘！快起来呀，哥哥回来了哪！”

那娇嚷着的声音业已睡意全消，而且充满了出奇的喜悦，很快的门扉开启，现出了一脸惊喜欢愉的邵桂珍……

“哥哥，你回来了……噢，明姐姐，你也回来啦，快，快进来啊，爹娘他老人家想死你们了！”

一股迫不及待的亲情充满了邵真的整个意识，他三脚并做两步，连跑带冲的冲进屋里，口中连声呼着：“爹，娘，真儿回来了哪！”

这时候，厢房里头也疾步走出两位老者——

“四灵神君”邵天发夫妇，当然，也正是邵真的双亲。

在他们的惺松的睡脸上，自也有浓深的欣喜，愉悦，两老争先恐后上前去拉邵真的手，摸他的头……

这使邵真有些儿别扭，他讪讪道：“爹，娘，怎么？不认得孩儿了？”

呵呵笑着，邵天发到底是知子莫若父，他拿开“回春仙子”正在轻抚邵真的衣襟的手，哼声道：“我说老婆子啊，人家真儿已是高高大大的男人家啦，你怎还把他当成乳臭未干的小鬼一样，一回来就摸头拉手的，你看真儿忸怩成这样子，真要不长进了。”

瞪了他一眼，“回春仙子”气呼呼道：“哟，老头子，你可是恶人先告状啊，你自个还不是一样？”

邵天发嘿嘿笑道：“我，我是太高兴了，情不自禁啊……”

“笑话！”邵母哼声道：“儿子又不是你老鬼一个人的，难道我这做娘的心头的高兴，会少你半分？”

一见两老又喋喋不休了，邵真连忙轻声笑道：“爹娘，真儿还有个客人一同来呢。”

朝邵真神秘的笑笑，邵父低声说道：“不用说，一定是你上次一同回家来的明姑娘了，对不？”

正说着，邵桂珍已帮着明毓秀捧着包裹进来，邵真连忙跨步前去，接过她怀里的大包小包。

朝邵天发夫妇恭恭敬敬的施一礼，明毓秀恭谨道：“伯父，伯母，小女子又来叨扰您了。”

邵母上前去扶起她。笑眯眯道：“明姑娘，很高兴你再次光临寒舍。”

邵天发温文慈蔼道：“明姑娘，连夜赶路想必很累了，请坐，请坐。”

将包裹放到桌上，邵真笑道：“爹，娘，这些东西是明姑娘特意带来孝敬您两位老人家……”

笑眯了眼，邵母挽着明毓秀道：“孩子，你来看我们，已经是令人很高兴了，何必再破费？下次可不能再这样呢。”

温柔浅笑，明毓秀小心翼翼的将邵母扶坐椅上，端庄道：“这点点东西，不成敬意，还望伯父伯母两位老人家喜欢。”

这时，邵桂珍上前来拉着明毓秀的手，亲昵道：“明姐姐，我呢，难道把我忘了？”

“小珍，你是越大越不懂事，叫明姐姐笑话了。”邵母瞪了她一眼。

“有甚关系嘛。”噘着樱桃小嘴，邵桂珍睨了邵真一眼：“反正明姐姐迟早就是我的嫂子了，我这做小姑的向嫂子要礼物，也不到那儿去呀！”

话一落，真叫大家愣住了！

明毓秀更是做梦也想不到邵桂珍这么一说，只见她连忙低下头去，一张粉脸儿已红到颈子上去了，她羞赧的抚弄着衣角……

真的，说她有多难为情就有多难为情……

邵真乃男人家，当然没有好羞涩的，只是他也料不到邵桂珍会劈头来这么一句，一时也叫他说不上话来……

邵天发夫妇一时也呆怔着……

“怎么啦？”疑惑的眨着眼帘儿，邵桂珍环视了大家一眼，怯怯道：“我又哪不对了？”

轻咳一声，还是邵真打破了这令人颇为尴尬的局面，他将包裹全塞到邵桂珍的怀里，笑着道：“当然有你的份啦，谁大胆敢忘记你这人王爷子，喏，都在这儿，拿下去吧……哦，顺便带明姐姐到里面去洗漱……”

邵天发也连忙接腔道：“小珍，你哥哥说的是，快进去烧几道菜，你哥哥和明姐姐一定也肚子饿了。”

一顿，转向仍粉颈低垂的明毓秀道：“明姑娘，你也不是生人了，别客气，也别拘束，就当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样，快请进去歇息歇息。”

俟邵桂珍陪着明毓秀下去之后，邵真这才如释重负的吐了一口气，不过他突然又觉得高兴起来，这也好，反正这桩子事他早晚要说的，现在邵桂珍帮自己说了，这不挺好么？果然不错，邵母已“追究”了……

“真儿，上次你回来对我说明姑娘只是你的朋友，当时你说得很认真，娘也就相信你了，现在呢？”

步到茶几旁，邵真倒了一杯冷茶给他父亲，然后也为他母亲端上一杯，最后再替自己斟一上杯，这空档，他已想好措词。

呷了一口茶，邵真正想开腔，不想他父亲邵天发业已先开口：“老婆子，你已是半百年纪啦，难道你看不出一对年轻人，尤其是我们儿子和曾在我们这住过十来天的明姑娘，难道你真看不出来他俩在深深相爱着？”

“不会的，不会的。”“回春仙子”惊慌的站起来，她捉着邵真看：“这不会是真的，我们的孩子一向是极端孝顺的，他从来没骗过我，真儿，告诉娘，你真爱上明姑娘么？”

畏怯着，邵真突然慌了起来，他原本的勇气，一下忽然的不知跑哪儿去了！

蠕着嘴，搓着手，邵真局促不安的望向他的父亲——

当他接到他父亲那眼中的鼓励之时，他不觉的一振，一挺胸膛，道：“是的，娘，孩儿爱她！”

说完，邵真忽又惊慌起来了，他发觉自己这般忤逆母亲，实在不应该，他忐忑不安着，畏缩着垂下头去，低声说道：“娘……孩儿没有听从您的话，孩儿是该死……”

谁知，邵母却一点也不动怒，反微笑着道：“好，孩子，敢做敢当，你算得上个大男人了！”

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邵真吃惊的，也是兴奋的猛抬起头来道：“娘，您不反对？”

坐回椅上，邵母轻啜了一口茶，和颜温色道：“个子长得比你爹还高大，

娘已不把你当小孩子看了，怎会反对？孩子，你放心，明姑娘在咱这住过十几天，娘对她已有很深刻的了解，娘喜欢她，中意她做我的儿媳妇，孩子你的眼光不差……”

邵真兴奋得过度——
业已迷惑了。

“就算娘不属意她做媳妇，娘也不会反对的。不是么，孩子，你向来是对娘百依百顺，决不敢有半分的拗违，于今敢当着娘的面前说爱她，足见你爱她之深，娘非狠心之人，决不会棒打鸳鸯，拆散你们俩。”邵母说着。

绝大而显的喜悦，在邵真的脸上晃漾着，他高兴得有些不知所措的道：“娘，谢，谢谢您……”

“孩子，坐到娘的身边来。”慈祥的招着手，邵母柔声说道：“娘讲个故事给你听听。”

依言坐下，邵真疑惑道：“娘，什么故事？”

邵母微笑着说道：“真儿，你一定很奇怪，娘为什么在你要闯江湖的时候，再三的吁咛你，不可爱上别的女人，是么？”

“是的，孩子一直深深的奇怪着。”邵真颌首道。

“老伴，还是由我来说吧。”一旁的邵天发忽然坐前来，似有无限感慨的叹了声，才又接着道：“真儿，这是在你还未出世以前发生的故事——二十一年了，有一个男人，他先后爱上两个女人，而且也都和她们成亲。婚后的初期，彼此都很恩爱，融洽，不想到不满一年，那两个女人却有了龃龉摩擦，那后娶，也就是偏房的女人，忽怀着三四个月的身孕，不告而别，音讯杳茫，至今仍无下落……”

如兜了一盘雾水，邵真呐呐道：“爹，您为什么说这个故事？”

苦涩的一笑，邵天发沙音道：“孩子，那故事中的男人便是爹……”

大吃一惊，邵真当场愣住！

“孩子，原谅爹一直瞒着你，因为你还小，所以也就没告诉你。”

叹息一声，邵天发脸上一阵黯然，“现在你业已有成家的能力了，爹是不能瞒你一辈子的，你应当知道你有个二娘，还有一个弟弟或妹妹……”

瞪兀了半晌，良久，邵真迷惘道：“爹，孩儿是不是也可以知道二娘为什么要离家出走，离开我们呢？”

眯着眼，邵天发苦笑了一下，道：“这一下子也不好说，不过孩子你已经是大人啦，有两个字你应该懂的——争宠！”

“争宠？”邵真低念了一声。

“你二娘性格怪癖，不能容忍，老是要和你娘起摩擦。”邵天发半闭着眼，仿佛坠入了往日的回忆深渊：“有一次，爹实在看不过去，也就呵叱了她一顿，不料她就此一去不回……哦，于今已是整整二十一个年头了，好快啊……”

“原来，原来我还有个二娘……”低喃着，邵真旋抬眼道：“爹，您从来没去找过她么？”

摇摇头，邵天发默不作声……

邵真忽若有所思，转向邵母道：“娘，由于这个缘故，所以您一直不希望孩儿纳妾是么？”

邵母点头道：“是的，这是我们上一代的悲剧，做父母的总是不希望你们下一代再发生，不是么？”

邵真仍有些迷惑：“可是，娘您怎么又答应了呢？”

凄凄一笑，邵天发道：“这只是爹和你娘的希望而已，并不能强迫你，否则就成了爹因噎，而你却废食了，不是么，何况，天底下三妻四妾生活圆满的人多的是，悲剧也不见得会发生在你们身上啊，对不？”

邵母接着道：“其实，真儿真若能娶得十妻八妾，只要你养得活她们，为娘的万无反对之理，而娘之所以故意不准你娶偏纳妾，无非要你心理上有个准备，前车之鉴，万勿复蹈，尤其对‘齐家之道’要更下一层功夫去研悟罢了。”

“娘原来恁般用心良苦！”哦了声，邵真随即恭谨道：“孩儿谨记母训。”

转首望着父亲，邵真发现他一脸唏嘘之色，有往事满腹不堪回首之状，有些迷惑的，邵真低声道：“爹，二娘不过是一时之气而出走，爹为什么不去接二娘回来呢？”

带着苦味儿，邵天发却岔开话题道：“孩子，你大叔之仇可报了么？”

“啊，爹，孩儿业已完成了这件事。”邵真连忙起身至一小几上将木盒带前来：“只因小珍扯开了方才的话题，倒将这紧要事搁到后头了。”

他将包扎的着丝索和布巾解开，掀开盒盖，冲起一股浓厚的药味——

那自然是防腐药了，只见木盒里头，“九指血煞”的首级依然完好，栩栩如生，一点儿也没溃烂……

邵天发夫妇端详了一阵，盖上盒盖，邵天发仰首激动喃道：“好，孩子，辛苦你了，总算你大叔可以瞑目了……”

蠕了蠕嘴，邵真问道：“爹，是不是现在就奠祭大叔英灵？”

“回春仙子”上前道：“不，三牲祭礼都还没准备，况且，也没让小珍知道她的身世呢。孩子，赶明儿你下山去购买猪羊，娘将事实告诉小珍之后，再奠祭不迟。”

沉吟了一下，邵真轻声道：“娘，孩儿有句话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向您说。”

“傻孩子。”邵母笑着说，“母子之间，有什么话不能说的？”

“娘，是这样的。”

邵真谨慎的措辞着：“小珍十几年一直都不知道她自己的身世，于今一旦将实情告诉她，这显然是一种打击，恐怕她受不了……”

点点头，邵母正色接着道：“这为娘的省得，在话辞上，娘将会慎重，很技巧的，尽量减少小珍有突如其来的惊吓感觉……”

“娘，另外就是……”话落一半，邵真却迟迟不开口。

微一皱眉，邵母轻声问“孩子，还有什么事？怎不说了？”

“知子莫若父，孩子，爹替你说吧。”一旁的邵天发忽笑吟吟道：“你是不是担心小珍知道实情后，不愿和你结为伴侣？”

脸颊微烫，邵真讷讷的点了下头。

“傻孩子。”邵母笑了，“你操着这份心是多余的，你们从小一块儿长大，青梅竹马，好得不得了，小珍怎会不喜欢你呢？”

“娘，话不能这么说。”邵真摇摇头，“小珍和我只是兄妹之情，谈不上别的，如果娘贸然的将我俩‘送做堆’，这似乎……”

邵母截口道：“你不喜欢小珍？”

“不，不。”邵真连忙道，“真儿不是这个意思……”邵母道：“小珍是我一手带大的，爱如己出，娘是希望她永远留在身边，做我们邵家的媳妇……”

一顿，灼灼凝眼：“真儿，娘是过来人，自然知道婚姻之事是不能勉强的，要是你不喜欢小珍，娘自然不会为难你。”

邵真连忙张口道：“娘，小珍乖巧伶俐，聪敏过人，而且我和她相处了整整二十年了，人孰无情，真儿绝无不喜欢她的道理，只是，只是孩儿怕小珍不见得喜欢……”

不等他说完，邵母业已截嘴道：“娘不说么，小珍一定会答嫁给你的。”

有些面红耳赤，搓了搓手，邵真道：“这很难说，小珍一直把我当做她的亲兄长，娘一旦要她和我成亲，就算小珍愿意，这，这难免使人有些难堪，尴尬和别扭的感觉……”

邵母有些迷惑：“孩子，娘不懂你的意思。”

朗声一笑，邵天发道：“老伴，看来十几年的山居日子使你糊涂了，怎恁地不了解现在年轻人的心理啊，孩子的意思是不喜欢咱老家伙出面，使他们年轻人有被逼迫的感觉……”

哦了一声，“回春仙子”恍然道：“噢，我知道了。真儿，你是说不要娘向小珍说明将你俩‘送做堆’，让你们两小口子自个去自个去……”

笑着接下老妻的话尾，邵天发道：“自个儿去谈情说爱，是么，孩子？”

忽然像女孩子般的不好意思起来，邵真讷讷的点了下点……

“孩子你这几年在外头溜闯，别的爹不敢说，对于感情之事你倒蛮有见识的哪。”邵天发朝爱子打趣着。

邵真微笑道：“孩子只是认为让我和小珍有一段不是兄妹相称的日子相处，彼此有抉择的机会，这样比较容易适应，而且日后也不会有窘迫的感觉。不知爹和娘同意真儿的看法否？”

“娘拗不过你。”“回春仙子”望向邵天发，笑了。

“你们父子聊聊。”邵母起身道，“娘下厨去为你煮几道爱吃的菜。”

邵真连忙恭顺道：“多谢娘。”

邵真待他母亲离去之后，转向他父亲道：“爹，孩儿是不是可以和您谈谈二娘的事？”

微一怔，邵天发道：“不都告诉你了么？”

邵真道：“二娘也不过是一时之气，竟然离家二十几年，这是很不合常情的，爹，为什么呢？”

凝睇着爱子，邵天发低声道：“孩子，这业已是过去很久的事情了，你一定要知道？”

用力一点头，邵真说道：“是的，爹。”

微微迷惑着，邵天发舐了舐唇角：“为什么？”

“亲情。”邵真简短的说了一声。

“亲情？”邵天发坐正了身子。

怔怔的望着邵真，邵天发半晌之后，方叹息一声道：“孩子，你比爹想像中得更成熟，更懂事了。”

一顿，接着道：“其实你二娘不是自己出走，是爹在盛怒之下，把她给赶出家门！”

邵真惊声道：“为什么？难道二娘犯什么大错么？”

摇摇头，邵父苦笑道：“没有，现在想起来实在也不算是不可饶恕之大错，只因为你二娘脾气过于倔强，而流于任性，动不动便使小性子，常爱挑着你娘斗嘴，恼火了爹……”

非常惊奇，邵真不觉道：“爹，您这样做不是太，太……”

猛地煞口住言，邵真这才发现眼前之人是自己的父亲啊，他本来想说太过份，但做子女的对父母怎能有微言？是以邵真连说了两个“太”，便“太”不下去了……

“太过份了，是不？”邵天发却不以为忤的笑口接道，“是的，爹现在想起来，的确是太过份了。”

“爹，那么为什么不把二娘接回来呢？”邵真迷惘道：“二娘犯的并不是‘七出之罪’，何况还有爹的亲骨肉，爹就这么狠心的不要二娘了么？”

清瘦的脸上泛上一片悔恨之色，邵天发叹声道：“只怪当时太冲动，于今后悔也太迟了，你娘当时曾到你二娘的娘家去接她回来，不想你二娘并没有回那儿去，其实依你二娘那个倔强的性格，她当然不会回去的。一年多以后，她的娘家遭了水患，全家被大水冲灭，无一生还，更是找不到你二娘的下落了……十年以前，你母亲仍时常下山去寻找你二娘，但爹从来就没有去找过她……”

邵真诧异的插口道：“为什么？”

“自尊！男人的自尊！”邵天发咬牙道，“孩子，你懂爹这句话么？只有你二娘自己回来，决没有爹屈尊降趾去找她的道理！”

邵真非常吃惊，他一直以为他父亲是“惧内”——

怕老婆的，原来是恁般的傲骨呵！

他也现在才觉得——

爹时常“怕”母亲，那并不是怕而是谦让，体贴啊！

眨眨眼，邵真低声道：“爹，您说二娘性情倔强，她被您赶出家门，她一定感到很羞辱，您不去找她回来，她决不会回来的。”

一愣，邵天发脱口道：“孩子，这话怎么讲？”

“因为，因为……”邵真犹疑着。

温和的笑着，邵天发拍了拍儿子的肩胛：“孩子，你尽管说出你的见解，讲错了爹不会怪你的，爹一向是开明的，不是吗？”

邵真这才启口，不过他还是很小心谨慎——

在措辞方面：“爹，你说得很对，男人有男人的自尊，或许，爹你大概没注意到，女人也有女人的自尊，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自尊，爹，不知真儿说得对不对？”

“对，对，孩子，你说得真是对极了！”

不知什么时候，邵母拿出一只小酒壶，从里头走前来：“你爹将人家硬生生的赶出去，而不向人家认错请回来，要是娘的话，也没面子回来啊！”

这时候，邵桂珍，哦，不，是茅桂珍，和明毓秀两人已端出热气直冒，香味四溢的菜肴出来了……

于是，邵天发父子二人谈话遂告一段落。

第五十六章

席间，邵真发现母亲不时的为明毓秀夹菜送肉，使得明毓秀有些儿突兀不安，该说是受宠若惊……

邵真看在眼里，可是乐在心里……

可是，他也发现父亲却出奇的沉默，他有些儿担心，是不是刚才自己把话说错了？……

不过，这顿饭吃得相当愉快，不是么？

已是好一段漫长的日子，邵家没有这么多人在一块吃饭了。

收拾完毕，茅桂珍偕明毓秀入房寝息去了。

厅堂上，邵真父、母、子三人环桌而谈……

显然，他们是接着吃饭以前的话题——

只见邵天发低着嗓子道：“孩子，你说得好，女人也有女人的自尊，哦，爹，爹过去一直忽略了这一点……”

望着乃夫，“回春仙子”说道：“天发，玉兰被你无情的赶出家门，迄今已二十一年了，而你从未去找她，为着是维护你所谓的‘男人自尊’，相对的，玉兰为着维护‘女人的自尊’，也不敢回来了。一个家，就在你们的自尊之下，而告支离破碎……”

一直凝心细听，邵真忽觉“玉兰”这两个字好生熟悉，心念电转，不由得脱口道：“娘，你说的玉兰是谁？”

邵母转向爱子道：“真儿，那就是你二娘……”

话未完，邵真整个人突地站了起来，惊异道：“娘，是不是封玉兰，外号又叫‘玉大夫’？”

邵天发夫妇猛是一惊！

邵天发诧异道：“孩子，你怎知道？”

睁大眼，邵真兴奋至极的道：“爹，娘，孩儿已见过二娘了！”

“当真？”邵天发夫妇也站了起来。

“真的，是真的！”

邵真语音夹含着喜悦的颤抖：“二娘还救过真儿呐！”

“回春仙子”的眸角已有些微儿湿润了：“孩子，坐下来，慢慢讲，慢慢讲给你爹娘听……”

于是，邵真以极为惊喜的口气将自己坠落深崖，被侯爱凤救起开始，讲述自己失去记忆和失明，“玉大夫”仗义为侯爱凤治伤，和“玉大夫”之女——小琴，为自己治疗眼疾，直到“玉大夫”将小琴带回来去为止……

当邵真说完时，邵天发夫妇已含着微微的喜悦泪光……

用衣袖沾了沾眼角，“回春仙子”喃喃的说道：“真太好了真太好了，总算有了下落。”

回忆着，邵真这时方才恍然大悟——原来“玉大夫”早知道自己是谁了，怪不得她一看到自己的时候曾经大吃一惊，自己的面貌酷似家父，尤其在与“双头蛇”对决，自己曾使用父亲所授传的“大龙手”和“大幻手”的武功，“玉大夫”懂武学，对家父的武功自然熟悉——哦，就在那时候，“玉大夫”业已完全知道自己是谁了！

怪不得，怪不得她的言语，神情一直令人奇怪——她指名“回春仙子”能使自己恢复记忆，她不准小琴爱自己……

一切，一切明白了，原来“玉大夫”就是二娘啊！

邵真业已茅塞顿开，他唏嘘着：“二娘，你也未免太倔了，当时为什么不认真儿呢……”

闭闭湿了的眼角，邵天发沙声道：“只怪，只怪爹当初太过于无情了，以致你二娘不敢认你……”

“亡羊补牢犹未晚，天发，事情还不到挽不回的地步。”“回春仙子”很是激动，“我们应该即刻去接玉兰，纵算你仍不愿饶恕她，也应该顾念小琴，她是你如玉兰的亲骨肉啊！”

“是的，我是应该这么做的……”

邵天发喃喃的说着，旋神色一黯：“但，孩子，你二娘不是说不让你再去看她，她已经搬走了么？……哦，太迟了，一切太迟了，她还恨着我的……”

“不。”邵真低声说道，“爹，二娘不会搬走的，她和妹妹，一定还在‘金安药铺’，殷切的盼望着你去哩，一定是的！”

苦涩的浩叹着，邵天发的笑容很是悲凄：“你二娘的性格，爹最清楚不过了，她既然不肯认你，她就决不会再留在那里的。”

“回春仙子”不以为然道：“天发，不管怎样，你务必亲往一趟，说不定玉兰并没有搬离呢？”

无力的摇摇头，邵天发悲哑道：“没有用的，没有用的，好马不吃回头草，玉兰她就是这种人啊……”

沉默了半刻，邵真道：“爹，难道说你不接二娘和妹妹？”

邵天发的脸上，业已是一片忧伤之色，他低喃着道：“没有用的，没有用的……”

及此，东方业已透出一抹鱼肚白，拂晓了。

一夜长谈，邵真发现双亲已露出些微儿的倦意，尤其是父亲，他在精神上似乎已要支持不住了——

于是，邵真及时结束谈话，他恭谨道：“爹，娘，你们过惯了山居的规律生活，真儿这趟回来，又扰了你们的作息，爹，娘，你们快请去歇寝吧，免得过份劳累，好么？”

当邵真目送双亲双双离去之时，他忽然发现了爹的背影，已有些微儿的佝偻了……

截至目前为止，邵真业已是整整三天两夜没睡过——只在与“黑鹰”对峙内功，而致内创遽发，曾昏迷了半个时辰，但那不能算是睡眠，是以，此刻他呵欠连天，倦极了！

可是，当他躺在床上，却翻来复去，眼皮儿硬是闭不下，“玉大夫”，不，是二娘，二娘和小琴和人影在回绕着他的脑际，尤其他想到了父亲那悔恨的眼神，他又想到了邵桂珍，哦，不……不，是茅桂珍，他更想到了那下落不明的侯爱凤，他又想到……

想，想，他想得太多了！

索性，邵真也不睡了，就在床上打起坐来……

须臾，他已进入浑然忘我的境界，只觉体内真元绕走三十六大穴，气涌如山，澎湃如河，尤其他将真元提至“玄”，“督”二脉之时，他整个人就像是羽化登仙一样，飘飘然了……

一坐打下来，邵真不仅睡意全消，毫无倦怠，而且精神焕发，体力充沛。

当他盥洗完毕之时，全家人仍然在熟睡着，练武之人，就好在这地方啊

——不容易累倒。

冬天的黎明，似乎较往季长了点，天色依然朦胧，将亮未亮。

踏着石砌道，邵真意态悠闲的散步着……

忽然，他发现有人比他更早起来，哦，前头松树下，只见明毓秀正倚着树干，出神的欣赏破晓之影……

她相当凝神着，以致于邵真蹑手蹑脚的步到她背后之时，她浑然不觉……

猛不防的，邵真一个饿虎扑羊般的张开两臂，朝明毓秀抱去——

谁知，明毓秀机伶的一闪身，邵真一个扑空，却叭的一声，抱住树干了！

大概是用力过猛，邵真哼哟了一声，“砰”一头撞上了树干！

弯腰娇笑，明毓秀笑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皱眉，龇牙，邵真一面哭丧着脸，一面揉着额角：“好丫头，胆敢戏弄你家少爷！”

格格娇笑，明毓秀好不快乐：“活该，这叫偷鸡不着蚀把米，哈！”

“休得神气！”叫着，邵真业已闪身扑去。

“小不点儿，凭你还早呐！”

香肩一晃，明毓秀机敏的凌飞而去！

“恶婆娘，你插翅也难飞了也！”

“鬼！老娘在这哪！”

两条身影，矫健的飞跃着，嬉逐着……

一山翻过了一山，一坡越过了一坡……

终于，邵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追上了明毓秀，一把揪住她的玉腕，邵真得意非常：“煮熟的鸭子飞得去？”

娇喘着，明毓秀显得无力似的投进邵真的怀里……

当然，邵真享受了他的胜利品……

吻她！

欲迎却拒，明毓秀嗯哼着……

不过，当邵真熟练的，有力的搂住她盈盈可握的水蛇腰之时，明毓秀业已意乱神迷的闭上眼睫，吹弹得破的粒腮儿亦已泛上一抹娇艳的红潮，慢慢的，一只脚跟也踮了起来……

良久，两人才分开来。

依然娇慵无力的偎在邵真的怀里，明毓秀睁着美眸，羞涩的，也是喜悦的：“真，伯母答应了么？”

眨眨眼，邵真一副茫然状道：“答应啥的？”

“不来了！”娇嗔了一声，明毓秀用力推开邵真。

连忙揽住她，邵真陪笑道：“好，好，告诉你丫头就是了。”

有点儿紧张，明毓秀捏紧了邵真的衣襟：“快说啊，别卖关子。”

“毓，你听了别……”

话落一半，邵真黯然神伤的垂下头去……

睁大了眼，明毓秀嚶咿一声，挣开邵真的怀抱，伏在树干上唏嘘啜泣……

忍着笑，邵真走前去，轻轻抚着她的香肩，明毓秀回转身来扑进他的怀里，伤心的泪水，一串一串的，像断了线的珍珠……

不过，明毓秀很快的停止了哭泣，她拭拭泪痕，咬牙道：“真，我，我不怪伯母，但不管怎样，你不能去忤逆她老人家……反正，反正我们虽不能正式在你邵家拜天地，但我们依然可以在一起，我不在乎名份，不在乎礼教，

不在乎别人的耻笑，不在乎，什么都不在乎！真，我在乎的只是你……”

她紧紧的，紧紧的抱住邵真，仿佛邵真就要飞去了似的：“真，我们到外面另外建立一个属于我们的家，哦，对了，还有宋恋真……我们不会苛求你天天来陪伴我们，只要你有空的时候就来，我就很满足了……”

竭力忍着笑，邵真一副道貌岸然状，他咳了一声：“哦，那不成露水鸳鸯了吗？会叫人瞧不起呀。”

“管他露水鸳鸯还是露水鸳鸯，反正我只要能和你凑成一对鸳鸯就好了！别人瞧不起，那是他人的事情。其实我们虽没夫妻之名，那无所谓，我依然会为你生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

憧憬着，明毓秀捧着邵真的脸庞，痴迷的呢喃着：“真，我们会很快乐的，还有恋真……”

忽然，她停下来了，她终于发现邵真的脸上竟然没有一点悲戚或失望之色，而且，而且嘴角还漾着一丝，不，是一片即将跳出来的笑意！

一向慧黠加上刁灵的明毓秀，只稍脑筋儿一转，她立刻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被耍啦！

好，将计就计，看他怎么样？——明毓秀暗暗想着，脸上可是不动声色，依然梦呓般的道：“真，待我们打垮‘黑旋风’之后，你就和小珍成亲，我就和恋真在城里买幢房子，做我们的香巢……”

忽然推开了邵真，明毓秀若有所思的低声说着：“哦，不行呀，万一日后小珍知道了怎么办？她对我这么好，明姐姐长，明姐姐短的，我，我怎能忍心横刀夺爱，破坏她的幸福呢？……”

嘴角的笑意，一忽儿变成了惊异，邵真连忙上前去，张口诧声道：“毓，你……”

伸手捂住了他的嘴，明毓秀使劲的摇摇头，煞有介事的说道：“不行，我不能成为千古罪人！真，我们不能再感情用事了，我必须理智的离开你，成全你和小珍！”

急急的拿开她的手，邵真啼笑皆非的道：“毓，我是骗你的呀，家母已经答应了咧！”

淡淡一笑，明毓秀低声道：“真，谢谢你安慰我。”

一顿，明毓秀装着肝肠寸断，痛不欲生的模样儿：“真，别了，今生无缘，但愿来世我们能比翼双飞，珍重！”

说着，作态的香肩一晃！

大惊失色，邵真也顾不得说，一扑身，双手一张，抱向明毓秀！

莲足斜蹬，明毓秀业已极为巧妙的闪去了矣！

一时心慌意乱，邵真那煞得住身子？叭一声，正巧，又抱住了一枝树干！

再也忍不住，明毓秀已捧着肚子，大笑特笑了矣！

恍然大悟，邵真始知受骗，他一时好笑又好气，只抱着树干瞪眼……

明毓秀拍额称庆：“现世报是也！”

“看来，我一辈子出不了头了。”

邵真没好气的坐了下来。

“戏弄人者，人恒戏弄之。”

明毓秀走前来偎着他，娇嗔道：“小子，老娘这句话你可得用纸包起来啊。”

“死丫头，少爷非好好整你一顿不可。”

一把将她拉入怀里，邵真暖香满抱，自然又是一阵温存……

一阵温存之后，邵真这才将她和父母亲所谈之话，讲述给明毓秀听……

“原来‘玉大夫’是你的二娘！”

明毓秀听完之后，甚感惊异：“哦，她也委实太可怜了，不过区区小事，就被你爹赶出家门。”

“我爹他现在也知道那时太过份了。”邵真苦笑着道，“但他现在后悔也太晚了。”

“怎么会晚呢？”明毓秀颇感迷惑，“现在将二娘接回来一家团圆，还来得及呀！”

邵真摇头道：“我爹他可不这么想，他说二娘性情倔强，决不愿回来的。”

“那可说不定，谁不愿享天伦之乐？”明毓秀颇不以为然道，“就算你二娘再强的性格，二十年来的孤寂日子怕也把她折磨够了，我敢打赌，你二娘一定没搬走，她一定在盼望着你爹去接她哩！”

“我就是这么想，连我娘也这么说。”邵真耸肩道，“但我爹的性了也是怪怪的，有时候他很开朗，对每一件事都有很精辟的见解，偏偏对这件事，他硬是转不过脑筋来。”

“这也不能怪你爹。”明毓秀道，“所谓事不关己，关己则乱，局外者清，当局者迷，谁都是这样啊。”

“这我也没办法了。”邵真一副莫可奈何，“总不能叫我这个做儿子的硬逼着我爹去接二娘呀！”

心中一动，明毓秀忽道：“真，你爹不去接，咱可以去呀！”

“是啊！”邵真忽亮起星眸，大叫道，“丫头，亏你说出来，对，爹不去，我们可以去呀！去！”

说着，拉起明毓秀就要走！

一愣，明毓秀吃惊了，说道：“说走就走？”

“不错，说走就走！”邵真已拔身而起。

明毓秀忙不迭迎头追去。

回到楼阁，邵真匆忙的将坐骑牵出来，明毓秀急急的说道：“伯父，伯母和小珍都还没有起床，咱总不能不说一声就走呀。”

将鞍具都配好，邵真说道：“不，小珍已经起来了，她正在厨房里做饭烧菜。”

“那我去告诉她一声。”明毓秀说着，就要进屋去……

不想，茅桂珍似已听到马嘶声，已自里头赶出来，她有些惊异的道：“哥哥，明姐姐，你们一大早要到哪儿去？”

“小珍，告诉爹和娘说，哥哥去接二娘回家过年。”邵真已牵着马朝山下走了。

“二娘？”呆住了，茅桂珍疾步跟上来道：“什，什么二娘？”

回过头来，邵真大声道：“还有，小珍，以后别再叫我哥哥，叫我的名字好了！”

茅桂珍已经跟不上了，她呆呆的站在那里……

等她想问清楚一点，业已见邵真和明毓秀成了两个小黑点……

一路急赶，也不过花了两天多一点工夫，邵真和明毓秀业已赶到“三水镇”。

邵真发现，三水镇似乎是因为“六魔煞”那些毛杂子被清除了的缘故，

而显得安宁，清静得多了。

兜了一圈，邵真便带着明毓秀到侯大再和侯爱凤祖孙俩曾经住过的那座小木屋。

由于当时邵真两眼瞎盲，而且事隔一段颇长的日子，是以一时不能记忆路线，还是经过了东问西问，费了一番周章，才找到那座小、旧、破的木屋。

邵真的感触颇多，他自然的想起侯爱凤——那曾救他一命与他共患难，而且对他一往情深的美丽女孩。

当然，他也想起了侯大再——侯爱凤的爷爷，怪僻而显得冷峻，最后死于“闪箭魂铃”之手的老人。

这地方，可以说是邵真生命的转捩点的地方，他浏览着小木屋，虽然它已破旧，而且荒芜，他坐在小河旁的牛官石上，凝视着徐徐而流的河水，虽然它已快干涸了……

久久，邵真坠入了回忆的深处，一直不忍离去……

“真，似乎该走了，否则天黑以前我们赶不到‘金安镇’的。”

明毓秀一直默默的陪伴着他，她望望天色，不早了。

“要是，要是侯爱凤有个三长两短，我一辈子，也不会心安的。”邵真叹息着。

体贴的拍去他袍衣上的草屑，尘泥，明毓秀柔声的安慰着：“只要救他那个蒙面黑衣人对她没有坏意的话，相信爱凤一定还活在世上的。”

“四个多月了。”邵真黯然神伤，“我在二娘那里停留过三个多月，她为啥一直没来找我呢？她要是安然无恙的话，她应该到‘金安药铺’来的，这世上，她唯一的爷爷早已死去，除了我，她还能依靠谁呢？”

“吉人自有天相，真，事到如今，咱也只有祈求上苍保佑了。”

明毓秀把丝缰交到他手上。

跨鞍上马，邵真遂与明毓秀二人之骑急驰而去——抛下了一股浓深的伤感和一丝惆怅……

离开三水镇，急如电掣，快似流星，飞也似的朝金安镇奔驰。

但，在未到金安镇以前，邵真还有一个目的地——“鬼谷”。

记得邵真被“六魔煞”打落“鬼谷”之时，两眼瞎盲不能睹物，是以他虽去过“鬼谷”，但却无法记起那个地方。

所幸“鬼谷”是“武林禁地”，在江湖上颇为知名，邵真只消向路人略一探询，便知道了它的走法，而且很轻易的到达了。

“天，这地方怪阴森恐怖的。”

明毓秀在谷口立马打量，她发现遍野嶙石悬崖突峙着，既荒凉又阴肃……

“别说它是禁地，就算是乐园，也没人愿意来啊。”

翻身下马，邵真边解下鞍头上挂着的布包木盒，边低声道：“谁又知道这荒僻森凉的地方，有一个身怀血海深仇的老人？”

将坐骑放到谷口边，明毓秀踢散了一块小雪堆，露出了一个业已破碎而且发黄转黑的骷髅，她凝声道：“真，他明明是个残酷的杀人魔，狠毒的刽子手，干吗你还帮他忙？”

“不错，他是死有余辜的。”邵真淡淡一笑，“不过在某种角度看来，他是情有可原的。他遭到了七大门派的作弄，他失去了他唯一所爱的女人，而他的女人却是被他的师父‘邪神’污辱而死，而且他学得的武功是带有嗜杀的旁门左道武功，他是身不由主的，哦，我并不替他说话，我依然认为他

是死有余辜，不问青红皂白的残杀生灵，谁都一样是罪不容诛的！但若果你我换成了他，说不定也好不到哪儿去，我想。”

“我同情这种人。”明毓秀冷漠道，“但我不原谅这种人。”

“我不反对你的看法。”邵真无意识的笑了一下道：“十几年来，他一个人关在这鬼地方，孤苦伶仃的一个人，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业已是受够折磨的了，何况他挨了‘邪神’那一掌，身患怪疾，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这种非人生活，如果说是惩罚报应的话，也已很够了。”

话声中，两个人业已缓缓的进入了“鬼谷”。

可是，当他两方不过达入谷口没两步，忽见一条人影急射而来！

那人的身法好快，一忽焉便已到了跟前。

眼前之人，叫人看了不由得抽了一口凉气！

天，那还会是人么——一身肮脏黑污，破烂不堪，而且透着一股子浓重强烈的秽臭气，整个人瘦得皮包骨，仿佛只剩下了骨骼架子，要晃呀晃的，头发已是落光了，但头顶却不是光亮，而是黑污了一片，单看这，就叫人怀疑他是几天，哦，是几年没洗过澡了！然而尽管眼前僵尸也似使人不堪入目，但那深陷着的两眼，却是唯一可取之地——炯炯有神！

那人面无表情的注视着邵真和明毓秀，他生硬而冷漠的开口了——声音不仅苍老，而沙哑得仿佛呛进了一把泥巴的道：“年轻人，你们大概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吧？走，快走，虽然老夫已不杀人了，但你们要是不走的话，老夫的手就要痒，就要忍不住了！”

实在熬不住那刺鼻的味道，明毓秀皱着眉微退了几步，她似乎有些讶异：“你怎不杀人了？你不是‘鬼谷子’么？”

“不错，老夫就是‘鬼谷子’。”那人凝目道，“老夫杀孽太重了，不再杀人了，但是你们不走的话，我就要忍不住了！走！快走啊！”

心头翻涌着莫名的辛酸，邵真吸了口气，低声道：“为什么？”

“老夫曾向我的朋友说过不再杀人了。”“鬼谷子”的声音已愈来愈尖，他似乎在竭力的克制自己：“好了，年轻人，你们已问得太多了，快，快离开这里啊！别逼我呐！……”

轻轻叹息了一声，邵真悲哑道：“‘鬼谷子’，你不认得我这个朋友了么？”

“鬼谷子”一愣，他睁大眼睛往邵真身上瞧，他忽地叫了起来：“啊，你就是吴知？”

“是啊！我就是吴知！”邵真笑了，笑得很凄凉。

一抹强烈的兴奋在那张晦暗肮脏的脸上涌溢出，“鬼谷子”忽上前抱住了邵真，口中嘶嘶嚷着道：“老弟是你啊！瞧你一身华丽，而且两眼复明，和你当初来这儿的模样，完全两样了，叫老夫完全认不出来啦！”

他雀跃着，吼叫着，好生高兴啊……

“老哥，我是来告诉你一项好消息的。”邵真解下布巾，将手中的木盒交给他。

狐疑的接过了木盒，“鬼谷子”打开盒盖一看，先是一怔，旋忽仰天狂笑：“哈哈……！老鬼，老鬼啊！哈哈，你终于来了……”

歇斯底里的叫着，“鬼谷子”那阴晦的脸上忽罩上一片错综复杂的怪异神情——怨，毒，恨，喜，乐……

“绣惠！你可以安息了，我已啃下了毒鬼的肉！”“鬼谷子”老泪纵横，

仰天喃喃说着。

竟真的将“邪神”那颗头颅提起来就啃！啊！那副样子——明毓秀已嚶
咛一声转过脸去，捂住两眼……

邵真呆愕惊瞠于地……

噢，这是一个恐怖的场面——“鬼谷子”疯狂的啃着“邪神”的头颅，
一口一口的，碎肉横飞，喀嚓之声，不绝于耳，那副景象，任谁看了，都要
吓破胆兼吓烂了肠！

“鬼谷子”原本就够狰狞可怖的了，再加上啃噬一个人头，简真和恶鬼
魑魅没有两样！

嚓！嚓嚓！喀嚓！

那声音和野狗啃噬骨头的声音没两样……

明毓秀业已浑身起了鸡皮疙瘩，她捂眼又捂耳，惊慌的奔出谷外去！

邵真这才回过神来，待他想阻止“鬼谷子”之时，只见他正将“邪神”
那最后两颗如死鱼眼般的眼珠子放入口中猛吃！

转眼，“邪神”那颗不算小的脑瓜子，已叫“鬼谷子”吃得一干二净！

他狞笑着，像一头饥饿的疯兽享受着它的美餐，意有未竟似的猛舔唇角，
舔指节上的碎肉、碎骨、脑浆和已是发黯的瘀血——就像一条野狗吃完了它的
猎物一样，恋恋不舍的用舌尖去舔嘴唇边和两爪上的“余味”……

吃吧，舔吧，“鬼谷子”忽又仰天大笑，那如泉鸣鬼号的笑声里——满
足！

良久，他方停住格格笑声，他转身缓缓走向邵真，他那黑污的脸上是看
不出表情的，只有他两颗明亮的眼睛，和微颤的声音里，才能让人知道他心
中此刻的感激……

“朋友，老夫业已五六十年不曾说过这句话了——谢谢你！”一顿，他
那深陷的眼眶里忽闪着一片泪光，他仰天喃喃低道：“绣惠，你将不再孤独
了，我就来了……”

说着，一举掌朝自己的天灵盖拍下！

大惊，邵真猛一探手，及时扣住了他的腕脉，惊声说道：“朋友，你想
做什么？”

似乎有点诧异，“鬼谷子”瞪着邵真吼道：“放手！你知道你这是在做
什么吗？”

紧扣着他的腕脉，邵真只有迷惑不解。

凄凄一笑，“鬼谷子”的声音忽然低哑下来的道：“朋友，让老夫去吧，
这世上，业已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支持老夫活下去了，我终将要死的，我能挺
着，就是等待今天啊！老弟，难道你忍心要我活着再过着这种非人的生活，
你不认为老夫已经受折磨够了么？”

鼻尖泛酸，邵真摇了摇头……

泪水已濡湿了眸眶，“鬼谷子”已伸出瘦骨嶙峋的手掌，颤抖着按在邵
真的肩上，他微笑着，含着泪，说：“朋友，求求你，让老夫去，老夫将会
心安理得的。从此，老夫可以长伴绣惠，可以不再受毒发的痛苦，可以不再
受我残杀无辜的生灵的谴责……”

眸角已泛起一层泪光，邵真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泛起了一阵悲意，
他沙声道：“朋友，路上好好走……”

话没完，邵真已松开“鬼谷子”的腕脉，他猛地转身纵去，射出谷外！

在他转身的一刹那，他将一滴泪滴到了“鬼谷子”枯瘦的手背上，望着那滴泪，“鬼谷子”心中陡地一阵悲恸！

他珍惜的舔去那滴泪水，目送着邵真远去的身形，他悲哑低道：“朋友，下辈子再见，只要，只要老夫能再转世……”

说着，一抬手拍向天灵盖……

第五十七章

一路奔驰，狂风呼呼，路上，只有急如星火的马蹄声，邵真和明毓秀始终沉默着……

明毓秀侧着望他，蠕了蠕了嘴，似想讲话，但一见邵真那木然的表情，又忍了下来，这样三番两次，明毓秀终于忍不住，终于开腔了：“真，怎么了，谁欠你钱了是不？”

转首望望她，邵真只是愣愣一笑……

柳眉儿微蹙，明毓秀柔声道：“你仍在想那老头子？我现在想起来，头皮仍要发麻一阵子呢。”

邵真轻轻问：“为什么？”

“为什么？”明毓秀睁大了眼：“活人啃死人头，难道你不认为恶心？噢，还是别说了吧，我的肚子里业已是一阵翻腾，快要吐出来了……”

“设身处地想想。”邵真叹声道，“自己所爱的人叫自己的师父污辱死，而且还忍熬了十年的非人生活，要是我，可能也和他一样哩！”

“人世间总有不幸的。”明毓秀低声道，“他去了，去得非常心安理得，不是么，又何苦感念不忘？”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年来，折腾江湖，所看到的这样的奇怪事也不少……”

邵真怅怅的道：“我居然会为他掉泪。”

有些迷惘，明毓秀道：“你在怀念那滴泪？”

“不，是那丝情！”邵真闭了闭眼，“当初他放我走出‘鬼谷’时，交给我这个朋友的那丝情。”

明毓秀沉默了，半晌，才喟然一叹，说道：“有了你这个朋友，他应该满足了，我想，他再也不会认为人世间是丑恶可憎的了……”

微微一笑，邵真斜眼睨着她：“你这是在歌颂我？”

明毓秀笑了，甜甜的：“算是拍马屁，够得上么？”

笑了，在一片笑声中，业已接近“金安镇”……

些微儿紧张，邵真眯眼眺望着前头隐隐可见的镇集：“毓，你以为我二娘仍留在那儿么？”

明毓秀沉吟了一下：“凭你这番孝心，她是该留在那儿。”

邵真咬着嘴唇，道：“你这是在吃我豆腐？”

明毓秀摇摇头：“不，豆腐干。”

话声与笑声中，业已到达了“金安药铺”！

只见金安药铺依然耸立，招牌仍然挂着，门灯也亮着，邵真的心头，一阵狂喜。

翻身下马，明毓秀边解下头上的帼巾，边凝目打量着金安药铺的外貌，她走近邵真凝眸道：“怎不笑一笑？”

仍坐在鞍上，邵真吸吸气：“我，有点儿紧张。”

噗哧笑了出来，明毓秀打趣道：“只听说丑媳妇见公婆才紧张的，却没听说过儿子见娘会紧张的呀！”

“死丫头！”邵真跳下来，一拳挥了过去，却扑了个空。

步上门阶，邵真定定神，平平气，欲叩门，忽闻明毓秀低促地道：“真，你听！”

微一怔，邵真奇怪，耳中忽听到了一阵细碎的兵器撞击声！

脸色陡地一变，一个纵身，邵真业已越墙而入，一吸气，明毓秀娇躯一弹，也急急跟了去！闻声而去，邵真和明毓秀飞也似的来到了后院……

只见后院中，一场激烈的搏杀正在进行——一个年约四十，五官端正，黑色劲装，外罩蓝色大袍，断了一只右臂的中年汉子，和一名不满二十岁，面貌清秀端庄的红衣少女激斗着……

场外站立着一堆人，约莫十来人左右，俱皆拿着刀械，凝神以待，那十来人中，有一对母女模样的并肩站着，全神贯注着打斗……

邵真老远的便见到了那蓝袍汉子和梳着两条发辫的红衣少女在激斗，可是他却不认识，当他看清那母女之时，他欣喜的叫了起来：“二娘！小琴！”

所有的人，包括正在酣斗的独臂汉子和梳辫的红衣少女也都闻声停下来，朝邵真望去！

“哥哥！”一声娇唤，一条绿影迎向邵真——那是小琴！

“吴兄……哦，不，是邵兄，邵兄！”

留着两条发辫的红衣少女，神色惊喜，口中叫着，人亦已扑了前来！

“小琴！爱凤！”

欣喜若狂，邵真和她们已会合于庭院中，邵真一听那红衣少女的声音，他立刻知道她就是失踪多时的侯爱凤！

相逢的喜悦，是难于形容的，尤其是侯爱凤，她的笑眸中，已泛起喜悦的泪水……

他们还没来得及说话，那独臂汉业已射身前来，单剑朝邵真一指，两目喷红，怒道：“小子！大爷还以为你龟缩到哪儿去了！大爷今天特地来向你报斩一臂之仇！”

一愣，随即恍然大悟，邵真脱口道：“原来，原来阁下是‘双头蛇’施丁山？”

“小子你在装傻？斩了大爷一条臂膀，难道这么快就不认得我施某人？”仇人相见份外眼红，“双头蛇”切齿瞋目，悲愤吼道：“今天，你非还我一条臂膀不可！”

邵真当时斩去他一条胳膊之时两眼睛盲，他当然认不得了，即连侯爱凤也是现在才算看见呢！

这时候，明毓秀已奔射前来，她朝邵真低声道：“真，你一家人去叙叙，这厮让我来！”

说毕，长剑锵一声，业已出鞘，她缓缓步向“双头蛇”凝声道：“朋友，我不认识你，也不愿杀你，但你如果坚持在这狂嘶乱吼，本人就非常抱歉了！”

勃然大怒，“双头蛇”暴跳如雷，剑头一指明毓秀，怒道：“放屁！你是什么东西？滚！老子和你没冤没仇，犯不着杀你，滚！”

冷冷注视着他，明毓秀平静道：“我不是东西，当然阁下你也不是东西，我只是人，江湖上人称‘艳屠煞’便是，请多指教。”

“艳屠煞？”愣住了，“双头蛇”迅速的望向邵真，惊声道：“那小子你就是‘鬼见愁’了？”

“是的。”邵真淡淡道，“焦孟不离，有‘艳屠煞’便有‘鬼见愁’，江湖上的朋友都知道的。‘双头蛇’，在下承认你的武功是高强的，但你决不是我俩其中任何一人的对手，这不是夸大之辞，在这之前，当我眼睛失明之时，你便输我一条胳膊，何况是现在？”

明毓秀接着道：“朋友，识务者为俊杰，你走吧；当然，我并不反对你留下，但你必须有这个自信——自信能挑下我手上把剑。”

“狂！太狂了！”怒极而笑，“双头蛇”那张端正的脸孔业已扭曲，他怒吼如雷：“你们未免太狂了哪！”一顿，瞪向邵真，“‘鬼见愁’，闻你在江湖上是条猛虎好汉，怎也为虎作伥？”

“为虎作伥？”邵真索性走前来，“‘双头蛇’，你这话未免光怪陆离，太离谱了！不才虽是后生小辈，但自认是非对错仍能分得一清二楚，阁下竟言邵某人为虎作伥，你，凭哪一点？”

“为什么不是？”“双头蛇”气呼呼道，“你我是河水不犯井水，谁也没对不起谁，为什么帮着害死我的未婚妻的仇人而且狠毒的斩断我的一只手臂？我是受害人，你不问青红皂白的插上一手，还不是为虎作伥是啥？”

静静听完，邵真莞尔一笑：“你未免太善于颠倒是非，混淆事实了！‘双头蛇’，当初是谁逼谁出手的？”

“是我！没错。”“双头蛇”恨恨道，“但我的目标是‘玉大夫’，你却横插一手，我当然要杀你了。”

“当然，你这举动是对的。”点点头，邵真随即冷肃地说道：“‘双头蛇’，假若有人要杀你的母亲，你是否也要横插一手？”

大吃一惊，“双头蛇”脱口道：“‘玉大夫’是你的母亲？”

“一点没错！”

邵真眼角掠向“玉大夫”，他发现她满脸激动，眼眸含着闪闪泪光……

撇撇唇角，邵真放软了语音：“‘双头蛇’，我同情你丧妻之痛，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若果这事发生在我身上，我想，我也许会和你一样悲痛的；但我敢说，决不会悲痛得连是非都分不清的……”

一怔，“双头蛇”截口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淡淡一笑：“阁下的未婚妻因练武而中了‘丹毒’，你带着她来求治家母；当时家母言明不一定能救治，请阁下考虑；而你也曾考虑了，万一救不活也不怪家母。不幸，家母未如所愿的救活令未婚妻，为什么你却食言而肥？当下反悔欲杀家母，家母那时的武功比你强，放了你一条生路，而阁下却不醒悟，于今仍怀恨而来，一口咬定家母害死你的未婚妻，你这不是是非不分，请问，是啥？”

张了张口，“双头蛇”无言以对，他垂下了头，但立刻又抬起：“是的，当初是我甘心让令堂医治，我并不怪令堂无法救活我的未婚妻；但我的未婚妻若不让令堂医治，她虽一样不能活，可是决不会死得那么快，至少还有几天可活的，为什么一到令堂手上却立刻气绝身死？这不是存心害她吗？要不然就是令堂误投药石，有过失杀人之嫌！”

这时候，“玉大夫”缓步前来道：“‘双头蛇’，一个人杀人必然有三个动机；仇、情、财。老身和你们夫妻俩一没冤没仇，二没感情纠纷，三无钱财纠葛，有可能存心杀害你的未婚妻吗？即算我可能有别的因素害死她，那么当时我为什么不斩草除根连你也杀了？那时你还不是我的对手，不是吗？”一顿，徐徐又道：“假若令未婚妻所患的‘丹毒’是可救之症，老身把她医治死了，这便有过失杀人之嫌；但当初老身已有言在先，没有把握救活她，这不能算是过失杀人的。至于令未婚妻为什么加速死亡，这便涉及医理问题——二十年前，‘丹毒’是属于无法救治之症，其毒强烈无比，无人可治，也不愿意去治；由于阁下苦苦哀求老身勉为其难一试，老身便以‘以

毒攻毒’法企图驱迫令未婚妻的体内的‘丹毒’。‘以毒攻毒’的治法有个长处，若药性能克毒，立刻就能活；反之不能克毒的话，毒上加毒，立即身死人亡！阁下要不信，可去研读医书，要不然，去向其他的大夫请教亦可，就知道老身之话不假了。”

凝神静听，“双头蛇”似乎冷静多了，他低声道：“当时你并没有这样说啊！”

淡淡一笑，“玉大夫”轻声道：“你一直没给我机会解释的，不是吗？”

默不作声，“双头蛇”缓缓低下头去；半晌，忽叹息一声，足尖微蹬，嗖然一声，人已掠身而去……

“二娘。”趋步前去，邵真朝“玉大夫”恭谨的拜了下去：“真儿来接您和妹妹回去。”

两眼含泪，“玉大夫”激动道：“孩子我，我不配。”

邵真挚声道：“二娘，事情都已过去那么久了，我爹他也知道了……”

“不！”“玉大夫”掩面翻身奔去：“是我的错！”

“娘！”小琴见状，连忙跟去。

“小琴，”邵真拉住她，“让娘独自安静一会。”

“哥哥，爹没来是吗？”小琴擦拭了下眼角的泪珠，道：“他不来，娘是不会回去的。”

邵真婉言道：“会的，一定会，只要你劝娘。”

小琴默默无语，她旋即朝明毓秀微笑道：“明姐姐，多谢你光临寒舍。”

明毓秀忙道：“邵妹妹，很荣幸和你见面。”

小琴转首向一旁正凝视着邵真的侯爱凤道：“爱凤，明姐姐远路赶来一定累了，你陪去休息好吗？”

“好的。”侯爱凤朝邵真羞涩微笑，转身向明毓秀含笑道：“明姐姐，就让他们兄妹叙一叙吧。”

“是的。”明毓秀朝他神秘一笑的道：“待会儿，再让你俩叙一叙。”

脸儿一红，侯爱凤有些不知所措的低下了头，明毓秀连忙微笑着拉起她的手，向前院走去……自然，那十余名家仆，也尽皆退了下去……

邵真兄妹俩默默相对了一会儿，邵小琴似乎有点儿羞赧，他低着头，抚弄着衣结，细声道：“哥哥，我，我真想不到您会是我的哥哥呢……”

邵真想起小琴曾对自己产生爱意，虽然他俩之间压根儿没什么，纯洁得像张白纸，但邵真心头难免会有些儿尴尬的感觉。

他讪讪一笑，道：“小琴，娘为什么又告诉你了呢？”

“她不告诉我不行的。”微红着脸，邵小琴细若蚊声道：“否则……”

她把下面的话吞了下去——否则就要发生同父异母的妹妹痴恋哥哥了！

邵真当然懂得她的意思，他有些儿窘：“其实娘应当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们的，何苦这般折磨自己？”

邵小琴低叹一声，道：“娘说没脸认你……”

邵真有些迷惑，说道：“小琴，娘把真相告诉你，难道你没劝娘回家，不想爹吗？”

“谁说没有？”邵小琴含泪道，“当时我听了之后，马上就要到洛阳找爹去的！自我出生以来，就从没见过爹，娘一直瞒我说爹到关外去经商，要很久很久才能回来，爹，自我懂事以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爹……”话尾，已是一阵模糊……

抑住心中的难过，邵真沙声道：“你会恨爹吗？”“不，不会的。”小琴泪流两颊，“只要爹愿意来接娘和我回去……”

一顿，悲声道：“爹为什么不来？我辛辛苦苦哀求娘不要搬走，我深信哥哥回去之后，一定会和爹谈起我们，等着爹来，娘这才仍留在这里，可是……可是爹竟然没有来！为什么？娘做错了事，他这个亲生女儿也做错了事了吗？爹！难道您一点也不想念您的这块亲骨肉吗？”

“不，小琴！爹是想你的！爱你的！”泪水狂涌，邵真拥住邵小琴，“爹无时无刻不在自责，并多么盼望你们回去！妹妹，你一定要相信，天下没有不爱子女的父母，爹之所以没来，是因为以为你们搬走了，娘这样说的，不是吗？爹一直认为是娘做得到，所以他不敢来，他怕来了找不到你们，他会受不住呀！”

“真的？”邵小琴哭声道，“这么说爹并没有不要娘和我了？”

“是真的！一千个真的！一万个真的！”邵真大声道，“要是爹不要娘和你，我这做小辈的怎敢来接娘呢？妹妹，哥哥所说的话，是千真万确的！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要去告诉娘！我要去告诉娘……”

哭着，叫着，邵小琴转身奔去……

可是，当她转过身刚跨了两步，正见“玉大夫”站在五尺外——含着泪……

“娘！”一下扑进她的怀里，邵小琴哭叫着，“娘！你听到吗？爹要我们回去啊！”

“孩子，娘对不起你……”“玉大夫”紧拥着邵小琴，她业已是声泪俱下，“娘太自私了，原谅娘……”

一顿，她颤声道：“孩子，擦干泪，进去——收拾东西。”

猛的停住了哭声，邵小琴那双睁大的眸子里，显露出很多很多的惊喜问道：“娘，我们……回去？”

竭力忍熬着眸中的泪水掉下来，“玉大夫”微笑着：“娘是这个意思，不是吗？”一个纵身，邵小琴也不管三七二十几，就在住宅里施出轻功，如箭般的向前院射去！

邵真笑了，笑得好愉快；他朝“玉大夫”拜了下去：“二娘，谢谢您……”

停了一下，她拭泪道：“真儿，你不怪二娘当时一直把事情瞒着你？”

邵真诚挚的笑着说：“二娘，让我们进去帮小琴收东西好吗？她和真儿一样的迫不及待呢！”

正想点头，“玉大夫”忽然笑了：“不，真儿，你还没空着哩。”说毕，便转身离去……

邵真有些讶异，可是当他听到身后轻盈的脚步声，转过身去看时，他也笑了：“爱凤……”他凝视着眼前那张漾着喜悦的脸庞。

邵真有些惊异，他一直没有见过侯爱凤的庐山真面目，他凭良心说侯爱凤不应当是很美的，因为她只是个在山野僻处长大的村姑。

可是，他发现自己的“良心”错了——错得乱七八糟！

不是吗？眼前的侯爱凤美得使他有迷惑的感觉，在这以前，他一直认为明毓秀是这世上最美的，美得举世无双；现在，他才发现业已有人能和她分庭抗礼……

捺住芳心儿的鹿跳，侯爱凤怯声道：“吴兄，不，邵兄，您不认识爱凤了？”

连忙将视线的焦点挪开，邵真些微有点羞：“哦，爱凤，以前我一直没看过你，现在看到你，不知怎的，却有点儿陌生的感觉？”

姣美浑圆的脸蛋泛上一丝不解，侯爱凤轻声道：“为什么？”

邵真业已很快回复了他惯有的沉稳、持重，他微笑着道：“因为你比我的想像中还要美，真的，我几乎不敢相信你就是曾教我钓鱼，烤地瓜的女孩，你不像，真的不像。”

咬唇轻笑，侯爱凤那双水汪汪的眸子看着他，娇笑道：“照你这么说，难道以前你把我想像成一个又脏、又丑的怪丫头不成？”

“这不能怪我。”邵真好笑道，“只怪我当时无法看见你，不是吗？”

一阵轻笑，侯爱凤娇声道：“邵兄，恭喜您双眼复明和恢复了记忆，而合家团聚。”

“爱凤，这般客气，我真要对你陌生了。”一顿，邵真凝视着她：“爱凤，我们该从何说起？我抱歉，真的抱歉，当时我只是怕你伤势未复，所以将你留在客栈里，不想出了这个岔错——哦，爱凤，我告诉你好消息，我已经知道杀你爷爷的仇人了，而且我也将“六魔煞”全部干掉了！”

“‘六魔煞’都叫您杀了？那真是太好了！”侯爱凤欣喜的说着，旋即又道：“邵兄，我也知道杀我爷爷的仇人是谁了，‘金鹰堂’的‘闪箭魂铃’对不？”

邵真诧异非常，脱口道：“爱凤，你如何知道的？”

“邵兄，您一切听我从头说起……”

以下便是侯爱凤叙述她和邵真别后的情形——原来邵真将侯爱凤留在客栈，前往“金安药铺”的时候，“六魔煞”追踪到金安镇来，正欲朝侯爱凤下手，在万分危急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黑衣蒙面人，将侯爱凤救走，幸免于难……

黑衣蒙面人，将侯爱凤救至安全的地方之后，便解下面巾，表明身份——“金鹰堂”的“右卫主”“金剑银鹏”，而且还告诉了侯爱凤从来不知道的事实。

侯爱凤本来有一个非常美满的家庭，她的父亲“杀手刀”侯仁物，以及她的母亲“冰雪娘子”官美铃，俱是江湖道上的显赫人物，而且是湘境“紫巾帮”的首脑人物。

十六年前，也就是侯爱凤不满两岁的时候，“紫巾帮”发生了惨变。

起因是“杀手刀”侯仁物曾路救一名被毒蛇所噬，而奄奄一息的“血斧”丁也。

侯仁物将其救活之后，逐收为己用，视为右臂。

不想丁也不报救命之恩也吧。竟觊觎侯仁物之妻“冰雪娘子”官美铃之姿色，而生异心，暗中勾结“紫巾帮”不肖之徒，企图叛帮！

终于，在一个非常有利的時候，也就是“杀手刀”侯仁物出外狩猎的时候，“血斧”丁也猝其不意的射杀了侯仁物，并且和叛徒一下歼灭“紫巾帮”忠贞之士，生擒侯仁物之一家人，逐一杀死，只留下侯仁物之父侯大再，及其妻女……

在丁也答应放走侯大再和侯爱凤的条件下，“冰雪娘子”官美铃终于忍辱偷生，改嫁“血斧”丁也……

“血斧”丁也能以一个空介，谋夺“紫巾帮”，自然说明了他武功高强之外，也证明了他胸府深沉，是个能力非常高的人，她除了将“紫巾帮”改

名为“金鹰堂”之外，并且以药物使“冰雪娘子”武功尽失如常人，以防其之报复。

十六年来，“血斧”丁也不仅成功的控制着“金鹰堂”，而且使“金鹰堂”日渐壮大，终至成为今日武林中赫赫有名的大帮派！

自然像丁也这种人是极富野心的，他不以目前的基业而感到满足，他梦想统有整个武林，但统合武林当然不是唾手即得的容易事，凭“金鹰堂”目前的实力，仍嫌单薄。

是以，他不惜奴颜卑膝求之于塞外的蛮族“血旗盟”相助，企图联合起来夺占中原，所幸这事由于“龙虎会”从中作梗，终于失败……

而丁也之所以食言，派“左卫主”“闪箭魂铃”前来刺杀侯大再，是由于“冰雪娘子”不堪认贼为夫，曾企图服毒自杀未遂，丁也一怒之下，便派人将侯大再杀死，但却不杀其女侯爱凤，是想以此要挟“冰雪娘子”不可造次，任其蹂躏……

当“冰雪娘子”官美铃得知丁也欲杀侯大再之时，遂暗中派右卫主“金剑银鹏”前来救驾，“金剑银鹏”乃“杀手刀”侯仁物之心腹，由于他的武功终究低了丁也一筹，是以虚与委蛇，佯装臣服丁也，十几年来，他和“冰雪娘子”曾经好几次策划暗杀丁也，但由于丁也生性狡猾而机智，终是不得下手的机会……

右卫主费尽心智，方以出巡之名义，蒙面化装前来救侯爱凤祖孙俩，但终究迟了一步，所幸，仍可将侯爱凤从“六魔煞”手中救出。

右卫主“金剑银鹏”将事实告诉了侯爱凤之后，由于他不能久离“金鹰堂”，当然，他不公开的将侯爱凤带回了“金鹰堂”，他只是将侯爱凤藏匿于她母亲“冰雪娘子”卧房底下的一个密室。

这个密室，是“杀手刀”侯仁物在世之时，便已建造好了，只是“血斧”丁也一直不知道罢了。

四个多月来，侯爱凤就在那个密室，每天和“冰雪娘子”官美铃相处——相对痛哭。

在这期间，侯爱凤一直呆不出房，过着不见阳光的日子，她咬着牙，在“金剑银鹏”认真而严厉的调教下，竟也能在短短的百多天里习得“金剑银鹏”的全部真传！

正好，就在此时，“金剑银鹏”闻知江湖上赫赫有名“鬼见愁”扩大“龙虎会”并向“金鹰堂”下了挑战帖，乃命侯爱凤前往投效。

侯爱凤向乃母“冰雪娘子”官美铃挥泪而别之后，本想先至“龙虎会”，但她一心惦恋着“吴知”，是以便赶来“金安药铺”，到了“金安药铺”侯爱凤这才明白“吴知”便是“龙虎会”会主“鬼见愁”邵真，她大喜之下，便立刻要赶往武安。

但邵小琴苦苦向前挽留，保证邵真必会再来“金安药铺”，侯爱凤也就待了下来——

当邵真听完之时，他惊叹了一声：“想不到，想不到‘金鹰堂’有着这般内幕啊！”

含着泪，侯爱凤颤声道：“邵兄，当今武林，只有您敢和丁也那贼子对抗，邵兄，您，您一定要帮侯爱凤报仇啊！”

轻轻的，邵真拭去她的泪珠，挚声道：“爱凤，姑不论你对我有救命之恩，就算你我相识，‘血斧’丁也这般汉贼子，我豁出了性命，也要铲除他

们！你放心，一年以内，待我们的‘龙虎会’茁强之后，立即扫平‘金鹰堂’，还你旧家园，报你侯家仇！”

一顿，邵真微蹙了下眉头，疑惑道：“爱凤，有一点我不太明白，令堂当初忍辱丁也之辱……是因为怕丁也杀你们祖孙俩，如今，你爷爷已被杀死了，而你目前学得了‘金剑银鹏’之武功，已非昔日吴下阿蒙，而且你投靠了‘龙虎会’，安全已无虑，令堂业已是无可顾忌的了，为什么也不和你一起逃出来？”

旧泪未干，新泪又涌，侯爱凤噎声道：“我也曾劝娘逃出来，但她不——”

掏出丝巾，邵真爱怜地拭去她颊上的泪痕，柔声道：“爱凤，血债血还，仇人狠，我们要比他更狠，当然，你的心境我是了解的，但这并不是哀伤便可以解决的，爱凤，你应当坚强，比谁都还要坚强，否则你不仅无法报你侯家之仇，而且还要遭到仇人的讥笑呢！侯爱凤，你说是吗？”

银牙微咬，侯爱凤收着泪痕，擦干泪水，长吸一口气，摒弃心中哀伤，咬牙道：“邵兄，说得好，眼泪不能解决任何事情，目前可以依靠的只是一拳头！”

邵真笑了，欣慰的：“化悲愤为力量，爱凤，只要你挺得住，你将可以看到‘金鹰堂’成为武林史的丑陋陈迹，继之而起的将是你侯家的‘紫巾帮’在江湖上重新屹立！”一顿，徐徐接道：“爱凤，从现在起，你答应我别再流泪，平静的说出令堂为什么不和你一起逃出来的原因好吗？”

用力点了一下头，侯爱凤果然不再忧伤坠泪，她看来是那般的沉着：“家母和‘金剑银鹏’彭大发叔叔的意思，是要我联络邵兄和十名以内的高手，潜入湘境，伺机刺杀‘血斧’丁也，家母将在暗中为内应，所以她老人家不愿意逃出来。”

凝听着，邵真微一摇头道：“我素来不将对手估计得太高，但也不估计得过低。爱凤，姓丁的既然有野心独占武林，自然有相当的实力，我们若能以十人之力灭‘金鹰堂’万人之众，那我们就用不着扩大‘龙虎会’，直接向‘金鹰堂’挑战了，你说是吗？”

侯爱凤微微一笑：“擒贼先擒王，只要我们能摆平了丁鬼子，‘金鹰堂’整个便将群龙无首，势必惊恐慌乱，然后右卫主‘金剑银鹏’率领他所统管的两千兵马，歼灭约莫四千左右属于丁鬼子心腹的兵马，大势更可底定。”

邵真凝声道：“据我所知，‘金鹰堂’约已有上万的人马，‘金剑银鹏’不过两千人马而已，如何抵得过丁也的四千名心腹？再说，其余的四千人马呢？难道他们就袖手旁观么？”

侯爱凤平静道：“兵在于精，并不在于多，‘金剑银鹏’的两千人马，尽皆饶勇善战，而一个个敬服他，当然‘金剑银鹏’志在杀死丁鬼子，所以平日竭力交好其他的护法和舵主们，除了丁鬼子的心腹之外，”金剑银鹏”纵算不敢唆使他们起义，至少有把握要他们按兵不动。”

一顿，侯爱凤继续道：“人多，若能控制得宜，自然非常可怕，但若不能掌握住，那也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目前，丁鬼子非常溺宠左卫主‘闪箭魂铃’和‘西护法’‘阴阳双剑’，‘北护法’‘恶豹’三派人，引起其外的东护法‘女煞星’刁红艳和南护法‘魔猿’的不满，而舵主以下也在搞派系，弄小圈圈，彼此仇视——这是‘金鹰堂’的大弱点，应善加利用，使之成为‘金鹰堂’的致命伤！”

凝沉着脸色，邵真颌首道：“好，爱凤，截至目前为止，你分析得十分有理，请你继续说下去。”

笑了，侯爱凤高兴的笑了，她露着两颊上的酒窝儿，很迷人。

“丁鬼子的心腹是左卫主两千人马，西，北护法各一千人马，右卫主两千人马，若能争取东南护法的两千人马，那么情势便相当乐观了，另外‘天’、‘地’、‘玄’、‘黄’四个舵主的两千兵马是不足顾虑的，他们由于职位略低了点，所掌握的人马也不过各五百人而已，他们若见丁鬼子死了，将无所适从，决不会介入战斗……”

沉吟一会，邵真凝声道：“我们如何擒贼先擒王，宰掉姓丁的兔崽子？”

掠了下发辮，侯爱凤道：“由于‘血斧’武功高强，而且她随身的‘八无常’卫士，个个凶狠剽悍，但我想凭邵兄和明姐姐这般顶尖的武工，对付丁鬼子是决没问题的。另外，邵兄若能再叫几名‘龙虎会’高手，斩却‘八无常’不是难事。我们之所以在人数方面不超过十人，一来是因为这样的阵容与实力业已足够了，二来人数少了，可避免打草惊蛇……”

稍稍一停顿，接着又道：“至于如何向丁鬼子下手，自然是由秘道潜入，家母会为我们做内应工作。邵兄，这就是我们的全盘计划，你觉得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么？”

邵真沉思了一阵，方道：“这计划大致上是行得通的，若果配合得好，一切在想像中进行，当是马到成功，没有问题……”

一顿，皱皱眉：“只是有一点不太妥，我业已向‘金鹰堂’公开下挑战书，如今却去偷袭，这当是不符合武林规矩，势必引起江湖道上的朋友耻笑……”

嫣然一笑，侯爱凤娇道：“邵兄，这一点我们也已考虑了，我忘了告诉您，丁鬼子当初接到您的挑战书之后，本是不屑一顾的，但后来见‘龙虎会’搞得有声有色，声势浩大，颇生恐惧，正打算过年后，趁‘龙虎会’还未站稳之际，来个先下手为强，企图偷袭我们。于今，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于心无愧，待我们事成之后，再向武林揭开我姓侯一家之血仇，和‘金鹰堂’勾结异族，图霸中原之事实，武林同道，江湖同源，必将谅解的。再说，我们这般做，大大减少了劫杀，未偿不是一项令人称赏之事，邵兄，你以为是吗？”

邵真击掌道：“好，就这么干他了，爱凤，什么时候进行？”

微一沉思，侯爱凤道：“原则上最好在入了年关以来，过年以前那五日进行，邵兄，您认为呢？”

邵真喷声道：“太棒了！我正是这个意思，入了年关，他们都准备过年了，精神非常愉快，自然警戒能力也就松懈了。好，决定就这样办！”

至此，他们的谈话告了一段落，两人沉默了半晌，邵真叹声道：“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像‘血斧’丁也这种忘恩复义，心毒手辣，厚颜无耻的人，毕竟少见啊！”

侯爱凤若有所悟道：“当初爷爷为什么执意不肯救您，而且还说‘救虫不可救人，原来他是怕救了您，您也和那丁鬼子一样反脸无情哪！”

邵真叹息道：“这不能怪他老人家，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谁也会这样啊。”

话落及此，业已日薄西山，傍晚了。

这时候，明毓秀和邵小琴齐肩而来，老远的，邵小琴便扬手娇呼道：“哥

哥、爱凤，你们还没谈完哪，哪来这么多话好说？天都黑啦，已是吃饭的时候了呐！”

侯爱凤羞涩的低了头，连忙奔身迎去：“小琴，我正准备帮你收拾东西哩！”

朝她扮个鬼脸，邵小琴娇笑道：“鬼才相信，你和我哥哥谈得这样起劲，连吃饭都忘记了，还会想到我小琴吗？”

红着脸，侯爱凤连忙拉住明毓秀说：“明姐姐，瞧，那丫头也不领人情，以后咱别帮她忙。”

三个女人一个菜市场，就这么你一句，她一句的，“叽喳”开了……

邵真上前来苦笑道：“小琴，东西收拾完了吗？”

邵小琴高兴得像只飞出了笼子的百灵鸟：“我们早就准备好了，只不过将东西放入马车里罢了。”一顿，她接着又道：“哥哥，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邵真微笑道：“你说呢？”

邵小琴迫不及待道：“我当然希望吃过饭后，立刻上路，早一点看见爹和大娘，但娘说怕您和明姐姐劳累，所以要明早才出发。”

邵真哈哈笑道：“丫头，也别急成这副样子，到洛阳有三四天的路程，你不睡饱，养些精神，就要欲速不达，反而慢了呐。”

邵小琴道：“我晚上才睡不着呢！”话落，引起了一阵哄笑……

次日——金安药铺的招牌业已卸下，家仆们皆遣散返乡，“玉大夫”母子三人，以及明毓秀、侯爱凤一行，浩浩荡荡朝洛阳进发。

四天后，洛阳城外“广龙山”的邵家，一家子喜气洋洋，自是不在话下。

但邵真在家里只停一天，便又偕明毓秀、侯爱凤马不停蹄赶往“武安”。

夜，深而沉，寂而静。

湘境内的官道上，正飞也似的急驰着七骑，依序是——侯爱凤、明毓秀、胖伊玲、侯大柱、大牛、陀敏寿和邵真等七人。

他们费了将近半个月的工夫，越过了桐柏山，直穿湖北，到了湘境内的“龙山”——“金鹰堂”的所在地。

由于侯爱凤是带路人，也或许她生怕记错了路线，也可能是她愈近目的地，想起家门血仇，愈是悲愤——她沉默着——明毓秀和胖伊玲则低声交谈着，她们看来挺亲热，也很快活。

胖伊玲不再乔扮书生了，她和侯爱凤与明毓秀一样，劲装、披风、美丽端庄，姿色可人。

后头四人可就不同了，尤其是大牛和陀敏寿，打从武安一路上，除了睡觉之外，就一直嚷个没完。

突然，当先的侯爱凤向后举了下手，大家都停下来，自然也静了下来了。驱马前去，邵真到了她身畔，压着嗓子问：“爱凤，可是到了？”

“是的，我们业已绕到了他们的后面。”侯爱凤指了下远处，低声道：“瞧，那个山头就是了。”一顿，面向大家，轻声道：“我们必须弃马上山。”

凝眸扫视，“黑鹰”侯大柱指着左侧道：“那儿有一排竹林，可让我们掩藏坐骑。”

于是，他们将马匹放置在竹林里，便展开身形奔向山头……

须臾，他们在半山腰上停了下来。

费了好大的劲，侯爱凤才在一处岩壁找到了秘道的入口。

那秘道确实不容易发现，它是两大岩壁中间的隙缝，极具天然形式，一

眼望去，决不会想到它是个人工秘道，莫怪乎侯爱凤来过了，还一时找不到。

这时候，当然，谁也没再开腔了，即连脚步也放到最轻，他们随着侯爱凤身后，鱼贯而入……秘道很窄，自然也很暗，所幸侯爱凤亮出火把子，走起来才没这么吃力。

这秘道好长，足足走了有半炷香时分，方到达一间密室。

这间密室很是不错，有床、有桌以及其他器皿，一应俱全，和一间房间一样，甚至更好，只是它在地下不公开罢了。

明毓秀握住侯爱凤的手，低声问道：“爱凤，这就是你所说的密室是吗？”

侯爱凤似乎有些儿激动，但自从那次邵真鼓励了她之后，她真也没再流过泪，每当她哀伤或哭之时，她就会用力的吸口气，嗯，现在她就吸了一口气，方缓缓启齿道：“是的，明姐姐。”

她将桌上没燃完的半根蜡烛点亮了之后，便请大家坐下休息，随即步上一条往上通的甬道走去……

摸摸亮秃秃的脑瓜顶子，陀敏寿用手肘敲了一下身旁坐在椅上的大牛，低声道：“喂，大牛啊，这太妙了哪，真太妙了哪，回去之后，我们也应该在会主……哦，就是那小子卧房底下，也搞个这么个玩意你瞧怎么样？”

打了个哈欠，大牛没好气的哼着声：“土蛋兼草蛋，搞这玩意干吗？这已是过时啦，也用不着啦！咱该弄的是将那小子的卧房，尤其是床，要加宽、加长、加大就是了。”

抓着头皮，陀敏寿迷惑的望着他：“干嘛说到床上去了？”

翻翻眼，瞪了瞪眼，大牛扯着鸭喉咙道：“别人是不开窍，你，他妈的是死窍猪也比你秃头聪明了的，难道你想让那小子睡床下，几个婆娘睡床上啊？”

尽管他俩声音放得很低，但这石室却有回音，是以邵真他们听得清清楚楚。

侯大柱和胖伊玲听了掩嘴轻笑。

明毓秀则装作不曾听见，但她那一张脸却红得像烤熟的地瓜。

邵真啼笑皆非的走近大牛身边，附着他耳畔：“猪獠，你再不吐人话……”

正说着，侯爱凤已返回来，邵真他们三兄弟也就停止谈话，大家不约而同的围住她，关注问：“爱凤，如何？”

侯爱凤凝声道：“丁鬼子正在陪他的朋友打牌九，可能要一个时辰之后才能结束。家母要我们稍稍等候，她要我向各位致歉，她不能下来和各位见面，她必须立刻冒险去通知‘金剑银鹏’准备，待丁鬼子回房之后，我们猝然出其不意将他干掉，立刻焚屋为号，‘金剑银鹏’便会从中发难……”

微微一停，面上露出喜色，接道：“情形好得不能再好，丁鬼子因为朋友来，他和他的心腹们俱皆喝得醉醺醺的，另外‘金剑银鹏’也争取到了东护法‘女煞星’刁艳红，和南护法‘魔猿’的拥护，愿意共同起事。其外的天地玄黄四个舵主，亦已表示，他们也将按兵不动，不予追问……”

欢欣的抱住她，明毓秀大喜道：“爱凤，这真是天赐良机，太棒了啊！”

众人心头是一阵惊喜……他们七人就在密室里等待，他们觉得这一个时辰，彷彿就是一年那般长久！终于，一个时辰过去了。

侯爱凤立即迈上甬道去，须臾便转回来，朝大家低呼一声：“是时候了。”

上了甬道，是一间酒窖。

众人这才发现甬道口是靠着最里的角落，用一只空的酒罐遮放着，非极

端细心的人，是无法发觉的……

以极微极微的声音，侯爱凤道：“酒窖上去之后，是间小厨房，过了小厨房便是厅堂，厅堂上有‘八无常’的两名无常在值夜，其余的六无常在左偏的厢房里寝眠，悄悄的接近厅堂……”

厅堂上，坐着两名身材粗壮，面貌凶猛的背刀汉子，显然他们就是“血斧”的‘无常侍卫’。”

只见他俩正在大碗、大碗的喝着酒，配着好一大包卤菜。

“大瓜子。”右边的浓眉汉子已有几分醉意：“我就别喝得太多了，醉倒了就糟糕啦，万一查哨的来，咱就吃不了兜着走哪。”

“二瓜子，别他妈的扫兴。”左边的的大嘴汉子打了一个酒呃：“这是夫人犒赏咱们的茅台酒呐，要不现在吃了，被五瓜子那酒鬼知道的话，嘿，尿都吃不着啦，头子今天陪客人喝得醉醺醺的，早就抱着夫人乐子去了，别担心他会知道。至于查哨的，放心，今天正是右卫主哪，他人最好了，决不会别我们的排头。就算是凶巴巴的左卫主来查哨，也没啥好怕的，已经入年关啦，他总不会这么不通人情，年关也在骂人吧？再说，有些弟兄已不司班，则在家里抱着老婆乐了，咱还在熬北风，喝点酒，算啥？”哦了几声，二瓜子醉眼朦胧道：“哦，大，大瓜子，我醉，醉啦，我要去叫三瓜子来代我的，的班，班……”伸手把他拉回椅上坐着，大瓜子拈了块猪耳朵，用力的嚼着：“二瓜子，你他妈的到底还有没有气？三瓜子那张嘴和婊子下面那张生毛嘴一样，只不过婊子的是直的罢了，专吃‘油炸桧’，而三瓜子那张嘴是横的，遮不住三分事，要是他来代你的班，知道咱在这享乐子，准嚷闹出去，岂不糟了？得，别去叫他了，你就伏在桌上睡会儿吧，我站在门外帮你把风……”

大瓜子话没完，二瓜子忽然吁了声：“大瓜子，外面好像有什么人来看了，我听到了有声响。”

连忙将酒壶、杯子和卤菜藏到桌底下去，大瓜子用袖子用力抹抹嘴巴：“二瓜子，大概是右卫主查哨来了，咱快站到门口去，他人虽好，不会骂我们，但总有点不好意思啊。”

二瓜子酒似乎也醒了，连忙踏出门外去，忽觉眼前一花，一只剑尖已穿过他的胸膛，连哼也没哼一声，便躺在血泊中见阎王大哥去了！

大瓜子起步较慢，一见，七魂已去了六魂，他猛然张口叫：“有刺……哇！”

大瓜子正说到“刺”，当真一把剑刺到他脑瓜子里去了！

这时候，明毓秀已当先冲进来，她提着血淋淋的剑，一脚踢开左侧的房门……同个时候，邵真和侯爱凤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冲进了“血斧”丁也的房里！

随后的大牛、陀敏寿、“黑鹰”和胖伊玲，也跟着明毓秀闯进“无常侍卫”的房里，可是当他们进去的时候，只见明毓秀那把剑业已无情的刺进一名只穿着短裤，正想穿窗而逃——也是最后一名汉子的背心！

丝毫没有停留，他们五人立刻转往“血斧”丁也的房里……甫一进，便闻一声凄厉惨噪扬起，——邵真那把五寸不及，光芒灿烂，刺人眼目的“眨眼剑”正好刺入一名身高体大，裸着上身的五旬汉子——“血斧”丁也的喉头间！

嘶嚎着，“血斧”丁也像是痛苦万分的甩去他手中那只一尺长一点的双刃斧头——是巧合？还是“血斧”丁也本来就是这个意思？只见那被猛甩出

的双刃斧一丝不差的劈射入蜷伏在床角的一名中年妇人的胸膛！

“娘，，” 惊魂欲裂，侯爱凤扑了前去！

当她发现那妇人的胸骨已被那只双刃斧深砍进去之时，她立刻转身扑向摇摇欲坠的“血斧”丁也！

这时候，外头已传来汹汹的人声……明毓秀，胖伊玲，“黑鹰”、大牛和陀敏寿连忙冲到厅堂去……只见黑压压一片人潮冲扑而来……

一剑劈飞了当先冲进门来的三名汉子，明毓秀大叫道：“小胖！快燃火烧屋啊！”

话没完，陀敏寿业已抱着两三床棉被，大牛则取下壁上的油灯盏，连油带火的抛向陀敏寿怀里的被子！轰然一声，棉被立刻猛烈燃烧起来！

连忙将着火的棉被抛入“无常侍卫”的房里，陀敏寿哇哇大叫：“吃狗屎长大的，你想烧死大爷不成？”

冲到门口，大牛咧嘴道：“秃头，叫你娘的大头，烧了你几根鸟毛，大惊小怪的？”

此时，“无常侍卫”的房里已烧起来，而且渐渐蔓延到正厅来……蓦然，一阵杀声震天的喊叫声传来！门外的人潮忽退了下去，只听有人叫：“啊！外面也有刺客啊！”

“不是刺客，是一大片人哪，一定是我们的仇家杀进来了……”

见人潮退下去，明毓秀等人连忙转入右侧厢房，只见侯爱凤抱着她母亲的尸体痛哭，不禁急道：“爱凤，快走，火已快要烧到这里来啦！”

胖伊玲也急道：“再不走，我们就回不到密室去了。”

但侯爱凤仍在哭着……干脆，明毓秀一把将她搂入怀里，抱住她就走……当他们回到秘道之时，地面上业已成了一片火海……

“金鹰堂”城楼上的横匾已换成了“紫巾帮”。

城门启处，奔出一行人。

他们是邵真、明毓秀、“黑鹰”、胖伊玲，当然还有大牛和陀敏寿，但却少了侯爱凤。

每人的脸上俱是轻松愉快之色，和来的时候一样，大家唏哩哗啦的说成一堆。

策马趋前与邵真并骑，明毓秀睨着他道：“真，你好像不大对？”

微一怔，邵真道：“哪不对了？”

美眸凝视，明毓秀道：“爱凤与你挥泪相别之后，你若有所失，恍恍惚惚的，仿佛失了魂一样，不是么？”

避开她的眸光，邵真若无其事的耸了下肩：“瞎说！”

话落，忽见后面急追来一骑，而且直呼道：“等等哪！”

众人一愣，收缰勒马，转头望去，邵真忽大喜道：“侯爱凤！”

弹指，侯爱凤业已来到了众人之前，胖伊玲惊讶道：“爱凤，说好不用送了，你怎又一个人送出来了？”

请澄如水的眸子瞟向邵真，侯爱凤低声道：“我决定将‘紫巾帮’让彭大叔去经营了……”

瞪着牛眼，大牛嘎声道：“丫头，你这是干嘛的？好好一个帮主不干，多可惜啊？”

摇摇头，侯爱凤道：“丁鬼子和他的心腹那班贼都死了，家仇已报，心

愿已足，我不想逐鹿江湖，而且我也没能力去经营它，而且我舍不得离开大家。”

不等她说完，陀敏寿忽摸着光秃的脑瓜子，嘿嘿笑道：“我知道啦，舍不得我们是假的，倒是有一个你丫头舍不得离开却是真的！”

话落，除了邵真和侯爱凤之外，大家都笑了。

羞赧的低下粉颈，爱凤尴尬之极……

策马前去，明毓秀微笑道：“爱凤，咱一块走吧。”

大雪纷飞，掩住那一行人的足迹，但隐隐的，仍传来欢笑声——在笑声中渐渐消失了他们的踪影。

（全文完）

敬爱的大陆读者：

本人高见几，笔名柳残阳，这次我的作品有机会在大陆出版，我感到甚为荣幸，遗憾的是我的笔名在大陆屡被侵权者盗用，竟多达数十种。市面上还出现了“柳（残）阳”、“柳残（阳）”等鱼目混珠的书，为防伪冒，特开列以下我 1961 年至 1994 年所著武侠小说书目，请广大大陆读者鉴别。

柳残阳武侠小说书目

- 一、《烈日孤鹰》
- 二、《麟角雄风》
- 三、《巨灵出阵》
- 四、《眨 眼 剑》
- 五、《江湖之狼》
- 六、《牧虎三山》
- 七、《阎 王 梭》八、《铁面夫心》
- 九、《忠义江湖》
- 十、《关山万里飘客》
- 十一、《血魂山之誓》
- 十二、《大雪满弓刀》
- 十二、《屠 龙 手》
- 十四、《追 魂 帖》
- 十五、《洪门传奇》
- 十六、《怒剑狂火》
- 十七、《索 命 鞭》
- 十八、《青龙在天》
- 十九、《天宝志异》
- 二十、《血魄忠魂困蛟龙》
- 二十一、《铁剑丹心》
- 二十二、《魔 箫》
- 二十三、《金 家 楼》
- 二十四、《独 尊 劫》
- 二十五、《渡 心 指》
- 二十六、《雷 之 魄》
- 二十七、《生 死 锤》
- 二十八、《邪神门徒》
- 二十九、《如来八法》
- 三十、《邪神外传》
- 三十一、《苍 鹰》
- 三十二、《十方瘟神》
- 三十三、《天 魁 星》
- 三十四、《大 煞 手》三十五、《竹 与 剑》
- 三十六、《大 龙 头》
- 三十七、《火 符》
- 三十八、《傲 爷 刀》
- 三十九、《神手无相》
- 四 十、《修罗七绝》
- 四十一、《幻剑毒刃》
- 四十二、《星 魂》
- 四十三、《血 斧》
- 四十四、《劫后恩仇》

- 四十五、《金 雕 盟》
- 四十六、《荡 魔 志》
- 四十七、《霜 月 刀》
- 四十八、《拂晓刺杀》
- 四十九、《剪 翼》
- 五十、《七海飞龙记》
- 五十一、《千 手 剑》
- 五十二、《铁脚媳妇》
- 五十三、《伤 情 箭》
- 五十四、《血刀江湖载酒行》
- 五十五、《血 烟 劫》
- 五十六、《沥血伏龙》
- 五十七、《凤凰罗汉坐山虎》
- 五十八、《杀 伐》
- 五十九、《千魔之仇》
- 六十、《侠盗来如风》
- 六十一、《五岳风云》
- 六十二、《断 刃》
- 六十三、《鹰扬天下》

三十余年间，本人所著武侠作品计约七十一部，但为读者负责起见，“全集”中筛汰了部分不够畅快的作品。上述六十三部小说均为本人的精心之作，“全集”之外，不再另有其它柳残阳武侠小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公证处

公证员 陈中京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